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 蕭敬人／著 ● 董陽孜／題字 ● 李林／插圖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楔子○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開國皇帝朱元璋一命嗚呼，追贈的廟號是「太祖」。

明太祖一共有二十六個兒子（其中一個朱楠，生下來夭折早死，怪在他死的時候，明正法統，繼承他皇位的，並非是這些兒子中的其中之一。早在洪武二十五年，他所最心愛的太子朱標英年早逝，他却並沒有另立太子，竟把朱標的兒子允炆立成了「太孫」（即是後來的建文帝），這就鑄成了大錯，爲未來的明室大統，埋下了禍根。

朱允炆繼承大位，年方弱冠（二十一歲），那麼多的叔叔虎視眈眈的看着他，誰對他甘心屈服？誰又看着他這個皇帝的位子不眼紅？

偏偏是這個皇帝年輕氣盛，性子倔強，再加上手下謀臣的調唆獻策，一不做二不休，一口氣廢除了齊王周王等五個叔叔的王位，興起了大獄，其中一個叔叔「湘王」朱柏更被他逼得畏罪自殺，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燕王」朱棣興兵反，轉戰南北，美其名曰「靖難」之役，終於建文四年六月攻破京師，谷王朱穗與守將李景隆開門迎降，建文帝知大勢已去，放了一把火，自地道遁出，逃之夭夭，便即結束了他短命的四年皇朝生涯。接下來朱棣稱帝，國號「永樂」。有趣的是那個建文皇帝到底逃到了那裡？明史上沒有記載，其他史書也沒有說明，直到如今歷史上還是個未明的懸案，謎團……。

這就爲我輩好事之徒的小說家，大開方便之門小說「太蒼之龍」就此登場。

○古廟太蒼○

永樂四年。

廣西龍州，八達嶺。

盛夏。

申時前後——

○　○　○

天熱的眞「罩」不住……

連點小風都沒有，山門頭上那一簇盛開的馬纓花，連鬚子都不動一下，眞他娘熱的夠「嗆！」都什麼時候了，太陽還這麼大？白花花的，不經意「瞄」上那麼一眼，也刺的眼珠子生疼。

「太蒼古刹」

——四個金漆大字，在陽光交織下閃爍出一派金光，滿山滿樹的蟬鳴，眞能把人耳朵都給聽「麻」了。

這個時候，廟裡的和尙……？

別說是唸「經」了，怕是連「打坐」也礙點事吧!?



○　○　○

「北斗」小和尚趴在石頭台階上，正在睡覺。瞧瞧那個睡相？四脚八叉；大趴虎似的，好一陣子了，還是睡不安寧，心裡頭亂七八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哈拉子」(北方土語，口水)淌了一脖子，不經意的翻了個身子，勁頭兒却又用猛了，差一點滾了下來，嚇得他趕忙翻身坐起。

臉上又痲又癢，摸一把瞧瞧，不得了，全是螞蟻!!

「我他娘——這是不叫我睡啦!?」管不了什麼殺不殺生啦，先把這些小王八蛋一個個活活捏死再說。

就在他「大開殺戒」的這當口兒……嘿!!可是瞧見了一件新鮮事兒。

先是，那頭上生滿了牽牛花的一扇木門，「吱呀！」一聲半敞了開來，露出來一個腦袋。

左右打量了一眼，這個腦袋瓜子可又收了回去。

北斗小和尚情知有鬼，趕忙把身子向後收了一下，一個閃身，貼向山門一旁。

這麼一來，可就不虞爲對方所察，看得更淸楚了。

那邊上，木門大開。

一個「頭陀」裝束，蓄有長髮的漢子閃身出來，緊接着回過身子，招了招手，却由裡面走出來一個花不溜丟的女人。

「好傢伙——」

小和尚直看得眼冒金星。

和尙廟裡居然藏着女人？這還得了!?

散髮頭陀十分張惶的左右看着，頻頻向那個女人催促道：「快着點兒，我的姑娘——這邊走……別讓人看見了！」

女人嘴裡「咯咯」笑着，一面扭着細細纖腰，媚眼斜飛的向那個頭陀打量着道：「怕什麼呀！敢叫條子，就別怕人家知道！也不是賊，偷偷摸摸的……怕什麼？」

聲音越說越大，妖姿冶態，直把面前頭陀嚇了個魂飛魄散——

「我的奶奶……你……輕着點兒哪……這要是讓人看見，傳到方丈耳朵裡，我這條命可就別想再要了……」

一面說，這個散髮頭陀，只是向着那女人頻頻打躬作揖不已。

「瞧瞧把你嚇的？」

女人媚態十足的伸着胳膊：「我的轎子呢？」

「就在下面，你……你快走吧！姑奶奶——」

「我可走不動！」女人撒嬌樣的扭着身子：「你去把轎子給叫上來……」

「這……」

頭陀臉上直冒汗，兩隻眼賊也似的四下瞧着，還算好，佛門靜地，鬼影子也不見一個。

女人咯咯笑着，由花手絹包裡揀了塊銀錁子，塞向頭陀手裡——

「喏！這是給你的賞錢，算是吃紅吧！」

「這——!?」

半笑不笑，一臉的靦覥樣兒，頭陀收下了銀子，頓時面現輕鬆。

這當口兒，一乘青頂小轎，顫顫悠悠已自山下出現，忖思着不大會的工夫，就可來到眼前。

頭陀一顆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兒，臉上一陣子白，可是嚇得不輕——

「我的個老天，這要是……」

「瞧把你嚇的？哼！沒出息的樣子!?」

頭上挽着個「杭州攢」，翠捙花鈿兒，靑寶石耳墜子，後鬢挿着五顏六色的一簇小燈籠兒——這是如今最講究風行的髮式了，襯着姐兒白生生的那張嫩臉，細黑細黑的兩道水眉，好俊好俊的一副小模樣兒……。眞能把人眼睛給「瞤」花了。

再瞧瞧身上的穿着，可也是不含糊。

上身是蝴蝶白紗衫兒，銀紅比甲，下面是玉色挑線拖地裙子，脚下一雙粉紅花羅高底鞋兒，襯着腰上的銷金紗巾，把個小腰勒得那麼細，那麼高眺婀娜的身子……即使看上一眼，也「消魂蝕骨」……

「這是誰家的姐兒？我的個玉皇大帝，如來佛祖宗！」

北斗小和尚瞧得傻了，嗓子眼兒裡直發燙，由不住一個勁兒的直嚥唾沫。

「個騷娘兒們！準不是好貨！」小和尚肚子裡嘀



小和尚當胸一把抓住頭陀的僧衣。

咕著：「說不定是那個堂子裡的窰姐兒，這麼騷！」

他還眞猜對了。

姑娘叫「甜甜」，龍州城「慶春坊」第一塊招牌，最叫座的當紅姑娘，今年才十八歲，去年下海初露頭角，已艷名遠播，要不然，又怎麼會連廟裡的和尚都知道她了？可是透著邪門兒。

甜甜人長得甜，一張小嘴更甜，能說能唱，更會撒嬌，憑著這些天生的本錢，自當大紅大紫，平素應酬，儘是些達官貴人，說到「行牒召喚」(俗稱「叫條子」)，除了客人的綽闊出手，更要看看人頭兒，設非是新科進士便爲王孫公子，一般等閒，萬難屈就，更甭說爬山越嶺來到「廟」裡了!?

○　○　○

「問你句體己話兒！」甜甜打量著面前的頭陀：「你要是說了實話，我再賞給你一兩銀子！」

說時，她由小手絹包裡又拈起個銀錁子，放到了頭陀手裡，這個不算，只是個「饋頭」。

「這……你……？」

高個子頭陀忍不住嘿嘿有聲的笑了。

打量著那乘小轎總還有陣子磨蹭才到跟前，這一小會倒是可以說上幾句話兒。

「姑娘你忒客氣了！這可就不敢……嘿嘿……」

頭陀抹了一把嘴上亂草也似的鬍子，銀子可就又收了下來。

似乎是「頭陀」與「和尚」略有分別。

這個「頭陀」並且蓄有長髮，法號「大空」，來寺總也有六、七年了，許是塵緣未了，到今天也沒有落髮，而且俗務特多，老方丈因材而用，打發他在偏殿服事，一些對外接洽買辦俗事，概由他負責。上上下下提起「空頭陀」的大名，無人不知。

却是年初廟裡來了個朝香拜山的「居士」，說是「居士」，隨從可還眞不少，一住經月，佔住了整個兩邊偏殿，老方丈誰也不遣，指定了空頭陀駐殿服侍，他的俗務瑣碎平白加了幾番，這份子忙可想而知。

說到飛牒召妓這檔子事，就算他空頭陀再能，也是「手生」的緊，却也一生二熟，眼下總也能應付裕如了，至於心裡的那股子「彆扭」勁兒，總是難以撐平，誰教他「半路出家」，向佛不專呢！

○　○　○

「我問你……」

甜甜的小嘴幾乎都快挨著了頭陀的鬍子臉，那麼嬌滴滴的在他耳邊上說著——

「這個主兒他到底是誰？……姓什麼？叫什麼？」

「這——」空頭陀可眞傻了臉，搖搖頭楞是不知道。

別說是他了，這廟裡上上下下誰也不知道。

「你不說？」甜甜的小嘴一噘。「不是不說……是不知道!!」頭陀直著兩隻眼：「龜孫王八旦知道，眞的不知道!!」

那樣可不像是撒謊，甜甜莫名其妙的向他瞧著：「怪事……人總得有個名字呀！他是那裡人？打那裡來的？」

頭陀還是搖頭：「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是個新科的舉子；進士!?」甜甜煞費思索，仍不死心：「再不是誰家的王孫公子？手面兒好闊，好大方……就是……脾氣大了點兒……」

「嘿嘿……有錢人家哪！」頭陀說：「管這麼多幹啥呀！反正有錢就好了，再說，長相總也不賴吧？」

「那倒也是……」甜甜笑了，一時緋紅了臉：「要不然我也是不來……別瞧他有錢，錢再多要是人討厭，我也犯不着……」

空頭陀嘿嘿笑了兩聲。一眼瞅見了對方姑娘胸前的大串明珠，不由爲之一怔——這玩藝兒記得來時不曾看見，不用說多半是得自廟內恩客的賞賜。好闊氣的出手，怪道小丫頭片子直誇他大方，敢情是每次來都從不落空。

想要向她點什麼，却是「慶春坊」的那乘小轎子來到了，押轎的老媽媽花枝招展的打扮得怪模怪樣，老妖精似的，這陣子山坡台階，爬得她直「倒」氣兒，不等到跟前就坐了下來。

一看見她空頭陀簡直都怕了，生怕她上來嚕嗦，慌不迭揭開了轎簾，把甜甜讓了進去。

「姑娘你請吧，不送你啦——下一次是……？」

「十四兒……忘不了……」

甜甜的聲音，聽着也是舒服。緊接着鬆下了簾子，小轎抬起來打了個轉兒，一逕的向山下去了。

空頭陀這才似心裡一塊石頭落地，眼巴巴的瞧着轎子走遠了，剛要轉身回去，却是有人放他不過。

「吠！空頭陀！你幹的好事!!」

■佛跳牆■

空頭陀嚇了一跳。

面前人影一閃，跳出來個小和尚。

「啊——北斗小師傅，是你……？」

「是我，怎麼樣？」

小和尚扠着腰，滿臉氣忿，大聲叱道：「你幹的好事，居然把女人帶到廟裡來了，看我不報告老師傅打斷你的狗腿！」

「噯呀……」空頭陀只嚇得臉色慘變：「小師傅你可不要胡說……什麼女人不女……」

「你還要賴，」北斗大聲嚷道：「當我是瞎子嗎？赫赫……老師傅果然聰明，就猜出了你們有鬼，才叫我守在這裡，果然——」

空頭陀又自「啊！」了一聲：「你說什麼？是方丈師要你……？」

「那可不是！」北斗和尚冷笑道：「老師傅說這幾天廟裡有邪靈作祟，要我守看山門，哼哼，你看怎麼樣，果然被我捉着了你這個色鬼，沒有什麼好說的，走！跟我去見住持師傅去！」

說時當胸一把抓住了頭陀的僧衣。

空頭陀「唷！」了一聲，滿臉堆笑道：「這又何必？小師傅有話好說，何必……？」

一面說，順手把先時得自甜甜的一個銀錁塞向小和尚手裡——

「這個嘻嘻……小師傅高抬貴手！」

北斗小和尚怔了一怔，看着手裡銀子呸！了一聲道：「你……好！還敢用銀子買通我……？看我不——」



剛要大聲喊人，即見山門當前人影晃動，一連閃出了兩個僧人。

前面一個，體態粗壯，生得濃眉大眼，年約四十上下，正是本廟住持和尚，法號「阿難」，一身武功了得，廟裡和尚人人怕他，出了名的嫉惡如仇，最是難惹。

後面和尚，皓首銀髯，一身杏黃袈裟，佛號「少蒼」，却是本廟方丈師傅。

眼看着廟裡兩個當家的高僧同時現身，只把空頭陀嚇了個魂飛魄散，「啊呀！」一聲，便自楞在了當場，泥人似的著不得聲。


阿難和尚風也似的，縱向空頭陀當前……。

北斗小和尚乍看之下，也不禁全身打抖。

「啊……原來方丈……住持師傅來了……弟子……他……他……。」

一面說，手指向空頭陀，却是說不出話來。

「這裡的事，我們都看見了——」住持師父沉著臉向小和尚道：「沒有你什麼事，下去吧！」

「是——」小和尚皇恩大赦般的磕了個頭，剛要離。

「且慢！」老方丈喚住他囑咐道：「到山門站著，不許任何人出來!!」

「是——」

再次應了一聲，小和尚才自轉身一溜煙也似的跑了。

看著小和尚背影消失離開之後。阿難和尚霍地面色一沉，怒叱道：「大膽空頭陀，你可知罪！」

身勢一閃，「呼！」地一聲，一陣風也似，縱向空頭陀當前，手勢乍舉，待向空頭陀臉上摑來。

却是方丈師傅的一聲：「阿難！」喚住了他。

阿難大師停住了手，奇怪的向方丈回頭注視——

「老師傅……這廝……。」

「阿彌陀佛——」少蒼方丈雙手合十，長長喧了聲佛號，喃喃道：「這件事怪不得他……怪在那一日的貴人掛單，既收了他，便有今日之事……阿難，你空自隨我參佛多年，恁地還是如此火爆脾氣！無量佛——喃嘸阿彌陀佛——」

一面說時，老方丈豎起了右手，又自宣起了佛號，手上一百單八顆黃玉掛珠，隨手而垂，一顆顆黃光淨亮，耀眼生輝。

阿難和尚輕輕一嘆，說了聲：「弟子知罪，是弟子莽撞了……」便自後退一步。一時目光灼灼，直向面前的空頭陀逼視過來。

空頭陀臉上饒是掛不住，吶吶的說了聲：「我……，弟子……參見兩位師傅……弟子知道錯了！」

話聲出口，雙膝一屈，便自跪了下來。

眼前衣袂飄風，噗嚕嚕長橋臥波般掠過一人，瞧了瞧，正是少蒼方丈，起落如風，落地無聲。老和尚好俊的輕功！

只以為他的來意不善，空頭陀只嚇得打了個哆嗦。

「方丈師傅……饒命……」

「阿彌陀佛——」老方丈望著他微微點頭：「你起來答話！」

「是……」空頭陀叩頭站起。

「我只問你，這事情有多少次了？」

「這……弟子……」

「實話實說！」

「是……」頭陀吶吶道：「總有五、六回了！」

「好畜牲——」阿難和尚咬牙切齒道：「你幹的好事……是誰要你做的？」

「是……」頭陀顫抖道：「弟子是聽令葉先生——宮先生……」

「大膽！」阿難和尚圓瞪兩眼道：「不是關照了你，要稱呼他們師傅麼？」

「是……弟子忘了……弟子對外面人一直都沒有提起過……」

「還要提起什麼？這種事情都做了，還要提起什麼？還要提起什麼!?你說，你說!?」

越說聲音越大，阿難和尚眉剔目張，聲色俱厲的直向空頭陀大聲逼問。却是老方丈的一聲「阿彌陀佛」，使得他陡然憶起，身形微欠，向後退了一步。

老方丈慨嘆一聲，吶吶道：「是老衲關照他，要他今後一切，俱得聽令兩位居士行事的……」

「是……」空頭陀總算抓著了救星：「是方丈師傅這麼關照弟子……來的！」

阿難和尚冷笑道：「你還要嘴硬，方丈師傅要你聽令行事，是要你聽這個令麼？你……」

老方丈嘆息一聲：「這也罷了——我再問你，這事情可有外人知道？」

「什麼……外人……？」頭陀吶吶道：「除了慶春坊的人……並沒有外人……知道……」

「阿彌陀佛……」老方丈點頭道：「記住，今後不可，你下去吧！」

想不到如此輕鬆，空頭陀心裡一喜，磕了個頭忙自站起來跑了。

「老師傅！」阿難和尚大是不解望向方丈：「難道這件事……就這麼算了？」

「算不算與他無干，　老方丈銀眉頻眨，冷冷哼了一聲：「來，你跟著我，我們瞧瞧他們去！」

話聲方住，便自又宣起了佛號——

「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2



●著／蕭敬人
●題字／董陽孜
●插畫／李林

《前情提要》

空頭陀的「事情」見光了，老方丈却饒過他，這其中有何玄機？那個飛牒召妓的「主兒」是何方人物？

■貴人■

推開了爬滿牽牛花的一扇邊門——這便是本寺號稱「北園」的偏殿了。

少蒼方丈與阿難師父進了院子。

「老師父——」阿難和尚站住脚手打問訊道：「這些人太過冒失，說話傲氣得很，回頭要是衝撞了……依弟子看這件事就由弟子去處理吧！」

少蒼方丈清癯的臉上興起了一絲苦笑——「依你說，又待如何處理？」

「簡單！」阿難和尚挑動濃眉道：「給他們三天的時間，叫他們走！一了百了，從此乾淨！」

「無量佛——善哉！善哉……」

老方丈銀眉頻眨，深深以爲不可的搖著頭。

「既是如此，何必當初？」老師父話聲裡透著寒冷：「這因果二字，看來你還不甚明白，這件事期期不可。阿——彌——陀——佛——」

「這……」阿難眸子裡大是懸疑：「老師父……今日事非比等閑，弟子以爲非從嚴辦不足——」

「不要再說了！」

少蒼方丈面色微惱道：「你如此嫉惡如仇，大非問禪之坐，須知一惡一善，皆非佛意所喜，重要的只是在一個原來自我。」

阿難和尚應了個「是！」後退豎掌唸佛。

少蒼方丈冷冷說：「不要以爲你我身在佛門，天天吃齋唸佛，便比別人明心見性，早登彼岸，須知佛祖著重的乃是一個赤裸裸、活生生的生命，準此而觀，一個女人的闖入佛門與一個和尚的「枯坐青燈」都無非是一種『性』的展現，這當中只是認識層次的區別而已，只要不失其眞，一樣有其可愛之處，妙在接下來的『證』不『證』而已——」

阿難和尚額上青筋暴露，一連應了許多個「是」字，金色泛紅的臉上，已見了汗珠。

老方丈看得出他的倔強，心知不是眼前三言兩語，即可收教化之功，惟其「倔」與「強」不失其眞，亦有可愛之處，便自不再與他多說。

「這件事……我自能處理，你只隨去一觀便了！」

阿難和尚又應了個「是！」字。

少蒼方丈看着他嘆息一聲道：「當日這位施主來廟之日，我就知道有許多不妥，却是一個『難』字！」





老方丈又是一句「阿——彌——陀——佛——」。

阿難道：「這些人到底是那裡來的？說是住到開春就走……如今都夏天了，難道還要再住下去？」

少蒼方丈看着他，猶豫了一下，「你還不知道麼？他們是……」

才說到這裡，却是有人來了。

却只見先時的那個空頭陀在前，身後跟着兩個素衣俗士，一路大步而前。

——這兩個俗人，他們却是認得的。

前面那個留有黑鬚，身着灰綢直裰的四旬文士是「葉先生」，後面那個矮胖矮胖，着月白衫子的三旬漢子是「宮先生」——這個人最難說話，却是一併來了。

○　○　○

老遠的就定下了腳步。

葉先生雙手抱拳，陪着一臉的笑：「這可是不……敢當，方丈師父住持師父都來了？裡面請，裡面請！」

「阿彌陀佛——」

像是句開場白，不來上這麼一句老和尚就不會說話似的。

「二位施主近來可好，多日不見了……」老和尚單掌打着問訊：「有僭、有僭！」

葉先生說：「裡面請吧！」

除去空頭陀以外，四個人來到了殿裡。

一進去就覺出了氣氛不對，正面的三尊大佛，敢情全都由布幔子給蓋住了，裡面的擺飾也都有移動，換成了一般俗家待客的堂屋模樣。

老方丈四下打量一眼，宣了聲「無量佛——」的佛號，銀眉頻頻眨動，只是像對座葉宮二位頻頻打量不已。

「貴上主人近來可好？」

「啊！好！好！」葉先生滿臉堆笑道：「兩位大師這是……？」

阿難和尚「哼」了一聲：「你還要明知故問麼？……你們要『大空』幹的好事——」

「阿難！」老方丈低聲一叱，止住了住持和尚的話頭。隨即轉向葉、宮看道：「二位施主知道了！」

在他慈祥却不容狡辯的目光之下，葉先生頗似尷尬的笑了——

起來一隻手，捋着下巴上的黑鬚，葉先生「咳」了一聲：「原來是這件事，哈哈……」

阿難和尚忍不住道：「這件事還小麼？傳揚出去，我們這太蒼古寺以後誰還敢再來燒香了？不來燒香，今後的香火進賬可就——」

「阿難！」老方丈再一次壓住了他的話，却是該說的也都說了。

「噢——」葉先生笑了：「原來如此……這就不勞掛心了！」

說着仰起頭來，眼望殿樑一派自負的笑了，抬起來摸着鬍子的那隻白皙素手上，戴着個碧綠碧綠的翠玉「扳指」——神態裡涵蓄着十足的「官人」習氣，與今日廟裡循佛唸經的隱者身份，却是大相逕庭。

「這件事，今天早上我家主人原是關照過了！」

葉先生微微點了一下頭：「其實二位即使不來，回頭我也要打發人有請——」

老方丈「嗯！」了一聲，又是一句「阿—彌—陀—佛—」。

葉先生這才微微一笑，看向宮先生點點頭道：「拿來了沒有？」

宮先生「嘿」了一聲說：「有！」站起來，一隻手抄向裡衣，肚子往前一挺，由裡腰抽出了個黃綢子包兒，長方形，小枕頭也似的，雙手捧着遞了過去。

葉先生兩隻手接過來，看樣子份量不輕。

「我家主人關照，多有打擾，這裡是三百兩銀子，就算是佈施貴廟的香火錢吧！」

說時雙手奉上——

老方丈「阿彌陀佛」了一聲：「這就不敢當了！」

話聲未完，阿難大師却已把銀子接了過來。入手份量極沉，足證所言不虛。

兩位高僧儘管平日吃齋唸佛，却也不能免俗，對此「阿堵物」亦有偏愛。

銀子一到手，臉色可就緩和多了。

阿難大師把銀子放置几上，雙手合十道：「請問貴主上大名……？」

宮先生道：「姓朱——」

葉先生忽然咳了一聲，接道：「諸葛——赫赫……是個複姓，『諸葛』先生……」

「啊！是是……」

只要銀子到手，管他什麼姓都好。

阿難和尚笑得瞇起了眼睛：「凡是於敝寺有大佈施的善士，我們都要把他老人家的大名刻記在後面佛塔，長受本寺的供奉，請轉告貴主人諸葛先生……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一面說，他猶自不放心的解開了面前綢包。

呈現在眼前的，是十五錠大小光澤同一式樣的官式元寶，用一個特製的「銀盒」盛着，嶄新耀眼，這類出自朝廷府庫，非自各省藩庫的供銀，一般民間很少過手，自是通用如常。眼前銀錠，格式一致，圓圓團團，十分光滑，像是出自山西的官銀，俗稱「光錠」，顯然還是全新的。

兩位和尚不約而同的一齊宣起了佛號。

一錠二十兩，十五錠便是三百兩之數，一望即知。

葉先生似笑不笑的道：「我們一行，一時半時還動不了，以後怕還多有打擾，尤其佔用了貴廟的偏殿……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家主人關照，如果貴寺如有開銷，我們會按時佈施，這一點大可放心。」

「阿彌陀佛！」阿難大師雙手合十道：「貴主上太客氣了……」看了方丈師父一眼，正自盤算着先前的那檔子事，一時不知如何出口。

怪在老和尚更似一團和氣，心裡壓根兒就沒這件事似的。

■諸葛先生■

當初來的時候就莫名其妙。

也是這位葉先生接的頭，佈施了二百兩銀子，說是開春就走，一行人二十來開口子，老的老、少的少，雖是衣着樸素，却是舉止不俗，派頭十足。看在那二百兩銀子的份上，便自胡裏胡塗的收留了。

後來打聽出來，說是來自「安南」的一幫子珠寶客商。朝山進香來的。再住住，發覺到味道不對。敢情是這幫子香客派頭好大，並不像是買賣商人，更不像什麼虔誠禮佛的「善士」，大塊吃肉，大罈喝酒，經常是筵開不夜，只差着沒有女人。實在不像話，老方丈忍無可忍，親自過來交涉了一次，安靜了幾天，又自故態復萌。

終致於落到了今日田地。

老方丈可也不是傻子，幾經觀察，旁敲側擊，乃自斷定了此一行的大有來頭，據他看這夥子人多半是來自京師的官宦人家，說來可笑，那個被稱為「諸葛」先生的對方主人，直到如今，他還不曾見過，有人說是個翩翩公子，又有人說是個老頭兒，無論如何，這類人家出身自是開罪不得。至於又為什麼住在自己廟裡，冒充朝山拜佛的香客，且又久住不去，可就諱莫如深，耐人尋味了。

三百兩銀子的突如其來，再一次平息了和尚心裡的怒火——

只是身為本廟的方丈師父，廟裡發生了這種事，不能不管。

「無量佛——」老和尚豎着右掌，頗似為難的道：「剛才發生的事情，施主諒是知道的了？這事情……若是為廟裡僧人悉知，可就不好……」

葉先生應了兩聲「是」字，半天才吶吶道：「我家主人年紀還輕，山上住確是太寂寞了一點……」頓了一頓，葉先生含笑道：「再說當日住進來時，方丈師父也曾說過可以便宜行事……。」

一旁的宮先生大聲道：「那個廟裡不來女人？又何必大驚小怪！」

兩個和尚對看了一眼——

老方丈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終是不要過於招搖才好……。」

阿難大師道：「方丈師父說的是……阿彌陀佛——貴主人既有此好，何不每隔時日，到外面走走？這樣雙方兩便，豈不是好？」

宮先生「嘿嘿」笑道：「和尚說的輕鬆……要是能這樣當然是好……」

葉先生沉著臉，沒有說話，那樣子顯示著有幾分不耐。終至於老方丈嘆了口氣道：「若是有所礙難，也應在夜裡……」

「對了！」住持大師說：「夜裡大家都睡了，總比大白天叫人看見的好！」

葉先生這才笑了，習慣性的端起了茶碗，却無人為他高呼一聲「送客」，畢竟是年月不對了。

俄頃間，葉先生白皙的臉上，顯示著一絲落寞的傷感，都已經快四年了，他仍然還不能完全平靜下來，那就更遑論他嘴裡所謂的那個年輕氣盛的主人了。

「我知道了……」

放下了手裡的茶碗，葉先生苦笑著點點頭說：「二位師父若是沒有別的事，我就不送你們了！」

話聲方住，却自裡面閃出了個人來。

猿臂蜂腰，精瘦偏高的個頭兒，一身青綢子長衣，却在腰上紮著根白玉鬧腰，黑亮黑亮的眼睛，極是有神，年歲總也在三十上下，却是唇上乾淨，連根鬍碴子也沒有。

■半斤八兩■

「慢著！」

這人輕叱一聲，上前幾步，轉向葉先生耳邊輕聲說了幾句。

葉先生怔了一怔，道：「這個……怕不大好吧？」

精瘦漢子道：「先生是這麼關照來著，說是這幾天氣悶的很……」

人這麼高，歲數也老大不小的了，却是聲音透著尖細，清脆一如婦人。

兩個和尚原待告辭離開，此人的突然闖入，出聲呼止，不由得心裡大是存疑，便只得坐著不動，面面相覷。

葉先生想了一想，嘆了口氣道：「好吧！」

這才轉向少蒼方丈含笑道：「我家主人靜居不耐，忽然動了禪心，要請方丈師父入內一晤，請教——老師父你就勞駕一趟吧！」



少蒼老和尚「啊！」了一聲，面現笑靨的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隨即站起身來。

對方這個年輕主人，他早已心生好奇，難得他有此一請，自不願失之交臂，倒要會他一會，若能就此點化，使他歸心佛祖，也當是功德一件。

阿難大師只以爲自己亦可同往，喜孜孜的也自站了起來。

却是後來的那個長身青衣漢子，把身子一橫道：「先生只宣見方丈和尚，你就不必去了！」

阿難和尚不由臉上一紅，哈哈一笑道：「好！那麼貧僧不便打攪，這就告退了！」

一面說，收拾了桌上銀子，仍用原來的綢子包包好了，提在手裡——

宮先生嘿嘿笑道：「大和尚走好了，我送你一程！」

阿難和尚道：「不敢勞駕——」合十向方丈、葉先生一揮，隨即轉身步出。

却是宮先生也跟了出來。

「大和尚，你可走好了。」

宮先生快走幾步，湊近了阿難和尚身邊，笑道：「銀子拿好了，重得很，我代你拿著吧！」

一面說，伸手向著對方手上銀包就抓。

「嘿!!」

阿難和尚陡地把銀子向後一收，就勢一個快閃，掠出四尺開外，臉上神色大是詭異——

「阿——彌——陀——佛——宮施主這是……？」

矮壯外形的宮先生，一臉堆笑道：「和尚不必多心——我家主人開的是獨門大買賣，有的是銀子，既然給了你，便不會無緣無故收回來，只是怕和尚你手勁不夠，拿不穩！」

說著姓宮的便自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往日相處，這個姓宮的最是不好相與，據知有幾次廟和尚誤闖到了他這偏殿，無不遭受他的毒口凌辱，什麼「禿頭」「狗日的」不絕於口，聽在阿難和尚耳裡，大大不是滋味，早就有心要會他一會，想不到今天他竟然消遣到了自己頭上。

一霎間，怒由心起。

「施主你這是狗眼看人低！」阿難和尚冷冷一哂道：「怎麼！譏諷我出家人沒見過銀子麼？」

宮先生霍地臉上變色，怒叱道：「大膽!!」

話出人起，交晃間，已到了和尚當前，五指箕開，陡地直向和尚臉上叉了過去。

掌風疾勁，力道萬鈞，敢情是個「練家子」。

大和尚濃眉一挑，說了個：「好！」腦袋瓜子一晃，硬生生把脖子向右面錯開了半尺。

宮先生的這一掌可就落了個空。

他却是不此甘心，冷笑著叱了聲：「接著你的！」



和尚「哼！」了一聲足足躥起一丈七尺高。

身子骨陡地一擰，硬生生把出去的手又自收了回來——

一收即吐——「嘿!!」第二次反摔而出，向對方和尚小腹上力推過來。

阿難和尚在廟裡是個出了名的好身手，想不到今天竟遇見了敵手。

「這是何苦!?」

話聲出口，一隻右手已自揮出。

施展的是佛門的「太摔碑手」，頭也不回的反摔出手，不偏不倚的與對方手掌迎在了一塊。

「噗!!」

兩隻手掌會在了一塊。

兩個人都「卯」上了。

不要看這麼輕輕的一接，却是雙方內力的總結所在，隨著彼此內力的一吐——「嘿!!」

和尚「哼！」了一聲，縱了個高兒，足足躥起來一丈七尺，落向了山牆一堵。

宮先生也不輕鬆，腳下連打了兩個踉蹌，吃醉了酒樣的，踏出了五六步，才自拿椿站穩。

「好——你個賊禿——」

話聲未已，只覺著臉上一熱，竟自湧出了一口濁血。

和尚哼了一個「好！」字。壞在出了口氣，嘴裡一甜，情不自禁的也自嗆出了一口鮮血。

半斤八兩，誰也沒有落了便宜。

竟然是勢均力敵，兩不吃虧。

定了一會，和尚才冷冷的宣了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好厲害的『按臍』功夫，幸會幸會——」

右手打了個問訊，也算是見面之禮，身子一晃，就此落身牆外。

宮先生也自無趣，料不到這個阿難和尚如此厲害，竟是小看了他，一時間心裡悻悻，大大改了以往對廟裡和尚的輕視之心。

却是那一面，老方丈「好戲出場」，熱鬧的緊！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3



●著／蕭敬人
●題字／董陽孜
●插畫／李林

《前情提要》

宮先生與阿難和尚勢均力敵，誰也沒有落了便宜……，却是那一面，老方丈「好戲出場」，熱鬧得緊！

■紅塵之外■

這位先生的架子好大。

在外面旁裡板櫈上枯坐了好一陣子，猶不見傳話接見，少蒼老和尚却是好修養，只把串黃玉念珠在手裡來回把玩，嘴裡唸唸不絕像是在唸經。

這間佛堂，最是安靜，如今却成了對方貴人先生的睡房，門外紅木條櫈上，長時的都坐著個人，隨時聽候著裡面的差遣，規矩好大好大，斷非一般俗客商家模樣……。

老和尚把這一切看在了眼裡，由不住又自低低的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眞個盤算不出對方主人到底是幹什麼的？——珠寶商人？一個珠寶商人能有這麼大的派頭、排場⁉萬萬難以令人置信。

佛堂珠簾「嘩啦！」一聲捲起，葉先生滿面春風由裡面走出來。

「我家相公有請，老師父可以進去了！」

「阿——彌——陀——佛——」

老和尚欠身站起，剛要邁步，却爲葉先生橫身攔住——

「老師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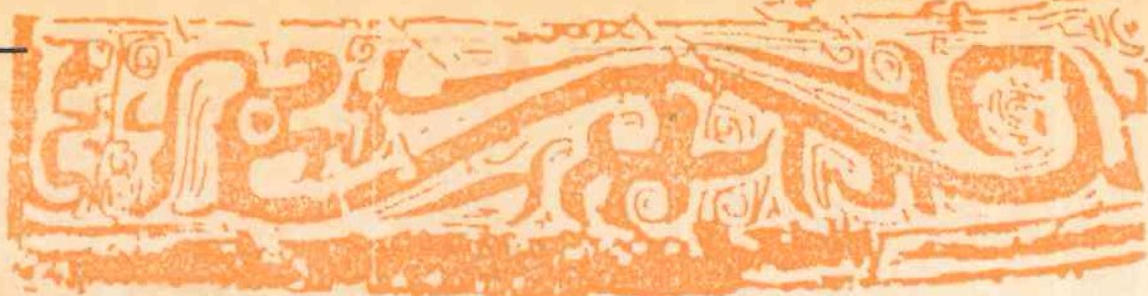
「施主……？」

「老師父——」葉先生臉色微窘，含笑說道：「我家相公平素養尊處優，被人奉承慣了，一向說話托大，回頭說話……。」

「阿彌陀佛——」老和尚合十笑道：「施主不必關照，這個老衲知道，一切無妨……。」

葉先生點頭道：「老師父深明大體，實在難得，你是出家人，跳出紅塵之外，大可免去俗禮，回頭相見，就不必跪拜了——」

老和尚登時一楞，接著喧起一聲佛號「無量佛——」，什麼「跪不跪拜」⁉壓根兒他就不曾想過。那來的這許多規矩？葉先生這麼說，他只是聽來好笑。





一股無名力道，傳自中年漢子，老和尚身形爲之一挫。

葉先生還要說什麼，珠簾捲起，一個瘦長留有黑鬍子的中年漢子，自內探頭道：「和尚快進去了，相公等久了！」

少蒼老方丈喧了聲「阿彌陀佛——」便自啓步進入，坐在紅板櫈上的年輕聽從，慌不迭爲他撩起來簾子，老和尚雙手合十，向著葉先生略一欠身，便自邁入。

○　○　○

裡面的擺設變了。

原先的三尊佛像都用大幔子遮了起來，檀木香案挪到了中間，成了對方的書案。

那一面錦帳半曳，黃綢覆面，佈置了好大好闊氣的一張睡榻，佛殿的幾張紅木太師椅，都挪了進來，佈置成一個「如意」待客擺設圖式——顯然是老和尚以前所不曾見過的……。

因爲地方夠寬敞，便在睡榻與書案、客座之間特置了一層幔簾，裡外兩層，間以輕紗，被一個如意玉鈎輕輕勾起，看起來頓呈無比雅致、氣勢。

主人「諸葛」相公，正在寫字，老和尚進來，他抬頭看了一眼，仍然低頭寫他的字。

老方丈輕輕喧了聲：「阿——彌——陀——佛——」待將說話，後面跟進來的葉先生却衝著他，擺了擺手，叫他不要出聲兒。

老和尚便只得住口不言，心裡大是納悶。臉上故示輕鬆的做出了一片笑容。

乘此機會，倒要打量一下這位先生，到底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個頭兒不高不矮，膚色不白不黃，看上去倒似有點「金紅」那樣的顏色。相書上有所謂「滿臉飛金」，大概就是這般氣色了，只是眼前的這位，氣宇容或不凡，却顯示着一種難以比擬的孤高，年紀不大，不過是二十來歲的一個少年，眼神裡却透露着極其深執的沉鬱與堅毅，黑而濃的眉毛，也同時下少年人一般耑興象飛，却是直貫於眉心間的一道直紋，使他看起來老成而持重，總似壓抑着一種衝動、苦悶什麼的……。

好特殊奇怪的一種氣致。

老和尚平素善於相人，這一霎，當他注目於眼前少年人時，不知怎地，心裡有一種強力的震撼，特別是當對方少年向自己投以目光時，那種感覺尤甚。

「阿—彌—陀—佛——」

以老和尚平素之養性修心，這一霎亦不免心裡大是起伏，竟然顯示着幾分難以自持、不自覺的再一次宣起了佛號。

「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亢長的佛號聲音，使得對方少年不覺仰首一笑——

「老和尚你這是幹什麼？唸個沒完沒了的？」接着擱下了手裡的筆：「得！這送你一幅字，寫好了！」

老和尚楞了一楞，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身旁的葉先生已道：「還不趕緊謝過？跪下磕頭？」

老和尚一欠腰，雙手合十，又是一聲佛號，逗得對方少年哈哈大笑道：「又來了，又來了，和尚不用多禮，過來瞧瞧我寫的可好？」

少蒼老方丈正爲着「跪下磕頭」這碼子事心裡蹩扭，對方少年這麼一來，却合了他的心意，嘴裡應了一聲，直趨而前。

——不經意那個留着黑鬍子的中年瘦長漢子却自邊側搶先一步，站在了少年身邊。

一股無名力道，傳自中年漢子，氣勢饒是可觀，竟使得老和尚急欲欺進的身子爲之一挫。

很顯然，這意思是要老和尚的身子不要太靠近了。

老和尚自幼從佛，七歲練功，練的是「童子功」，由於一輩子童身，功力極是可觀。却是眼前這個中年瘦高漢子，功力更不含糊。

行家出手，剃刀過首。

雖是不着形相的輕輕一觸，老和尚亦是肚裡有數，單掌直竪，喧了聲：「無量佛——」衝着當前留有黑鬚瘦高漢子微微一笑，便自定下了身子。隨即向着桌上的那幅字看去。

鵝黃色的壹紙上，落着四個大字。

「滌我憂心」

沒有上款，下款四個小字，却是「聽蟬閣主」，字迹雖不甚工整，却有氣勢。

老和尚又是一聲佛號，一連說了幾個「好」字。

「老衲拜受了，」老和尚銀眉頻眨，抬頭看向少年笑道：「這聽蟬閣主，想是少施主的別名雅號了？」

少年莞爾一笑：「你這麼說亦無不可，在你這廟裡住，天天聽蟬，那裡也懶得動……要是沒有這點道行還眞住不下去，來吧，我們這還是第一次見面，坐下聊聊吧！」

賓主便自在「如意」太師椅上落座。

自有一青衣侍者奉上香茗。少年向一旁侍立的葉先生道：「把程先生新給我刻的那方印給蓋上，另外把我收的那幅觀音大士繡像一併賜給廟裡，算是給老和尚的見面禮吧！」

葉先生應了一聲：「是……」便自聽差行事。

■謎■

近看對方少年，「同」字臉相，通天鼻樑，雙顴高聳，直貫耳根，惜乎眉心低窪，氣色不開，有如群山競聳間的一片盆谷，此一不足終成最大遺憾。

相術中所謂的「龍飛不振」、「馬走玉堂」料是指此而言了。

再看對方少年，五嶽有亭，坐如金鐘，面有朝陽，體不露筋。分明極貴之人，黑白瞳子間那一點皎皎神光，不怒自威，分明有懾人之勢。

看到這裡，老和尚心裡「啊喲！」的叫了一聲便自收回目光，不再審看，却是那一顆久寂的心。噗通通爲之跳動不已，顯然不再安靜。

「少施主今番結憂——不知在廟裡還有多少躭擱？阿彌陀佛——是不是可以預示行止，也好……」

「這個……」少年想想，搖頭道：「很難說……還說不準兒……」

「是是……」老和尚緩緩抬起頭來，不自覺的與對方少年目光又自交接。

「怎麼，嫌我們住的太久了？還是怎麼了？」

「不不不……，少施主你多心了！」

正巧葉先生拿東西進來，聆聽之下，站住脚道：「少施主這個稱呼不好，有失尊重，老師父你還是改稱『先生』吧！」

少年一笑不言。

老和尚雙手合十道：「老衲遵命，就改稱先生吧……阿彌陀佛——」

少年看着他道：「和尚你今年多大了!?」

「老衲行年七十有六，先生貴庚？」

「我二十……」一笑不答，反向對方道：「你看呢？」

老和尚頷首笑說：「也就是二十出頭，正是年輕有爲……先生你是貴人之相啊！」

少年看着他說：「這麼說你還會看相了？」

老和尚宣了聲：「無量佛——」却是笑而不答。

這却引起了少年的興趣，身子坐正了道：「那就給我好好看看吧、看看我今年的運道怎麼樣？」

「先生——」

一旁的葉先生趨前，微微欠下身子，面作苦笑道：「這……不……」

少年嘆了一聲道：「算了！」身子向後一靠，十分氣沮的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

一眼看當面前的老和尚，便自住口不說。

他原是想向老和尚問佛問禪的，却是一刹那間又自興趣索然。

想了想，乃自問道：「你這廟裡什麼時候有廟會？」

「這個……」老方丈答道：「每年正月十五……還早。」

少年點點頭，索然道：「好像也看不見什麼進香的客人！」

葉先生接腔道：「他這裡山太高了，走一趟也累的慌！」

老方丈說：「對了，是遠了點兒……」

少年看看他道：「我在這裡住着無聊，老和尚你看看能有什麼樂子沒有？」

「阿彌陀佛！」老方丈怔了一怔，口宣佛號道：「出家人生活就是這樣，先生說的『樂子』不知是些什麼……？」

少年道：「什麼都沒有關係，只要熱鬧好玩就好！像是唱廟戲，打架摔跤什麼的都好！」

老方丈聽着不覺「呵呵！」的笑了。

葉先生臉色尷尬的道：「先生，他們這是廟裡，不作興這一套，只有番僧的喇嘛廟會才有這一套……」

「喇嘛廟跟這個廟又有些什麼不同？一樣都是信佛！」

「啊……分別可大了！」老方丈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這事却要由根本說起，先生若有意問禪，老衲願從頭說起！」

少年說：「你就說個『禪』吧，什麼叫做『禪』？」

老方丈又是一聲佛號——

「無量佛、喃嘸阿彌陀佛——先生見問，這『禪』嗎，本是種無言的空境，話雖如此，却也不是隨便說得的，頓禪作略，有如守關，尋常聽個『禪』字，也當河邊洗耳，若問及『佛』，更要漱口三天……」

少年聆聽至此，不由哈哈笑道：「那裡有這許多講究？這麼麻煩，我不聽了！」

老和尚又是一聲「阿彌陀佛」道：「老衲只是這麼譬仿而已，只是告訴先生聽禪問佛，理當莊重而已，設非正心誠意，等閑不能將此二字提掛嘴邊。其實天地間一切，舉凡語言文字，起心動念，俱有禪意，而揚眉轉目，搬柴汲水，無非禪機，那是一種無限的境界，可說三天，又不可說一字，這番意境端在一個人的『悟』與『性』上，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少年點點頭，微笑道：「說的好，像是個有道高僧，今天我累了，改天叫曹先生去請你來，咱們再好好談談……這些日子，我常常想，人生眞是虛空，一個人富有四海，權能通天，其實也不過是個凡人而已，只是這番道理，却要退一步後才能着想……」

「對了！」老和尚頻頻點頭道：「善哉——善哉——檀越能見及此，亦是不容易了。」

少年笑道：「話雖如此，要我眞剃度出家，一天到晚阿彌陀佛，那個罪可更不好受，好了……」

說時他伸了一下胳膊，懶洋洋的看向葉先生道：「送給老和尚的東西備好了沒有？」

葉先生道：「備好了，字也乾了！」

說時把一個綢子包雙手奉向老方丈。老和尚接過來道：「阿彌陀佛，老衲愧受了！」

「你走好了！」少年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的道：





「咱們小看了這些和尚，敢情是還眞有功夫。」

「我還會派人去叫你，好好跟你談談！」

這是在下逐客令了。

■思凡■

老方丈站起來合十告辭，少年身子靠後，索興連眼睛也閉上了。

中年瘦高漢子站在少年身後向着老和尙擺了擺手，示意他不要多說，老方丈便自這樣的退了出來。

揭開珠簾，走出殿堂。

葉先生跟隨一步道：「方丈師父借步！」

老和尙停下脚步，白眉下搭道：「葉施主有話要交代麼？」

葉先生嘿嘿笑道：「還是那句話，我家主人性喜安靜，不喜外人打擾，住在這裡的事，萬不可對人提起，却要老師父記好了！」

「這個不庸交代，老衲知道了！」老方丈微微一笑：「說到貴主人性喜安靜，却似未必，依老衲看，他的凡心不斷，眼下靜極思動，却要防上一防——阿彌陀佛，老衲言盡於此，暫且告退了！」

合十一拜，便自轉身自去。

葉先生一直走到外面禪堂，站在窗前目睹著老和尙離開偏殿，才自轉身步回。

走了幾步，便看見矮壯的宮先生，正在一角蒲團上盤膝運功，不由微微一愣。

——他的實在姓名隱諱，如今的名字叫宮天保，一身功夫不弱，尤其精於氣功，有「十步叩鐘」之能。所謂「十步叩鐘」即是在十步之外，以內氣功力發掌鐘鳴，這般能耐，自非易與。

却是這一刻看來，宮天保像是甚爲疲憊，臉色黃焦焦的——他兩膝對盤，雙手按臍，正在作一種內功的提吸，臉上滾動著汗珠，整個身子都像是散發著熱氣。

葉先生走到他跟前，奇怪的打量著他。

「你怎麼啦？病啦⁉」

宮天保長長的吐了口氣，一面擦著臉上的汗，苦笑了一下：「俗們小看了這些和尙，敢情是還眞有功夫！」

「什麼……？」

宮天保嘿嘿笑了兩聲，站起來道：「差一點栽在了那個賊禿手裡……」

隨即將方才與「阿難」和尙動手經過說了一遍。

葉先生聽後沉靜片刻，點點頭說：「這麼看起來，這個少蒼老和尙應該也有一手……」

宮天保道：「那還用說？差不了！」隨即又道：「看起來今後倒要仔細防著他們一點了！」

葉先生搖搖頭，吟哦道：「倒還不至於……」一時面現喜色道：「要教我來說，這是好事，你想，和尙們要是身上有功夫，誰還再敢來此刺探？往後的日子應該好過的多了！」

宮天保楞了一楞，問道：「你眞以爲這些和尙靠得住？」

「這一點不必躭心！」葉先生手捻黑鬚，笑瞇滿眼道：「只要咱們的銀子按月不缺！」

「對啦！」宮天保嘿嘿笑了幾聲：「老哥這兩句話算是說對了，別看這些和尙一嘴一個阿彌陀佛，滿像這麼回事的，其實眼睛睁開，就認識一個錢！」

葉先生說：「世道人心嘛，誰又不是一樣？自然——」微微苦笑了一下，向對方調侃道：「如今這個世界，像你我這樣的人是不多了！」

宮天保哈哈大笑了兩聲，皺了一下眉，立刻止住。

「你的傷……？」

「不礙事，兩三天就好了！」宮天保笑笑，向葉先生囑咐道：「東家先生那邊不要提起，免得他老人家多心……」

葉先生點點頭：「這個自然！」

接著他嘆了口氣，苦笑道：「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是南唐後主的詞，我們這一位竟然也犯了這個毛病，唉！這一陣子荒唐得厲害！」

「你是說……？」

「我眞擔心，這幾天要不是我一再勸說，你猜怎麼著？」葉先生只是搖頭，苦笑頻頻。

「你是說，東家先生他老人家要……？」

「他想到外面溜達，你看這件事怎麼能行？」

宮天保「噗哧！」笑了一聲：「年輕人嘛，照我說，這些年也眞難爲了他老人家。」

葉先生冷笑一聲：「話可不能這麼說，這件事非同小可，萬一有個失閃……後果你應該知道的很清楚。」

宮先生嘆了一聲：「話是不錯，可是老這麼悶著，也不是個辦法，弄不好悶出了病，又豈是鬧著玩兒的？」

葉先生剛要說話，即見陪侍主人身邊的那個瘦高中年漢子匆匆來到眼前。

「先生招呼你們呢！」

葉先生一怔道：「什麼事？」

瘦高漢子道：「說是悶的慌，想要出去走走！」

「壞了！」葉先生向宮天保看了一眼，跌足道：「你看怎麼樣？」便自匆匆向佛堂步入。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4

《**前情提要**》少年是何等貴人？
葉先生與瘦高漢子處處「護駕」，
難道這少年是………王孫？
或者更高貴………皇上？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變色龍◉

龍州北里，慶春坊。

好漂亮、香艷的一個地方……。

華堂邃宇，層台累榭。其實不過是個「女校書園子」。女校書者，妓女也，「女校書園子」說白了無非妓女堂子，俗稱的「窰子」而已。

○　○　○

今天的客人好像特別多……。

一片鶯燕聲裡，姐兒們穿花蝴蝶似的四下飛着……琉璃吊燈璀璨出一派奇光異彩，陣陣絲竹與姑娘們的婉轉嬌喉，疊落在夢幻般的如海香光裡……。

時間約摸在「亥」時前後。尋芳的客人，持續不斷，仍然方興未艾，看樣子眞不知道要磨蹭到什麼時候？

鴇兒謝金寶，精瘦精瘦的一個高銚身子，穿紅着紫，打扮極是妖艷。今年四十好幾了——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當門一應，顧盼間自有風騷。

她人長的瘦，却有飛燕之嬌，當年是紅極一時的名妓，如今當了鴇兒，憑着天生的伶巧，能說善道，左右逢源，不過是幾年的光景，已是艷名四播。提起「慶春坊」，不用說，當然領袖群芳，在龍州稱得上這行當裡第一塊招牌，眞個唯我獨「騷」。「瘦娘」謝金寶的艷名也就不脛而走，遠近皆知。

看看人來得夠多了，堂子裡座無虛席，姑娘們四下奔逐，香汗淋淋，已是難以週全，應是「打烊」時候。

瘦娘扭動着細纖的身子，來到了結有綵燈的朱漆大門，嬌嚷一聲道：「關閘子啦！」

兩個夥計應了一聲，剛要關上大門，一輛朱漆馬車，却在這時來到了眼前。

車把式「叭！」地甩了個響鞭，馬車突地停了下來，晃動着的兩盞黃銅琉璃大燈，搖晃着熠熠金光，好講究的一輛「油壁彩車」。

瘦娘「唷！」了一聲，衝着兩個毛夥道：「等等！」

憑着她那一雙天生的勢利眼，一眼即可看出，來了闊綽的有錢主兒。

「這又是那來的爺兒們？天可是晚了！」

話聲未已，車把式已跳下車轅，打開了後座車門，下來了三個人。

一個黑瘦黑瘦的長身漢子。

一個留鬍子的中年文士。

另一個却是儀態不群，穿着不俗的錦衣少年。

只瞧上那麼一眼，便知道三個人全是生客。財神爺上門，那能不刻意巴結!?

「三位老爺裡面請……」

跟上來請了個「萬福」，不容她抬起來身子，來客三人，已進了大門。

○　○　○

瘦娘喜孜孜的一溜子小跑，打後面跟上來——

「喂……三位老爺！」

來客好大的架子，渾然不知。一逕前行，穿油廊直趨畫堂。



四面錦繡，香光如海。

有人呼盧喝雉，有人擊節高歌，鄰面絲竹斷續著姐動的引吭高歌，燈綵紗幃，四面香光，描繪出眼前的極盡迷離風騷……。

此間樂，再無別思。

便自在抬頭的一溜「鰲山燈」架下，三個人停住了脚步。

畫堂裡頗似有人滿之患。軟榻、錦座，滿都是人，香煙粉霧，軟紅十丈，幾有揷足之難。

錦衣少年待將邁步進入，却爲那個中年文士拉住了袖子，身後黑瘦漢子趕上一步，貼近在少年身旁。

「嗳唷我的爺兒們……可趕死我了！」

瘦娘趕上來直「倒」著氣兒，抓著粉絹的手，只是在胸上撫著，眼角兒斜著一睨，已定在了少年身上。直覺的認定，他才是三人之間的正主兒。

「唷……這是誰家的小舍人！相公主兒？奴家可是眼拙了……頭一回來？」

錦衣少年剔眉一笑，模樣兒恁地風流。

「少胡說！」中年文士一副正經樣子。却是人來了這裡，總要有幾分風流識相，誠所謂「沾著邊兒麻過來……。」

是以，方才說了這麼一句，中年文士臉上便自又緩和下來。

「這是我家諸葛公子，還不見禮？」

瘦娘喜著應了一聲，又是一個萬福。却讓錦衣少年的一隻脚風流的「勾」著了一下首……

「用不著——」錦衣少年目光有情的瞟著她：「你叫什麼名字？是幹什麼的？」

一開口可就透著「生」，彷彿還是個不經事的雛兒。把個久歷風月的鴇兒直逗得「咯咯」笑了起來。

「喲……公子爺，這可是從哪說起呀！敢情您是不常來呀？」

錦衣少年「嗯」了一聲，點頭說：「是不常來……頭一回……。」

「頭一回？啊唷……」

瘦娘睜大了眼，却是有些難以相信。一旁的中年文士咳了一聲：「怎麼，讓我們在這裡乾站著？」

「那兒話呀，大爺……」瘦娘滿臉笑靨道：「快裡面請！」緊跟著一聲嬌喚：「妙哥兒，看座兒呀！」

即把一行三人迎進了畫堂花廳。

◉群鶯亂飛◉

人聲紛雜裡，直穿過正面花廳，繞過玻璃畫屏裡面另有天地。

地上舖著猩紅的長毛藏氈。四面書畫，繡檻文窗。珊瑚長榻，蘭齊玉燭。極盡侈華之能事。好華麗闊氣的待客所在！

錦衣少年頷首方讚了個「好！」字，不覺怔了一怔，臉上現出了不悅。

敢情是有人捷足先登，先來了，佔住了珊瑚坐榻。

中年文士面色一沉，轉向鴇兒道：「這是怎麼回事？」

瘦娘笑說：「不碍事的，三位老爺只管先看茶歇著，回頭有了相好的人，裡面還有地方！」

一笑解頤，玉手輕拍——

「妙玉、雪君……姑娘們都來呀！」

一聲嬌呼，群鶯亂飛，燕瘦環肥，擠了一屋。

如此陣式，雖不曾把眼前三個生客嚇住，却是極見新鮮。



羅老頭子還來不及叫出聲，已被賞了兩記耳光。

中年文士素行謹慎，不覺眉頭一皺。錦衣少年却是看著好玩，一笑轉身，便自在珊瑚長榻上坐了下來。

這裡原來坐著個貴客——

細長細長的一張弔客白臉，留著一綹山羊鬍子，看來年歲約在六旬上下，身邊站了個青衣童子，捧拿著此老的一桿黃玉瑪瑙煙袋。

此刻，這個人正自把一雙褪了靴兒的雙脚，翹在一個姑娘的腿上，且容那個打扮花梢的俏麗粉頭，用著粉團兒也似白嫩的一雙玉手，輕輕在他腿上拿捏。

另一個酥胸半露的白皙粉頭，原是緊貼在他身後，爲他拿捏著兩肩上的「騷」筋，却是眼前無端的殺來了這夥子人，大大的敗了他的興致，瘦削的弔客臉上，老大的不樂意，却還忍著不曾發作。

却是少年這一坐，大大的觸了他的忌諱。三角眼爲之一瞪，便待發作，無知來客少年公子身邊的那個黑瘦漢子，恁地魯莽，一伸手便把他推開一旁——

「閃開!!」

却是手勁兒大了一點，山羊鬍子的白瘦老頭兒一身骨頭架子，如何當得他這般手勁兒？身子一歪，「啊喲！」一聲，一個咕嚕，幾乎滾了下去。

「大膽!!」

老頭兒一跳而起，臉都青了。

「那裡來的三個混帳東西？還不給我叉了出去!?」

一開口，顯然官腔十足。

老頭兒一身藍綢子合領長衣，長可及地，袖長過手，垂約近尺，腰上束着根垂玉「杏絲」。戴了六合一便帽，花白的髮上，猶自落着半面「網巾」，一身穿戴，雖是從俗，明白人一眼即可看出，實是出身官場的人物。

原來明制，官員平日衣服，雖是寬窄不拘，各取自便，却是袖子寬長與大襟長短，却有嚴格限制，一般來說，袖子越寬、越長者，代表官位越大（自然有其一定極限），襟長亦然。（見「七修類稿」）

觀之眼前這個白瘦老頭兒一身穿着，雖然談不上一二品大員的身分，却也應有四品之尊。

一聲咆哮，語驚四座。登時全場寂然無聲。姑娘們俱都花容失色，躲閃一旁，噤若寒蟬。

瘦老頭赤着一雙高脚素帛長襪，手指向座上錦衣少年，氣得聲音打抖道：「那來的野小子，竟敢佔上我的座位……？」

臉色一凜，轉向瘦娘，怒聲叱道：「瘦娘，你過來！這是從何說起？」

瘦娘素知此老脾氣，原是再熟也不過的常來之客了，正因爲平日過於稔熟，才對他失了些應有的尊敬。却是這一霎的忽然發作，出之意外，一時也不禁有些着慌！

「嗳唷，羅老大人……您這是怎麼啦嗎……生……這麼大的氣？氣壞了身子犯得着嗎……？」

彩蝶兒似的偎了過去——

「老大人您請坐吧……何必呢！」

一面說，瘦娘施出狐媚，舉手攙扶，却爲羅大人狠狠的把手給甩了下來。

「少給我來這一套！」

羅老頭子臉色透青的怒瞅着她：「不要多說，先叫人把這三個東西給我攆出去——」

話聲未已，面前人影一閃，那個先時舉手把他推倒地上的黑瘦漢子，已來到眼前。

「大你的狗膽!!」

話出手到，只一把，已抓住了羅老頭子胸衣，後者「啊喲！」一聲，才自叫出一半，已爲來人不容分說，左右開弓「拍！拍！」賞了兩記耳光。

「啊喲喲……」

老頭子怪聲叫著，只覺著兩頰火辣，對方手勁兒忒大，眞彷彿把他嘴裡的牙都打掉了。

「反了……反了……雲兒，去，去，……去把謝五他們給叫進來……」

他身邊的那個僮兒，聆聽之下，剛一撒腿，却爲黑瘦漢子足下一探，絆了一跤，噗通！摔倒地上。黑瘦漢子更不遲疑，一抬腿，「噗！」地踩了個結實。雲兒免負痛登時哭叫起來。

「不可——」

出聲喝止的却是三人一行的那個中年文士，看看事鬧大了，他好躭心，一面出聲喚住黑瘦漢子，一面轉向珊瑚坐榻上的錦衣少年——

「先生……」

錦衣少年微微一笑。大人不見小人過的看向黑瘦漢子點了一下頭：「放了他們！」

黑瘦漢子應了聲：「是！」

手脚一鬆，後退當門而立。

如此一來，無人敢於進出。

羅老頭身子一歪，在張太師椅上坐下，只氣得全身打抖：「好……好可惡的……東西，你們這是反了……你們竟敢打……我……？」

一旁的鴇兒瘦娘，目睹著這般情景，也嚇得變了顏色。

「嗳呀……這位公子……你們……打不得呀！嗳呀呀……你們可是闖了大禍……這位羅大人，他是御史老爺呀……」

座上少年聆聽之下，只是冷冷發笑，一旁的中年文士却不禁臉色變了一變，轉向少年道：「公子爺！我們還是走吧！」

錦衣少年「哼」了一聲，冷笑道：「是那裡的御史大人？」

瘦娘却是不知，羅老頭子捂著臉只是哼哼，倒是那個叫雲兒的僮兒，狗仗人勢的扠著腰大聲道：「我家大人是這裡的察院御史羅文通，羅老大人，你們好大的膽！」

錦衣少年搖搖頭，冷冷說道：「沒有聽過，我只知道一個叫商皓的廣西御史大夫，你可認得？」

那個僮兒方自發楞，座上的羅老頭子忽地止住了聲音，霍地坐直了身子，向錦衣少年打量幾眼，十分詫異的道：「認得的！那是御史府的左都御史大人……新近才告老還鄉，你……怎麼認識他老人家？」

錦衣少年「哼！」了一聲，却是不答。半天才冷冷說道：「一個小小察院御史便敢如此作威作福！豈不該打？我且問你，既是察院御史，怎地不知自愛，在此風月場合逗留不去？你可知罪？」



羅老頭不禁爲之一駭，轉而挺軀道：「你……你是什麼人……也配問——」

話聲未已，當門而立的那個黑瘦漢子，已自閃身而前，再次斷喝一聲：「大膽!!」

羅老頭幾曾爲人這般喝叱過？却是方才被打怕了，經對方黑瘦漢子出聲叱喝，頓時作聲不得，却是心裡一口怨氣出不來，只把眼睛看向一旁的瘦娘——

「你……這幾個人是那裡來的？瘦娘你可知道？」

瘦娘原爲羅老頭子捱打，生怕事情鬧大了，她這妓院不免受到牽連，此時見來人少年公子氣宇不凡，開口說話，氣焰更較羅老頭大得多，想來出身不凡，不免將計就計的道：「這位公子是打京裡來的，他家老太爺如今官居一品，當今的太師爺呢！」

這句隨便的一謅，却把羅老頭兒聽得當場一驚，再看當面少年，果眞氣宇不凡，即使隨行的那個中年文士，甚而黑瘦漢子，也都儀表堂堂，不似隨侍賤役之流，所謂「宰相門下官七品」，看來誠然不虛。一時間氣焰大熄，只望着對方發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錦衣少年手搖紈扇，扇墜兒竟是核桃大小的一顆明珠，襯以他右手無名指上的一個翠玉扳指，兩相輝映，果眞有幾分驕人的氣勢，那一雙灼灼神采的眸子，自一開始，即不曾把眼前這位官居四品的羅大人看在眼裡。

羅老頭子耳聽目觀之下，乃自斷定來人絕非好相與，却是心裡一口怨氣難出，正不知如何自處——當面錦衣公子却也識趣，爲之一笑道：「如此花月良宵，且莫爲你這個俗物壞了清興，李長庭！」

「在!!」黑瘦漢子趨前躬身聽令。

「俗們手下留情，且饒過了他這一回！」錦衣少年一派輕鬆的說：「給我送客！」

「是——」黑瘦漢子單膝下跪，高應了一聲，轉身起來，直走向羅老頭面前——



甜甜嬌嗔道：「我樂意，我打從心眼兒裡樂意……。」

「姓羅的，你就請吧！」

羅老頭一連哼了兩聲，連說了兩個「好！」字，霍地站起來，招呼身邊僮兒道：「我們走!!」

瘦娘趨前笑說：「送羅老大人！」

老頭子忽然一揮袖子說：「用不着……」轉身自去。

◙梨花帶雨◙

「甜甜」姑娘總算找來了。

她是這裡的頭牌當紅姑娘，設非是錦衣少年的豪闊出手，無論如何也不能在這個時候，把她由別人的房裡硬給招喚過來的。

黑瘦漢子李長庭與中年文士葉先生，都躲了出去，這間房子裡便只剩下了錦衣少年一個人。

進門請安問好之後，甜甜姑娘才認出來這個強梁的客人，原來是他——他就是那個住在廟裡的奇怪客人，一時又驚又喜，臉上充滿了笑靨。

「我說是誰能有這個本事……原來是你？我的大相公——你怎麼會來啦？」

一面說，小鳥依人樣的偎了過去，却把一隻粉酥酥的白嫩皓腕，輕輕攀在了對方肩上。

錦衣少年想是等久了，沉着張臉，老大的不開心樣子。

「怎麼……生我的氣了？好啦！……人家這不是來了嘛！」一面說，玉手輕推，嬌軀投懷，只是在對方身上膩着：「人家不知道是大相公你嘛，要知道是你，我飛也飛過來了……」

嚶然一笑，便自膩在他身上。

錦衣少年伸手一推道：「去！」甜甜身子一蹌，差一點坐了個屁股頓兒。

「喲……大相公，你這是怎麼啦？」眼睛一紅，甜甜那副樣子，像是要哭了起來。

「我只問你！」錦衣少年說：「這會子你都上那去了？讓我好等！」

「我的爺!!」甜甜怪委屈的樣子：「還能上那去呀？左不過是命苦喲！陪着人家有錢的大爺消遣，叫咱們往東，叫咱們往東，叫咱們往西……」

「不要再說了！」少年手拍桌案怒聲道：「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叫你甭再接客人了，你怎麼……？」

甜甜呆了一呆，不免向着面前少年一再的打量不已，這件事可是透着有些稀罕……

「我的爺……你說這種話？」怎地她趴在桌子上，嗚嗚有聲的哭了起來——

「那還不是命苦……，不接客怎麼辦？」一邊哭，甜甜抬起了臉，熱淚漣漣的直向錦衣少年扭着：「我這個賤身子，除了爺以外，誰憐惜？誰疼？……大相公你多可憐咱們，就別再怪罪了……」

小模樣原就嬌憨動人，這一傷心，宛若梨花帶雨，誰還再忍心苛責？便是鐵石心腸，也爲之動心，更何況「郎本多情」!?

看看氣不起來，錦衣少年這才嘆息一聲：「別再哭了，算我錯了，好吧！」

經此一言，甜甜便爲之破啼爲笑，紅着兩隻眼施施然又自偎了過來。

「相公爺，都這麼晚了，不在廟裡歇着，怎麼會想着來了這裡？……」

「你不樂意？」

「我樂意！」甜甜學乖了，嘴更甜：「我打心眼兒裡就樂意——」

一隻手攀在少年肩上，恁地有情樣子，她說：「打前兒個和大相公分手以後，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一顆心裡頭，就只有大相公你一個人的影子，成天價撲通撲通！幹啥都提不起個勁兒，相公爺，你說說，這又是怎麼回事兒!?嗯——!?」

末後那一聲嬌哼，語音含糊，却把一半香腮，貼近到對方脖子裡，櫻唇半開，既痲又癢的咬着了少年的耳朵珠子……

燭影搖紅，更漏已深。今宵苦短，應是安歇時候……。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二

太蒼之龍 5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甜甜」姑娘總算找來了……房間裡只剩下錦衣少年，甜甜姑娘看清楚了，原來是他——住在廟裡的奇怪客人。

■驚駕■

手挽玉人，吹氣如蘭，這一霎，魂兒飄飄！錦衣少年方自欠起身來，待將吹熄了牀前的燈，却是掃興——

外面有人叩門。

「篤！篤！篤！」一連三聲。

緊接着傳過來那個隨行黑瘦漢子的聲音：「先生開門！有要事稟報！」

錦衣少年楞了一楞：「是李長庭!?」

「是……」黑瘦漢子十分疾促的聲音道：「先生請快着點兒，遲了來不及了！」

一聽如此，少年只得下了牀，所幸衣帶未解，不然便將大費周章。

門開了。

黑瘦漢子李長庭却不敢貿然進入，向後面退了一步。

少年不悅道：「什麼事這麼急，明天說不行麼？」

李長庭又往後退了一步：「遲了便壞事了……先生——」

他聲音放小了，就近少年身邊道：「衙門裡來人察客，不一會就到這裡啦——」

錦衣少年陡然爲之一驚。

「這——又是怎麼回事？」

「準是那個姓羅的搗的鬼！」李長庭說：「這裡的鴇兒正在前面應付，看看招架不住，葉先生要我趕緊護駕，通知先生，這就離開！」

錦衣少年悠悠的出了口氣兒，却也無可奈何，冷笑道：「怎麼走？」

「葉先生已由前面先走了，我侍候先生由高裡來去！」

「好吧……」少年不悅道：「先候着!!」

「遵命——」

彎身一欠，李長庭退向暗處站定。

錦衣少年悵悵關上了門，反身回來。

甜甜約莫着也猜知出了什麼事情，仰着臉，迷惘的樣子：「什麼事……爺!?」

「有事，得走了！」

「走……？現在就走？」

「嗯！」錦衣少年一面整理着身上衣裳，看着面前的甜甜，心裡可眞教捨不得。

「大相公……您別走……」

甜甜老大的不依，一撲而上，緊緊抱着了他的身子。

「我不願您走……就是不讓您走……」

「傻丫頭！往後我還會常來，快起開！」

甜甜仰起臉，嘟着嘴：「眞的，您可別哄我！」

錦衣少年摩娑着她雪白細嫩的肌膚：「我幾曾又騙了你？甜甜，你本來叫什麼名字？」

「娘家姓田，小名叫……」抬頭一笑，害羞的說：「不好聽，就別說了……」

說到這裡，外面又在敲門，李長庭的聲音道：「爺——得走了！」

「知道了！」





李長庭反手一掌，擊中捕快脖頸。

錦衣少年由身上摸出了個翠玉雕飾——一隻玉老虎。

「這個你拿着……過兩天想着來廟裡……我得走了——」

甜甜接過玉老虎，瞧了一眼，笑逐顏開的攢在手心裡，撲上去一抱，便自膩在了對方懷裡。

「幹嘛老送我東西？怪不好意思的……」

「你不喜歡？」

「誰說不喜歡？您瞧……」背過身子，把貼胸的一個玉珮掏出來：「這不是大相公送的嗎？人家一戴上就捨不得摘下來了……」

錦衣少年還要再說什麼，外面已傳過來嘈雜的人聲，這才爲之吃了一驚，嘆息一聲：「我走了——」

甜甜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乍聞人聲，嚇了一跳。這當口錦衣少年，已拉門步出。

李長庭就在門口候著，一口長劍已執在手裡，正自焦急，見着少年出來，才自鬆了口氣——

「快着點，爺，揹着您吧！」

錦衣少年還在遲疑，燈光閃爍，一行人已現身當前月亮洞門。

果然是衙門口的來人。

一共是六人，掛着腰刀，拿着鎖鏈，氣勢洶洶，一副要拿人犯的樣子，鴇兒瘦娘陪着笑臉跟在身邊，老遠看見，吆喝道：「相公爺，衙門口查房來啦——」

話聲未了，爲首的矮子捕快，已撲身而前，大聲喝叱道：「站着，不許動！」

幾名捕快，更是不容分說，「刷！」地偎了上來，幾把腰刀，團團把二人圍在了中間。

李長庭閃前一步，擋在錦衣少年身前，冷冷笑道：「你們想幹什麼？」

矮子捕快手上拿鎖鏈，嘩啦啦在手上甩着，打着一口廣西鄉音，凌聲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問得好——」說時一雙細長的三角眼，頻頻在二人身上轉動不已——

「不錯，就是你們兩個！」

冷笑一聲，他接着道：「老實告訴你們吧，查房是假，有人把你們給告了，沒什麼好說的，跟我們到衙門去一趟——」一甩脖子：「給我拿!!」

其中一人抖手飛出了一道鎖鏈，直向錦衣少年脖子上套落下來。

却是李長庭眼明手快，左手一探，嘩啦一聲，抓着了飛來的鏈子，叫了聲：「撒手！」霍地往回裡一帶。

來人捕快，那等蹩脚身手，如何當得他的神力一帶？身子一個打蹌，直向前面倒了下來。

却爲李長庭飛起一脚，踢中前胸，「砰！」一聲，直挺挺的仰面摔倒，登時不再動彈。

衆人乍見，俱都驚叫起來。

「反了！」矮子捕快大吼道：「你們敢殺官拒捕!?」

話聲未已，却爲李長庭反手一掌，擊中在脖頸之上，這一掌力道不輕，矮子捕快嘴裡「吭！」了一聲，便自倒了下來。

群聲大嘩裡，李長庭已護侍着錦衣少年閃身長廊。

剩下的幾個捕快，眼看着對方黑瘦漢子如此厲害，不過是照面的當兒，已收拾了兩個同伴，那裡還再敢妄動，一時間俱都呆若木鷄，就連鴇兒瘦娘也嚇傻了。

一行人只是佇立原處，呆呆向這邊看着。眼看着那個黑瘦漢子護侍着錦衣少年，消失於暗夜之中，俄頃間，拔起來一個黑影子，宛若深宵巨雁，已自上了牆頭，接着閃了幾閃，便自消逝不見。

■多事之秋■

禪房裡點着盞高脚油脂松燈——燈焰由仰頭作勢的仙鶴嘴裡吐出來，光彩熠熠，搖動起一室的迷離，混合着淡淡的檀香味道。這味兒據說有清心爽智之效。

阿難和尚脫光了上身，騎在條櫈上，少蒼老方丈正在爲他背上推拿按摩，力量不小，阿難和尚滿頭滿臉都是汗珠子。

推着推着，和尚「哇！」的一聲，嗆出了一口瘀血。

血色滲黑，紫黑紫黑的那種顏色。

「好了！」

老方丈後退一步，坐下來，臉有喜色的道：「這口血總算出來了，出來就好了！」

阿難和尚大聲喘着氣，用塊布巾一面擦着，一面道：「只當是口濁血而已，誰知道這麼厲害，要不是方丈師父手法高明，弟子眞還渾然無知，阿彌陀佛——」

老方丈也跟着宣了一聲佛號，冷冷說道：「傷你的這個人手勁兒不弱，多半練過磨磐功夫，這是屬於北派少林的功夫……難道此人早年出身少林？」

阿難和尚搖搖頭道：「這可不像，老師父也見過，就是那天那個姓宮的！」

少蒼老和尚點頭說：「我知道，見過他……」說時站起來，在房裡來回走了一趟，站住了脚說：「阿難，依你看這些人是幹什麼的？那個姓諸葛的少年，又是什麼人？」

阿難已穿上了僧衣，諦聽之下，擰着眉毛，十分費解的道：「不知道，眞的弄不清楚，老師父不是說，他們是安南來的珠寶客人麼？」

少蒼老和尚點了一下頭：「實在是很難說……我原來以爲那個姓諸葛的是來自京師的官門子弟，可是看看又不像……說是販賣珠寶的客商……味道總似不像……那少年後生好大的氣派，那樣子簡直像是個皇帝……」

末後的這句話，倒似把他自己給提醒了，楞了楞，十分震驚的道：「難道他眞是……？阿彌陀佛——這可就難以令人置信了……」

「老師父你是說……？」

「不……不……」老方丈吶吶說道：「還沒有準兒……」

阿難和尚道：「這陣子安南鬧事，聽說殺了很多漢人，聽說朝廷派了『征夷將軍』朱能到了龍州，這幾天龍州城內外，到處都是軍人，說是來了好幾十萬，看來這地方要打仗，不得安寧了……」

※註：據明史載，永樂初年，安南（今日越南）叛臣胡一元父子，殺害了明朝册封的安南國王陳天平，自立爲帝，永樂大怒，遣「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統兵八十萬以伐。

老方丈喟然嘆道：「我知道了——」

阿難和尚道：「這麼看來，這個諸葛公子，或許眞的是安南的珠寶商人，因爲避難而來到我們這個廟裡……也說不定！」

老和尚吶吶的宣了聲：「阿—彌—陀—佛……你說的不錯，總之，爲了廟裡的寧靜，諸葛施主入住我們廟裡之事，千萬張揚不得……你要切切告誡本寺弟子，誰要是走漏了風聲，從嚴治罪！」

「弟子遵命——」阿難合十領命。

一霎間，傳過來晚課的噹噹鐘響聲音。阿難和尚隨自欠身告辭，向外步出。

禪房裡便自剩下老方丈一個人。

蕭蕭山風，顫抖着棉帋窗櫺，荒山狼號，聽來倍覺凄涼。

■刺探■

推開窗戶，向著西面偏殿瞧瞧——那裏還亮著燈，顯然諸葛公子一行都還沒有歇著。

老方丈緩緩收回了手，一霎間心緒煩紊，再也無能安靜。

他心裡包藏著一個極大的隱秘，這個隱秘一天不經證實，他心裡一天就不能持平寧靜。

雖是個跳出紅塵的出家和尚，當今大事，却也不曾昧於無知，特別是四年前，本朝天子「建文皇帝」於燕王攻破京師，城破之一霎，深宮走失的那檔子傳說，江湖上早已經喧騰一時，衆說紛紜，傳言之一，便是建文帝來了雲貴，這件事證之三年前工部尚書嚴震直巡視雲南在澤州的忽然而死，據傳便是嚴氏在澤州遇見了建文君，悲愴羞愧之下，吞金自死（見明史震直傳）。

老和尚不是個簡單人物，風塵異人也，一身內外功夫，甚是了得，生就俠肝義膽，雖然羈身沙門，却是極有義氣，眼前這個諸葛居士的種種異端，在在啓人疑竇……。兩件事扯在一起，運思籌想，莫怪乎老和尚那一顆古井無波的心竟然爲之大亂了。

○　○　○

脫下了身上的杏黃袈裟，把一條紫羅綢巾，緊紮腰際，雖是大袖飄飄，却也無碍行動。

老和尚決計要到偏院走走，看看那個諸葛少年，到底是何方神聖？

臨行之前，他把半碗殘茶潑倒地上，兩隻脚分別踐踏，鞋底既濕，可利於高處行走，即使在滑不留脚的琉璃殿瓦上，也不虞行足滑倒。

外面星皎雲淨，月色如銀。

○　○　○

輕登巧縱，倏起倏落。

不過是三五個起落，已到了「西」邊院子。

這就是被稱爲「諸葛」居士一行人所下榻的偏殿了。

老方丈一身輕功極是了得，却也由於「阿難」和尚的大意負傷而心存警惕，不敢大意。

在他眼裡，那個與阿難和尚對掌互傷的宮先生，也許並不是對方陣營裡最厲害的人物，眞正厲害的人，在他看來，應該是少年居士身邊的那個高瘦漢子李長庭——

李長庭這個名字，還是他這兩天才探知的。

——這個人機智深沉，目光炯炯，那日一見，觀諸他幾個很小的動作，老和尚即已測知他的不好相與，是個相當碍事扎手的人物。

老和尚今年七十八了，自幼出家，練的是「童子功」，夏練三伏，冬練三九，幾十年一天也沒斷過，只是佛門靜寂．與人無爭，「武術」這玩藝兒，也只是拿來強身而已。

却是，今夜似乎多少派上了一些用場。

眼看著他施展傑出輕功——「潛龍昇天」，一縷輕煙般的靈巧，已拔上了殿閣。

如果他所記不差，對方那個少年居士便應是下榻在這間殿房裡。

山風陣陣，引動著殿簷間落葉蕭蕭作響。

原來對方少年居士所居住的殿堂，十分寬敞，四面軒窗啣接着鐶有彫欄的平台，地上鋪着羅底方磚，月色裡景致如畫。

此時此刻，帋窗上映着燈光，更似有人在低聲說話。

老方丈剛要偎身過去，耳邊上響起了沙沙脚步聲，一個人由側面甬道現身而前。他便臨時機警，





老方丈施展傑出輕功—「潛龍昇天」。

掩藏於石欄之後。

來人手托食盤，長衣飄飄，一逕來到眼前，俟到接近佛殿正門前丈許左右，足方站定，却由殿簷暗處閃出了個人。唰地掠身而前，擋住了來人去路。

「給爺送點心來了——」來人站住身子。後者說了聲：「知道！」即由來人手裡，把點心盤子接了過來。

來人說：「今兒個的蓮子欠火，不頂嫩，怕是不合爺的味兒，沒法子，蔡廚子這兩天心裡煩，鬧情緒！直嚷着住不慣山裡，要走！回頭稟明葉先生得好好說說他。」

「蔡廚子」顯然是一個人的外號，職掌廚房炊事。話裡已有交代，想是他不習慣住在山裡，已有倦勤離去之思，是以今晚這碗「清蒸蓮子」不儘理想，有些兒欠火。

後來現身的那人「哼」了一聲，冷聲說道：「告訴他給我放明白一點，別以為出了宮，就沒人能管得了他，沒有葉先生的命令，他要是膽敢跨出這廟裡一步，哼哼！小心他的腦袋！」

說了這句話，轉身走向正門，在門外大聲道：「爺的點心來了！」

裡面有人應着，才自開門讓他進去。

嘿!!敢情是規矩不小。

老和尚把這一切都看在了眼裡，越加的心裡激動，不能自已——

這個人到底是誰？

其實不俟再探，他心裡已有數兒了。

○　○　○

乘着那個人送點心進去的空檔，老和尚展動長軀，起落之間，已貼近佛殿。

緊跟着一長身，施展「月移星換」身法，呼地襲上了大殿一角——

這裡的一切，不用說他熟極了。

身子一上去，往前面一矮，便自掩身於畫簷內側，再不愁為人所發覺。

可喜的是，就在他眼前面，嵌着一扇八角形的通氣窗戶，據此以視，佛堂裡鉅細無遺，盡收眼底。

殿房裡點着五、六根高盞白燭，光燄聳聳——那個複姓「諸葛」的錦衣少年，盤着雙膝，坐在椅子上，正自由面前人手裡，接過夜點——「清蒸蓮子」。

而——那個呈送「蓮子」的人，竟然雙膝跪地，把一個黑漆盒盤高舉過頂。

老和尚心裡唸了聲「阿彌陀佛」，更加認定自己之所料非虛。

原來人前人後，這裡的規矩不一。稱呼亦是有別。

眼前靜夜無人，不必再事偽裝，自以「本來面目」相對應處。

少年居士拿開碗蓋，用鑲有象牙把柄的小小銀匙勺吃着碗裡的蓮子，才吃了一口，便停住皺眉說：

「不爛，不能吃——」

跪着的那人說：「啓稟皇爺，蔡師傅這兩天身子不好，鬧病，換了個人，手藝差了些！」

這一聲「皇爺」總算揭開了謎底，所謂的「諸葛」居士，什麼珠寶商人……全是假的，胡謅亂蓋，對方錦衣少年，誠然正是傳說中流亡在外的前朝天子——建文皇帝。

他的眞實姓名應該是「朱允炆」。

果然他還活着，而且就住在自己這個廟裡——甚至於這一霎，就在自己眼前——

這個突然的證實，即使原已在老和尚算計之中，無如眼前面對的一霎，亦不禁帶給他極大的震驚，心裡一陣子忐忑，說不出的又驚又喜……

「阿—彌—陀—佛—果然是他……是他……」

心裡一個勁兒的宣着佛號，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直盯向座上少年——少年天子。

雖說是亡命在外，居難之中，這個前朝天子，少年皇帝仍然有其架式，派頭不小。不大習慣將就。

把個青花細瓷蓋碗，重重擱在几上，怒聲怨道：「這日子眞過不下去了，要什麼沒什麼，想吃點什麼都不稱心……」

跪着的那個人，前額觸地說：「萬歲息怒，奴婢這就去瞧着，看看還有什麼好吃的沒有……」

「算了、算了！」少年皇帝揮着手：「下去、下去！」

跪着的人又磕了個頭，才自起身，倒退着身子走了。

皇帝忽地轉過臉，瞧着一邊默坐的葉先生道：「葉希賢——我叫你打聽的事怎麼樣了？」

「啓稟皇爺！」葉希賢站起來拱手道：「微臣遵旨，早差人打聽去了！」

「光打聽有個屁用！」皇帝說：「程濟呢，去了都半年了，人不回來，總該也有個訊兒吧！」

葉希賢、程濟均非無名之輩，一為前朝監察御史、一為翰林院編修，聽在老和尚耳裡，禁不住心裡又是一聲佛號——

「阿—彌—陀—佛—」暗自忖着：「這兩個人，竟然也自活着……？」却見那位前朝御史大夫，欠身抱拳道：「皇爺豈能不知？這陣子安南亂得很，去不得……聽說朱能帶兵來了，就在龍州！」

「啊……!?」

「還聽說——」葉先生上前一步，小聲道：「朱能才一來就病倒了，六軍無主，進退不能，很麻煩……」

他的消息很靈，有些連老和尚也是不知。

老和尚看着、聽着，正自入神，猛可裡，身後疾風飄飄，忽悠悠落下個人來。

星月皎潔，照見着來人驀落的身勢，宛似深宵巨鳥，一發而止，落地無聲。

好俊的輕功!!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6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原來那個「少年居士」就是落難皇帝，老和尚又驚又喜……朱能帶兵到了龍州……老和尚身後突然忽悠悠落下個人來，極好的輕功……

◉俏紅線◉

一襲月白色的肥大長衣，却把截過長的前襟攢回腰裡，露出來的一雙高筒白襪，月色裡分外醒眼——個頭兒既瘦又長，往那裡一站，單腿微跼，卓然鶴立，眞有幾分白鶴的出塵瀟洒。

頭上戴着頂「瓦楞」帽子，却是自眼目之下紮着一方帕子，看不清他的廬山眞面目。

雙方目光交接，老和尙自以身形敗露，不由得暗吃一驚。

對方來人鼻子裡輕輕一哼，一話不說，腰身輕擰，「嗖！」縱身於兩丈開外，落向側面瓦脊。

這番邂逅，却是奇怪。

一時間，倒是老和尙難以自已，放他不過了。

○　○　○

脚踝上着力，施展輕功中「千層浪」的絕技，老方丈身形乍起，已襲向來人身後。

對方身法饒是了得，瘦軀前彎，箭矢也似的，又自竄了出去。

老和尙自是放他不過，緊躡着他身後，力追不捨，星月下直似一雙大鳥，一追一遁，轉瞬間，已是在百丈外。

跨踰廟牆之外，眼前亂山雲集。

老和尙再無所忌，嘴裡喝叱一聲：「你還要跑嗎？」脚尖着力，呼！地掠身直起。

一起即落，如風趕浪，已到了來人背後。

忖思着來人的絕非易與之輩，少蒼老和尙手下再不容情，身形前聳之下，用雙撞掌功力，直向來人背後擊去。

來人高瘦身子，「呵呵！」一笑，倏地轉過身來，却把雙鳥爪也似的瘦手，由兩面抄起，反向對方一雙手腕子上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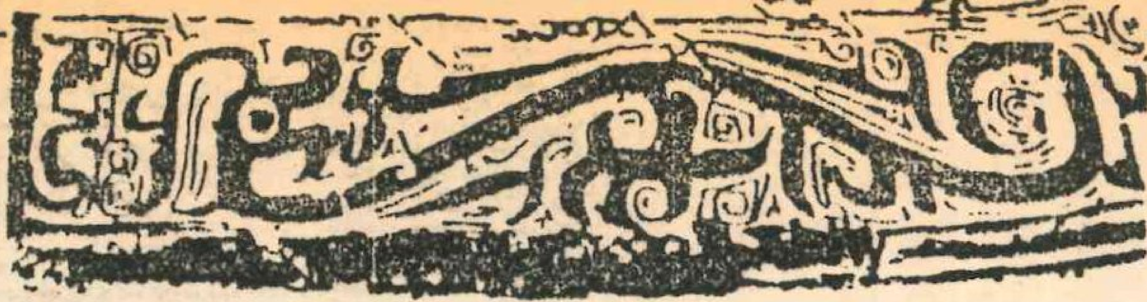
老和尙「嘿!!」了一聲，撤掌旋身，「刷！」地掠身丈外，那人跨前一步拿樁站穩，便自不再移動。

「阿彌陀佛——」老和尙手打問訊：「這位施主，深夜光臨敝寺山門，有什麼見教？還請當面說明，要不然可就請恕老衲多有開罪了！」

「哈——」來人仰天一笑：「我當是什麼鷄鳴狗盜，原來是方丈大師父，這個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不知不罪，多多原諒！」

說時抱拳一揖，神色裡極是自負。

打量着對方這番傲然神態，老和尙忽似有所悟及，「啊！」了一聲，倏地楞住說：「莫非是岳天錫……岳老弟台……」





岳氏父女各自展現輕功，亦步亦趨，緊跟著老和尚。

來人哈哈一笑：「老和尚眼睛不花，還眞行——話聲出口，伸手一扯，拉下了臉上幪帕，現出了來人輪廓分明、軒昂氣勢的一張長臉，老和尚認了一認，喧了一聲：「阿彌陀佛——」便自哈哈大笑起來。

「采石一別，多年不見，岳檀越——今夜晚怎麼會想到來到老和尚我這個廟裡？」

老和尚臉上不失笑靨，顯然是遇見了多年故舊，知己。

來人岳天錫雙手抱拳，深深打了一躬：「來得魯莽，大師海涵，老師父興致不淺，怎麼在自己廟裡還用得着這般鬼鬼祟祟？」

老方丈哈哈笑了兩聲，不大自在的說：「此事說來話長，老弟台你初來是客，走，咱們回廟裡說去？」

岳天錫哼了一聲道：「正要拜訪。」

老方丈說了個「好！」字，剛要轉身，驀地覺出有異——側面前方樹叢裡似有人影一閃，一個人極其輕靈的拔身而起。

深夜裡像是一隻大鳥般的輕飄，驚鴻一現，又復隱身於沉沉黑暗之中——

老和尚「啊——」了一聲，十分詫異的轉向身邊老友看去，便在這一霎，身側樹叢似有微風驚動，響起了輕微的一陣沙沙聲。

以老和尚觀察之微，自是知道有人來了。

「無——量——佛——」

嘴裡宣着佛號，老和尚正待發言示警，身邊老友岳天錫已自笑道：「是雪兒麼？出來吧，人家看見你了！」

話聲方頓，樹叢間人影飄動，燕子也似的翩躚，面前已落下一人。

老和尚微微一驚，道了聲：「阿彌陀佛——」再看來人，竟是個長身窈窕的姑娘。

黑夜裡看不清她的面貌如何，却是舉動輕靈，極是俐落從容，只看她來去如風，動作之敏銳，當可想知一身輕功必是不差。

乍然相見，喚了聲：「爹——」便自在一邊站定，只是用一雙靈巧的眼睛，頻頻向老方丈打量不已。

「這是……？」老和尚恍然記起對方似有個女兒，却是記憶模糊。

岳天錫莞爾笑道：「這是我女兒青綾，小名雪兒，和尚你大概還沒有見過？」

老和尚迎窺這位岳姑娘，英姿曼妙，體態婀娜，兩隻大眼睛，黑白分明，菁華內蘊，一望之下，即知道身負絕功，大非等閑。

「無量佛，善哉、善哉——」

老方丈單手打着問訊：「姑娘好俊的一身輕功，看來是盡得令尊傳授的了！」

岳天錫嘿嘿笑道：「老和尚這一次你可看錯了，我那兩手如何教得了她？這丫頭造化不差，自小就被南普陀的『六如軒主』所收養，三歲離家，十六歲那年才回來，今年十八了，一身本事比起我這個老爸爸來，可強得太多了！」

老和尚一聲嗟嘆道：「原來是六如先生的高足，這就難怪了……阿—彌—陀—佛—」

岳天錫這方向女兒介紹道：「這便是我常與你提起的少蒼老師父，上來見過。」

岳青綾叫了聲：「老師父！」深深施了一禮，便自站立一旁。

不像時下姑娘那般打扮的花枝招展，岳青綾却衣着素雅，長裙曳地，腰肢款款，襯着肩後的青霜長劍，饒是別有妙姿。

■原來如此■

老和尚自以這般衣着，大是失禮，倉卒會晤，却也無奈，總是素交稱好，也就說不得了。

「岳檀越多年相知，深夜來訪，必有要事，咱們就不拘俗禮，請隨我來——」

話聲一頓，雙手作合十狀，道了一聲：「請!!」陡地拔身而起，月色裡一如孤鷺白鶴，翻騰間已抄身叢嶺。

岳氏父女却也不含糊，隨着對方的前導，各自展現輕功，亦步亦趨，緊躡着老和尚身影跟了下去。

眼前來到了方丈待客禪房。

爲免驚俗，老方丈獨自個先進去，換了袈裟，這才開門納客。

岳氏父女坐定之後，老和尚才自喚了小沙彌倒茶，多點了一盞燈。彼此才得看了個清楚。

却見這個岳天錫，貌相清奇，論年歲當應是五十開外，却是髮如黑染，一根白的都沒有，眉眼間顯示着一種孤高，很有些卓然不群氣勢。

岳青綾潔白素淨，惟眉眼間秀中藏鋒，頗有幾分乃父的威儀，女孩兒家終是臉皮兒薄，老和尚多看了她兩眼，便自臉上訕訕，隨即把水汪汪的一雙眼睛飄向窗外。

「阿彌陀佛——」老和尚臉現笑容道：「老朋友深夜來廟，到底有什麼重要事情？現在總可以明說了吧！」

「嘿嘿！」

岳天錫低笑了兩聲，目光烱烱看向對方道：「老和尚不要見怪，你道這廟裡，我父女是第一次來麼？」

老方丈愣了一愣。

岳天錫看了女兒一眼，繼而笑道：「老實告訴你吧，這半個月來，我父女來了總也有七八回了，只是今夜遇着了你，才自現身罷了！」

「噢……？」老方丈微似驚愕：「這又爲了什麼？」

「和尚你先不要問我，倒是你今夜鬼鬼祟祟，放着經不唸，到人家住處偷看個什麼？」

「阿—彌—陀—佛—」

老方丈銀眉頻眨，雙手合十道：「這麼說，你我倒像是爲着同一件事了!?」

「看來是差不多！」

岳天錫喝了口茶，一面向老和尚打量着，臉上神態，含蓄着幾分神秘——

「都說你這廟裡風水不差，如今來了條龍，太蒼得龍，地靈人傑——以後香火活該大盛特盛了！」

老方丈「啊！」了一聲，輕輕喧着：「無量佛！」隨即點頭道：「這麼說，老衲沒有猜錯，那位朱先生果然是落在我這廟裡了……」

岳天錫一笑道：「如今你的責任重大，老和尚你打算怎麼樣？」

「阿—彌—陀—佛—」老和尚吶吶說道：「任他眞龍天子，又干我廟裡和尚什麼事，無量佛——老和尚只作不知，平日所爲，吃齋唸佛而已，喃嘸阿彌陀佛——」

岳天錫會意的點頭而笑。

「這就對了！」他說：「其他的事交給我們父女來做吧！」

「什麼其他的事……莫非……？」

「這些日子風聲很緊，老和尚難道你沒有聽說？」

「沒……有……」老和尚搖搖頭，慨然道：「出家人也只是吃齋唸佛而已！」

岳天錫冷冷說道：「征夷將軍來了，有人說他此行奉有密旨，便是要搜查藏在你廟裡的這條龍！」

老和尚微微一楞：「阿——彌——陀——佛！」

岳天錫道：「而且，我有確實的證據，京師大內也來了人，一個姓方，一個姓井，乃是當今逆皇跟前的兩個敗類，手底下很不含糊……」

老和尚「噢！」了一聲，訝道：「你說的是方蛟、井鐵昆這兩個武林敗類……？」

岳天錫點點頭說：「原來老和尚你也認識？」

「認識倒不認識！」老和尚說：「不過他二人早年在江湖的所作所爲，武林中很有傳言，後來聽說投歸燕王發了迹，以後倒是不曾再聽說了，怎麼他們也來了龍州？」

岳天錫眸子裡精光四射，冷冷一笑：「他們要是不來，我也就不來了！」

老和尚不由輕輕喧了一聲「無量佛」，察言觀色，不言可喻，岳天錫與上謂的方井二人，設非結有深仇大怨，亦必有瓜葛，心裏明白，却不曾說破。

岳天錫凌聲道：「這兩個敗類，如今在逆帝朱棣手下當差，據說投效了錦衣衛，如今都有了功名，他們的來意，不問可知……老和尚，你却要十分仔細小心了。」

■羅千戶■

來回的在禪房踱著方步……。

少蒼老方丈站立窗前，喟然長嘆了一聲，緩緩回過身來，看向故人父女——

今夜他們的來，無疑於平靜的太蒼古剎，投落下了一顆石子，激發而起的層層漣漪，足使得一心向佛、心無雜念的老和尚爲之意亂心驚。

一個不祥的意念，忽然感染著他，似乎讓他覺得這所古寺自此而後，將不再安靜了，而致使此一突起事端的那人「不祥人物」——建文皇帝，正是下榻在自己廟裡。以往不知，倒也罷了，如今知道了這個隱秘，反而無能推卸……關鍵在於老和尚本性亦屬俠義中人，却與他跳出紅塵的佛家身份，大相逕庭，再者廟裡五百僧衆所倚所恃，亦不容許他稍有差池，這就讓他感到十分爲難，舉棋不定了。

岳天錫十分明白他的處境，見狀微微一笑：

「你不要想得太多，只要守口如瓶，一切都將無損！」

老方丈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吶吶道：「你放心吧，這件事不會由我嘴裡傳出去半個字！」

說到這裡，微微一頓，老和尚用著十分懇切的眼光，看向岳天錫道：「至於其他一切，只有交給老朋友你了！」

岳天錫哼了一聲：「錯不了！」便自站起告辭。

○ ○ ○

夜色深沉。

四下裏蟲聞唧唧。整個廟宇籠罩在一片漆黑裡，也只有低懸於禪房外的那一盞棉帋燈籠，散發著微弱的淡黃光色。

便在這個光度裡，岳氏父女舉手告別，燕子也似的，雙雙拔身而起，落上了琉璃殿瓦，有似一片輕煙般，消逝無踪。

打量着他父女那般去勢，傑出輕功，老方丈亦不禁爲之深深動容，雙手合十，再一次喧出了佛號——

「無量佛——喃嘸阿彌陀佛——」

○ ○ ○

整整一天，建文帝——朱允炆都顯得十分氣躁。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一個勁兒的在佛堂來回行走，不只一次踱向窗前，向外面打量着，這樣的不寧，使得陪侍在身邊的葉先生、李侍衛也爲之心情忐忑，暗裡躭心。

「先生稍安……」葉先生說：「秦小乙人很機警，不會誤事，大概也就要回來了！」

秦小乙是侍候皇帝身邊的一個小太監，當日城破宮陷時，一併逃出。這兩天朱允炆思念甜甜，幾欲



成疾，葉宮幾位幾經商量，無奈之下，才打發他去慶春坊，把甜甜姑娘接來一敘。

却是去了三個多時辰了，不見轉回，先性急躁的皇帝，可就顯得有些兒沉不住氣。

「去!」重重的跺了一下脚，他說：「再打發個人過去瞧瞧!」

李長庭看着一旁的葉先生道：「這……」

葉先生陪笑道：「先生……這件事……」

話聲未已，却聽得前院人聲嘈雜，似有脚步聲傳來，李長庭身子一閃，來到窗前，看了一眼，驚訝道：「陛下請退，有人來了!」

朱允炆才似吃了一驚道：「怎……麼回事?」

話聲方住，門外傳過來宮先生急促的聲音道：「先生請快避一避——街門口有人來了!」

「這……又是怎麼回事?」

朱允炆還在納悶兒，葉李二人已倉卒催促他退出



隨著和尚的身形向下一縮，這名校尉的手「呼！」地打了個空。

佛堂，後面有個暗間，便自暫時藏身那裡。

○　○　○

來人一共六個，俱都膀大腰圓，一身戎裝、佩着腰刀。

為首一個，濃眉大眼，身材矮壯，着青袍，前後着補，上面綉着隻「熊」，本朝武官，共分九品，一二品大官，補子上應是繡的獅子，三四品為虎豹，五品是熊羆。眼前這人敢情也有了五品的官職，算是個不大不小的武官，莫怪乎一副盛情凌人，氣勢洶洶模樣。

却見他一路大步行來，老方丈與本寺住持大師阿難和尚，一左一右陪着他，意在攔阻。一行人看看來到偏殿，即在進入中庭的六角洞門處站住了腳步。

「阿—彌—陀—佛—」少蒼老方丈橫身阻住了一行人走勢，向着來人為首武官合十道：「這位將爺，裡面為外客居士投宿掛單之所，不便打攪了!」

「你混蛋!!」

來人武官怒聲叱着，手指着老和尚大聲說：「你這個老和尚好不知進退，本人乃是奉了左將軍之命令查欽命要犯，龍州城大大小小二十餘處寺廟都沒有人敢說個不字，你是個什麼東西，膽敢一再阻攔，惹火了老子，先拉下去打你八十軍棍，看你又敢怎地!?」

老方丈合十陪笑道：「軍爺息怒，這裡是佛門善地，那裡有什麼欽命要犯?」

話聲未已，即由那名千戶武官身後閃出一個校尉，怒聲叱着：「閃開!」一把直向着老和尚當胸推去。

少蒼老方丈雖說身手了得，無如對方既是來自左將軍官衙，龍州地區正為所轄，為了息事寧人起見，這類人物，自是少惹為妙，是以眼前校尉雖說出手推人，只要不為其所傷，也就不與他一般計較。

當下隨着對方的出手，霍地向後退了一步。

這名校尉出手甚重，原以為憑着自己的力量，對方老和尚萬萬吃架不住，還不是應勢而倒？却是不知竟自推了個空，身子一蹌，竟自差一點倒了下去。

却是站在老方丈跟前的那個阿難和尚，眼明手快，右手倏出，「噗!」地一把已抓住了這名校尉的手腕——

「阿彌陀佛——軍爺你站好了!」

不知道是這個阿難和尚的手勁兒大了一點，還是別有古怪。隨着和尚的手抓之下，對方校尉只覺得手腕子上一陣奇痛，眞彷彿整個骨頭都為之拆斷，由不住「噯喲!……」大聲叫起了來。

「臭和尚，你——?」

話聲出口，這名校尉左手乍翻，「呼!」地一掌，直向着阿難和尚臉上摑來。

仍然是無能得逞，隨着和尚的身子向下一縮，這名校尉的手「呼!」地打了個空。

為首那個武官千戶，見狀怒聲吼道：「反了，你們這些和尚要造反不成!?」

說時右手一盤，待得拔出腰刀——

却聽得一人大聲道：「施不得——」

各人看時，却由偏殿內走出了個高大頭陀。方丈與阿難和尚認出來正是打發這院子服侍雜務的那個空頭陀，不覺微微一怔。

空頭陀却是不慌不忙的來到面前，向着二僧合十禮拜道：「裡面的居士先生說，不要緊，各位軍爺既然要查，就請他們只管查看就是!」

老方丈原是有些躭心，怕在事出倉卒，裡面的人不好藏躲，眼前空頭陀既然這麼說，足證裡面人已是有備無患，倒是不必再為阻攔。

聆聽之下，老方丈道了聲「阿彌陀佛——」便自退後不言。

來人武官怒視他一眼，冷笑一聲：「走!!」

一行人隨即大步向殿門邁進。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7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爲首那個武官千戶吼道：「反了，你們這些和尚要造反不成？」……一行人隨即邁進殿門……「皇帝」會被查出「底細」嗎？

◙爾詐我虞◙

一行六人，大步進入。

葉先生身着綢衫，早已恭候。身邊一左一右，站立着兩個人。宮天保。李長庭。

空頭陀遠遠站住，高聲道：「官老爺查廟來啦！」便自退開一旁。

爲首矮壯武官，手握住刀把子，圓瞪着兩隻眼，直瞪着葉先生道：「你們是幹什麼的？」說時大步而進，一膀子搪開了葉先生，率先進入殿堂，身後五個人跟着一擁而入。

葉先生陪笑跟進來道：「我們是朝山上香來的百姓……」

「混蛋！」矮個子千戶手拍桌面大聲叱着：「剛才爲什麼不叫我們進來？好大的膽子，你們膽敢抗拒朝廷的王法嗎？」

葉先生一躬而揖，惶恐道：「小民不敢……」

不過是一會兒的工夫，這位前朝御史大臣，却已改了裝束，頭戴六合小帽，一身綢緞，闊氣的很。李長庭、宮天保也都穿着講究，打扮成一副商人模樣。

矮子千戶大剌剌在一張太師椅子上坐下來，身後五個人一字列開，站立在他身後。

「好好地面不住，爲什麼住在廟裡？你們是那裡來的？」

「大人說的是……」葉先生吶吶道：「小民……等一來是朝山進香，二來也是逃命才來！」

「逃命？逃什麼命？」

葉先生陪着笑，却似愁苦的道：「小民等一行是從安南逃命來的！」

這麼一說，矮子千戶才算明白了。

「啊——原來這樣……」

這幾天朝廷正對安南用兵，成國公朱能新近拜受「征夷將軍」便是因此而來，却不料這位將軍才來到龍州便自病倒了，如今局勢混亂得很，無論如何，用兵安南，勢在必行，龍州地方濱接安南，兩處商人來往，自是必經之地。

葉先生這番話，說的入情達理，一時消除了來人千戶心裏許多疑慮。

「這麼說，你們原來是住在安南囉？」

說時，兩隻眼睛，在葉等三人身上頻頻打轉。

「回大人的話……民等是來回兩地的買賣商人！」





李長庭左手閃電擊出，力道萬鈞。

「做的什麼生意?」

「是——」葉先生說:「珠寶生意!」

「啊——!?」

矮子千戶頓時眼睛爲之一亮，却又面色一沉，重重在桌上一拍道:「混蛋東西，你當老子沒有見過珠寶，却拿這撈什子行當來哄騙老子麼?」

來人雖然是個千戶，無如這類武人，平常書讀的少，全仗軍功發迹，平日盛氣凌人，那裏會把一干百姓看在眼裏?開口罵人，出口不淨，更是家常便飯，却不知當前三人身份極是特殊，聽在耳朵裏也就格外不是滋味。

葉先生尚能置若無聽，宮天保、李長庭二人已不由有些按捺不住，臉上爲之忿忿。

尤其是宮天保，原就桀驁不馴，昔日的御前侍衛，加以一身武功出衆，如何會把對方一個小小千戶看在眼裏?

聆聽之下，他便首先忍不住哼了一聲，正要說話，葉先生素知他的脾氣，生怕他壞了大事，忙自咳了一聲，大聲道:「小民說的乃是實話，豈敢欺騙大人?」

矮子千戶早在進門之先，已經留意到三人的穿著闊綽，尤其是葉先生手指上的一枚寶石戒指，熠熠放光，色澤樣式甚是希罕，對方自承是珠寶商人，這話大致不會錯的了。

矮子千戶外表粗魯，心裏却偏多鬼詐。其用心已是呼之欲出。

「混蛋東西!」聆聽之下，他越加作勢道:「還說不是欺騙?口說無憑，你有什麼證據?」

葉先生已知他的用心，微微一笑說:「大人要什麼樣的證據才相信呢?」

「混蛋東西!這還用說嗎?」一個高個子武弁接口說:「千戶爺不信你們是珠寶商人，你們如果能拿出買賣的珠寶來證明，不就沒有事了?」

葉先生點了頭說:「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心裡却在盤想:看來對方意在珠寶，已是明顯之事。錢財事小，如能爲此脫得輕鬆，倒也値得。

他原來已有準備，聆聽之下，却由袖裡拿出了綢子包兒——

「這裡便是，請大人過目!」

宮天保從旁接過，轉向矮子千戶道:「你要看麼?」

矮子千戶楞了一楞，未及答話。

宮天保「嘿嘿!」一笑，目露兇光，正待有所發作，葉先生咳了一聲，道:「不可無禮——」

宮天保原已按捺不住，聆聽之下，只得強壓下心中一口悶氣，將手上綢包遞過去，却由那個高個子武弁接過轉手呈上。

矮子千戶拿在手上，匆匆打開，裡面是一個緞面錦匣，打開來，珠玉滿匣，一時面現驚喜，向葉先生看了一眼，匆匆合上匣蓋，又自包好。

「很好——看來你們果然是販賣珠寶的商人……這包東西，老子先帶回去，請人看看，是眞是假，再定發還」!

說罷站起來叱一聲:「走!」

却不意宮天保橫身而阻道:「且慢!」

矮子千戶面色一沉道:「怎麼!?」

宮天保揚眉一笑:「小人們做的是小本生意，大人若是拿走不與發還……豈不是……?」

「混蛋東西……你要怎麼樣?」

「大人恕罪!」宮天保皮笑肉不笑說:「若是大人不見罪，小人願意跟大人回衙一趟，等大人着人驗完眞假當面發還……這樣可好?」

矮子千戶一挑濃眉，方自叱了一聲:「混蛋東西——」却是身邊那個高個子武弁，用手肘頂了他一下，前者心裏有數，頓時明白過來。

當下哈哈一笑，大聲道:「你是怕我們吃了你們的油水?放心吧，老子們是當官的，豈能欺侮你們小民?既然你小子不放心，好，就帶着你一塊走!」

葉先生見宮天保終是忍不住挺身而出，知道他的用心，却有些放心不下，忙自向一旁的李長庭看了一眼。

李長庭爲人持重，武功更在宮天保之上，若由他配合宮天保的出手，應是萬無一失。

李長庭明白葉先生的意思，略略點頭，就此抽身而去，旋即矮子千戶一行告辭而出。

■人爲財死■

出得廟門，山花燦爛。

一徑如蟒，迤邐直下——

却有四名持刀兵弁守護送前，看見矮子千戶一行出來，慌不迭趨前帶路，一逕向山下行來。

珠玉在手，想著此行的收獲豐碩，矮子千戶心情大是愉快。

手指山下，他大聲說道:「我的車就在下面，回頭你就跟我坐在一塊，倂們親熱親熱!」

說著說著，他隨即哈哈大笑了起來，笑聲奇特，襯著他凌厲閃爍的眼神，極似不懷好意。

宮天保陡然爲之一驚，偏過頭，向對方打量——

無獨有偶，這可也奇了，怎麼對方的心思，與自己竟然不謀而合!?

——那意思也就是:

宮天保想要幹，也正是對方所欲爲。

可不是，接下來矮子千戶的一番話也就太露骨了。

「小子，我把你好有一比!」

山道之中，矮子千戶忽然站住了脚步，一隻手握著腰刀把柄，目光灼灼，直向身邊的宮天保盯著。

「上天有路你不去，地下無門自來投!」瞪著一雙大牛眼，矮子千戶弁，「刷!」地一下子散立而開。

七、八口腰刀相繼出鞘，霎時間把宮天保團團圍住。

宮天保自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身子向後面閃了閃——倒踩七星步，把架式站穩了。

「怎麼著，千戶爺，你這是……?」

「你猜對了……。」

嗆噹!一聲撤出了腰刀——七星鬼頭刀。

矮子千戶臉現殺機，大聲道:「我這是要你的狗命，還打算跟我回衙?別做你的大頭夢了!」

話聲出口，霍地一個虎撲之式，鬼頭刀掄圓了，「呼!」地兜頭砍。却在宮天保一個快速左閃裡，砍了個空，「噹!」一聲，落在了青石階上，火光迸射裡，拳頭般大小一塊石頭，應勢而落。

不用說，砍了個空。

宮天保的身子，應勢而起，「呼!」落向七尺開外，一飄而停，固若磐石。

只此一個架式，便把現場各人嚇了一跳。

「啊——!?」

像是事出意外，矮子千戶驀地張大了嘴。

「你……?」

眞正料想不到，對方竟是有備而來，尤其驚人的是，他還是個練家子!?

「千戶爺，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宮天保目射精光道:「今天倒要看看，誰要誰的狗命!?」

話聲未已，身邊人影乍現，一名差弁陡地由他左翼躍身而近。

隨着這人的一聲喝叱，掌中刀力劈華山，當頭直落而下——倒也有些斤兩。

宮天保身子一收，滴溜一個打轉——却在這一霎，一口銀光四顫的「緬刀」已由腰間掣出。

刀出、刀起——

唏哩!一響，像是拉起了一道白綾子樣的瀟灑，隨着他的這個動作，來人栲栳大小的一顆人頭，滾落直下，咕嚕直下石階，大蓬鮮血，衝天直起，像是驟落的一片血雨。

「哎唷唷……」

矮子千戶一霎間嚇白了臉，手中長刀一指，顫聲道:「給我……拿!!」

三四把刀一擁而上，驀地把宮天保圍住一團。

矮子千戶却在這一霎，轉身就跑。身後四人，亦步亦趨，慌作一團。

宮天保怒嘯一聲，待將縱身追趕，四口長刀，亦不能等閒視之，一場混仗，在所難免。

一霎間兵刃相磕，激發起強烈聲響。

矮子千戶在四名侍衛擁護之下，忘命逃竄，此番狼狽，已不復先時之神氣活現。

馬車在望——

那一面猶有十數名兵弁，若容他逃到那裡，再謀圖他不利可就難了。

■滾地繡球■

矮子千戶一躍而下，跳的太猛了，跌了個元寶朝天，驚叫一聲，一個咕嚕又爬了起來。

此去山下，不是一箭之程。

只要容他一步到了山下，這條命可就保住了。

偏偏是有人放不過他。

一個人霍地閃身而出。

李長庭。

「啊——你——!?」

矮子千戶簡直嚇傻了。

「你還想活?」

「這……?」

隨着矮子千戶的忽然退身，兩名侍衛猛的直衝而前。兩口刀左右齊上，一古腦直向着來人身上搏來。

李長庭身子一轉。閃過了右前方來勢，曲身盤腿，只一下，便自踢中左面來人手上長刀，「咻——」地脫手飛起，劃出了一道經天長虹，足足有四五丈高下，一逕向側嶺墜落。

李長庭好快的出手。

隨着他旋風打轉的勢子，左手閃電也似的已自擊出，「噗!」地正中來人之一的前胸。

這一掌力道千鈞，直把這名武弁差衞球也似的擊飛而起，噗通!摔倒石階，登時胸骨盡碎，死於非命。

矮子千戶殺猪也似的一聲大叫——

「來人哪!」

李長庭身勢乍起，疾若飄風已來到近前。

隨着他身勢的驀然前欺，掌中劍唏哩一抖，已壓在了對方肩上。

彷彿是冰露着體，矮子千戶直嚇得打了個哆嗦，便自泥人樣的站住不動。

「好漢爺……手下留情……別……別……」

「拿來吧!千戶爺!」

李長庭緩緩的伸出了一隻手。

「什……麼?」

「什麼!?」

「噢……我給你、給你……」

一驚而悟，這才明白了，慌不迭探手入懷，摸着了那個盛裝珠寶的匣子。

「好漢爺!饒命!」





李長庭右手長劍繞了個劍花，劈下了來人的半邊下巴。

卻在這一霎，矮子千戶身子猝然向下一矮，元寶似的一個咕嚕，直向着石階下滾了出去。

生死一瞬，焉敢掉以輕心!?

別瞧矮子千戶其貌不揚，卻是心眼兒極多，由於早年出身草莽，在白山黑水一帶，幹的是沒本兒的翦徑買賣，也算是個練家子。

眼前這一式「金蟬脫殼」，施展的便甚是老道。活像個皮球，咕嚕一個打滾，眼看着已是丈許開外——妙在一路疾滾，其勢未已，活似個滾地繡球，一路疾滾直下，隨着他倒捲的身子，一雙手掌貼地而撐，施展的極是靈活，霎時間已是數丈下。

這番施展，大出各人意外。非只是李長庭不曾料到，即是矮子千戶身邊的幾個差衛，也大覺驚異，呼號聲中，直向着李長庭撲身而上。

李長庭飛足踢倒了一個，右手長劍緊接着繞了個劍花，「噗！」地一劍，劈中在其中一個臉上。這一劍力道極猛，加以劍身鋒利，直把這人半邊臉連着一整個下巴一併劈了下來。

一條人影居高直下，巨鷹束翅般突現當前。宮天保。

「那個老小子跑了！」

說話的當兒，矮子千戶滾地人球樣的，已臨近山下。

李長庭叱了一聲：「他跑不了！」陡地身軀騰起，倏起倏落，直向山下趕去。

○　○　○

矮子千戶這一手「滾地繡球」，想不到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場，險險乎由李長庭劍下逃出了活命。

眼前一路施展，百十丈山道斜坡，瞬息即至。猛可裡奮身一仰，躍身而起。

這一瞬，李長庭、宮天保雙雙已自身後撲到。

矮子千戶「嘿!!」了一聲，身子一個疾轉，右手揚處，「刷！刷！」一連擲出了兩口飛刀，分向二人飛來。

此人姓羅名旺，早年混身長白，匪號是「飛刀手」，論及能耐，別無所長，僅此飛刀而已。後來投身軍旅，發跡後改名羅山，自不再操此舊業，卻是那一手傑出飛刀的玩藝兒，卻是不能忘懷，閑暇時候，總得拿來玩玩，獻獻他的這手「絕活」兒，平日外出，揷滿飛刀的一件馬甲，總忘不了穿著。

今天可不是就用上了？

羅千戶這一手反身擲刀，既快又準。

李長庭、宮天保幾已墜落的身子，不得不向側面一偏——卻是這一來，賜給了對方無限生機。

一聲嘹亮的喝叱聲——

「射!!」

緊接著箭矢如雨，直向李、宮二人發射而來。

敢情是山下早已佈好了陣勢。雖非千軍萬馬，卻也防之不易。

矮子千戶竟似命不該絕，在萬萬不能逃脫的情況之下，奇蹟般的逃得了活命。

一腳跨上了車轅，叫了聲：「快！」便自瀉了氣的皮球也似，倒進車廂。

○　○　○

馬車亡命般的向前疾奔。

八名健卒，策馬而先，咕嚕嚕車輪飛轉，捲起了一天黃塵，一剎間，已是百十丈外。

眼前來到一處山邊隘口。

兩側懸崖百丈，古樹參天。

先時的一路飛滾直下，幾欲骨斷筋摧。這會子突然鬆懈下來，羅千戶那樣子就像是個洩了氣的皮球。

剛剛歪身下來，想歇口氣兒——耳聽得道邊上「咔嚓！」一聲爆響。

一棵合抱粗細的參天古樹，突然由道邊折斷而落，不偏不倚的攔著了去路。

八名驃騎唏聿聿長嘯而驚，人立直起。馬車猝驚下，嘩啦啦向後掀起，差一點翻了個四輪朝天。

羅千戶幾乎摔了個倒栽葱，翻身欲起的當兒，卻爲一口明晃晃的長劍比住了前心。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二

太蒼之龍 8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八名驃騎長嘯而驚，馬車差點翻個四輪朝天。羅千戶翻身欲起時，却被一口明晃晃的長劍抵住前胸……

■暇思■

「不許動!!」

聲音既脆又嬌，却是厲害的緊。

話聲甫落，一個婀娜剛健，長身窈窕的綠衣姑娘，已現身當前。

羅矮子簡直以為自己看花了眼，對方是從那裡來的？還是原本就藏身車廂之內？楞是不知道。無論如何，她之出現眼前，比之以劍却是事實。

羅千戶嚇傻了。

「大姑娘……你……？」

「少廢話！」綠衣姑娘揚着秀長的眉毛凌聲道：「我知你，姓羅的！」

前面已開了打，更不知敵人人數多少。人仰馬嘶聲裡亂作一團。

羅千戶頗知大勢已去，一時面色如土。

「嘿嘿！」冷笑了兩聲，強睜着一雙大中眼，他打量着眼前少女道：「大姑娘，你可要想想清楚……對方是當今皇上捉拿的要犯……你犯得着麼！這可是掉頭的事……」

「哼——」綠衣姑娘說：「什麼欽命要犯？你說清楚一些！」

羅千戶為之一振：「你不知道……？廟裡住着一夥人，他們是……是打宮裡逃出來的……」

綠衣姑娘微微一驚，看着他緩緩點了一下頭：「你知道的還眞不少，這麼一來，就更不能留着你一條活命了！」

羅千戶臉色一變，才說了個「你」字。綠衣姑娘一口長劍已自穿心直入。

身子歪了一歪，倒在座位上。劍出鋒利，竟不見淌出多少血來，羅千戶便自一命歸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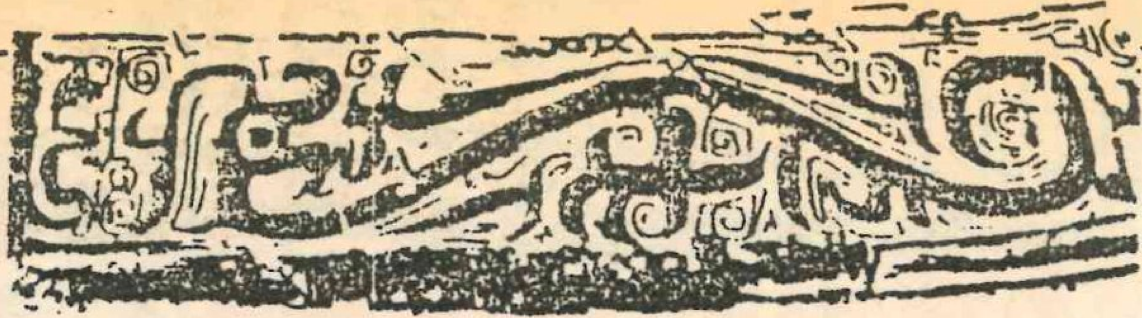
綠衣姑娘伸手由對方衣內摸出了那個盛有珠寶的匣子，閃身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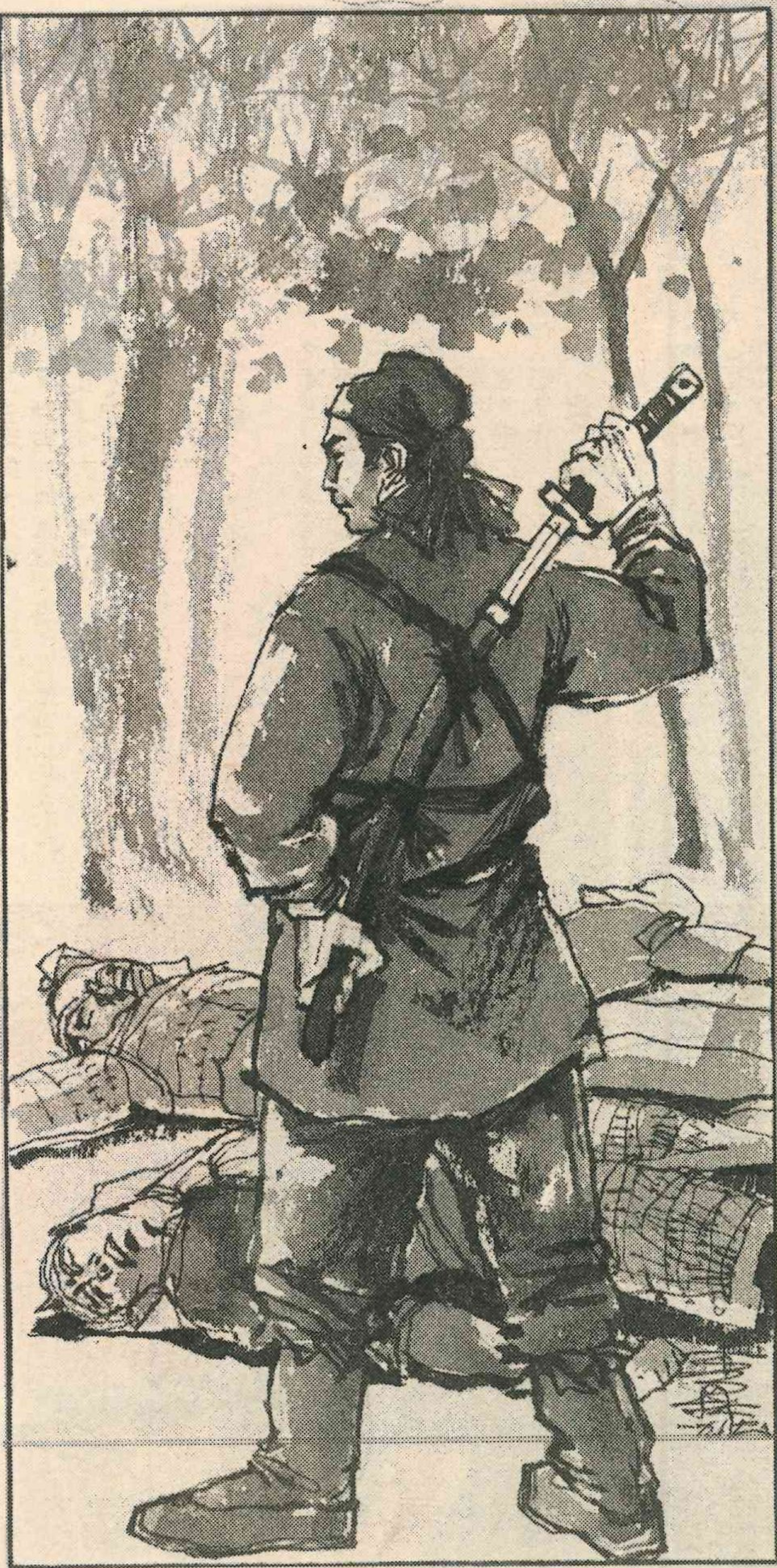
現場一片凌亂，到處都是棄屍。

八名隨車驃騎，一個不剩，全部倒地死了，趕車的把式，伏身車轅，眉心中了蠶豆大小的一顆金丸，深及半吋，鮮血猶自滴個不已。不用說人早就死了。

看見這枚小小暗器，綠衣姑娘頓時猜知父親到了。

他們岳家門的「彈指飛星」暗器絕技，堪稱武林一絕，而作為暗器本身的「金蠶子」，其大小外貌，更是式樣特別，而絕無僅有了。





岳天錫雖年過五旬，但精力過人，一口弧形長劍，斜揹後背。

○　○　○

人影翩躚，直似翦風飛燕。

交睫的當兒，一個人已立身當前。

一身灰布勁裝、腰繫板帶，捋着一雙袖子，岳天錫無限精神抖擻。

綠衣姑娘——岳青綾。

父女相會，其實是早經安排。

岳青綾預先藏置車上，伺機而動，岳天錫埋伏險道，斷樹而刼。父女搭配，天衣無縫。

岳天錫雖是年過五旬，却是精力過人，一口弧形劍，斜揹後背，方才一場疾戰，由於佔有地利之險，攻敵於倉卒不備，又逢對方落馬之際，一輪快劍，致使八名勁卒、俱都喪生劍下。

看了一眼倒臥血泊裡的羅千戶，岳天錫點頭道：「死得好，這個人假公濟私，無惡不爲，殺得好……那匣東西呢？」

「在這裡！」

一面說，岳青綾把取自對方的珠寶雙手送上。

岳天錫接過來，看了一眼，頗似感傷的嘆了口氣。

「等他們來，把東西還給他們？」

「不——」岳天錫搖搖頭：「還不到跟他們見面的時候……」

「那這盒子東西怎麼辦……？」

「俗們自己去，」

「去……」岳青綾眼睛一亮：「您是說，我們當面交給皇上……？」

長久以來，她心裡一直充滿了好奇，盼望着能夠見到這位年輕流浪的皇帝。原因是外面對這個皇帝捕風捉影，傳說得煞有介事，太令人迷惘，太多彩多姿了。

諸如他的年輕英俊，風流瀟灑……

傳說的他，是個多情的人，有着揮金如土的習性，却又多愁善感，有太多文人的氣息。

……他又是個脾氣很大的人，還有點「小心眼兒」……

是不是每一個皇帝都是這樣的人呢？還是他一個人特別？

岳青綾心裡確是這麼充滿了幻想，幻想着有一天，在面對着這個「皇帝」的時候，一一加以證實……

其實，對於這個皇帝，她心裡充滿了同情……想想看，一個泱泱大國的萬乘之君，一朝落得了如此結局下場，竟致無處棲身，如今淪落到了廟裡，與古佛青燈爲伴，焉能不引人一灑同情之淚？

總之，他是一個皇帝。

一個皇帝是不應該落得今日這般下場啊！

◙龍之夜◙

一聽說廟裡來了這麼些人，朱允　就心裡吃驚，葉先生好說歹說，才把他給「鎮」住。

接着李長庭、宮天保雙雙趕回，談及先時之一場打殺，朱允炆更不禁爲之心驚肉跳。

李長庭發覺到皇帝的臉色有異，向宮天保施了個眼色，二人便沉默下來。

朱允炆神色頗是焦慮的道：「難道他們已經知道我藏在這裡？」

李長庭欠身道：「先生萬請放心，依奴婢看還不至於……」

「你是說他們還不知道？」

「是的……他們還不知道……」

葉先生在一旁說：「皇爺大可放心，要是他們知道，今日之勢，可就不是這個排場了。」

「怎麼呢？」

朱允炆心裡略放輕鬆，在一張太師椅子上坐下來。

小太監秦小乙雙手呈上來一碗「參汁」，皇上擺擺手，還不想吃。秦小乙只好轉放在大理石方桌上，皇上不喜歡吃太涼的東西，回頭要是涼了，還得重新再熱。

葉先生說：「依微臣之見，今天來的那個千戶，只是例行的巡察而已……他們風聞陛下在龍州，却也不能斷定，還不是那麼回事？上面逼得緊一點，他們不得不應付一下，廣西將軍黃中這個人窩囊透了，還能有什麼作爲？」

朱允炆鬆了口氣，却道：「話雖如此，現在殺了他們人，事情豈能善罷干休？」

宮天保久未說話，聆聽之下，趨前躬身道：「皇上不必躭心，姓羅的千戶一行人全死光了，一個也不剩，誰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

朱允炆怔了一怔：「你是說一個活的也沒有留下？」

「一個也沒有！」

李長庭道：「奴婢詳細的查了，包括那個千戶在內，一共十七個人，全死了！」

說着微微一頓，略似猶豫的繼續接下去道：「奴婢跟宮侍衛解決了他們八個人，另外九個……包括那個千戶在內，却是在半路，被別人設下埋伏，全給殺了！」

朱允炆精神一振：「別人設下埋伏？」

「是的，」宮天保說：「有人在半路設下埋伏，砍斷大樹，擋住了他們的去路，羅千戶一行九個人，全數遇伏，都死了。」

你們看見了屍首？」

「看見了！」

朱允炆甚是奇怪，轉向葉先生道：「這事很奇怪，又會是誰幫着我們？」

葉先生搖頭道：「微臣以爲，並不是有人存心幫着我們……」

朱允炆皺了一下眉：「那是……？」

葉先生說：「李侍衛說，那一匣子珠寶不見了，這麼看起來，說不定是強盜的半路打刼……」

「啊——」朱允炆說：「原來如此——」

李長庭面有喜色道：「這麼一來，我們便脫掉了嫌疑……官方很可能又以爲是安南人幹的！」

「對！」葉先生頻頻點頭：「這幾天正在跟安南打仗，龍州地方過去一直都是他們的，他們過來殺幾個人，完全稀鬆平常，不足爲怪——」

宮天保道：「皇爺洪福齊天，一點風險都沒有，完全不必躭心。」

朱允炆見各人都這麼說，一時寬心大放。

嘆了口氣，他轉笑道：「這樣就好……這幾年來東藏西躲，我實在倦了，廟裡雖是不好，總還寬敞，比別處也涼快，就是一個人太悶了……」

他的身子緩緩向後靠下，伸出了手，秦小乙忙把參湯送上來。

皇帝接過來，却拿着發起怔來。

「要是……要是……」

連說了兩個「要是」，却是沒有接下去。

葉先生肚裡明白，多年來他與皇上朝夕相處，幾已心脈相通，皇上心裡想什麼，他都能猜知。

朱允炆那句話應該是：「要是甜甜在我跟前就好了！」

或是——「要是朕身邊能有個知心的人兒就好了……」當然，這個知心的人，必須是一個可愛的女人。

原來皇帝於建文四年京師城破之日，皇后馬氏，不及逃出，焚死宮內，近臣多人皆自縊死，身邊原携有一個愛妃李氏，以及愛子二人，隨臣計有翰林院編修程濟、監察御史葉希賢，與郎中杜景賢，梁氏兄弟等數人，連同身邊侍衛太監，共二十餘人。

二十幾個人，說多不多，逃起難來，却也煞費週章。

那一陣子，朱棣帝追逼過緊，爲怕太過招搖，朱允炆一行只好分開逃命，由程濟携同太子皇子與梁氏兄弟等逃去重慶。朱允炆與葉希賢等潛走黔滇。

——却是第二年，朱允炆身邊最喜愛的李妃，竟自不耐旅途奔勞，一夜突發心絞痛死了。

自此而後，朱允炆才眞正的寂寞了，日夕長嘆，形單影隻，人也憔悴多了。　○　○　○

看着皇上這個樣子，葉先生心裡也是沮喪。

「皇爺——」他吶吶勸說：「您要看開一點……這裡到底是廟，不大方便……」

朱允炆冷笑道：「廟！我可能一輩子都住在廟裡了！」

「不——」葉先生說：「等這一陣子過去了，天涼以後，俗們到重慶去……」

一聽提到了重慶，朱允炆不由得神色一振。

葉先生說：「太子如今總也有六歲了，有程先生在他身邊，也應該讀書認字了！」

話聲才頓。一旁的李長庭忽然出聲道：「輕聲！」

却只見迎面軒窗，忽地大開——一條人影，鬼魅也似的飄了進來。

◙咫尺天顏◙

宮天保站在外圍，離着窗子最近。

這個人——五旬左右，一襲夏布長衣，氣勢軒昂，身子骨尤其輕靈，起落既快，落地無聲。

全場各人目睹之一霎，俱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李長庭身子一轉，擋在了朱允炆正前。宮天保喝叱一聲，已自向來人撲去。

燈焰子倏地一長——

兩個人四隻手迎在了一塊。

來人，那個五旬壯叟，鼻子裡哼了一聲，施展出頗似「武當雲手」那種架式，向外輕輕的一送，宮天保便似吃受不住，霍地騰身而開。

——嘩啦聲中，撞倒了一個茶几。

饒是如此，宮天保的身子兀自打了幾個踉蹌，才自拿椿站穩。

李長庭目睹之下，大吃了一驚，怒叱一聲：「什麼人？站住!!」

來人原來就沒有歹意，李長庭這麼一叱，他果然便站住了。

睁着雙灼灼有神的眸子，還不及說出一句話，宮天保已自第二次發難，身形搖動間，第二次躍身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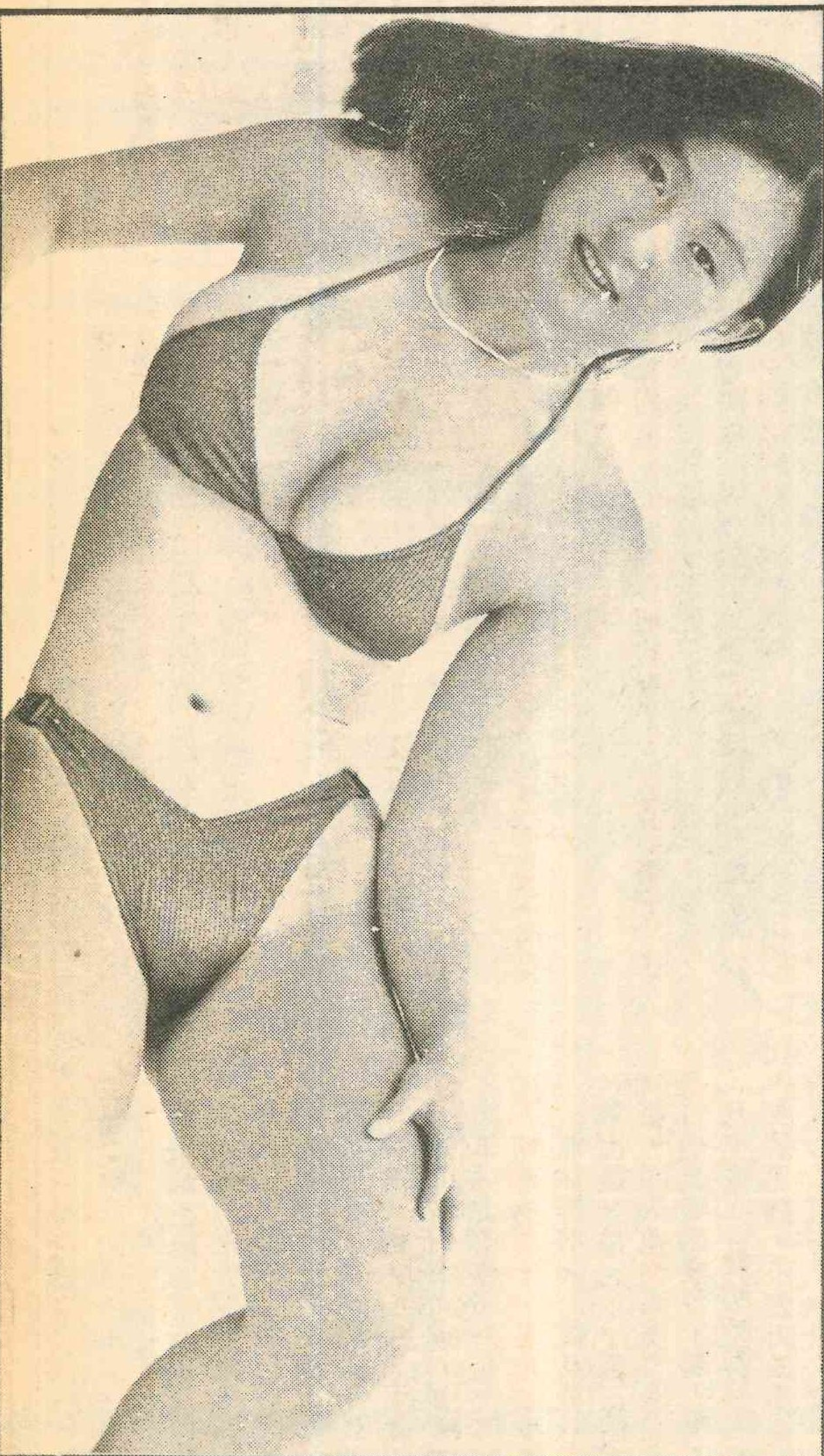
「且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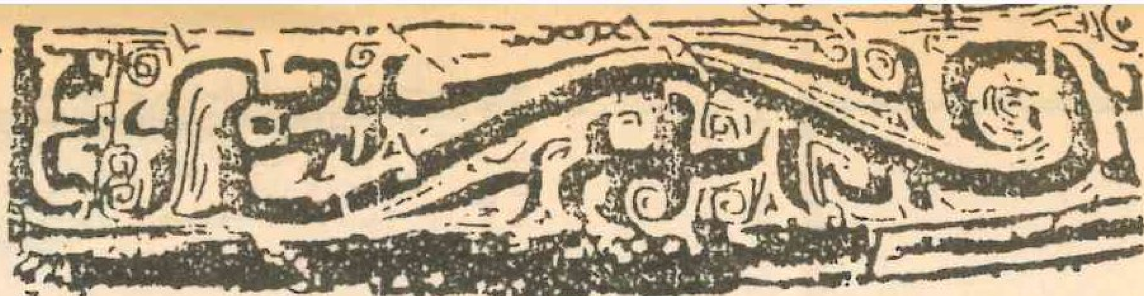
葉先生忽地出聲喝止，橫身而前。

「足下是——！？」

一面說，葉先生向着聳聳欲動的宮天保擺了擺手，制止了他的妄動。







事發突然，皇帝朱允炆也呆住了。此時此刻，無論如何驚慌不得，幸而葉先生的凡事鎮定，看出了來人的居心不惡。

果然，來人聆聽之下，後退一步，雙手抱拳一揖，恭聲道：「草民岳天錫，參見列位大人——大人是——？」

葉先生道了聲：「不敢！」隨即嘿嘿有聲的笑了。

「在下姓葉……」葉先生向來人注意打量，冷冷說道：「這裡是佛門善地，老夫朝山進香而來……並無爲官之人，老兄這個稱呼，愧不敢當，別是認錯了人吧!?」

岳天錫「哼」了一聲，眸子裡精光四射。

「錯不了！」他說：「足下敢莫是監察御史葉希賢，葉大人吧？大人在上，請受小民一拜——」

說拜就拜，便眞個的拜倒了。

葉先生說了聲：「不敢！」向旁閃了一閃。

「岳先生——你認錯人了。」葉先生說：「在下姓葉，可不是什麼葉希賢……」

說話的當兒，宮天保手探腰際，鏘的一聲，已把一口通體軟顫的「緬刀」握在手上——緊跟着身勢一轉，攔向門扉，那樣子像是要阻攔對方去路。

李長庭却是一力護駕，不敢稍有怠忽。

葉先生口不承認，逼得岳天錫圓睜二目道：「大人不必見疑，草民父女此番前來見駕，無非本諸俠義，尙有要事要面稟皇上，大人若存心見疑，草民父女便只得告退了！」

葉先生心內已猜知他的所言不虛，只是茲事體大，一時還不急改口。

坐在正中的朱允炆，已忍不住道：「你說要面見皇上，朕就在這裡，有什麼話就說吧！」

岳天錫實不知坐在這裡的這個年輕人，就是皇上，聆聽之下，神色一凝。轉向葉先生而視。

葉先生只得嘆息一聲，點頭道：「眼前便是陛下，壯士有話，便直說吧！」

岳天錫神色一驚，轉向座上朱允炆抱拳道：「岳天錫叩見聖上，請恕草民魯莽之罪？」

一連拜了三拜，起身退開，便自低頭不語。

看到這裡，葉先生不再懷疑，微微一笑，轉向朱允炆點頭示意。

朱允炆道：「岳先生……不必多禮，坐下說話吧！」

岳天錫搖搖頭說：「這就不敢——」

「你是怎麼來到這裡？」

朱允炆好奇的打量着他道：「你又怎麼知道我住在廟裡？」

岳天錫說了聲：「這個——」頭也不抬的道：「草民身在草野，心在社稷……陛下安危時在念中，年初陛下進入廣西，草民便已聽說了！」

「原來如此——」



宮天保面對來勢，吃受不住，騰身而開，撞翻一個茶几。

朱允炆笑道：「你剛才進來時候，好身法，武藝不錯呀！」

岳天錫道：「草民自幼習武，略通薄技——」

「你不必客氣！」朱允炆說：「我看宮侍衛也不是你的敵手，你能爲朕效力，眞讓我太高興了……」

岳天錫應了個「是！」道：「草民此來，特爲奉還日間陛下遺失的珠寶——」

「什麼珠寶？」

朱允炆一時沒有想起。

葉先生「啊！」了一聲道：「珠寶？你是說羅千戶拿走的那匣子東西？」

「就是那些東西！」

「啊！」葉先生一驚似喜：「這麼說，姓羅的千戶一行，原來是你……？」

岳天錫抱拳道：「草民父女只是爲陛下護駕，略盡綿力而已。」

「好——」朱允炆大聲讚道：「幹的好！」却是奇怪的道：「你還有個女兒……她也來了？」

岳天錫道：「小女就在外面……未奉召見，不敢擅入。」

朱允炆道：「快傳她進來！」

宮天保應了聲：「遵旨！」轉身開門，迎來了一揫夜風。

星月皎潔，遍地如銀，却不見來人岳姑娘的芳踪何處？

宮天保待將縱出。岳天錫道：「尊駕請住，容我喚她便是——」

話聲甫落，抬手發出了一枚錢鏢。

「哧——」天空中響起了一絲尖細聲音，耳聽得「叮！」地一聲細響，猜測着是那枚制錢落在了瓦面上的聲音。

緊接着對面殿簷間隨即拔起了一條身影，燕子也似的快捷輕飄，三起三落，不及交睫的當兒，已自現身當前。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9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皇帝道：「你還有個女兒，她也來了？」岳天錫抬手發出一枚錢鏢，緊接接著一條身影拔起，三起三落，已自現身當前。

■心心相印■

各人看時，來人竟是個長身窈窕、秀麗剛健的姑娘。

隔着敞開的門扉，在外面她輕輕的喚了聲：「爹！」便自站着不動。

宮天保其時已立身之外，見狀趨前抱拳道：「是岳姑娘麼，裡面有請！」

岳青綾轉過眼睛向他看了一眼，認出了來人是誰，微微含笑：「是宮先生？」

「啊！」宮天保意外的道：「你認識我？」

岳青綾笑而不語。

却聽得屋裡岳天錫的聲音道：「青兒不可無禮，快進來吧！」

大姑娘才嬌滴滴的應了一聲，姍姍步入。

宮天保緊跟着她身後進來，隨即關上了門。

○　○　○

說不出一種什麼樣的感觸，總之，第一眼可就瞧見了他——

坐在上首紅木太師椅子上的皇上——那個斯文體面而英俊的年輕人。

她當然也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朱允炆，今年才二十五歲。

心裡頭像揣了個小鹿似的，噗通通跳動的好厲害。

現場那麼多人，怎麼竟像是誰也沒瞅見，偏偏第一眼就看見了他？

「他」當然也看見了她。

四隻眼睛交接之下，不期然的，像是久已相識那樣，不由自主的，俱都微微一笑。

岳青綾只覺着臉上一陣發熱，忙自搭下了眼皮，再也不敢多看他一眼，便自那麼深深的施了個萬福。

「民女岳青綾，見駕皇上，皇上萬安！」

便是這句話，也像是早經琢磨好了的。

朱允炆只覺着眼前一亮，竟自爲眼前姑娘的清麗神彩，深深吸引住了。

「你是……？」

葉先生在一旁道：「她叫岳青綾，這位姑娘是個女劍客，眞正了不起……」

「我知道……我看見了……眞正難得！」

朱允炆這才發覺到，對方姑娘猶自請安未起，才自吩咐說：「岳姑娘你起來吧！」

大姑娘輕聲的應了聲：「是——」才自站起。



滿屋子的眼睛俱都集中在她一個人的身上，看得她好羞、好窘，偏偏無處躲藏，一霎間兩頰飛紅，眼神兒左右不定，便自落在了自家的脚尖兒上。

却是由衷的心裡充滿了喜悅。

原來他就是皇上？這麼年輕，這麼俊……忍不住略略抬頭，向着那邊瞅了個眼皮兒，彷彿是看見了他猶自在「盯」着自己看！

「這個人……」她心裡嘀咕着：「難怪人家都說他好風流……」

耳邊上是皇上與父親的對話，說了些什麼，壓根兒她也沒聽清楚。心裡面恍恍忽忽，像是踩在雲霧裡一樣的輕飄……。

直到父親的手輕輕碰了她一下——

「皇上在問你話呢？」

「啊——」

一驚而視——四隻眼睛可就又碰在了一塊兒。

「我問你，你的這一身本事是跟誰學的？」

「是……在南普陀山……琴鳳閣……」

「普陀山有個琴鳳閣？」

「有的！」葉先生笑道：「陛下忘了，兩年前我們還去過那裡……是個道觀吧？」

「啊——我記起來了！」朱允炆眼睛裡閃動著亮光：「那裡的道人也會武？」



岳天賜躬身握拳道：「草民不敢承受。」

聽到這裡，岳青綾忍不住低頭「嘤！」一聲笑了，忙收斂住，不再出聲。

朱允炆一掃先時的落寞，此刻面對父女二人，尤其是看見對方姑娘，心裡眞是有說不出的喜悅。

「剛才你父親說，那個賊千戶是你除去了的，眞是好本事……」

岳青綾忍不住看了他一眼，笑而不言。

忽然想起，隨即打開胸前十字盤結，把繫在背後的那個盛有珠寶的匣子雙手呈上。

小太監秦小乙忙自上前接過來，轉手呈遞。

朱允炆不解道：「是什麼？」

岳青綾說：「是皇上的珠寶……」

葉先生隨即趨前小聲說了幾句，朱允炆才明白了。一連說了幾個「好」字，那一雙充滿了異樣感觸的眼睛，只是頻頻在岳青綾身上打轉。

「你們父女這次為我立了大功……眞不知道要怎麼謝你們，這匣子珠寶，就算我送給你們的見面禮吧！」

「草民不敢承受！」

岳天錫躬身握拳道：「萬萬不敢，草民父女為陛下盡忠，只在人臣之義，談到賞賜，可就萬不敢當……」

葉先生向著皇上擺了擺手，點頭示意。朱允炆明白他的意思，也就不再堅持。

「好吧！」點頭道：「我就謝謝你們了！」

岳天錫道：「草民父女今夜魯莽求見，乃是要奉勸陛下注意行動，不可再輕易離廟走動，外面風聲很緊，陛下不可不防——」

朱允炆微吃一驚，道：「你是說……？」

岳天錫道：「外面已有傳言，說是陛下來到了龍州，這一次朱能來到龍州，便負有搜拿陛下的使命。」

朱允炆怔了一怔，臉上現著微微冷笑。

「岳先生不必為朕躭心，這種事年年不斷，防不勝防，也沒有什麼好躭心的了！」

一旁的葉先生却是比較持重。

「皇爺，岳大俠既然這麼說，定有所見——」他隨即轉向岳天錫道：「你聽見什麼了？」

岳天錫點點頭道：「永樂逆帝對皇上的搜查從來也沒有放鬆過，這一次朱能來到龍州，身邊有幾個很厲害的人，聽說便是專為了皇上來的！」

葉先生哈哈道：「是來自大內的錦衣衛？」

「葉大人也知道了？」

岳天錫用著奇怪的眼神，向葉先生看著。

「我只是猜想而已！」葉先生冷笑著一聲：「聽說這個逆王入主京師以後，大力擴充了東廠的錦衣衛，並且由四面八方到處羅致了許多江湖武林人物、……」

「大人說的不錯！」岳天錫道：「這些人根本出身不正，更有些是江湖黑道的敗類，如今一朝進了大內仰仗著大內的勢力，更加無惡不為，這一次隨朱能來的，便是他們！」

聽到這裡，一旁的李長庭忽然揷口道：「岳大俠說的，莫非是一個姓方的？」

岳天錫點頭道：「方蛟！」

李長庭神色一驚，哼了一聲：「原來是這個敗類，他也來了？」

朱允炆奇怪的道：「你認識他？」

李長庭躬身道：「見過兩次——過去他是燕王跟前的『神鷹教練』之一，燕王入主京師之後，聽說水漲船高，如今大概也是錦衣衛裡的一個千戶或是鎭撫了！」

他隨即向岳天錫道：「這個人武技很高，過去出身黑道，是個扎手的人物，如今他來到了龍州，倒要小心提防著他一點了。」

岳天錫道：「李兄弟說的甚是，此人精擅夜行輕功，練有一門獨門功夫——『鐵手穿牆』，通體上下皮質堅硬，尋常刀劍不能傷害，却是個厲害角色，而且……」

頓了一頓，岳天錫才又接下去道：「與他一齊來的，還有一個人，更是鬼計多端。」

各人聽他說到那個方蛟如此厲害，已是心裡生憂，再聽到另外還有更厲害的角色，俱不禁心裡吃驚，相視不言。

岳天錫正要說出，一眼看見皇上朱允炆面色驚懼，便自改口道：「敵人雖是厲害，我們若是防守得當，亦無所懼，聖上大可不憂！」

朱允炆點頭道：「有你們這麼多人保護我，我又怕什麼？」

言罷一笑，那一雙多情的眸子，便自向岳青綾望去，後者不自禁的也報之一笑，隨即低下了頭。

葉先生最是仔細，輕聲一咳，向著李、宮二人拋了個眼色，道：「先生累了，我們到隔壁再去請教岳先生吧！」

一行人隨即向皇上告辭。

岳天錫待行大禮叩辭，這一次却為葉先生橫臂攔住：「岳大俠請不拘禮，皇上早已傳諭，以後見面請以先生稱之，若為君臣之禮，諸如叩拜等禮，都可免了！」

岳天錫正要說話。

葉先生小聲道：「此日何時？此處何地？焉能不仔細小心？」

岳天錫便自不再多說，轉向朱允炆深深一拜：「草民向先生告辭了！」

○　　○　　○

一行人走出殿門。

岳天錫回頭見女兒不曾出來，不覺一怔。

葉先生隨後步出道：「先生對令嫒甚是垂愛，留下來說幾句話兒，岳大俠不必掛心，我們走吧！」便自拉著他，轉向裡面禪房。

■留下妳了■

人都走光了。

屋子裏只剩下了「她」和「他」。還有那個細心體貼的太監秦小乙。

燭影搖紅，光彩絢麗。一陣陣淡淡清香，散自大理石案上的那個三足小鼎，窗簷子下的一溜子蘭花盆景也都盛開，這裡雖非深宮上苑，亦有它一份清幽情趣。

岳青綾臉紅的厲害，心裡頭通通直跳。頭低得不能再低了，兩隻手却也不曾閑著，只把個衣角兒撓來弄去，在手裏頭玩個不歇。

別看她平日拿刀動劍，縱身數丈，該是何等驍勇神氣？這一霎落了單，在面對著「這個男人」的時候，竟自忸怩如斯……。

秦小乙獻上了一碗香茗。

「姑娘用茶——」便自轉身而去。

一直聽見著他的脚步聲消失門外。警覺著這屋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岳青綾才自張惶的抬起頭來，再一次現出了忸怩不安。

那個人——朱允炆，正用著一雙多情的眼睛向她注視著，面前的這個美麗姑娘，同時也是個手持青霜、來無影去無踪的俠女子，這可就非比尋常，引發了他無比的好奇。

「他們都走了，姑娘妳坐下來說話吧！」

朱允炆指了一下面前的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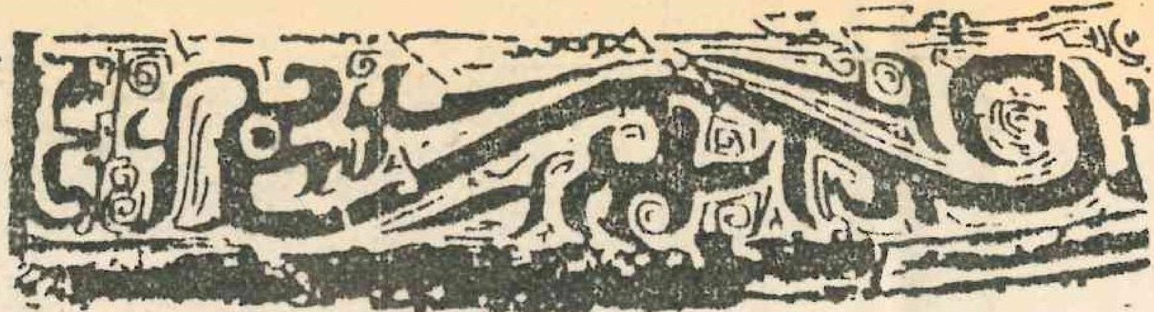
岳青綾「嗯！」了一聲，點點頭，走過來壓著椅子一角，緩緩坐定。

朱允炆說：「喝茶呀！」

「不……我不渴……」

「妳不用怕……這裡沒有外人……可以放心說話！」

「……」岳青綾緩緩抬起頭，向他望著，心裡在



想：要說什麼呢？

朱允炆微微一笑：「你今年多大了？」

瞧瞧這個人挺和藹，岳青綾的膽子漸漸放大，臉盤兒一偏，掃過眼角瞧著他——「您猜呢？」

「十六!?」

「這麼小！」

「二十!?」

「這麼大！」

「哈——」朱允炆開心的笑道：「那我知道了，今年十八了，可是？」

岳青綾看著他笑笑，沒有吭聲。

「剛才我就瞧見妳了！」皇帝說：「打對面房頂上過來的，你是怎麼練成這一身好功夫的？一個姑娘家，可眞是了不起！」

聽見皇帝誇耀自己本事好，岳青綾心裡好高興，不自禁的低頭笑了：

「您又誇獎了！」

朱允炆道：「剛才我問你，這身本事是誰教給你的，你還沒告訴我！」

「是——」

岳青綾訕訕抬頭瞧著他，含笑說：「是個住在觀裏的老先生，名叫『六如軒主』！」

「六如軒主？」朱允炆道：「這名字像是個讀書人！」

「他是個讀書人！」

皇帝一楞。

岳青綾隨即又接道：「可是他也會武，本事可大了，琴棋書劍，樣樣精通！」



「不……不要……不要……」

朱允炆點頭讚道：「這可眞難得！」嘆了口氣，他遂又道：「我身邊就需要這麼一個人，要是過去在朝的日子，都有這麼一個人爲我所用，那就好了！」

岳青綾道：「您別氣餒，您還年輕……」

「是麼！」朱允炆看著她，語重心長的說：「外面年輕，裡面的心早就老了！」

一霎間，他臉上帶出了悵悵神采。

「我這條命是撿回來的，除了這個身子還像是在活著，其實裏面的魂魄早就死了……」他悵悵的說：「現在是如此，將來怎麼樣，可就不知道了！」

岳青綾甚是同情的說：「您可別氣餒……您還年輕，還可以東山再起！」

「哈哈……」

朱允炆大笑起來。

「說的好，東山再起！」搖搖頭，他冷笑道：「談何容易！就憑我身邊的這麼幾個人!?」

「您可以登高一呼，號召四方呀！」

朱允炆「哼」了一聲，苦笑著搖了一下頭，沒有說話，一時神色黯然，臉色越見陰沈。

廟裏的和尚在敲鐘了。

晚課已經結束，該是僧人們就寢的時間到了，此時此刻，天色已晚。

岳青綾本能的想到，該是離開的時候到了，可是爹爹他們怎麼還不回來呢！

雙手捧著桌上的茶，送過去道：「皇上，您喝茶！」

忽然她接觸到了對方那一雙含有異樣神采的眼睛，不由得心裡跳了一跳。下意識裏，忙自擱下了茶碗，待轉退後的當兒，那雙纖纖素手，已爲朱允炆緊緊握住。

「皇……上……？」

一驚之下，岳青綾倏地睜大了眼睛。

「您放手……您……」

或是太過焦急，勁兒施大了一點。

隨著她猝然掙脫的雙手，朱允炆身子倏地打了個閃，砰地倒在了椅子上。面前的那碗茶水也洒了。

「啊——皇上！」

只怕是摔著了他，岳青綾心裡一驚，忙自欠下來身子，伸手去扶——

便自如此，這雙纖纖玉手，仍然落在了對方掌握之中。

「您……這……」

一霎間，岳青綾臉色緋紅，眞個羞煞。

掙了幾下，沒有掙開，不忍心再像先前那樣施大勁兒，怕是摔著了他，他是皇上，怎麼可以呢？掙了幾下，未能擺脫，索性也就不再動了。

氣又不是，怒又不能，總是心眼兒裡先就不忍，就這樣，無可奈何的垂下眼波來，向他瞅著。

眼神兒交接，傳遞著的只是彼此的窘迫，以及他訴說不盡的多情寂寞心聲……。

岳青綾只覺著心跳得好厲害，隨著他火熱的雙掌，傳過來的陣陣熱浪，電流般已自傳遍了她的全身。尤其是他的那雙眼睛，散發著的灼灼情焰，即使是一座冰山，也能被溶化了。

「啊……老天——」

心裡這麼喊著，岳青綾簡直不敢再向他多看一眼，羞是羞死了，窘也窘死了，眞恨不能眼前有個地縫讓她能鑽進去！

却是這一切都無濟於事……

年輕的皇帝，他太熱情、太寂寞，也太想要……。

當他把嘴、臉貼向她粉酥的頸項，細緻而輕微的向她親吻挑逗時，岳青綾整個身子全都酥了。

「不……不要……不要……」

說著說著，她的聲音小了，代之而起的却是眼前的一片朦朧，不知覺間，粉淚簌簌，竟自淌下淚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0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年輕的皇帝太熱情，太寂寞了……

岳青綾喊著：「不要……不要……」

說著說著，她竟自淌下淚來……

◙情何以堪◙

回來的時候，天色才微微發亮，東方是那種灰濛濛的魚肚子顏色。

岳青綾施展着輕功絕技，生怕驚動了爹。

她知道，岳天錫有早起的習慣，再晚上一會兒，保不住他老人家就起來了，是以特地趕了個早兒，趁着他未起之前……。

○　○　○

醒來的時候，皇上猶自熟睡未醒。

羞死了、窘死了！也怕死了。

想到了剛才不久所發生的一切，青綾只覺得半身發麻，好一陣子還不能持平鎮定，彷彿是打脚心向外面統統的冒着涼氣兒。

還有什麼好說的？

該發生的都發生了，心裡頭像是倒了個五味瓶兒，說不出的那種感觸，更似有無比的恨！恨自己的軟弱、無恥……。

那個人——朱先生，他睡的好沉、好死……。照着她那會子的感觸，眞像是有一種衝動，恨不能跳起來拔出寶劍，一劍結果了他的性命，然後橫劍自刎。

……………

她却沒有那麼做……。

心裡一軟，什麼都再別提了。

也像是任何尋常女人一樣，心裡頭一團子亂，便只剩下了暗自飲啜、哭的份兒。

瞅着他的臉，好一陣子的內心掙扎。再想想……這檔子事兒，果眞責任在他，自己難道就沒有一點兒錯？怎麼當時就那麼聽話、乖乖的馴服了……？

眞是、眞是……

大錯已成，什麼都再別說了。

便自這麼混混沌沌、偷偷摸摸的溜出了太蒼古寺，一個人失魂落魄的悄悄回來了。

○　○　○

大黃狗「嗚」的一聲，撲到了跟前，俟到看淸楚了是她，便自不再吭聲，只是頻頻的搖尾乞憐。

岳青綾手指按唇，輕輕的噓了一聲，生怕警動了爹，叫牠不要出聲，牠便眞的一聲也不出，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只是靜靜地向她瞧着。

悄悄的來到了父親房外，隔着門聽了聽，裡面沒有聲音，輕輕推推，房門未鎖，「吱！」一聲，開了道縫兒，直嚇得她心裡一驚。



所幸還好，沒有驚着了他。

却見岳天錫在牀上，背朝裡的躺着。

岳青綾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隨即發覺到父親房裡還點着燈，一截白燭，已燃燒到了盡頭，蠟油淌滿了半個紅碟。

想必是，在此長几，他曾靜靜佇守，等候着自己的返回，直到夜已深沉，才自失望就寢，果眞如此，自己的所作所爲，他其實也已知道，一場暴風雨，就在眼前，眼看着就將來臨了。

心裡這麼盤算着，岳青綾只覺着遍體冰寒，宛若置身冰窖，眞恨不能眼前有道地縫讓自己鑽進去，好躲起來。

却是岳天錫睡在牀上，一聲也不吭，頭也不回一下。

以他素日之仔細機警，斷斷不至如此，便是先前的一聲門響，也萬無不驚之理，果眞如此，他此刻實在已經醒轉，只是佯作熟睡，不忍向自己責難而已。

想着父親的一生要強，極重義氣，何以對眼前自己所犯下的如此大錯，竟而容忍不發，設非是一腔「孤臣孽子」「忠君」思想作祟，簡直萬無此理……。

想着想着，岳青綾只覺着心裡一痠，竟自撲簌簌滴下淚來。

◉失明之痛◉

「嗖——」

一條人影，極其俐落的拔身而起。

夜色裡有似長空一煙，一起而落，便自踏足於廟簷一角。

緊接著，這個人第二次箭矢般的飛身而出，直向「太蒼」古廟正殿前飛落。

日來風聲鶴唳，廟裡早已有了嚴謹戒備。

阿難和尚臨窗而警，乍見此情景，鼻子裡輕哼一聲，陡地騰身而出。

隨着他猝然的起勢，右手大袖展處，打出了一掌沙門「菩提子」，忽哧哧——有似一天飛星，直向着眼前來人全身飛去。

這個人身材不高——

像是穿着一襲緞質長衣，月色裡閃閃有光，迎着和尚的一掌飛星，只見他身形微側，滴溜溜一陣打轉，袍袖飛舞裡，已自把來犯的暗器，全數飛捲而逝。

緊接着，這人挺身而躍，噗嚕嚕——衣袂飄風聲裡，長軀直落，猛可裡襲身而前。

行家身手，畢竟不同凡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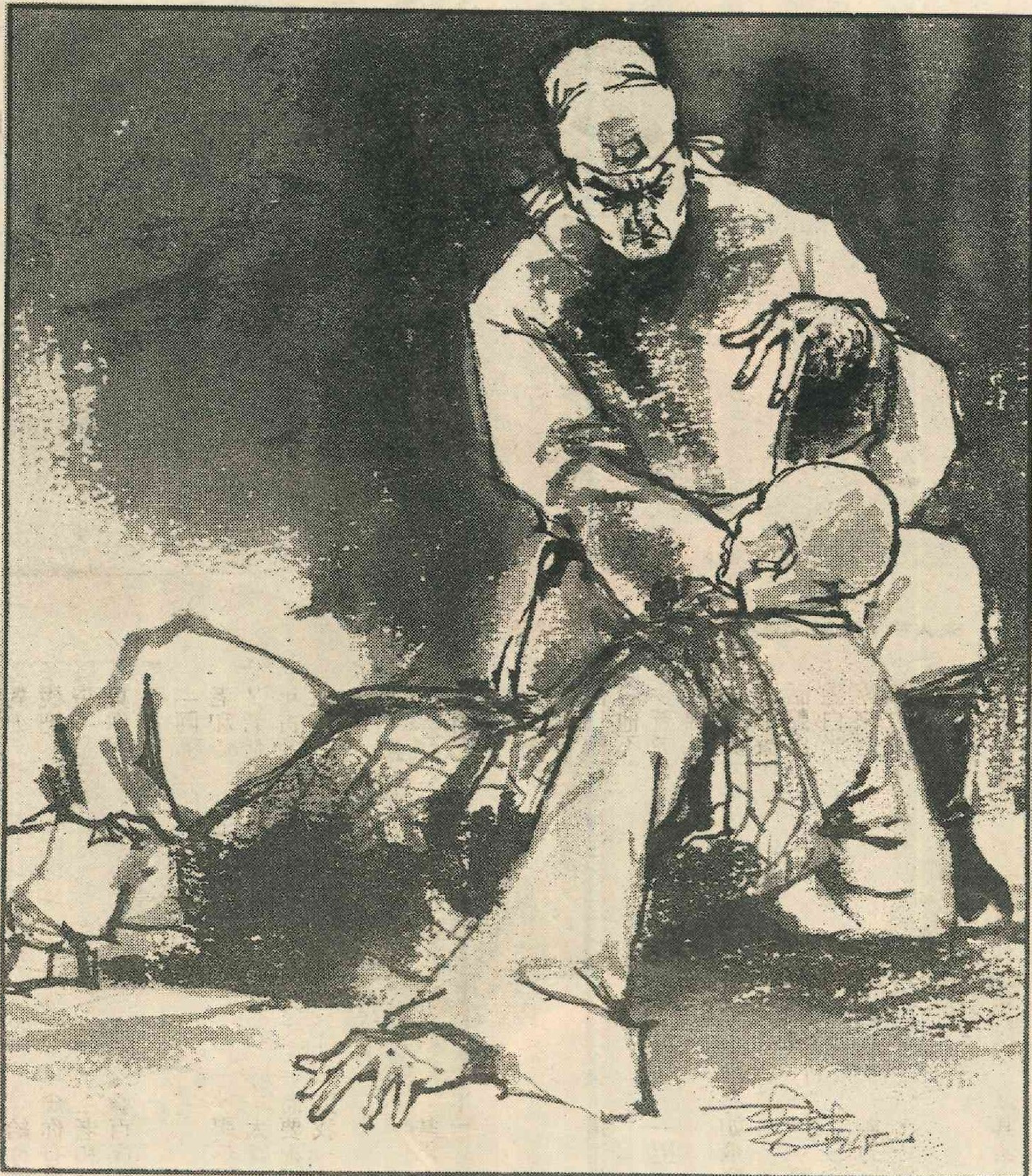
阿難和尚一驚之下，直覺裡乃自認定了來人的不是好相與。一口「七星戒刀」，原來就在手邊，眼前情勢，那裡有怠慢之理？

「什麼人!?」

隨着和尚嘴裡的一聲喝叱，掌中刀颼然作響，一刀如電，直向着來人臉上猛力劈下。

這個人「哼」了一聲，道：「好!!」

迎着和尚的刀鋒，雙袖突合，「拍！」地一聲，雙手合處竟自把對方雪亮刀鋒夾持於兩掌之間。



「說！要不然我就先把你這雙『招子』給廢了！」

阿難和尚心裏一驚，待作勢拔起，已是不及。

眼看着來人迴身作勢，右胯擰處，「呼！」地踢出了一腿，直取阿難和尚當心。

阿難和尚「啊！」了一聲，忙自向左面擰身，却是不知來人出手有詐。

眼前這一腿，極是詭異莫測。

隨着阿難和尚的一閃，這一脚看似踢空，却又不然，迂迴盤轉間，改直而曲，「噗！」地踢中在和尚右面肩窩。

力道極是猛勁。

阿難和尚一身武功非比尋常，下盤功力尤其大有可觀，却是來人這一脚，力道萬鈞，更似擅以施展巧勁，雙方猝然交接，阿難和尚竟自難以承當，身子一震，足足摔出了四尺開外。叮噹！一響，手裡鋼刀亦爲之摔落出手。

來人好快的勢子。

隨着他身子的猝起，嗖然前縱，燕子般的翩躚一起而落，足下飛點，只一脚，已踏向阿難和尚左面肩頭。

阿難和尚身形未起，只覺着肩上一麻，便自動彈不得。

風引樹梢，刷啦啦的響起了一陣小風。

借助於殿簷角落的一盞燈籠，瞧見着來人那張瘦削的臉——灰眉細眼，尖下巴殼兒。乍然看去眞像是畫上雷公。

阿難和尚心裏一驚，轉動之間，眞力不繼，才知道對方這一脚兼具「拿穴」之功，一時間遍體生寒，直望着對方作聲不得。

「哼哼……」

打鼻子裡一連哼了幾聲，這個人揚動着一雙灰白的老鼠眉毛——

「憑你這兩下子，也敢跟爺兒們動手？差遠啦！光棍眼睛裡揉不進砂子，大和尚！有幾句話問問你，要是你據實回答，便饒了你，要不然，嘿嘿！可就怪不了你爺爺心黑手辣，我就先把你這雙『招子』給廢了。」

一面說時，探動右手，却把鳥爪子也似的兩根手指，探向對方眸子，那樣子極其凌厲，絕非虛言恫嚇。

阿難和尚心裡一急，喉嚨裡「咯！」地一聲，直彷彿眼前就要斷氣。

來人這個瘦小漢子，左手輕探，一把抓住了和尚胸衣，就勢鬆開了緊踏着對方肩上的脚。

阿難和尚只覺得身上一鬆，才自喘過氣來。

「說——」瘦小漢子冷森森的直盯着他：「你這廟裡住幾個人，我不說你也知道是誰！他住在那邊殿裡？」

阿難和尚「哼」了一聲，搖了一下頭，心裡眞是叫不迭的苦。

「你不說!?」

五指一緊，宛若是一把鋼鈎，直抓進和尚肉裡。

「不必如此……」阿難和尚話聲裡透着冷：「你要見那個人，我帶你去就是！」

瘦小漢子森森一笑，說了個「好！」字，五指輕收，方自鬆開了緊抓着對方的一隻左手，却不疑阿難和尚心中有詐。

原來這個和尚生性極是剛烈，生就寧折不屈個性，無論如何也不甘屈服於眼前這個外人。

——他其實早已存心必死，却是不甘這般受辱而已。

瘦小錦衣漢子手勢方鬆，和尚一個「鯉魚打挺」已由地上躍起，一隻大手運足了功力，直向着對方臉上抓來。

錦衣瘦小漢子「嘿！」了一聲，頭勢略晃，已自閃了開來。

阿難和尚一招失手，頓知不妙，心裡一寒，待得抽身，那裡還來得及？

耳聽着瘦小漢子一聲冷笑，右手倏探，一起而落，電光石火般，已取向和尚面門。

「噗！」血光迸現裡，一雙手指已插進了和尚雙瞳。

阿難和尚痛呼一聲，翻身仰面而倒。

驀地，斜刺裡有人斷喝一聲：「打!!」

呼哧哧——一片疾風裡，夾帶着大蓬飛蝗，直向眼前飛來。

錦衣瘦小漢子一招得手，身子更不稍停，脚下疾轉，直似鶴舞雲霄，呼——地已閃身丈許開外。

耳聽得一片叮咚聲響，來人的一掌飛蝗石子，竟全數落了空。

緊接着人影交穿，一左一右，燕子穿簾般地落下兩個人來。

◉怒闖三關◉

錦衣瘦小漢子退身而觀，才知來人是兩個少年僧人。

緊接著一片衣袂飛捲，落下來一個皓首銀髯的高大和尚。

「無量佛——孽障，孽障！」老和尚大是激動，手指顫抖，直指著來人怒道：「你……這個孽障是那裡來的？」

話聲未已，有如飛雲一片已自騰身而起。

眼見著阿難和尚身罹奇慘，老和尚不啻肝腸俱斷，再也顧不得佛門規矩，身軀一起而落，竟自施展出沙門奇技「鐵掃帚」功力，大袖捲起，直向對方錦衣瘦小漢子臉上拂去。

來人個兒雖是矮小，一身功夫却是了得。

老和尚袖功厲害，他却也毫不含糊。

眼看著老和尚一片袖影，夾帶著萬鈞巨力，拂面而來，錦衣漢子低叱了一聲：「好！」霍地舉手以迎，也同對方一樣，飛起了袖影一片。

耳聽得「劈拍！」一響，氣招激盪聲裡，兩個人倏地兩下分開，呼然作響聲裡，各自佇立丈許開外。





來人疾服勁裝，背插長劍，正是御前侍衛李長庭。」

老和尙一聲長嘆，手打問訊道：「阿彌陀佛——施主你好純的功夫！」

雖然只是輕輕一掃，雙方却已領略到彼此的實力。

老和尙以四十年凌厲的童子功力，竟自未能略佔上風，非只如此，一隻右臂乃自齊根發麻，可知對方這個看似瘦小的錦衣漢子功力何等驚人。

一驚之下，老和尙神色突變，對於眼前來人，再也不敢心存輕敵。

來人這個瘦小的錦衣漢子，霍地後退一步，冷冷笑道：「你大概就是這裡的方丈師父，少蒼老和尙吧！久仰！久仰！」

語聲微頓，他隨即桀桀有聲的笑了。

「老和尙，你的膽子不小……」伸出一隻手，指著對方，瘦小漢子一派官腔十足的道：「給你挑明了說吧，你這廟裡窩藏著欽命要犯，和尙你有幾個腦袋，竟然膽敢和當今聖上作對？嘿嘿！老和尙，就算你個人不怕一死，難道連整個廟裡數百條人命都不管了？」

「阿彌陀佛——」

老和尙冷森森的苦臉笑著：「施主你說那裡的話？老衲如墜五里之霧，竟是全然不懂，太蒼寺七百年古剎，佛門善地那裡又來的什麼欽命要犯？施主血口噴人，更傷我門下弟子，却要你還我一個公道。」

瘦小漢子面現油滑的微微一笑。

「事到如今，老和尙你還給我玩這一套鬼吹燈麼？好吧，既然如此，且容我入內一瞧！」

話聲一頓，掠身而前。

老和尙冷冷一聲：「豈能由你!?」

身勢微閃，已擱身當前。

話已說明，對方用心實是再明顯不過，這可就萬萬容他不得。

少蒼老和尙身子一經靠近，雙手乍合，一招「童子拜佛」，直向對方腦門上磕來。

瘦小錦衣漢子向左一閃，身勢之快，有如飛鷹，嘴裡怒聲叱道：「和尙大膽!!」

話聲出口，右手向腰間一探，緊接著向外一翻，一道白光閃處，掌中竟多了一口軟劍。

原來這口質地極軟的兵刄，一直藏置在對方用以束腰的白玉「鬧腰」之中，平素全不顯眼，一經施展，才自現出，自是厲害的緊。

天方透曉，曙光氤氲。

來人這個瘦小漢子，其實大有來頭，以其素來自大個性，分明不曾把老和尙這樣一個人看在眼裏。

這一霎，長劍在手，更不會手下留情。

一片劍光閃爍裏，隨著他猝然轉動的身影，嘶然疾風裏，一劍劈風直下，直向老和尙橫腰便斬。

少蒼老方丈雙手一合，如封似閉，「呼！」地騰身而起——

來人錦衣瘦小漢子冷笑道：「那裏走？」——右腕振處，劈拍一響，一劍直取老和尙前心要害，劍身抖處，洋溢起斗大的一朵劍花，無限劍氣陰森裡，一劍分心直刺而來。

老和尙曉得來人厲害，這一劍精華內蘊，劍炁吞吐，由此而觀，來人大非易與，分明已深諳劍中三昧，大非等閒。

一驚之下，老和尙由不住打了個冷顫。急切間，正不知何以招架。却由右側面「哧！」地響起了一縷疾風。

——一線流光疾顫，直取向瘦小漢子正面前胸，其勢絕快，宛若飛電。

瘦小漢子怒叱一聲，長劍一振，錚然作響聲中，竟自把來犯暗器吸附劍身之上。

隨著他劍勢微抖，叮噹一聲，乃自把這枚暗器抖落地上。

竟是口二指來寬，半尺有餘的細長飛刀。

說時遲，那時快——

眼前人影一閃，一人橫身而落，已自擱身當前。

來人一身疾裝勁服，身材瘦高，背插長劍，濃眉大眼，望之英挺有餘，正是朱允炆駕前最稱得力的侍衛李長庭。

想是事關緊急，他也就不請自來。

雙方乍然一見，前者錦衣瘦小漢子不由為之一驚，「刷」地擰身而退，一面按劍而立，有似兒啼般的發出了一聲怪笑——

「原來是你——姓李的，咱們可是又見面了！」

李長庭目光灼灼，虎視著來人，面上神色極是憤怒，那樣子直似恨不能把對方生吞下肚裏。

「姓方的，你這是所為何來？」

一語道破了來人身份，正是當今大內最稱厲害，炙手可熱的錦衣衛首領之一——方蛟。

雙方顯然是舊相識。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一場廝殺，在所難免。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1

●蕭逸／著 ●董陽孜／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有人夜闖太蒼古刹，
阿難和尚被制
老方丈終於出手，
來人竟是錦衣衛首領之一。

◼殺機◼

姓方的來人嘿嘿笑道：「李長庭，事到如今，你還給我裝糊塗麼？紂犬吠桀，各爲其主，誰叫你跟錯了主子？把那個倒楣的小皇帝獻出來吧，難道爲了他一個人，還眞要大動干戈不成？」

這幾句話，雖是強梁霸道，倒也在情在理。

看來，姓方的來人雖是單獨一個，却也有恃無恐。

雙方原是舊識，亦曾幾度交手，開門見山，也就不必再言語掩飾。

少蒼老方丈深恐李長庭被他一激，說出實話，那麼一來，禍及僧衆，可就罪大了。

聆聽之下，老和尚宣了一聲：「阿彌陀佛——」，雙手合十，向著李長庭道：「施主！這又是怎麼回事？」

那樣子倒像是眞的毫不知情模樣。

姓方的錦衣瘦子怪笑一聲，面向老方丈道：「得了！得了！老和尚你少給我裝孫子，實在告訴你吧，今天要是獻出來那個小皇帝，還則罷了，如若不然，你這個廟可就休想得脫關係，老和尚你可得想想清楚，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是幾百和尚的事，你犯得着麼？」

老和尚被他說的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心裡焉能不驚？却是錯已鑄成，爲時已晚。

眼前之計，其實也是唯一之圖——

殺人滅口！

殺了這個姓方的，才是唯一上策。

「阿彌陀佛！」連老方丈也爲之動了無名殺機：「李施主，這廝的話你可曾聽了？這個罪名，太蒼古寺可是擔待不起呀！」

李長庭「哼」了一聲說：「老和尚你放心吧，他走不了的——」

話聲一沉，他隨即轉向來人，冷冷笑道：「方蛟，你來晚了一步，這一趟是白來了！」

來人方蛟森森的笑著：「怎麼說!?」

「陛下不在這裡，先一天已經走了！」李長庭說時身形轉動，站了一個位置：「你這是白用了心思！」

方蛟先是一怔，緊接著一聲狂笑道：「那也好，就拿你這個孝子賢孫回去交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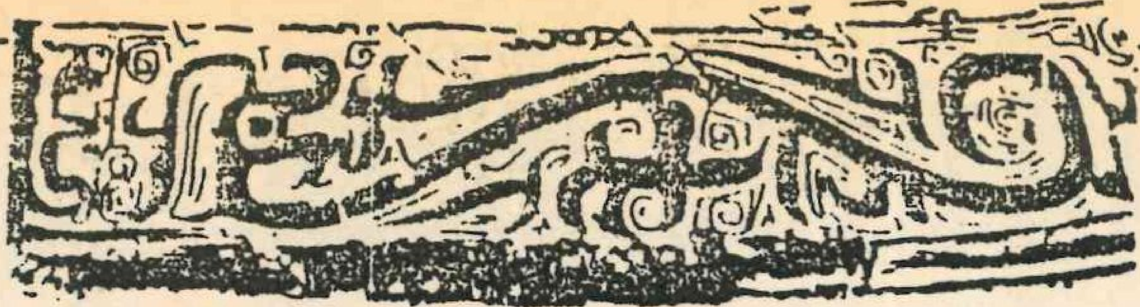
却是李長庭較他更快，即在方蛟話聲方頓之始，已自猝起發難。

隨著他脚下的一點，霍地掠身而近。

人到劍到。

唏哩聲響，長劍分心直刺而進。

方蛟叱了聲：「好！」



那口百煉精鋼所打製的軟劍，就在手上，一聲喝叱之下，反捲直起——狀如怪蛇，反向李長庭那一隻拿劍的右手手腕上斬去。

李長庭「嘿！」了一聲，左手突起，如封似閉，用「如來拿風」之勢，向對方肩上拿去。

雙方俱是一流高手，一經出手，即現出非比尋常之勢。眼看著兩個人在一經接觸之下，「刷！」地向兩下裡分了開來。

却是方蛟心藏鬼詐——

此番而來，居心叵測，自不會就此罷手。眼前，隨著他的身形一落，肩後長披劈拍一聲，他却已第二次轉過來身子。

好快的身子！

隨著他奇快的轉勢，掌中軟劍第二次出手，疾若電閃，直刺向李長庭左肋。

這一劍取勢極快，攻其不意。堪稱一流劍技之精魄，莫怪乎以李長庭之機警，亦所不及。

耳聽得老方丈一聲驚叱道：「嘟！」

這「嘟」字音，原是佛門中打禪時用以通關的一字梵音，老和尚急切間用以叱敵，竟自產生了效果。

方蛟這一劍原有十分氣勢，聆聽之下，只覺得心頭一震，其中微妙關鍵，在於氣音相接，老和尚看來無奇的這一聲喝叱，在常人聽來，毫無出奇，却是聽在行將運氣以通劍身的方蛟耳中，意義可就大非尋常。

這一劍他原有十成把握，可以制勝，却自為老和尚一叱之下，以音涉氣，破了常規。心頭一震，手上略慢，乃自為李長庭游身一側。

饒是這樣，鋒利的劍身，亦在他左腋下方，劃開了半尺來長的一道口子，差及毫厘，即行傷了皮肉。

李長庭一驚之下，直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由此而觀，這個方蛟確是極厲害之人，劍術大是可觀。

一劍落空，方蛟已自騰身掠起，極是巧快的翻身於尋丈之外。

李長庭驚魂甫定，壓劍以視，越加怒不可遏。却見當前的方蛟一聲怪笑，道：「姓李的，你還不服輸麼，我看算了吧——」

目光一轉，盯向少蒼方丈道：「還有你這個和尚，當眞要與朝廷為敵不成？」

「阿彌陀佛——方施主你言重了。」

話聲一頓，老和尚已萬難自已，一面向身邊兩個僧人道：「快快把住持師父扶進去，好生醫治！」

二僧人答應一聲，隨即上前，扶起了地上的阿難大師。

老方丈又道：「傳話羅漢弟子，看住山門，不許任何人出入。」

二僧應了一聲，連連離開。

方蛟一聲冷笑道：「好呀，老和尚你這是眞要造反啦？」

「施主你說對了！」老和尚唸了一聲佛號：「無量佛——這叫做官逼民反，方施主，今夜晚你便留在老衲我這廟裏，怕是你回不去了！」

話聲一落，有似狂風一陣，已然撲身向前。

老和尚數十年佛門修習，心如古井無波，豈能妄動無名？無如此番事關全寺安危存亡，說不得也只好全力與對方一拚。

眼下隨著他的身形一落，一雙大袖驀地直向對方臉上拂去——

此番情勢緊迫，不得不全力以赴。

雙袖掄動，施展的竟是他多年浸淫的「流雲鐵袖」之功，長袖掄動，有如一面鐵牆，直向方蛟臉上拂到。

老和尚殺機一起，一不作、二不休。殺人滅口，這就非要置對方於死地不可。

方蛟冷哼一聲，捨劍不用，揸臂以迎。

——此人端非易與，於側身大內之前，早已蜚聲江湖黑道，一身內外功夫，俱稱可觀，練有「鐵琵琶功」，左右開弓，極稱一絕。

可眞是無獨有偶，流雲鐵袖碰上了鐵琵琶功，堪稱旗鼓相當。

耳聽得「蓬！」地一聲，雙方已自接觸。驀地和尚雙袖化剛為柔，噗嚕嚕緊緊纏住了方蛟的那截鐵腕，「嘿！」的一聲，扯了個筆直。

老和尚原以為憑恃自己數十年來所練童子功內力，足能將對方整個身子拔起、摔出，便可出奇制勝，制其於死命，却是不曾料到，這個看來矮小的人，功力竟是如此紮實，硬來軟來，一樣都無能制勝。

非僅如此，方蛟更以此拖住了對方雙手，即在他一聲喝叱之下，右手軟劍陡地掄起了一片霞光，反向老和尚臂上捲去。

老和尚其實早已想到了對方的有此一手，無如雙袖受制於人，急切間擺脫不開，情急裡乃自施展了一手金蟬脫殼，隨著他身子的一個倒仰之勢，將一領杏黃袈裟平空脫落，一翻而起，飄身於丈許之外。

對於老和尚來說，實在是前此未遇的奇恥大辱。

「好個孽障!!」

嘴裡喝叱一聲，右腕翻處，已把藏自懷內的一串沙門念珠揮手打出。

「刷啦啦！」一片星光閃動，夾帶著大蓬尖銳風聲，直向方蛟全身襲到。

這串黃玉念珠，平素老和尚總是不離身側，殊不知更是一件稱手的暗器。

隨著和尚內力逼迫之下，一百單八粒玉珠，紛紛



李長庭左腋下方被劃開一道半尺來長的口子，嚇出一身冷汗。

掙脫繩串，以滿天花雨之勢，一古腦兒直向著方蛟全身上下包抄過去。

值此同時，老和尚嘴裡發出了一聲斷喝，一片衣袂帶動著他高大的身影，宛似拍舉狂濤，混雜於一天暗器佛珠之後，同時向對方攻到。

為求全勝，老和尚不惜施展出全身功力，甚而以身為刃，整個身子都卯上了。

這一式「驚濤拍岸」，連帶著一百單八粒沙門佛珠，不啻蘊集了老和尚全身功力，却是對方那個來自大內的方蛟，極是狡猾。

耳聽著他的一聲喝叱，單手旋處，竟自覺把身後的一領長帔飛擲而出。

這一手却也事出突然。

方蛟必然意識到對方來勢的銳不可當，才自興起了這個「金蟬脫殼」的妙計，再聽著「劈拍！」一聲脆響，隨著方蛟的出手，飛出了黑雲一片，迎著老和尚滿天花雨的一天佛珠，迎合之間，全數墜落地上。

把持著一霎良機，方蛟本人燕子也似的鑽天直起，直落向廟簷一角。

——他既然膽敢單身獨探太蒼，自是有恃無恐。眼前身影乍落，更不少緩須臾，隨著他的身軀前彎，左手後揹，已然發動了身後機關。

耳聽得「咔！」的一聲細響，一溜子碧綠火光，發自方蛟背後，直奔老和尚落身之處。

原來這個方蛟最是為人卑鄙齷齪。此行前來，早已存有深心，身後「五雲噴火筒」，原是黑道江湖最稱毒惡的暗器，他却把它携帶引用用於大內皇宮，成為當今錦衣衛的厲害殺着之一。

眼下隨著方蛟的發射。身聽著「轟」然一聲大響，火星四濺裡，冒起了一股衝天火焰。

老方丈幸而發覺得早，即在方蛟彎身之始，即已發覺不妙，隨即騰身而開，饒是如此，身上亦為飛濺的硫磺火星所中，哧哧聲中，爆出了火光一片。

這番突發，終至使各人認清了來人伎倆，俱不禁大吃了一驚。

李長庭嘴裡怒叱了聲：「不好——」

話聲而出，簡直來不及作出任何反應。方蛟却已第二次發出了烈火毒彈。

一蓬大火，起自殿角木柱，像是正月裡玩放的花炮一般，頃刻間衍生起一大片火光。

老和尚方自熄滅了身上著火，見此情景，怒聲咆哮道：「好個孽障！」

話聲出口，飛也似的撲身而上。

方蛟其時已閃身當前正殿，待將第二次如法炮製，李長庭却自側面燕子也似的飛身而臨。

身到，劍到。

刷！——銀光瀉處，直取方蛟背項。

劍勢疾猛，終使得方蛟不得不還劍以迎，如此一來，那一枚烈火毒彈，終至不及發出。

這一劍李長庭出手至猛，簡直不與對方以緩和之抗。方蛟倉卒舉劍以迎，已是慢了一步，急切間，即為李長庭一掌劈中右肩，身子打了個踉蹌。

老和尚恰於這時撲到，隨手抄起了一根門栓，直向方蛟當頭打來。

方蛟舉劍以迎，「嗆噹！」一聲，削下了對方木





老和尚隨手抄起一根門栓，直向方蛟當頭打來。

栓一截，緊跟著身形一轉，閃出了丈許開外。

「老和尚你還要打麼？」

說時方蛟仰天狂笑，大聲接道：「你們已被我帶的人圍住了。」

話聲方住，身聽得牆外人聲喧嘩，火光明滅裡，一連閃進來兩條人影，卻為四面八方湧來的僧衆戰作一團。

古剎裡驀地響起了噹噹雲板聲，其聲清悠，靜夜裡格外刺耳。

整個太蒼古廟一時間爲之大肆震驚，人聲沸騰裡，數百僧侶，紛紛奪門而出。

到處是兵刃的交接聲，燈光、火光，混雜在人聲吆喝裡，今夕何夕？果眞是大事不好了。

■亡命天子■

彷彿是仍在無邊綺麗的睡夢之中……卻爲人輕輕推了一把！

「爺您醒醒——」

身邊上響著葉先生的聲音。

朱允炆驀地由夢中驚醒，一個咕嚕翻身由牀上坐起，昏黯燈光裡，却只見眼前黑壓壓一片，跪滿了人，葉先生倚床而立，臉上充滿了焦急。

「錦衣衛來拿人了，先生快快起來……，遲了可就誤了大事了！」

「啊——」一驚之下，朱允炆眞像是嚇傻了。

接著兩個太監，慌張的給他穿鞋，張羅著穿上了衣裳。

耳邊上傳過來隔院的打殺人聲，兵刃交接的叮噹聲音，更是淸晰可聞。

朱允炆心裡一怕，一屁股又坐了下來——

「李……李長庭呢？」

「他在前院對敵，奴婢護駕，保護皇命，萬無一失！」

說話的是宮天保。

一面說閃身而前，屈膝蹲下：「奴婢揹著皇上，皇上請放心，錯不了！」

另外還有兩名近衛，高鶴行、錢起，俱都長劍在手，緊緊護侍，左右不離。

朱允炆又自「啊！」了一聲，強自鎭定着，而葉先生看着道：「怕是來不及了……黑天半夜……去那裡呢！」

「先生不必躭心，一切皆有奴婢隨行照顧！」

話聲未完，外面院子裡傳來一陣亂嚣，朱允炆神色一變道：「這是——」

葉先生道：「這裡有老方丈打發的三十名僧衆防守。暫時可相安無事……先生快着點……遲了怕誤了大事了……」

「好……好……我走、我走……」

旋即由宮天保揹起了他，一行人張惶奪門而步出。

老方丈忙中不亂。

三十名達摩院弟子，尤稱得力，奮力搶救之下，迅速撲滅了兩處着火。

○　○　○

原來大內來人雖夥，却爲老方丈、李長庭以及本寺數百名僧侶奮死迎戰，困鬥於前面大殿。這裡偏殿顯然還不曾爲敵人所發現，暫時片刻相安。

宮天保背負着朱允炆，一行二十餘人，張惶來到了後面院子。

一個和尚在前面領路，推開了一輛堆有柴草的板車，現出了一扇小小邊門。

葉先生向和尚道了聲謝，一行人隨匆匆步出。

這是一道通向山裡的秘徑，平素居安思危，葉先生等曾多次勘察，以防不測，想不到今夜果眞用上，亦屬不幸中之大幸。

當下秦小乙與另一行太監打着燈籠，在前面帶路，宮天保揹着朱允炆居中，高、錢二侍衛緊附左右，一行二十餘人蜿蜒而前。

天黑霧重，山路迂迴，雖有燈籠前導，所見亦不過丈許內外，甚是模糊。

所幸宮天保精擅武功，脚下甚是穩健，又有高鶴行、錢起兩名衞士左右相護。披荆斬道，一路緊行，眼看着已深叢林。

至此回看太蒼古剎，雖不復在望，却時有熊熊火光，衝天昇起，打殺嘶叫聲，亦時有可聞。

想不到敵人一面出手如此猛厲，硫磺烈彈大肆攻擊之下，太蒼寺終不免爲之火起，一時之間，烈焰滾滾、火蚊四下流竄，片刻間乃自不可收拾。

耳聽着陣陣劈拍聲響，火焰高聳、濃煙滾滾，整個半邊天都爲之染成紅色。

回身觀看，打量着一天火勢，每個人心情都至爲沉重，久久不能置言。

太蒼古寺看來是完了，自唐迄今，聳峙於八達嶺的這座古寺，已有千年不朽基業，想不到一朝逢刼，竟自焚毀於旦夕之間。眼看它呑噬於瀰天大火，重重烈焰裡，再想到陷身廟裡的數百僧侶、老方丈等一行的性命安危，每個人都忍俊不住，一時淌出了傷心之淚……。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2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朱允炆道：「好……好、我走、我走。」旋即由宮天保揹起他，一行人張惶奪門而出。

■長夜■

天是濛濛的亮，近乎於慘白的那種顏色……林子裡瀰漫着茫茫的霧氣，樹枝、葉頭、草上……眼睛所能看見的地方，到處都滾動着晶亮的水珠——一枝草、一點露。大自然的分配，竟是如此的微妙——似乎是在不知不覺裡，秋天的脚步已然悄悄降臨了。

盛暑方過，却已有了「秋」的涼意。尤其是在山上——所謂的「高處不勝寒」……。

經過了一番長途跋涉，山路崎嶇，荆棘遍野，再加上天又黑……昨夜——這漫長的一夜，眞不知是怎麼捱過去的？

對於曾是貴爲天子的朱允炆來說，眼前的經歷，感觸極深，記憶中似乎也只有四年前深宮城破，燕軍深入，自己一行張惶由地道出宮，連夜奔走的那一次才堪比擬……同樣的故事，想不到四年之後的今天，竟然又再一次的上演，兩者之間，竟是如此的類似……便是眼前身邊的這幾個人，也都相彷彿。

所不同的是，那一次皇帝身邊前呼後擁，雖然是逃難之中，仍有其一定的威儀，那裡像今天的這般凄涼場面？

……

朱允炆半倚石壁——

昨夜的亡命奔馳，大伙筋疲力竭，一旦倒下來，猪也似的，全都睡着了。

——却是他偏偏感觸良深，身子骨又痠又軟，腦子裡却是思潮起伏，翻來覆去，就是睡不着……

這就坐起來吧。

雖說是落難逃離之中，也有人爲他特意打點。

下面是厚厚的皮褥，身上錦被半曳，朱允炆這個落難的皇帝，這一霎看來，臉色泛紅，情緒異常高亢，他有太多的思慮，無論如何也睡不着。





高鶴行右手突出，一掌擊重黑衣人前胸。

宮天保、錢起，一左一右，就在他脚前橫地而寢，一夜的奔走，早已筋疲力盡，眼前更不禁發出了沉重的鼾聲……

似乎是每一個睡着的人，都發着沉重的出息，一時間鼾聲起伏，滙集成一片起伏波濤。那裡像是人哪——像是倒在地上的一羣野獸、一羣山猪。

朱允炆是越發的睡不着了。

看着看着，他心裡興起了一種歉疚，這些人原應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快樂的家，得勢也罷，失勢也罷，總還能家人團聚，不失其樂，却因護侍自己，什麼都拋棄了，甚至於連生命都朝不保夕，如今形勢險惡，敵人更似在步步緊逼，是否能逃過眼前的大刼，猶是在未知之數……眞正是不忍卒思……。

他却又覺着一種孤單。

這麼多的人，這麼多條性命，其實和自己絕無相干，敵人急急想拏的，祇是自己這個人，這條命，不擒殺自己，絕不甘心，唉唉……自古艱難惟一死，眞要是拚捨了這條命，一了百了，也就不會平白無故的連累這些與其他的人了，看起來，自己這個人非但無能居天子之位，甚而爲德不足，實有愧生於天地之間了。

心裡的沮喪，眞正到了無以復加地步。

凌晨的寒風隨著霧氣，一絲絲透體而入，侵襲著他——

朱允炆直覺的感覺著有些冷，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前面兩丈處古松樹下，插著一盞燈，隨風而顫，搖曳出一片昏黃光色。

這個時候，應當是四更殘末，天將五鼓，不久即將天亮了，却是大家夥累了一夜，以晝爲夜，睡起覺來，預想著一覺醒轉，必當是午後時分，再次起程，勢將又連夜而行，下一站又當是那裡安歇？

其實，敵人居心叵測，絲毫未也曾放鬆，眼下說不定正傾全力，在搜索山林，果眞如此，這裡雖地處隱秘，也保不住就得安寧……

這麼一想，朱允炆眞有點坐臥不安，越加的心緒不寧起來。

眼前人影一閃，一個人隨地飛身而前，手裡更拿著一口明晃晃的寶劍。

朱允炆「啊！」地嚇了一跳！

那人低聲道：「先生勿驚，奴婢是高鶴行——」

「是你……？」

來人高鶴行，四十上下年歲，原與李長庭、錢起、宮天保同在大內錦衣衛當差。

這人長手長脚，背拱如駝，其貌不揚，其實武功與李長庭應在伯仲之間，算是昔日錦衣衛士中之佼佼者，只因爲相貌醜陋，一口山西話聽來不慣，是以不爲朱允炆歡喜，對他自不重視。

此番李長庭禦敵未返，護駕的重責大任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却是這人外表木訥，話不多，但是心思縝密，對於朱允炆防護極是仔細——

即以眼前而論，在一夜苦行之後，其他名人俱都熟睡不醒，他却依然守護不眠，作臨場戒侍，著實難能可貴。

乍然發覺到來人是他。

朱允炆才自緩緩點頭道：「嚇了我一跳，原來是你！你沒有睡覺？」

「奴婢不累，還不想睡……先生怎麼還不休息？天快亮了……」

「唉！」朱允炆嘆息道：「那裡睡得著!?」

一面說，索性撩開了被子坐好了。

高鶴行忙取過一領披風爲他披上，小聲道：「先生還是早些安歇吧……一切有奴婢在，回頭起來，還要趕路呢！」

「我睡不著！」朱允炆道：「你來得正好，我一個人正悶得慌，你就陪著我聊聊吧……你坐下!!」

「奴婢遵旨——」

說著，高鶴行便在一截樹根上坐下來。

朱允炆關心的問：「李長庭怎麼還不回來？你看他有危險沒有？」

高鶴行搖搖頭說：「奴婢不敢瞎猜……李長庭功夫很高，以奴婢想，縱然不見得能是對方的對手，退一步也應該可以保住性命……只是奇怪，他何以遲遲不見回來……？」

朱允炆皺眉道：「什麼？敵人是誰，這麼厲害？連李長庭也不是對手麼？」

「這……奴婢可就不清楚了……」

停了一下，他才又道：「敵人裡面有個姓方的，還有個姓井的，很是厲害，要是李長庭遇見了他們，可就……」

朱允炆不覺怔了一怔，他已不只一次的聽見這兩個人的名字了，高鶴行既然也這麼說，足見這兩個人斷非易與之輩。

一時間，他心裡大大生出了隱憂，不禁爲著李長庭的目前安危躭起心來。

◙高鶴行◙

「先生好好歇著吧！天快亮了。」

高鶴行說了一句，拱身站起，方待退後，耳邊上却似聽見了什麼異聲。

朱允炆也聽見了。

一縷尖細的破空聲，自遠方劃空而過，像是哨子般發出了長長的聲音。

高鶴行登時神色一凝，抖手打出了一枚飛蝗石子，却不是飛向空中，而直襲向當前那一盞高挑長燈。

「波！」的一聲，乖燈乍而滅。

登時，眼前一片昏黯，東邊天的一線曙光，魚肚子白色，看起來也就格外顯眼。

朱允炆嚇得身子向後縮了一縮——

「那是什麼？……」

說話時候，高鶴行已飛身縱出——他輕功極好，一連幾個起落已是十數丈外——

說時遲，那時快。

即在他身子方自站定的同時，「唏哩！」一聲中，天空中再一次傳過來前聞的尖銳聲響。

黎明前的晨曦，甚是晦黯，看不清空中到底是個什麼物體，銀灰灰的閃了一閃，「叮！」的一聲，射向山壁，反彈而墜。

高鶴行身形前縱，趕到近前，彎腰拾起來一看——

一支彎曲如蛇的小巧響箭。

這玩藝兒製作精巧，斷非一般江湖所施展。

高鶴行出身大內，一望即知，正是昔日錦衣衛慣常所使用的玩藝兒。

見微知著，不用說，敵人一面已有人發現這裡，正自施展訊號，通知同僚。

果眞如此，可就大事不妙。

高鶴行心裡一驚，却是驚中不亂，當下右手翻動，用「甩把」之勢，「刷！」地一聲，把手上響箭以全力擲出，手法疾勁格別，極是內行。

這便是高鶴行聰明的地方了。

眼前施展，故佈疑陣，以得自敵人之響箭，與敵人以錯導，高明透頂。

響箭出手，發出了極是尖銳的一聲哨音，却是取勢迂迴，向著左面相反方向飛墜過去。

敵人一面，在不明就裡情況中，萬難分辨，勢將作出錯誤判斷。

高鶴行響箭出手，人已飛縱而起，起落之間，一如燕子的翩躚，落身於數十丈外。

高鶴行落身之處，正是前此響箭來處，他以爲這個發箭的敵人，事在關鍵，最是要緊，當盡全力與以殲滅，乃可暫時相安。

這個判斷，甚是正確。

殊不知暗中敵人竟與他打著同樣算盤，即是恨極了他，決計要取他性命。

如此一來，正是不謀而合。

高鶴行身子方一襲近，猛可裡左前方樹枝嘩啦一響，一條人影箭矛也似飛向眼前。

來人一身黑色緊身衣靠，頭紮網巾，一看之下，即知出身大內，這類衣著，高鶴行當年亦是常穿，說起來雙方原是一家，想不到一朝環境變遷，竟成了彼此不能見容的敵人。

「好可恨的東西！」

黑衣人嘴裡喝叱一聲，右手突揚「咔！」地一響，發出了一枚袖箭。

仗侍着皇家大內實力，這些錦衣衛士即使在兵刃、暗器一面，也屢有推陳出新。

即以眼前這枚小小袖箭來說，便是甚具匠心，箭身雖是小巧玲瓏，份量却是不輕，另外在箭頭部位，更有特別機關，一經着力，即會由箭矢頭上兩側，彈發出兩枚倒刺，如此一來，若要拔出，便非得要連同一大塊肉一併挖除不可。

高鶴行既是大內出身，自然省得，隨着他背後一口弧形劍的忽然展出，「噹！」一聲，已把眼前這枚小小袖箭，捲上了半天。

緊跟着黑衣人的一聲怒叱，雙方已湊在了一塊。

來人手上是一把軟兵刃，隨着他身子的一個急切，「嘩啦！」一響，把一根「十二節亮銀軟鞭」抖了個筆直，驀地向着對方前心就扎。

高鶴行「哼」了一聲，弧形劍倏地向外一翻，嗆！地一聲，點開了對方鞭身，却是一截劍尖，戲劇性的揷進了軟鞭的鐶結。

高鶴行倏地運力一掙，力道至猛，叱了聲：「撒手！」

來人足下一蹌，由於事出倉卒，簡直難以把持，手一熱，一桿十二節亮銀鞭「呼！」地脫手而出。

黑衣人「啊！」了一聲，簡直不及作出任何反應，緊跟着高鶴行的踏前一步，右手突出，「噗！」的一掌，擊中在他的前胸之上。

這一掌內力充沛，高鶴行則決計要索取對方性命，掌下極見功力，內力吐處，黑衣人整個身子驀地平飛了出去，只聽得「碰！」地一聲，撞向大樹，登時倒地不起。

高鶴行決計取來人性命，自是出手極狠，身形一晃，飛縱而前，弧形劍霍地掄起，待將向對方頭上劈下——

猛可裡身後樹叢嘩啦一響，一人怒聲叱道：「大膽!!」

隨着這聲喝叱之下，兩支小矢，透風而至。

◙魂兮歸去◙

高鶴行狠了狠心，掌中劍硬是不停，「喀喳！」一聲，劈中地上黑衣人頂門，登時一劍了賬。

同時隨着身子的一個疾轉，掌中劍已盤飛掄出，「喀！」的一聲，把飛臨身後左面的一支暗器劈落地上，却是右邊那一支，無能閃開。

「噗！」正中肩上。

來人手勁兒出奇的大，加以暗器本身亦是經過特別設計，份量遠較一般沉重。一經着肉，深入寸許，乃自深深嵌進肩胛骨縫之中。

高鶴行直痛的打了個冷戰。

——他是出了名的硬漢，疼也不會出聲。

却是眼前這一箭深入骨縫，疼的厲害，忍不住「吭」了一聲，隨着身形的一個疾轉，



「呼！」地躍身而開，顧不得打量敵人，反手抓住了肩上暗器，入手輕軟，竟是一支雪白鵝毛。

這才知道了。

所中的暗器，竟是一支「蛇頭白羽箭」。

這玩藝兒在暗器中至爲狠毒，由於暗器本身重心，全在蛇形的頭上，箭尾極是輕飄，着不得力。

高鶴行急切間用力一拔，頓爲之首尾脫離，把一截蛇形箭頭深深陷在肉裡。這一動，牽動筋骨，直疼得他全身直顫，差一點倒了下來。

眼前疾風襲面，敵人已閃身而前。

竟是個猴兒樣的錦衣瘦小漢子，兎耳鷹腮，尖下巴殼兒，眞正是其貌不揚。

却是這副嘴臉，一經落在高鶴行眼裏，由不住竟使得他爲之大吃了一驚——

「你——方蛟!!」

「不錯，姓高的，原來你也在這裡？」

雙方既也是舊相識，倒也無需要再多嚕嗦。

「嘿嘿……高鶴行，你的好伎倆！」

顯然指的是先時響箭誤導的那檔子事，不用說這件事定然給與他們相當困擾，方蛟便是爲此特來打探，其他各人很可能因此受騙。

高鶴行情知，今天遇見了這個煞星，定然凶多吉少，更何況右肩箭傷極重，這一霎奇痛砭骨，便是抬動一下，也是不能。

「姓方的，你高抬貴手吧！」高鶴行臉現沮喪的道：「就算爲你子孫積德吧！」

這話不是爲他自己，是在爲朱允炆求情。

方蛟那裡聽不明白？目光掃處，晨曦裡隱隱睽見詳多人掩身林內，不禁神色爲之一振。

此行出來，朝廷頒有重賞——

誰能生擒前皇帝朱允炆歸案，擢官三級，另賜白銀萬兩。

看來是時來運轉，這個福份活該落在了自己頭上。



方蛟翻身擰腿，一脚踹在高鶴行胯骨腰間。

一經着念這裡，由不住方蛟頓爲之心花怒放，腰下一擰，嗖地騰身而前。

却是高鶴行從中作梗，硬是不容他稱心如意。

隨著他雙肩的一晃，刷地一個快閃，攔在了對方身前，這一霎劍交左手，更不容情，劈頭帶臉直向着方蛟臉上直劈下來。

「嘿!!」方蛟一聲喝叱。

長劍掄施間，「叮噹！」一響，已把對方看似凶猛的一口弧形長劍磕開一邊。

「你是找死!!」

緊跟着翻身擰腿，「噗！」地踹在了對方胯骨腰間。

高鶴行右肩負傷，箭頭深嵌骨隙，傷在筋脈，連帶着整個半身俱似麻軟不堪，自是行動大感不便，眼前吃方蛟一脚踹在腰上，自是萬難敵擋，身子一翻，噗通！跌倒地上。

方蛟一聲喝叱道：「老小子，你納命來吧！」

話出，人起，翩若飛鷹。起落間已來到眼前——隨着他的身形探處，冷森森的劍鋒，直認着高鶴行前心猛扎過來。

「噹！」一聲，被高鶴行橫劍架住。

架是架住了，却是力道不繼，手上一軟，竟吃對方長劍滑落，「噗！」一聲刺中他左面下腹——

高鶴行用力一掙，鮮血四濺裡，整個下腹是竟爲對方劍鋒横剖而開。

不容他再生異動，緊跟着方蛟的手勢乍轉，冷森森的一截白刄，已貫穿了高鶴行前心要害。

劍起、血摽——

「哧——」足足竄起來尺許來高，頓爲之命喪黃泉。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3

● 蕭敬人／著 ● 董陽孜／題字 ●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高鶴行用力一掙，整個下腹爲對方劍鋒橫剖而開，緊跟著，方蛟手勢乍轉，一截白刃已貫穿高鶴行前心要害——

◉雁行拆翼◉

曙光交馳，霧氣瀰漫。

天亮了，却仍然含蓄着幾許夜的朦朧。

山窪子低到不能再低，一片雜草蒺藜衍生當前，人也只能屈膝而坐，想站起來都不行。

朱允炆掉了一隻鞋。

驚惶忙亂裡，大家都跑散了。

也只有他——宮天保。他——錢起。兩個人拚死護持着他，其他各人俱已不見，半數都已遇難，其他吉凶未卜，可就下落不明了。

○　○　○

敵人的搜山工作，仍在繼續進行。

只消把耳朵貼緊石壁，便可分辨出一些聲音，靴子踏過的聲音……刀劍砍碰在木石上的聲音……其他各樣的聲音……。

總之，敵人一面，顯然早已不只方蛟一人，很可能眼前已然大軍雲集，或是正在集結……？

總之，情形不妙。

越來越是不妙。

○　○　○

一滴水珠滴下來！

又一滴滴滴下來！

無數粒水珠，四面環渠，落下來琤琮有聲，頗有韻律。窪子裡到處都積結着小小的水潭。

四面都是山。

抬頭也是山——萬丈高崖簡直是當頭直壓下來，却是在距離地面不足丈許光景，忽然停了下來，露出些參差不一的石頭條子，狼牙樣的猙獰。

三個人便藏身這裡。

○　○　○

朱允炆幾乎是支撐不住了。

倚身在石壁上，一臉的憔悴、無助，名副其實的副落難光景。

鞋掉了一隻不說，衣服也破了，手臂上一道紅一道紫，滿是擦傷，這裡蒺藜遍生，荊棘到處，一不小心就有被刮傷的可能，更何況張慌落難之中？

也許一刀殺死了，反倒來得乾脆，像現在要死不活的這種「半吊子」滋味可眞是不好受。

隨驚帶嚇，朱允炆早已三魂悠悠，這一霎雖然看似無恙的仍然活着，實在是在感覺上，比死了的滋味也相去不多。



窪子裡蒸騰着濃濃的霧氣，炊煙也似的迅速上昇，很快的瀰散而開，茫茫大片，莫辨西東。

錢起由外面幾乎是爬了進來，向着呆痴的朱允炆悄悄說道：「爺放心……沒有人……」

朱允炆向他看了一眼，呆滯的眼神，緩緩移向洞口，繼續捕捉他未完的心思、幻想……。

宮天保用一條破布，把左腕上的一處傷痕緊緊裹住，神態顯示着一種亢奮，很不安寧。

他已是九死一生。

——這一劍，便是在暗襲方蛟不成，爲其反手所傷，留下來的。

如此，他已嘗到了方蛟的厲害。李長庭不知所踪，高鶴行也已喪生，剩下來的二人——自己與錢起，看來俱不是方蛟的敵手，一旦遭遇，凶多吉少，目前也祇能忍辱偷生，以圖後策了。

什麼東西都丟下了，倒是皇上的那個貴重箱子還不曾拋離。

箱子裡有賴以生存的金珠細軟，還有一顆「玉璽」，過去四年，無論走到那裡，這顆國號建文的開國至寶都不曾離開他的左右……

事實上，朱允炆一直都還不曾死心，仍然夢想着有朝一日能夠起死回生，登高一呼，重登大位……

如今看起來，這個願望即使不算是「夢想」，也是越來越距離遙遠了。

■野戰■

昨夜沒吃完的食物，還帶在身上。

錢起小心的攤開來——不過是幾個磁飯糰子而已。

他雙手捧起來一個，恭敬的呈上去——

「爺—您將就着用一點吧！」

朱允炆回頭看了一眼，苦笑着搖了一下頭—

「我—不餓！」

開口一說話，才自覺着聲音都啞了。

人眞是脆弱到極點的東西，不過是一夜光景，就變成了這個樣！往下來還能再支持多久？可就不知道了。

「不想吃……」他又說：「只想喝口水……」

宮天保在一旁應了一聲，四下看看，水倒是有，也清涼乾淨，就是找不着盛水的東西，只好先把手洗乾淨了，雙手掬起一捧，送到了他跟前——

「先生……」

朱允炆看了一眼，一聲不吭的彎下身子，就着他的手，一口氣把他手裡的水全喝光了。

「還要不？」

「夠了……」

聲音依然是啞的。隨即背靠着石壁，不再說話。

宮天保近瞧着他的臉，紅紅的，像是熱度很高，看樣子許是發燒了。

想想看，一夜沒睡，連驚帶嚇，再受了些寒，還能不病？

「先生您覺着怎麼樣？不舒服麼？」

「不……」朱允炆搖搖頭，忽然說：「他們都死了麼？……都不在了……？」

「先生是說？」

「我是說葉先生……秦小乙……還有老和尙他們……他們都在那裡？」

「逃散了！」宮天保說：「老和尙他們不知道，但葉先生、秦小乙他們一定都還活着！」

錢起點頭說：「爺放心吧，爺忘了臨走的時候，不是說好了，散了不要緊，最後都到重慶去……到了重慶大家又都團圓見着了！」

「嗯……這樣就好……這樣就好……」

朱允炆含糊的說着，隨即閉上了眼睛。

過了一會兒，宮天保趨前聽聽，小聲說：「睡着了！」

於是脫下了自己一件衣服，小心的爲他蓋在身上，向着錢起擺擺手，兩個人聚在一起，轉向一隅說話。

錢起說：「病了？」

宮天保點點頭：「八成兒是受驚了，看樣子還有點發燒！」

「這個怎麼辦？」

宮天保搖搖頭，指了一下外面，兩個人於是潛身爬出石棚窪子。

「這可怎麼辦？」錢起說：「難道一直在這裡耗着？」

說話的當兒，上面山坡傳過來一陣人聲，有人在大聲喝叱。緊跟着響起一陣「隆隆！」之聲，似有什麼東西，直滾下來。

宮天保打量一眼，叫了聲：「石頭！」慌不迭一拉錢起向谷中躍開。

緊接着四下裡響起了一陣喀喳喀爆響，大片林木從中折倒，有的甚而連根拔起，連同滾落的巨大山石，一併落向谷內。

想是敵人找人不着，興起了這個怪主意，竟然發動了滾石陣勢，迫使匿藏的朱允炆等爲之現身，或是就此葬身谷內!?

眼看着敵人這般毒惡伎倆，宮天保錢起俱都爲之色變。

驚愕的當兒，一塊巨大的三角石塊，由高處一路飛崩，四屑紛飛中落了下來，險險乎落向二人身前不足丈許遠近。直把二人嚇了一跳。

看看不是好相與，錢起待將轉回石棚，却爲宮天保拉住道：「等等！」

說話的當兒，似已聽見了什麼響動。

宮天保以手按唇，噓了一聲，小聲道：「有人摸下來了！」

「誰？」

宮天保搖搖頭，只是留神傾聽。

谷裡霧氣甚重，到處都是白茫茫的，看不甚清。

宮天保冷笑一聲，壓低了聲音道：「不管是誰，既然來了就不能讓他活着回去！」

錢起點點頭，一反手，把插在兩膝上的一對匕首拔了出來。

宮天保說的不錯，眼前已無退路，絕不容敵人再行接近，且是手脚更需俐落，若是容得敵人出聲招呼，一切都完了。

好在眼前的一片迷天大霧，正可人不知鬼不覺的幹下殺人勾當。

十數丈外，有人揮刃砍樹，正自向下移動，「點子」來了！

宮天保、錢起相互對看一眼，隨即向兩下閃身而開——對方來敵，顯然也是兩個。

其中之一用着沉重的脚步向下　着——

「他娘的，抓住了這個小皇帝，老子非在他身上捅上十七、八個窟窿不可，這陣子可把老子們整垮了！」

嘴裡說着，一面揮動兵刃，砍伐着當前的野草，忽然「唷！」了一聲，大聲罵道：「什麼玩意!?這麼多刺，嗳…唷…格老子，把老子整垮了！」開口「老子」閉口「格老子」，原來是位川道上朋友。

這裡棘刺極多，一不小心自不免受傷。

另一個停住脚步，大聲道：「怎麼回事？扎着了？這刺可厲害啦！」

前一個道：「誰會藏在這種地方，回去算了！」

另一人說：「那可也難說，反正快到底了，一萬兩銀子哪，兄弟！」

二人間隔不遠，却因霧氣太大，竟至不能互見。口操四川話的一個，又黑又瘦，施一口斬馬長刀，後一個既高又壯，背揹長弓，兩隻手各運着一口鬼頭刀，極是嫻熟鋒利，刀光閃爍，當者披靡，片刻間，當前荊棘已爲他清理乾淨。

却是——

一個人驀地摸到了他的眼前。

雙刀漢子「咦！」了一聲。只當是自家人，霧氣中看人不清。對方來人錢起的一支判官筆，早已脫手而出，「噗！」地刺中他咽喉要害。

雙方間隔甚近，原是無需如此，錢起却唯恐他出聲招呼，即使兵刃交接，亦引爲忌，乃得出此狠招。

雙刀漢子「咦！」了一聲。只當是自家人，霧氣中看人不清。對方來人錢起的一支判官筆，早已脫手而出，「噗！」地刺中他咽喉要害。

雙方間隔甚近，原是無需如此，錢起却唯恐他出聲招呼，即使兵刃交接，亦引爲忌，乃得出此狠招。

雙刀漢子怎麼也料不到會有此一手，登時雙眼一翻，直挺挺的倒了下來。

錢起飛身而前，由對方咽喉拔出了判官筆。

却在這一霎，另一面的宮天保也以迅雷不及掩耳

■醫學快訊■

用自己脂肪注射豐乳
權威專家報導優良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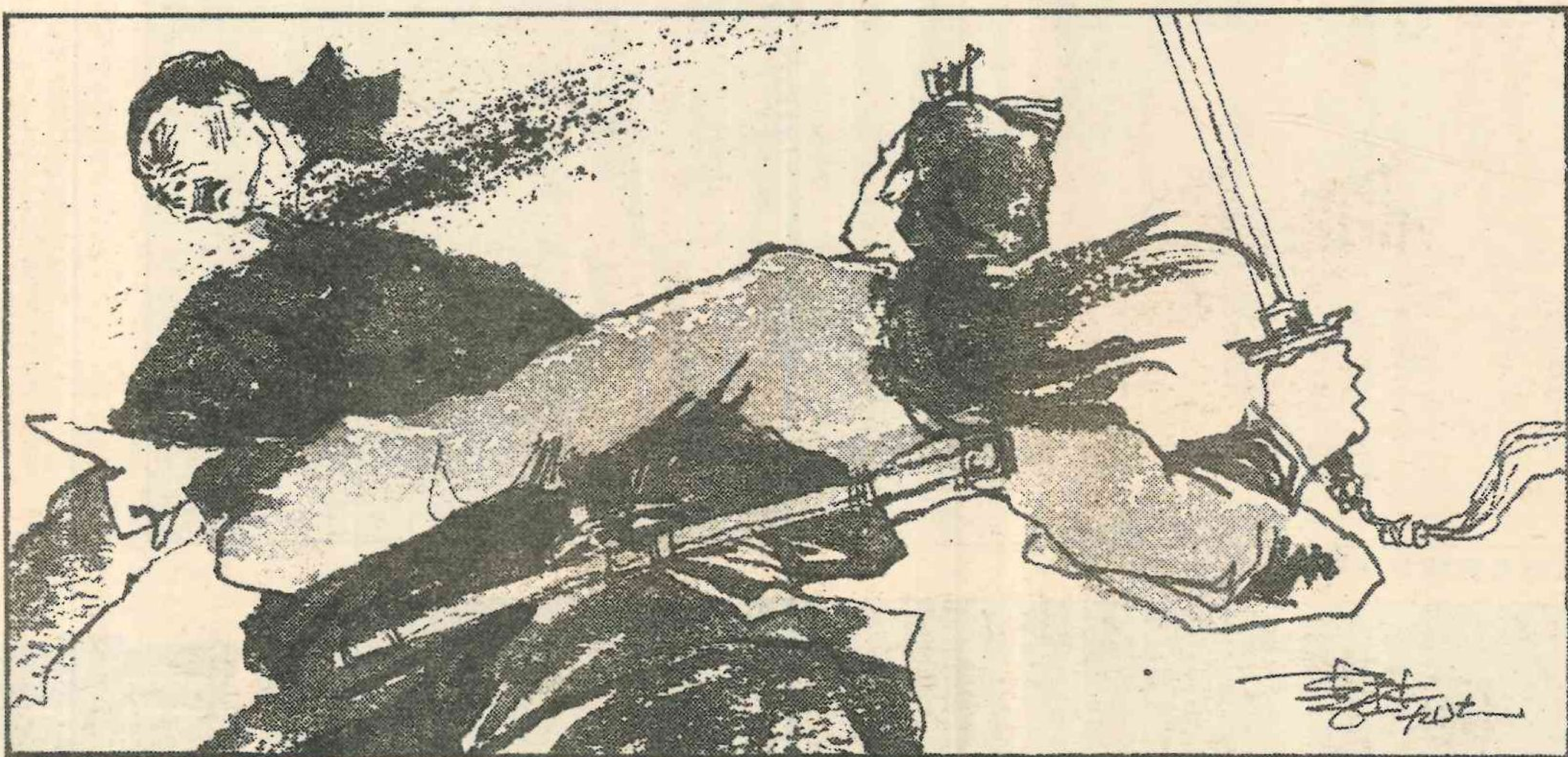
據剛運到國內各大醫院，譽為整形界最權威的「整形與重建外科」雜誌，第七九卷第二期，刊出了用自己脂肪豐乳已經兩年的優良成績，這是至今為止最權威性的報告之一，而非報章一般無實際經驗者的推測之詞。加州比佛利山的蒲可爾博士指出：「在現階段，此項手術最適合於並不盼望有極大乳房的婦女，因為一次注入脂肪的最大適當量是一百卅西西，所以如不要求極大者，可有極為滿意的結果。」本文為國內醫師可在醫學期刊讀到的第一篇正式報導可供關心者最有價值的參考。蒲可爾醫師在討論到優點缺點時說：「最大的優點是避免了使用義乳，和義乳所引起的併發症，手術可在門診施行，乳房上沒有疤痕，且將大腿、臀部及腹部的贅脂除去也是被歡迎的手術不需很長的恢復期，手術三或四天後即可恢復往常活動。」作者也說明：「被移植的脂肪有吸收，以及像一般手術一樣有發炎的可能，但即使發生發炎，也仍可在炎症消除後植入義乳達到豐滿的目的。」作者也贊揚用自己脂肪豐頰，除額部深溝等的優良效果，最後預測本法在美容和重建外科上將被廣泛應用。

「再造曲線美」一書 現在預約・五折優待

另據本國有實際經驗剛由費城研究醫院美容外科部進修返國的蕭遺生醫師說：用自己脂肪注射移植，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美容外科中心，現都列為日常工作，至於見仁見智的不同意見，是任何新手術發展時的必經過程，絲毫不足為奇，例如廿年前開始用矽袋義乳植入乳房時，即有很多醫師反對說，義乳的異物刺激可誘發乳癌，且可阻礙乳癌的診斷，但是廿年的時間證明，這些都是不確實的推測之詞；又如心、肺、腎臟的移植，施行上也有廿年以上的歷史，但至今爭論未停。再如抽脂肪術為風行全球的安全有效手術，將達十年，而仍有一些缺乏新知者在危言聳聽，但資深醫師並不會固守於一個意見之中。我國首位具有美國抽脂協會會員資歷的蕭遺生醫師說：法國美容外科醫學學會會長芳尼博士最近已出版了「自體脂肪注射移植」的專書，關心本題者可購閱參考。蕭醫師說本技術公開宣佈已一年，實際臨床經驗已有四五年，所以今後有關本題的各種報導更將紛紛在醫學刊物出現，技術也將愈來愈完善，可以確定的是，只要處置確當，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安全美容手術。又訊蕭遺生醫師所著「再造曲線美」，為專門敘述抽除局部脂肪和脂肪注射移植的最新正統讀物，全部根據正統醫學文獻及最新醫學會資料，絕無誇張或陳腔濫調的推測，供一般愛美女仕正確參考，即將於九月初出版，約三萬字，插圖近百幅，定價一百元，預約五十元，郵政劃撥帳號 1143492-4 蕭遺生帳戶。

■ 醫 學 快 訊 ■





身法，掩到了口操川音的黑瘦漢子身邊。

黑瘦漢子霍地一驚，而後一退道：「誰!?」

宮天保一口魚鱗刀，隨着他疾快的進身之勢，一刀直向對方胸上扎來。

「嘿！格老子——」

「噹!!」一聲兩口刀碰在了一塊。

黑瘦漢子才知道不是好相與，大吼一聲：「來人哪——在這裡——」

話聲出口，一個咕嚕，翻出七尺以外。

宮天保大吃一驚，飛快的趕上一步，手起刀落，却是砍了個空。

◙重逢◙

宮天保身手原是可觀，只因身上多處負傷，行動不免大受影響。

一刀砍空之下，不禁慌了手脚。

黑瘦漢子嘴裡大聲喊道：「來人哪，人在這裡！」

猛可裡空中嗖的落下一人。

霧氣裡，只見着對方青巾紮頭，甩着一頭長髮，兼以身材窈窕，分明是個女人——一個年輕的姑娘。

這個女人好厲害!!

黑瘦漢子眼睛還不曾眞清，對方女人已閃電也似的來到面前，右手分處，劍光璀璨。前者只覺着頭上一涼，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落地上，隨着來人右足飛點，黑瘦漢子的一截無頭屍身，直直的向後倒了下來。

大股鮮血，噗哧有聲的直噴了出來。

宮天保目睹之下，由不住嚇了一跳——

「誰!?」

霧色裡看人不清，方自喝叱一聲，來人長身少女已自趨前道：「是我——」

聲音裡透着熟。

「宮師傅是我！岳青綾！」

宮天保這才看清了，一喜道：「是岳姑娘!?」

岳青綾「噓」了一聲，道：「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快回去!!」

宮天保應了一聲，忙自回身帶路。

前邊人影閃動，錢起也來了。

宮天保招呼道：「岳姑娘來了！」

「先生在那裡？」岳青綾左右打量着道：「快回去！他們要來了！」

○　○　○

三個人陸續進入了低矮的石棚。

却只見朱允炆背倚着石壁，竟似睡着了。

宮天保趨前道：「先生，岳姑娘……」

才招呼一聲，即為岳青綾止住道：「算了……讓他睡一會吧！」

用着異樣的眼神。向着熟睡中的朱允炆看了一眼，岳青綾臉上怪不自在的樣子。

「姑娘這是從那裡來？岳大俠呢？」

「我爹也來了，他在救葉先生他們……」

「啊——葉先生還活著？」

錢起、宮天保俱為之一喜，大是喜出望外。

「詳細情形還不清楚……大概還活著吧！」

她又轉過身子，向朱允炆看了一眼——

「怎麼會睡著了呢？這個時候……」

「唉！」宮天保嘆了口氣：「昨夜一宿沒睡，先生他病了……」

「什……麼？」

岳青綾聞言一驚，顧不得再跟他們說話，立刻飛身來到朱允炆面前。

伸手摸了摸他的前額，頓時神色一變——

「呀——發燒了；他眞的病了……」

宮天保吶吶道：「燒還沒有退麼……？」

「這可怎麼是好？……」

嘴裏說著，岳青綾一面動手，解開了朱允炆的上身衣服。

「宮師傅……你幫個忙……把先生扶睡好了……」

「是……」

宮天保依言而行，把朱允炆小心放倒。錢起也湊了過來。

兩個人眼巴巴的直向她瞅著——

「姑娘妳這是……？」

岳青綾先不吭聲，只是動手解脫著對方身上衣服，朱允炆忽地自睡夢中驚醒，一下子坐了起來——

「啊——」

岳青綾臉上一紅，身子向後一收。

宮天保忙道：「先生勿驚，岳姑娘來啦——」

「岳……姑娘!?」

二人目光相對，朱允炆似頓時神色一振。岳青綾臉上又是一紅，極不自在的背過了身子。

「姑娘……是妳？妳……？」

宮天保道：「先生您身子不舒坦……岳姑娘這是來看您，給您看病來了……」

「我……？」

一片茫然的直向面前的青綾瞅著。朱允炆臉上終於現出了笑紋。

「妳……來啦……？妳眞的回來啦？」

「您就少說兩句吧？」——

岳青綾面上訕訕的回過臉來，似笑又嗔，更似羞澀的看著他。

「這麼大的人了，自己還不會照顧自己！瞧瞧……才一天不見……怎麼就病了？」

「我……」朱允炆傻呼呼的向她瞅著，嘴裏不清不楚，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岳青綾看了他一眼，礙著宮、錢二人在面前，終是不便說些什麼。

隨見她解下頭巾，把一頭長髮向後攏了一攏，袖子挽高了，露著一雙細白的皓腕，左右顧盼一眼——

「二位師傅幫著我一點，把他招呼好了！」她臉現嬌羞的說：「我這就運氣給他發發汗……看看行不行吧！」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4



●蕭敬人／著 ●董陽孜／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葉先生」還活著？
岳大俠正在營救……
岳青綾爲「皇上」看病，
「皇上」終於現出了笑容……

■多情如斯■

岳青綾運施眞力，化爲陣陣熱氣，透過她細膩的手心，由朱允炆的兩處氣海兪穴直傳而入，不過是半盞茶的時間，後者身上已見了汗。

黃豆大小的汗珠，一顆顆滾圓的直由他臉上灑落下來，解開來的一件中衣小褂，不一會全讓汗水給濕透了。

「這麼多汗水……姑娘……你看施得麼？」

宮天保滿臉關懷的向岳青綾瞅著，他是擔心皇上身子弱，出汗太多怕會虛脫了。

岳青綾却是胸有成竹，一面運氣傳向對方。聆聽之下，輕展笑靨道：「宮師傅放心，先生是受了寒露，發了汗就好了！」

宮天保方自點頭。

朱允炆却𪾢著一雙爲汗水浸濕幾乎睜不開的眼睛道：「還不……行麼？熱壞了……」

岳青綾側過眼睛瞅著他，綳著臉說：「再忍會子吧，快了！」

朱允炆見她與別人說話，總是笑著，見到自己可就不一樣，自是肚裏有數——只以爲前夜之後，她的不告而別，定是恨透了自己，此後再也不復見面，却不知她又回來了，却是恰當自己性命的危險關頭，難能可貴的更對自己施以妙手，近到肌膚相貼……可見得她終是有情……非但原諒了自己，甚至搶身相救……眞正是料想不到。

最難消受美人恩……更何況生死患難之間!?

多情的皇帝瞧著瞧著，眞有不勝感慨，覷著顏色道：「我知道……你還在生我的氣……我……」

岳青綾一下子臉紅過耳，眞沒想到這種話，他竟然當著人面前說出來，眞叫人臊的慌……簡直不知說什麼好，心裡一急，狠狠的他盯了一眼。

「您眞會說笑話……您是皇上……我那裏敢？」

順口而出的兩句話，却自牽動傷懷，想到了那夜的失身受辱，不由得一時悲從中來，眼圈兒一紅，幾至落下淚來。

「你……怎麼了？」

朱允炆忍不住一下子坐了起來。

岳青綾一推他道：「別……您躺下來吧！」

心裡一急，勁道兒施得大了點，朱允炆那裏吃受得住？「通」！的一下子又倒了下來。

岳青綾嚇了一跳，忙自去扶，像是當初一樣，這隻手便自落在對方掌握中。



「您……」

岳青綾眞有點急了。

所幸宮錢二人知趣，潛出穴外。

外面傳進來宮天保的聲音：「姑娘小心照顧著先生，我們就在這附近走走……」

雖是如此，岳青綾亦大感羞窘不堪，偏偏面前的這位主子，身份極是特殊，決計動不得粗，再者，總是有情於他，這就叫人無可奈何了。

氣也不是，急也不是，更何況前番委屈猶自縈繫心裡，恨不能打他一頓，却又是萬萬不能……。一時間感特交集，淌出了兩汪清淚……。

「你哭了……」

朱允炆楞了一楞，傻忽忽的坐了起來——

「誰欺侮妳了？……告訴我……我給你作主？」

眞正是氣他不過。

岳青綾背過身子擦乾了淚，再回過頭來，對方仍自傻乎乎的向自己望着，臉上、身上滿都是汗水，想想也眞是啼笑皆非。

「您就別給我作主了……還是管管您自己吧，唠！給我睡好了——」

一面說，扶着他又躺了下去。



朱允炆兩隻手接捧著她的手，低頭就手而飲。

朱允炆這才回復了笑臉，那一雙脈脈含情的眼睛，只是貪婪的瞬也不瞬的向她臉上盯著。

岳青綾被他盯得窘透了，惱又不是，笑也不能，輕輕一嘆，寒下臉來望着他道：「萬歲皇爺，你可給我聽好了，這可不是你的皇宮內院，由着你的性子，愛怎麼樣便怎麼樣……這是什麼地方？敵人就在偺們咫尺之間，隨時都可能進來，要你的命——」

朱允炆臉色登時爲之一變——

岳青綾可又怕把他給嚇着了，見狀頓了一頓，大白眼珠子瞟着他，哼了一聲，笑嗔道：「也眞難爲您了，這麼點本事還能當皇上!?得啦——您也別害怕，我這不是來了嗎？……唉！您呀……」

嘴裡說着，一面動手爲他揩着汗，摸摸他的前額，熱倒是退了。

「不燒了！想喝水不？」

「嗯！」

眞是沒有法子。

大姑娘只好也像宮天保那樣，洗乾淨了手，捧上滿滿一握，送過來。

朱允炆喜孜孜的瞅着她一笑，兩隻手接捧着她的手，便自低下來就手而飲，把一掬水全喝光了——最後乾脆把自己的臉也埋在這雙手裡……。

岳青綾輕輕一嘆，也只得由着他了。

這兩天她也想通了，女孩子家，終必是要嫁人的，既然已失身於他，便是他的人了，却是這個人非比尋常，雖說是如今落難在外，總還是個皇上，難保他沒個三妻四妾……？

一想到這裡，可就由不住她心亂如麻……說眞的，什麼都好說、好忍，就只是這一宗，要讓自己跟在他身邊，名不正言不順的，只是個小星星……那可是絕對不行，寧死也不能從……。

這一次來，她心裡早就算計好了，這檔子事一定得弄個清楚，要不然，哼，管他什麼皇上不皇上的，礙不着自己扭頭就走。

◉卿本佳人◉

冷不防的抽回了手——

「皇上您坐好了！」

朱允炆涎着臉，還想再說什麼，礙不着面前佳人冷冰冰的那種表情，尤其是那雙眼睛裡的光采，寒若冰魄，眞能把人給鎭住。

忽然間使得朱允炆爲之憶起，對方固然是秀色可餐的佳人淑女，同時也是個拿刀動劍，出手取人性命於俄頃之間的俠女子。

一念之觸，朱允炆眞個嚇了一跳，慌不迭的坐正了身子：「妳……？」

看着他這個樣子，岳青綾却又狠不下來了。

「您別害怕……只是有幾句話想問問您……」

朱允炆這才鬆了口氣。

「什麼話……？」

「其實也沒什麼……」大姑娘忽然又變得忸怩了：「只是心裡奇怪……皇后呢……她沒有跟著您？」

還當是什麼事呢！朱允炆解頤一笑，笑容裡不無淒凉，搖搖頭說：「她死了，你還沒聽說過？」

岳青綾「啊！」了一聲，黯然的垂下了頭。

「是燒死的！」朱允炆緩緩說：「當日來不及出來……」

「我知道了……」岳青綾看著他：「那您身邊就沒有一個人跟著……服侍您？……我的意思是，一個女……人……」

朱允炆說：「怎麼沒有？李妃跟著我出來的！」

「李……妃？」

「一個可愛的女人……」朱允炆喃喃說道：「她也死了……」

岳青綾低低的「嗯！」了一聲，頭垂得很低，心裡眞有點像是犯罪的感覺——心裡的一塊石頭固然是放了下來，却也爲著自己的自私而內疚。好久好久，她都不敢向對方看上一眼，生怕一望之下，讓對方瞟透了自己的心思，那該有多不好意思？

她總算放下了心。却也因此，一霎間心裡亂糟糟的想到了好些事……說不出的一種感覺，臉上一陣子紅、一陣子白……。

「你在想什麼？」

朱允炆一隻手攀上了她的肩膀，恐懼既去，剩下來的便只是蜜蜜柔情。

却是這一句，帶來了眼前姑娘的無邊傷懷，身子一歪，反而倒在了他的肩上。

「先生您壞……」

便自伏在他肩上泣了起來，兩隻手一下下在他身上拍著、搥著……却是一下比一下無力，一下比一下更輕，臨到最後，便是那樣軟酥酥的撫在他的身上。

再怎麼樣強，總還是個女人，這一霎毋寧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

朱允炆感嘆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只是把她抱緊了，輕輕撫摸著她又柔又細的長髮……

「好姑娘，你就別哭了……以後好好跟著我……我疼你……」

岳青綾驀地止住了泣聲，一下子由他肩上抬起來——

「您說的可是眞的？」

倒使得朱允炆嚇了一跳，一時不知何以置答。

「看吧！」岳青綾咬著下唇兒：「連一句眞話都不敢說，還說對人家好……才不信你呢！」

說著賭氣的擰過了身子。

「唉……」

朱允炆這才明白過來，慌不迭的陪著小心：「這可是寃枉呀……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你這裡就生氣了，眞是從何說起！」

「好吧！」岳青綾忽的回過了身子，模樣裡透著認眞：「您是皇上，君無戲言，就老實的放下一句話吧，您……打算怎麼辦吧！」

「什麼怎麼辦？」

「又裝……」岳青綾生氣的翻著白眼兒：「我問您……以後您打算把我這個人怎麼擱吧……我是說……把我放在那兒？」

原來是這麼檔子事，朱允炆這才明白了。

「你說呢？……」

說時他把臉湊近了，近到挨著了她的臉：「這不就是你一個人了麼……你就是我的娘娘……我的小娘娘！」

病才剛好，他的風流病可又犯了。

岳青綾把身子離遠了，用著奇怪的眼神看著他，確實也拿他沒有辦法，乘着這個熱頭上，正想好好說他幾句，爲今後立個規矩，却是外面有了動靜，嚇得她立刻閃開一旁。

「姑娘是我——」

宮天保來了

◉念奴嬌◉

宮天保與錢起分別潛身進來。

「怎麼回事？」岳青綾臉上訕訕的道：「他們人來了？」

宮天保說：「人來了不少，姑娘妳看怎麼辦？」

「不用怕！」

岳青綾一面整理着身上，轉向錢起道：「錢師傅，回頭你揹着先生在中間，宮師傅殿後，我在頭裡，我們往東邊去，那裡路我熟，出了這個山就沒事了，我爹會在那邊接應！」

一聽見岳天錫在那邊接應，宮錢二人俱都寬心大放。



幾個人立時動手，為朱允炆穿着準備。

岳青綾探頭穴外，聽了一會，回身道：「對方最厲害的是那個姓方的，其他都無足可怕，就是姓方的來了，我也不怕，我們有三個人用不着躭心！」

當下隨即潛身外出。

先時的一天大霧，不過是說話間的工夫，竟然為風所趨散——

岳青綾身子方一出現，猛可裡附近山坡間，一人斷喝一聲道：「在這裡了！」

緊接着弓弦一響，嗖！地射過來一支狼牙飛矢，直取岳青綾面門，却給後者舉手劈落地上。

她隨即吩咐身後道：「快出來！」

錢起等一行，聆聽之下，匆匆現身而出。便即在這一霎，弓弦數響，一片箭矢直向着四人站身之處飛射過來。

岳青綾嘴裡叱着：「快走！」長劍揮處，一片格格聲響，已把飛來箭枝，全數削落地上。

却只見人影翻飛裡，兩個人已飛身近前。

一身黑紗官式長衣，白玉鬧腰，頭上紮「忠靖巾」——典型的錦衣衛裝束。

原來燕王入主稱帝之後，手下臣子為丑表功，新興起一種戴頭為「忠靖巾」，意在歌頌當年燕軍入主之「靖難」之役。

能夠身任大內所謂「上二十二衛」中最稱重要的「錦衣衛」衛士，武技自非泛泛。

眼前二人，腰上各扎着一方紅綢，按階應在「百戶」之職。

左邊一個細腰長身，手施鋼鎗。右邊一個却是五短身材，手上却握着根「七節虎尾鋼鞭」。

雙方甫一照臉，細腰長身的一個，一橫手上鋼鎗，大聲叱道：「還不給我站住！不想活了麼!?」

岳青綾却不理他，撥心一劍刺來。

「反了！」這人揮動鋼鎗，用力向對方劍上就磕。

却是對方這個姑娘過於厲害。

細腰漢子滿以為憑自己手勁兒，加上鋼鎗份量，這一下定能把對方長劍磕飛半天，却是不知一磕之下，竟走了個空。

眼看着對方少女劍走輕靈，隨着她身子滴溜一下打轉，極是巧快的已到了自己左側。

岳青綾身法至為巧快，人到劍到，決計以迅雷不及掩耳身法，取對方性命。

細腰漢子一驚之下，一隻鋼鎗招式已然「用老」，再想收回那裡還來得及？

隨著岳青綾的一聲清叱，劍發無聲——容到對方乍然警覺時，早已劍光璀璨，蔚為大觀。

身聽得「嚓！」地一聲，那一隻力持鋼鎗的手，連同着整個臂彎，一併被斬落下來。

細腿漢子慘叫了一聲，一個搶背翻身，跌出了七、八尺外，在地上一連幾個打滾，便自昏死了過去。

手持虎尾鞭的一個，目睹下嚇得魂飛魄散，那裡還敢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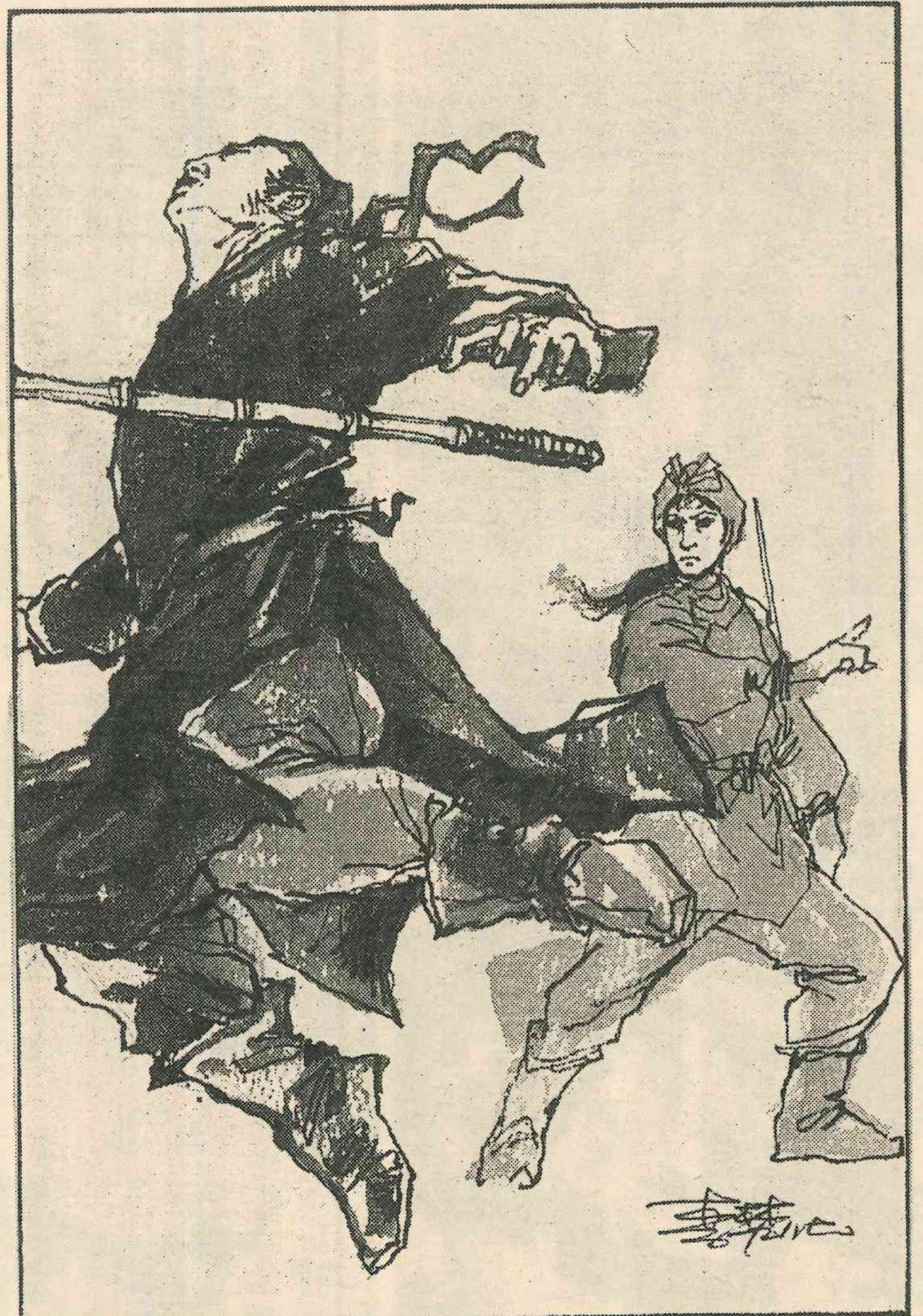
嘴裡怪叫一聲，一擰身直向着一旁山陌上縱去。

宮天保待將縱身追上，却只見岳青綾反臂擰腕，發出一枚暗器——「蛾眉針」——「打!!」。

暗器原來就揷在髮上，一共三枚，看起來不過是個「銀簪子」罷了，却不知竟是厲害的獨門暗器。

日光下，銀光一現——

五短漢子身子才躥了個高兒，不過拔起來一半，



五短漢子身形才拔起一半，即為自後襲來的「蛾眉針」正中背脊。

即為這枚自後襲來的「蛾眉針」正中背脊。「吭！」了一聲，一個咕嚕自高處滾了下來。

宮天保趕上去手起刀落，便自了結。

○　○　○

胡哨聲響——

樹叢裡滿是人影。顯示着敵人一面，確是人數不少。

岳青綾一馬當先，率同着身後三人已然撲向了右面樹叢——這一帶地勢尤其險惡。

放眼當前，荆刺遍野，亂石綿延，雲靄低迫，連接着蒸騰的茫茫霧氣，不遠處一道瀑布，自山頂潺潺直跌而落，濺發起大片狂雪。

「這是飛雲澗！」

岳姑娘用手裡的劍向前面一指：「過了飛雲澗是萬松坪，到了那裡就好了！」

她猶未忘回過身來向着朱允炆看上一眼，淺淺含笑道：「怎麼樣，嚇着您了嗎？萬歲爺？」

朱允炆也只剩下苦笑的份了。

錢起重新把他揹好了，用一條綾子緊緊兜着，這樣就不虞中途跌落。

岳青綾用手裡劍撥着脚前的棘荆刺草，囑咐錢起道：「小心着點！」

便在此刻，迎面大樹上，一人怪聲笑道：「來的好!!」

噗嚕嚕——一陣子長衣飄風聲，怒鷹也似的落下個人來。

緊接着這人身後，呼刺刺一連又落下四個人來。

五個人，一前四後，一落而定，却是落地生根，分別佇立在五尊高矮不一的亂石之上。

為首一個錦衣瘦小漢子，灰眉細眼，兎耳鷹腮，乍看上去就像是畫上雷公。身後四個人，高矮不一，却亦各有氣勢。

岳青綾迎着來人看上一眼，已自認出頭裡的一個，正是敵人陣營那個最棘手的主兒——方蛟，心裡一驚，陡地閃身，護在了錢起身前。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5

●蕭敬人／著 ●董陽孜／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岳青綾已認出頭一個人——正是敵人陣營那個最棘手的方蛟，心裡一驚，陡地閃身，護在錢起身前。

◼ 龍飛 ◼

來人方蛟鬼啼也似的發出了一聲怪笑，居中而立，大剌剌的道：「這就不錯了，大姑娘，我們在這裏恭候多時了，失迎，失迎——」

一面說，向著這邊拱了拱手。霍地躍身而前，落在岳姑娘一行正前方不及丈處站立，却把一雙深陷在眶子裏的三角眼，直直向錢起身後揹著的朱允炆逼視過來。

「方某人眼拙了，這位是……？」

宮天保「刷！」地拾身而前，右手向腰間一探，挺腰作勢，「嗖！」地抽出了「緬刀」。一片刀光，搖顫著他騰騰殺氣的臉。

「方蛟，你好大的膽，見了聖上還不跪下？你這個無恥的小人……你？」

却是錢起背上的朱先生說話了——

「宮天保！」

「奴婢在——」

宮天保霍地回身，彎腰聽旨。

「不要緊，你閃開了，朕自己跟他說話！」

「這……」宮天保欠身道：「奴婢遵旨！」

便自弓著身子向旁閃了開來——不過是一步而已，瞧了瞧，岳姑娘就在附近，緊傍著錢起身邊。心裏才自略略放心。

——即是岳姑娘的一身能耐，他親眼見識過，既然有她在側全力維護，不啻大大助長了己方力量，才自心裏略釋寬懷。

雖說是落難之中，皇帝到底也有他的氣勢。拍拍錢起的肩膀：「放下我來！」

錢起應了聲「遵旨」，匆匆解開了胸前十字盤結，蹲下身子把朱允炆放下，隨即向旁閃開。

方蛟「嘿嘿！」一笑，氣燄頓見收斂，狡黠的臉上顯示著一片諂媚，却是忍不住心裏的竊喜……十足的一副「小人得志」神態！

「足下大概就是……朱先生了？」

一面說抱起了鳥爪子也似的一雙瘦手，不由自主的拱了一拱：「得！不知者不罪，在下……來的魯莽，先生你受驚了！」

一面說，深深打了一躬，身後四人，不自禁的亦爲之各自抱拳一躬。

「你就是方蛟？」





「你敢！」一聲喝叱，岳青綾閃身而前。

朱允炆手指著他大聲道：「你想要幹什麼？」

「嘿嘿……問得好！」

方蛟拱了拱手：「不錯，在下就是方蛟……一直在大內當差……這就用不著多說了，相公爺您是過來人了……還有什麼不明白的？眼前沒啥好說的，偺們哥兒幾個……這一趟是奉了聖上的旨意……」

「胡說!!」

朱允炆怒聲叱著，霍地上前一步，跺著脚道：「朕就是皇上，朱棣欺君犯上，你竟然稱他是聖上……？放肆!!」

幾句話義正辭嚴，卻是嚇不著眼前這個奴才，反倒引起了他的一陣子冷笑。

「相公爺你這是在作白日夢吧？」

宮天保怒叱一聲：「放肆!!方蛟你這是在跟誰說話？」

「跟誰說話？」

一霎間方蛟面現不屑，再也壓不住心裡的忿怒，凌聲說道：「沒什麼好說的了，相公爺你的那點子威，如今用不上啦——有理你到紫禁城說去——哼哼……偺們哥幾個如今是奉旨拿人，成國公還等着見人，相公爺……多少你也是見過世面的人，這就別給我們爲難——這就請吧！」

朱允炆氣得臉色發青，連說了兩聲「反了，反了！」手指着方蛟，恨聲道：「你這個奴才，一片胡言亂語……給我拿下！」

宮天保早已蓄勢以待，隨着朱允炆的話聲一落，霍地騰身而起。

却是一起而落。

隨着他飛快的落身之勢，掌中細刀璀璨出一片白光，一刀直取頂門，嗖！地直認着方蛟頭上劈落下來。

方蛟哼了一聲，身形微偏，宮天保的刀勢即行落空，即見他反手一揮，「噹！」地拍向對方刀身。——這一手「空手入白刃」功夫，施展得極是巧妙，却也險到極點。

「唏哩哩——」一片刀光顫處，宮天保身子被迫得不迭躍開，乃得敞開了此一面門戶。

方蛟也不客氣，脚下邯鄲學步樣的一個搶勢，直向着朱允炆面前欺來。

「你敢——」

一聲喝叱，緊跟着岳青綾的閃身而前——一股劍風，連帶着銀光一閃，直向着方蛟臉上劈來。

這一掌看似無奇，却使得方蛟心裡一驚。「呼！」地側身飛轉，閃出了五尺開外。

◙冤家路窄◙

「啊——!?」

這一掌彷彿才使他忽然警覺到眼前這個姑娘的厲害，從而注意到對方這個人就在眼前。

一霎間，他像是記起了許多事，瘦削臉上顯出一種暴戾陰森——

「我倒是忘了……這一位大概就是岳姑娘吧？失禮，失禮——」

岳青綾鐵青着臉，冷冷嗔道：「用不着來這一套，姓方的，我知道你……我爹早就等着要會會你了！」

「啊——!?」方蛟怔了一怔：「妳爹？」

「你忘了？」岳青綾冷冷直盯着他：「我爹叫岳天錫……」

方蛟冷笑一聲。突地神色一變——

「岳天錫!?」

「不錯！是我——」

聲音傳自左面一道迂迴狹道。

隨着各人的側首，正可見猝起撩天的一雙石壁——便在那兩壁併在之間，空出了一線天光。

——一條人影，便自那一線天光之處，陡地縱起，大鷹翱翔般翩翩飄落。

這般身手，即是極以輕功見長的方蛟看在眼裡，亦不禁爲之暗自驚心。

衆目睽睽之下，來人身似巨鷹而盤，足下方沾緊接着第二次騰身而起，噗嚕嚕——衣袂飄風聲裡，已來到眼前。

一身皇色夏布長衫，腰繫束帶。高個頭，漫長臉，長眉之下的一雙眸子既細又長，更似灼灼有神，映襯着色作古銅的一身肌膚，望之氣勢軒昂。

朱允炆一面，方自認出來人，正是曾有一面之識的岳天錫，俱不禁爲之精神一振。

却是狡黠詭異的方蛟，竟然在此一霎，乘著敵人身勢未定的一瞬，猝起發難。

「看打!!」

嘴裡一聲喝叱。

隨著他身軀的向前一殺「波！」一蓬白煙冒處，打出了大顆琉黃彈丸。

前文亦曾交代，古廟太蒼，便是焚毀於這類烈火彈丸，自是厲害之極。

眼下這一彈，由於雙方的距離不遠，猝發而臨，更增無比凶險。

岳天錫身勢未定，陡吃一驚「嘿!!」了一聲，隨著他身子的向後一仰，看似跌倒，其實不然——哧，長虹臥波般倒縱出丈許開外。

耳聽得「碰！」地一聲大響，琉黃彈擊中石面，濺發起數十道飛焰流火。

陽光下，不過是數十道細細白煙。却是嚐過味道的人，俱都不敢讓它沾身，深知其厲害非比一般。

岳天錫那麼快的身勢，亦不能爲之全免，眼看著一點飛星，濺落其身，不過是招著了點衣邊兒，「波！」地一聲，頓爲之燃燒起來。

一旁的岳青綾，眼看著父親受難，驚得「呀——」了一聲。

岳天錫却也見招於先，就地一個打滾，把衣上著火撲滅——

却在這時，敵人一面的方蛟，已自撲身向前，隨著他陡然下落之勢，一口軟劍已擎抽在手，銀光燦處，直認著岳天錫身上就扎。

「爹——小心!!」

一旁的岳青綾驚叫一聲，抖手打出了暗器「蛾眉針」，直取向方蛟後頸。

「哧——」陽光下閃爍出一絲白光。

方蛟一式「怪蟒翻身」，劍勢輕揚「叮！」格開了來犯的暗器，岳天錫乃於此一瞬陡地挺身躍起，怒叱一聲：「無恥小人!!」

話出，掌到——

恨極了對方卑鄙伎倆，岳天錫來不及拔出身後兵刃，一式排形運掌，雙手齊胸霍地向外推出，發出了勢若狂濤的巨大掌力。

一任方蛟之陰損刁頑，面對著岳天錫如此狂猛之勢，亦不敢率爾招接，一聲怪笑道：「好!!」身子一式倒躥，「呼！」地飛身尋丈開外。

◙碎馬功◙

戰雲輕啓，却是一發而收。

兩個人對面佇立，怒目以視——尤其是岳天錫，一時大意，險些受害。面對著對方這個昔日的冤家對頭，其怒可知。

雖然如此，却還有一份武林規矩——



「好厲害的烈火毒彈，足下原來慣以趁人之危，看來是不改舊習，失敬，失敬！」

一面拱手以抱，却把長衣一角扳起來塞向腰間，右手乍翻，已把斜揹在背上的一口弧形短劍取到手上。

兩句話看似持之以禮，却是暗含譏諷，損得厲害，方蛟即使臉皮再厚，也無能置若無聞，一時間只臊得面紅耳赤。

這個人却也有他一套，啐面自乾的涵養功夫。諦聽之下，只見他仰天發出了一聲怪笑，雙手拖劍一拱——

「這不是岳老哥麼？多年不見，老兄還不是一樣？舌槍唇劍，逼人的厲害——兄弟失禮，老哥你萬請勿怪，失禮、失禮——」

一邊說，一邊故示輕鬆的嘻嘻笑了起來。

岳天錫正是深知這個人的厲害，決計不敢掉以輕心。

「足下這就不用客氣了……」岳天錫哈哈一笑道：「五年前承你手下留情，姓岳的活著沒有死，這筆賬今天可以算一算了！」

這麼一說，包括朱允炆在內，每個人心裏這才明白過來——敢情是兩個人結有宿仇。

「哼哼……」

方蛟由鼻子裏發出了一串冷哼，三角眼裏滿是猙獰：「這麼說，你父女是存心找我來的了？」

「你完全說對了！」凌聲道：「等你已不是一天半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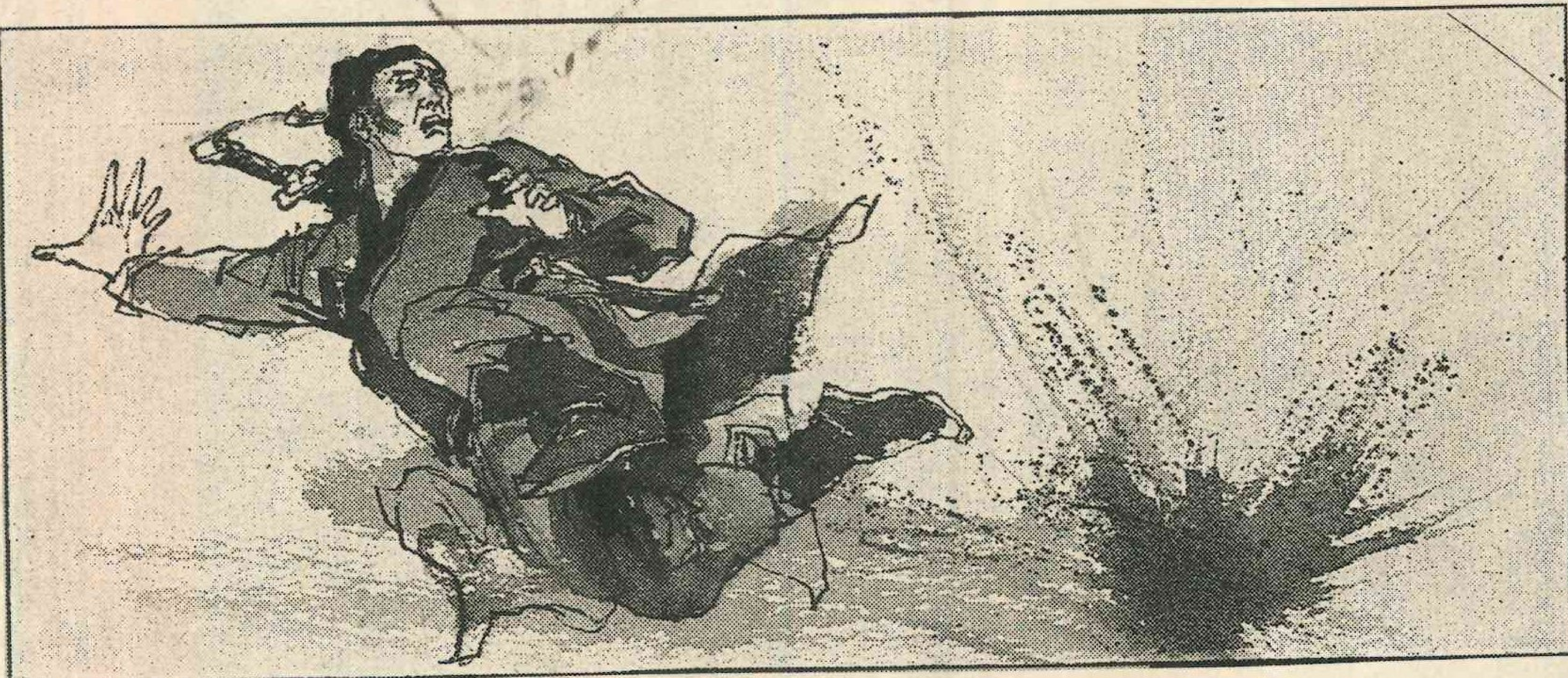
陡地，他前進一步，弧形劍抱右臂，直攀向左面肩頭，拉出了一個架式——

「足下鐵手功，端的厲害，岳某不才，今天還要長長見識，廢話少說，這就請吧！」

一面說，岳天錫便自緩緩蹲下了身子。

——耳聽得一陣子刷刷聲響，眼看著無數落葉，細小砂粒，隨著岳天錫下蹲的身勢，竟自慢慢向外擴散而開……。

岳天錫半蹲著身子，更像是深深打入地下的一截鐵椿，說不出的一種沈著勁兒。



岳天賜長虹臥波般倒縱出丈許開外。

包括宮天保在內，也只能看出來岳天錫的內力驚人，只是對方眼前所施展的到底又是一門子什麼樣的功夫？却是諱莫如深。

岳青綾却是心裏有數——

她知道，父親在面對著眼前這個生平大敵時，不惜把畢生浸淫的「碎馬功」都施展了出來。

那是因爲方蛟的「鐵手穿牆」功力過於厲害，多年前父親一時大意，幾乎在對方這門功力之下喪失性命，才致於今天的上來謹愼。

方蛟目睹之下，神色微微一變——

却是他身後四個人，驀地騰身而前，一片飛雲樣的向下一落，略呈四角之勢，把岳天錫暗暗看在其中。

方蛟這才爲之一鬆，瘦削的臉上，顯示著一片陰森，隨即嘻嘻有聲的笑了。

「岳老大，你這是成心要我獻醜了……恭敬不如從命，我接著你的就是了——」

說時却把一雙三角眼，轉向岳青綾一瞥，冷冷笑道：「怎麼樣，大姑娘也來一塊玩玩？」

「用不著！」

岳天錫眸子瞬也不瞬的直盯著他，嘴裏却在向女兒招呼——

「丫頭，小心護駕，不可妄動。」

其實他不關照，岳青綾也看出來了，敵人一面，既然在此處設有埋伏，保不住前道也是一樣。曾聽父親說過，對方陣營裏還有個姓井的，更是陰險狠毒，該不定就埋伏在附近，岳青綾年少氣盛，藝高膽大，雖不曾把對方看在眼裡，却是眼前保着皇駕，可就萬萬不敢掉以輕心。

再者父親以一敵五，也使她放心不下，……便自一聲不吭的站立一旁，以備必要時的隨時出手。

所幸朱允炆連經大敵，多少也有了些歷練——岳氏父女的眼前護駕，終使他心情稍安，便自在一方大石上坐下。宮錢二個一左一右緊緊侍立。再加上岳青綾的一力侍衛，這般陣仗，即使最險惡的情況之下，亦可保無慮。

就在這一霎，現場已有了變化。

像是誰也沒有看清楚——方蛟靈巧的身勢，驀地狂飈而起。

兩口雪亮的劍鋒，嗆噹！迎在了一塊。

岳天錫矮下的身子，忽地躍身而起——方蛟這一面，反倒是矮了下來。

「嗆噹！」

又是一聲脆響！

即在這第二度交鋒裡一高一矮兩個身子，呼！地分了開來。

就在此將分開的一霎，方蛟的一隻左手，駢指爲刃，劍也似的疾勁，猛地直向着岳天錫肋上揷來。

岳天錫似乎是防着了他的有此一手，右腕倏起，用胳膊肘子，狠狠的向對方搪了一搪。

太快了。

除了岳青綾以外，竟然沒有一個人看清楚——岳天錫這一手「單翅斜飛」顯然是用上了。

眼看着方蛟的身子就空一個打滾——或許是下意識裡他已覺出了不妙，即在他一式「鐵手穿牆」落空之下，希冀着逃開對方的毒手。

却是慢了一步。

岳天錫那一隻左手，幾乎在毫無迹象中驀地而出，疾如電閃。

「噗！」

一掌拍中了方蛟後背。

緊跟着兩個人的錯身而開，宛似交翅而過的一雙燕子。

○　○○

岳天錫落下的身子瀟洒如昔。

方蛟却不一樣了。

隨着他脚下的一個蹌踉，「噗通！」一聲，跌倒地上，緊跟着下額上翻，「哧！」地噴出了一口鮮血，血箭也似的足足噴出了三尺來高，便自直直的倒了下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6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方蛟脚下一個踉蹌，跌倒地上，緊跟著下額上翻，「哧！」地噴出一口鮮血，便自直直地倒了下來……

◉四虎看鷹◉

方蛟死了。

死在岳天錫那一式肉掌之下。

旁觀的人不免大是奇怪，尤其是與方蛟一夥同來的四個人——他們與方蛟朝夕相處，確知頭兒一身筋骨，由於曾習「鎖陽」神功，又經特殊鍛鍊，幾至刀鎗不入，何以眼前却會喪生在岳天錫的一隻肉掌之下？

這可是一個待解的懸疑。

岳青綾却是心裡有數——

她知道，父親爲報當年一時大意，險些喪命在方蛟絕功「鐵手穿牆」手下之恥，五年以來晝夜勤習「碎馬功」，據知，似乎只有這門功力才能透過方蛟那般堅實的肌膚，直傷內臟。

也是方蛟自負過甚，怎麼也沒有料想到對方所練的「碎馬功」如此厲害，一經接觸，非但五臟俱摧，甚而那一根直貫的後背脊樑，亦爲之節節碎落。方蛟即使是再多一條命，也是活不成了。

○　○　○



岳天錫身勢騰起，似翔舞天表的巨鶴。

眼看着頭兒的暴斃，四差衞俱不禁作了個魂飛魄散，却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原來眼前四差衞所站立的這個四角陣式，早經熟習，名喚「四虎看鷹」。

——「鷹」者，即先時方蛟之處。陣式之微妙，端在正中的那一隻「鷹」，一經發揮，深不可測，堪稱厲害的緊。却是眼前作爲全陣中樞的那隻鷹的忽然喪生，不用說，於全陣有絕對的影響。

雖然如此，四隻虎一旦發起威來，却也大有可觀。

耳聽着其中一人類似虎嘯的一聲斷喝，四個人霍地向中間一個疾躍，便自把岳天錫看在中間。

說時遲，那時快——

左面前翼的一個矮短胖子，身子霍地向前一躬，「刷啦啦……」銀光亮處，西瓜大小的一團銀光，忽悠悠直向着岳天錫正面飛來。

同時間，右面側翼的一個長身漢子，隨着他身勢的一個向前疾滾，掌中一雙彎刀，配合着他身勢的突然躍起，直向着岳天錫正面劈來。

好猛的勢子——

岳天錫叫了聲「好！」手腕抬處，「噗！」地拿住了飛錘的鎖鏈。只覺着勁兒好大，只震得一隻右臂齊根發酸。

却是這當口，瘦長漢子的一雙彎刀又自來到。

岳天錫身子一個快閃，施了一式師門獨傳的秘技「一線金光」，龍吟聲裡，長劍劈面直下。

妙在這一劍恰在對方雙刀之間，其勢更快。

大片血光濺處，來人瘦長漢子一顆頭顱，幾爲之劈成了兩半，便自直挺挺的向後面直倒了下來。

一不做二不休。

幾乎在同一時間，緊握在他手裡的那個鏈子錘也爲之拋了出去。

矮胖漢子心裡一驚，情急之下，猛地把手裡的另一隻鏈子錘，急急掄出。

銀光劃處，耳聽得「叭！」的一聲大響，火星四濺裡，兩隻流星錘兀自撞在了一塊。

這一撞力量何其驚人!?

矮胖漢子簡直來不及多看，身子一個倒折，「咔！」地已穿身七尺開外。

他當然看出了事態的不妙，眼前已無能制勝，是以身子乍一進出，緊跟著擰身力縱，向左面山窩子躥去。

却是情急有錯，這一躥不偏不倚，正好來到了岳青綾身邊不遠。

只當對方姑娘人家，容易打發，身形乍然一落，叱了聲：「閃開!!」雙手著力，用「鐵胳膊」功夫，直向岳青綾前胸就搪。

這一來可就糟了。

實在是這個大姑娘，遠比他想像中更厲害得多。

矮胖漢子手腕子才自遞出了一半，猛可裡眼前人影一閃，頭頂上「呼！」的一響，對方姑娘已到了他身子後邊。

其勢絕快，翩若驚鴻。

矮胖漢子心裡一驚，連身子還來不及轉，一股勁風，直叩後心，只覺著身子一麻，眼前一陣發黑，便自倒了下來。

岳青綾身勢再起，翩若飄風，起落之間，已襲到了另一人身前。

對方這個所謂的「四虎」，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作爲一「鷹」的方蛟忽然喪生之後，竟然會變得如此脆弱，不堪一擊。

岳氏父女甫經聯手，連傷二命，下餘二人，頓爲之大見張惶。

「四虎」既去其二，其餘的二個，還能有什麼作爲？即在岳氏父女二度聯手之下，迅速予以解決。

一場來勢洶洶的風暴場面，就此平息。

■刼後孤魂■

越過飛雲澗，來到了萬松坪。

眼前巨松聳峙，怪石林立，總算暫時相安無事。

「先生受驚了！」

向著正中的朱允炆深深一揖，岳天錫抱拳恭謹的道：「草民接駕來遲，還請先生恕罪。」

朱允炆感嘆道：「老英雄，你太客氣了……俗們就走在一路吧……」

說時他一面轉向身邊的岳青綾，無限欣慰的點頭道：「有你們父女在我身邊我就放心了……」

岳天錫苦笑了一下：「小女年輕無知，先生您今後多照顧她吧！有她在您身邊，此行應無所懼……」

朱允炆微微一怔：「老英雄你——？」

岳天錫慨然一嘆：「我就不跟著您了！」

一旁的宮天保忽似想起道：「岳大俠可曾見著了李長庭？他……」

「對了……」朱允炆道：「李長庭呢？」

岳天錫聆聽之下，呆了一呆，搖搖頭說：「他……不在了……」

「死了!?」朱允炆一時睜大了眼。

宮天保、錢起俱爲之神色一懍。

大家夥的眼神兒，俱都集中在岳天錫臉上。

「他死了……」

岳天錫不勝感傷的嘆息一聲：「李侍衛是死在方蛟和井鐵昆的聯手之下，我去晚了……」

朱允炆身子晃了一晃，「啊！」了一聲，才自緩緩坐下，一時間眸子裡湧出了熱淚。

宮、錢二人也不禁低頭飲泣。

「當時天太黑……」岳天錫略似自責的道：「實在看不清楚，我知道他受傷了，却不知他傷得那麼重……後來發現已經來不及了！」

頓了一頓，他接下去道：「李侍衛是死在姓井的暗器鐵蝙蝠之下，……在此之前更中了方蛟的劍傷……兩樣都是致命之傷，才至於……」

朱允炆鐵青着臉，一句話也沒說。

他身邊的人都知道，即使過去在宮裡，皇帝對李長庭一直就破格恩寵，及至落難出宮之後，李長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是與日俱增，幾乎是寸步不離，猝然間聽見了這個凶訊，他內心的哀痛自是可以想知。

「他……的身子呢……」

「交給老和尚了……」

「老和尚？」

朱允炆緩緩抬起了頭，臉色是那種慘白的顏色：「你是說太蒼廟裡的那個老和尚？」

「正是少蒼老方丈……」

「啊——」朱允炆頗以意外的驚了一驚：「老和尚他……還活着麼？」

岳天錫道：「他還活着……只是受了重傷，其他的和尚，還活着的有十之三四……他們往東邊去了……」

「謝天謝地——」一霎間朱允炆臉上綻現出笑容道：「老和尚還活着……他還活着……只要活着就好……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說着說着，他竟自低頭泣了起來。

宮天保躬身抱拳道：「先生節哀——龍體保重……」

岳姑娘看着傷心，情不自禁的亦爲之低頭落淚。

「先生節哀，身子要緊！」岳天錫無限悵惘的道：「留着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先生健在，以後就有希望！」

朱允炆暫止傷懷，長長嘆息一聲：「老英雄你說的好……我們真的還有希望嗎？」

「有希望……」

岳天錫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說：「只要先生您不氣餒、不灰心……總是有希望的……」

「爹！」岳青綾問道：「葉先生他們呢？」

岳天錫點頭道：「這件事我正要稟報先生——葉先生他們先走了……上重慶去了！」

朱允炆一驚以喜：「他們都還活着！」

岳天錫苦笑了一下，搖搖頭說：「不！多數都不在了……」

朱允炆黯然垂下頭來。

岳天錫道：「不過，葉先生幸能全身而退，他要我轉稟先生，他們先去重慶了，請先生不必掛念！」

「這樣就好！」朱允炆苦笑了一下：「我們一行人太多，太過招搖，分開來走要好得多！」

宮天保咳了一聲，看向岳天錫道：「岳大俠……你看今後這一路，還有凶險沒有？咱們往後……該怎麼個走法？」

岳天錫點點頭道：「方蛟這個畜牲雖然死了，那個姓井的還活着……不過他也受了傷，敵人一面吃了這麼大虧，暫時不至於再冒險，不過……這裡終不是好地方，要趕快離開才是！」

說着他轉向女兒道：「青綾，你侍候着先生這就走吧！」

岳青綾臉上訕訕的答應了一聲。

宮、錢二人立時有所行動。

「我們這是去那裡？」岳青綾轉向父親望着：「爹——您呢？」

想到了此行一別，再見何期？岳青綾雖是俠女心襟，亦不禁爲之依依動情。一時眼睛也紅了。

岳天錫愛女情深，却是當著人前，終不便說些什麼，見狀哈哈一笑，語調淒涼的道：「丫頭，事到如今，一切都看你的了，生死有命，你就認了命吧，我還要去看看葉先生他們，之後，或許回山東老家一趟，只要這把老骨頭健在，俗們父女便總有後會之期，丫頭，妳好自爲之吧！」

說罷，雙手抱拳轉向朱允炆深深打了一躬。再向宮錢二位微一抱拳，身形微拱，捷若飛猿般騰身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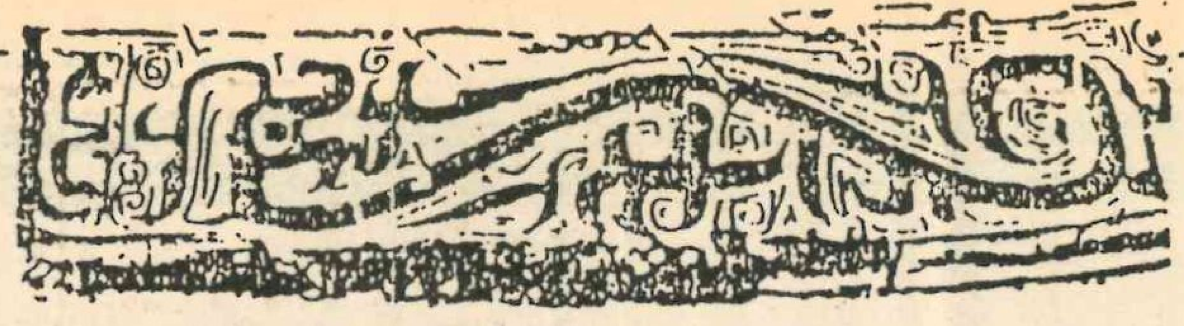
說走就走。各人看時，岳天錫飛快的身勢早已落向一棵巨松。

——緊跟著松枝的一顫，他身子第二次騰起，便似翔舞天表的巨鶴，霎時間幾個打轉，已自無踪。

■摸魚兒■

溪水潺潺，斜陽如晦。

一雙天鵝，雙雙自眼前湖泊裏振翅而起——那麼劇烈的拍打著雙翅，施展著即使一流輕功「八步凌波」也望塵莫及的身法，霎時間踏波飛騰而起，昇



向紅雲密佈的穹空……。

經過了昨日那樣驚天動地的劇變之後，眼前的這般寧靜、恬逸，更似難能可貴了。

這裡地當「萬松坪」以北，「雲霧山」以東，應是屬「十萬大山」之一系列，重巒疊嶂，綿亙無盡，其實一踏入「萬松坪」，就地理形勢而言，便已進入了十萬大山地區，千山疊翠，萬峰競秀，便是岳青綾嘴裏所謂的安全地帶。

這「安全地帶」四個字，也只是相對而言，因爲敵人一旦踏入這般綿亙無盡、左右千里的山區，很容易迷失方向，設非是深悉山勢路線，萬難涉足其間，否則攻敵不成，自身先已不保，一任你千軍萬馬，照樣困死山城。

是以，想像之中，敵人在人疲馬倦，新當重創之際，是萬萬不會輕易犯險，進入這等連虎豹也不欲深入之境的了。

岳青綾之所以大膽涉足，是因爲她對這裏形勢有一定掌握，早已作好準備，如此事到臨頭，便不致張惶失措，一切按部就班，便是眼前這片居住之處，也似早已佈置妥當，看來順理成章。

背崖面湖，左右重嶂，一片雲海，直彷彿就在眼前，近到延手可掬。

濤濤山風，引動著一山奇松，時有淸嘯——那聲音極似牧羊人吹起的長螺……而眼前的朵朵白雲，便似簇集不去的漫山羊羣了。

○　○　○

波光如鏡，山風緩緩。

——沿湖以側，那麼碧綠碧綠衍生著的大片綠葉……。野百合開得一片爛醉，在交織著五顏六色的詭異波光裏，你便於不知不覺中，被大自然的彩筆捉弄了。

岳青綾出山未歸，宮錢二位被囑咐就近護駕，不得遠離，此時此刻，朱允炆也就格外感覺著孤單。他原來就是屬於多愁善感那一型態之人，如今更當愁鎖眉間了。

過去事早已不忍卒思，便是眼前遭遇，也當盡情排解，長久以來，他似乎一直都在從事著一門功課——如何逆來順受的功課。如果沒有處苦如甘的這般功力造詣，日子便是連一天也過不下去的了。

從晨間岳青綾下山的那一刻開始，他便已在殷殷期盼著她的歸來，直到此刻——日落西山，他仍然在期期等候之中。

錢起拾了一大綑乾柴，放下來，笑向朱允炆道：「這裡地方眞好，便是住上幾個月，也不要緊，山上有野獸，水裏有魚，附近多的是野菜，可以不愁吃喝，眞是太好了！」


宮天保捲起褲脚，赤著上身，踩著溪水走來。

朱允炆站起來拍拍衣服，打算到湖邊走走。

却見宮天保捲著一雙褲脚，赤著上身，著溪水，正自由左側邊走來。手裏拿著一串魚，約摸有四五條之多，邊走邊自大笑。

「先生鴻福齊天，眞個人靈地傑，想不到魚這麼多，不大會的工夫，就捉了好幾條！」

一面說頻頻揚動手裏的魚，笑得嘴都閉不合攏。

錢起「唷！」了一聲，忙趕過去，一面接過魚來，掂了掂，總有五、六斤重。

「你是怎麼捉的？連魚竿也沒有啊！」

「那還用得著魚竿？衣服一兜就行了！回頭我再教你！」

說時涉水而上，把用來捉魚的上衣，洗洗乾淨，抖開來攤在草地上。

朱允炆竟自也動了童心，走過來瞧著錢起手上的魚，笑向宮天保道：「在那裏捉的？回頭我也去摸他幾條！」

宮天保只是乾笑道：「那裏敢勞動先生金駕？再說水也太涼……」

錢起道：「對了，先生萬萬不可，凍著了可不是鬧著玩兒……先生要是悶的慌，看看岳姑娘有沒有針線，回頭給您做個魚竿玩玩倒是不要緊……」

朱允炆却不理他，只在淺水附近的石縫裡尋覓，被他找着了幾隻螃蟹，一時哇哇大叫起來。

錢、宮二人原是躭心，怕他過於憂傷悶壞了，想不到這位皇帝童心未泯，說樂就樂，倒是多操了這一份心。

難得見他這麼開心，宮錢二人乃得打起了精神，陪着他玩兒。

錢起便也脫了鞋，捲起了一雙褲脚，陪着他抓蟹摸蝦——把抓到的螃蟹用長條的樹枝串着，只樂得朱允炆嘻嘻哈哈笑個不停——

一忽兒，他心血來潮，覺着不過癮，自己也脫了鞋襪，挽高了褲脚，要踩着水玩，宮錢二人扭不過他，只得順着他的性子。

却是溪水太涼，水底石頭有稜有角，要是扎着了他的脚，那還了得？

好說歹說都勸不住，錢起只好施出了苦肉計，乾脆脫光了上衣，趴在水裡當馬，要朱允炆騎在他身上涉水過溪。

這個「騎水馬」的主意，果然新鮮，朱允炆樂得一試——當下連聲讚好。

爲討主子的歡心，兩個人眞是施出了渾身解數，當下宮天保在前，權作開道，錢起做馬在後，便自玩耍起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7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為了討主子歡心，宮天保與錢起施出渾身解數，便自玩起「騎水馬」的遊戲來。

■矮仙人■

朱允炆騎在錢起身上，揚着手裡的樹枝，作勢向前一指，喝道：「爾等山水聽令，朕乃大明天子朱允炆，今因逆王朱棣犯上逼宮，迫我太甚，如今淪落山野，朝不保夕，山神有知，如能保我此行平安歸去，來日匡復社稷，朕當冊命此山為萬山之山，並在此設廟立壇，保爾香火萬世不輟！」

說到這裡頓了一頓，轉目眼下二人，嘿嘿笑道：「你二人，此番護駕，功不唐捐，朕封你們為護國左右將軍，山神有知，定不食言！」

幾句話看似玩笑，倒也氣吞山河。所謂「君無戲言」，直嚇得宮錢二人就溪跪倒，連連叩頭不已。

朱允炆哈哈大笑，手舞長枝，擊打着水面，激起了片片水花，喝了聲：「水軍過河，朕要御駕親征，把那個敢以犯上的逆王朱棣活捉到手，朕要親手宰了他，剖腹取心，看看他那一顆心到底是什麼顏色？」

語出鏗鏘，落地有聲。

宮天保學樣抱拳高呼一聲：「遵旨——」退後三呼萬歲，旋將轉身過溪的一霎，耳聽得側岸上，似有鈴聲叮噹。

三人乍聞之下，由不住大吃了一驚。抬頭望時，更不禁為之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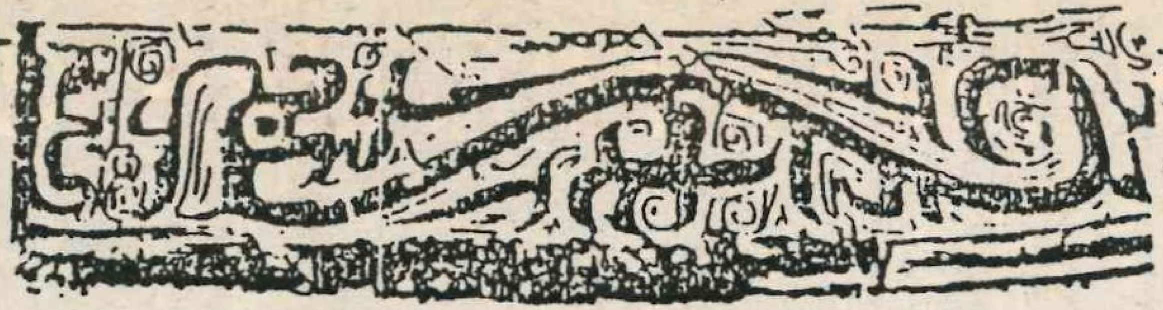
却只見一個[illegible]倚松之下，不知何時，竟然立着一人一驢，[illegible]樣兒透着悠閑。

即聞得那人呵呵揚聲笑道：「娃娃好大的口氣，你們三個人是那裡來的？竟然在此逍遙，天色已經不早，莫非還打算在此過夜不成？」

邊說邊[illegible]驢而近。

各人看時，不禁略略鬆了一顆緊懸的心。原來來人是一個鬚髮皆白的矮小老人，由於身材至為短小，竟而在驢背上盤膝以坐。小毛驢遍體[illegible]，僅得四隻蹄脚其白如雪，肚腩間懸着兩隻小小銀鈴，走動起來，其聲叮噹，甚是悅耳好聽。

矮小老人身材是那麼矮小，却留有過長的鬍子，一部白鬚，長可尺半，飄洒胸前，襯着皤皤白髮，乍然現身，簡直像是畫上仙人一般。背上揹着個長棒狀的竹簍，兼帶着一柄鶴嘴短鋤，一身白色布質長衣，雖不華麗，却大方潔淨。鈴串叮叮，小毛驢已來到眼前。



宮天保「嘩！」的一聲，自水中躍起，顧不得赤身露體，橫身而前，大聲叱道：「那裡來的老頭兒，胡言亂語，找打不成？」

矮老頭兒愣了一愣，手攬銀髯呵呵笑道：「果然有幾分護國將軍的架式！」邊說拱手一揖：「左大將軍請了！」

「你這個老……」

心裡一急，順手抄起了一截樹枝，宮天保大聲叱道：「去去去……別來這裡討厭！」

矮老頭兒只是赫赫低笑，一隻手盤弄着長鬚，並無退後之意。甚至於連他座下的小毛驢都不曾受驚，四隻蹄脚，就像是釘在地上一樣的，動也不動一下。

水裡面的兩個人，也都張惶上了岸邊。

錢起一面穿衣，一面向宮天保道：「看住他，不能叫他走了！」

也難怪錢起有此一說。這裡山居隱秘，萬萬不能洩漏，一旦爲敵方所知，那還得了？

宮天保因見對方是個老人，一時心存惻隱，只打算把他嚇唬走了就算完事，却是沒有想到，對方小老頭兒不吃這一套，竟然鎮定如恆，絲毫也沒有要走的意思。錢起再這麼出聲一招呼，才令他忽然覺出了事態的嚴重。心裡由不住爲之一驚，陡然伸出左手，向着小毛驢嚼鐶抓去。

老頭兒嘴裡「唷！」了一聲，向後面帶了一下韁索，不過只是那麼輕輕的一收，宮天保的這一抓，竟自落空——抬頭再看，一人一驢，仍在眼前，寸土未縮。

「將軍這是要幹什麼？」

老頭兒笑靨不失，一隻手仍自盤弄着鬚。

宮天保心裡一驚，忽地覺出了不是好相與，手上的棍子也就老實不客氣的直向着驢背上的小老頭兒胸上點去。

小老頭「赫！」了一聲，盤坐的身子，霍地向後一翻，那樣子正像是爲對方棍勢所中——却是在宮天保抽回來的一霎，不倒翁樣的又自坐了起來。

小毛驢四蹄一跳，才自向旁躍開。

這麼一來，即使連一邊的朱允炆也看出來——來人這個矮小的老頭兒，顯然是大不尋常。

「老小子，你這是給我裝蒜！我打死你！」

嘴裡怒聲吼着，宮天保擰身作勢，「嗖！」地閃到了人身前。

有了前番經驗，宮天保掌中木棍改直而橫，「呼！」地一股疾風，直向對方橫腰力掃過來。

小老頭叫了聲：「好傢伙！」矮小的身子，猴子也似的跳了起來。却是起勢不高。

耳聽着「呼！」的一聲，宮天保那麼猛勁的棍勢，再一次打了個空。

眼看着小老頭猴子樣的身子，一起而落，仍然落在了鞍上。

■莫測高深■

隨着他的身子一轉，驀地頭下脚上，竟自在驢背上豎起了蜻蜓。

宮天保驚心之下，再也不心存忌諱，怒叱一聲，呼呼呼一連向對方揮出了數棍，取勢上下全身，其勢之快，有如狂風驟雨。

却是這個倒立在驢背上的矮小老人，身法至爲巧妙。

只見他時而縮足、踡腿，或是猴子樣的一個翻身，動作之巧妙輕靈，簡直令人嘆爲觀止。宮天保那麼凌厲的一輪快杖，竟然全數落空——

即在他收回杖勢的同時，驢背上的矮小老人亦爲之同時坐好——和先前一模一樣的盤膝其上。



矮小老人身法至爲靈巧，宮天保的凌厲攻勢竟全數落空。

宮天保腳下踉蹌着後退了一步，極其駭異的向對方打量着——

「你……到底是誰？」

「我就是我！」

老頭兒若無其事的應着，一隻手仍自盤弄着下巴上的鬍子，直彷彿根本就沒有把宮天保這個人看在眼裡。

一旁觀看的朱允炆與錢起，都不禁吃了一驚。

錢起早已穿好衣服，一雙判官筆，就在手上，嘴裡怒叱道：「老小子你少賣瘋賣傻，今天不交代清楚，休想離開。」

驢背上老人嘻嘻一笑，拱手道：「這位便是護國右大將軍了，請了、請了！」

顯然朱允炆方才信口之言，全已被他聽見。果眞如此，朱允炆自承爲帝之一節，已是不打自招，自己爲對方所深悉……老頭兒果眞心懷叵測，消息一經外傳，後果之嚴重，可想而知。

一經着念，錢起、宮天保二人俱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心內略略打定主意，決計不容對方老頭兒逃出活命。

錢起筆交左手，早已心存異動，一聲喝叱道：「打!!」

右手揚處，「嗖嗖—」兩聲，打出了一雙鐵膽。一奔上額，一奔前心，直向着驢背上矮小老人電閃而至。

小老頭喝了聲：「不好！」

只見他矮小的身子，忽地一搖，一個咕嚕，直向着驢背上翻了下來——却是不曾跌倒塵埃，而是翻向驢腹下面——這邊下去，那邊上來，彈指間又自回到了驢背上。

不用說，錢起的一雙鐵膽，又自落了個空。

說時遲，那時快。

即在此同時之間，錢起飛快的身子，陡地拔身而起，起落之間，已到了小老人身邊，掌中雙筆，施了一招「撥風盤打」，直向着矮小老人當頭力擊直下。

這一下看似疾猛，其實又自落空。

雙筆之下，眼看着驢背上的矮小老人，雙手向空一舉，箭矢也似的射空而起——

錢起霍地收住了勢子，一個轉身，閃出去五尺以外，驚惶中抬頭打量。對方那個矮小老人，竟然高踞在上，站立在一座高出的山崖之巓。

山風呼呼，吹動着他一身肥大衣衫，皓髮銀髯，隨風而展，那樣子簡直與畫上仙人一般無二。

「呵呵……」矮小老人居高而笑，打着一口濃重的雲貴口音：「二位將軍還要糾纏不已，非要見上一個眞章才肯罷休？」

話聲方頓，宮天保已自側面陡地揚手打出了一掌石子，以百步飛蝗石的出手，直向崖上的矮小老人身上打來。

依然不能得手，耳聽着一陣唏哩嘩啦聲響，即在矮小老人大袖揮展裡，全數收入袖底。

宮天保喝了一聲：「老小子！」待將縱身而上。

「慢着！」朱允炆忽然的閃身而出。

錢、宮二人生怕有所失閃，一時顧不得再行出手，慌不迭閃身而前，緊緊護侍在朱允炆身邊左右。

「你們不可無禮！」

嘴裡說着，朱允炆翹首崖上，打量着對方那個矮小老人，大聲道：「你是什麼人？既然來了，何不下來說話？」

話聲方頓，空中人影一閃，有似燕子一樣的翩躚，對方矮小老人的軀體，自空而墜，極其輕靈的已落身眼前。

錢起一架手上雙筆，「噹！」的一聲，橫身當前，叱道：「大膽!!」

矮小老頭呵呵一笑：「又來了，又來了……」眼望朱允炆道：「這是怎麼回事？不是你要跟我說話嗎？」

朱允炆怔了一怔，退後一步，點頭道：「你到底是誰？要幹什麼？」

矮小老人嘻嘻一笑，搖着雙手道：「陛下不要多心，小老兒只是湊巧從這裡經過，遇見了你們……」

「你說什麼？」朱允炆插口道：「你叫我……？你怎麼會知道我是……？」

宮天保、錢起虎然作勢，一副又將開打模樣。

「且慢……且慢……」

小老人搖着一雙短手邊自笑道：「二位將軍不必動手，有話好說嘛——我也不是什麼壞人，更不是什麼朝廷的鷹犬，我這個樣子像嗎？」

樣子果然不像。

宮天保怒聲道：「那麼你又是誰？嘴裡胡說八道些什麼？」

小老人笑了一笑，眼睛看向朱允炆道：「不是你自己說的麼？說你是大明皇帝朱允炆，還封他們兩個是左將軍右將軍？我又怎麼胡說八道了!?」

朱允炆轉眼一笑，爲之釋然道：「原來如此，一時玩笑之言，老先生何以當眞？沒有請教老先生大名上下？怎麼會來此深山曠野？」

「好好好……」

一連說了三個好字，老頭兒仰天「呵呵！」笑了起來，一面拱手道：「好說，好說，小老兒姓趙，百家姓裡第一個，名叫去山，可不就是這個名字取壞了，自幼就與功名富貴搭不上一些兒關係，一天到晚專愛在深山曠野裡打轉，貴客你是——？」

朱允炆還未答話。宮天保插口道：「我家公子複姓諸葛，趙老頭你的話也忒多了！」

「好說——原來是諸葛公子……失敬、失敬……」趙老頭再次拱手陪笑。

朱允炆打量着他，點頭笑道：「老先生不要多禮，來吧，我們坐下說話！」

後退幾步，就在一塊平滑的大石上坐下。

宮、錢二人亦步亦趨，緊緊看守着他的左右。

姓趙的小老頭兒，笑了笑便自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依然是盤着雙腿。

■玉手追魂■

「老先生，你是幹什麼生意發財？」

含蓄着無比的好奇，朱允炆向面前的小老人打量着，雖說是逃難日子已逾四年，他却是難得與一般常人說上一句話，一時間顯得興趣盎然。



「呵呵……大相公說笑話了……」趙老頭說：「幹我們這一行的要能發財，也就好了！」

一面說，由背後竹簍子裡拿出了一隻籐棍，上面拴着幾隻特製的鈴鐺，上下一抖，嘩楞楞響出了一片聲音——

趙老頭呵呵笑道：「看見沒有？我是幹這個的！」

朱允炆猶自不解，怔了一怔，轉向宮天保道：「這是什麼？」

宮天保自然省得，欠身向朱允炆道：「先生，他是個看病的郎中！給人看病的！」

趙老頭說：「對了，是給人家看病的，什麼病都治，而且兼帶著賣藥！」

「原來如此！」

朱允炆向他背後的竹簍子看了一眼：「賣什麼藥？」

「嘿！生意來啦！」

一面說，姓趙的老頭兒卸下了背上的簍子，打開來順手摸出了兩個猴頭樣的東西。

「這是什麼？」朱允炆顯然不曾見過。

「猴頭菇！」趙老頭笑嘻嘻的說：「送給你啦——燉着吃大補元氣！」

朱允炆指了一下，宮天保立刻拿過來雙手呈上。那玩藝兒毛毛的，色作金黃，看上去不折不扣簡直就像是個猴子腦殼。

朱允炆那裡見過？在手裡連連把玩，眞算稀奇。

趙老頭又由簍子裡摸出了個樣子像是「佛手」一樣的東西，其色粉紅，狀若溫玉，極是好看。

「大相公，你再看看這個，嗅嗅看，才香呢！」

宮天保接過來，在手裡掂了掂，觸手溫潤，却是前所未見，那樣子極似一隻女人的纖纖細手，粉搓玉揉，看來吹彈可破，設非是在其根部生有四片綠葉，簡直像是用麵粉特意揉出來的一般。

朱允炆先就看着喜歡，一把由宮天保手裡接了過來，只覺着入手溫潤，一如婦人之手。眞個稀奇透頂，忍不住便向鼻間湊近嗅去。



小老頭閃電般出手已探向岳青綾腰間……

猛可裡，一人尖聲叱道：「小心！」

話出、人起——一條疾快人影，翩若驚鴻，直由對岸飛身而近。

宮天保、錢起方自認出，來人是岳青綾姑娘。這一面，朱允炆却因嗅着了那枚像是女人玉手的奇異果實，登時間雙眼翻白，麵條人兒樣的癱了下來。

姓趙的矮小老人一聲怪笑，陡地直襲而近，却為錢起奮身當前的一雙判筆，硬逼了回去。

呼——

怒鷹盤空樣的疾厲——隨着矮小老人的一式凌空滾翻，已落向丈許開外。

眼下人影交錯。

宮天保、錢起雙雙奔向朱允炆。

岳青綾却是放不過姓趙的小老頭兒。嬌叱一聲，起落之間，已與姓趙的小老頭兒迎在了一塊。

——那眞是一式極快的出手，四隻手猛可裡交接一團，緊跟着「刷！」地分開。

姓趙的小老頭「嘿！」了聲：「好傢伙！」霍地翻身疾行——岳青綾猛地自後面撲上來，其勢之快，如風摧浪。

猛可裡，前行的小老頭向下一縮，疾如電閃的轉過了身子，衣浪翻飛裡，一隻右手，已探向岳青綾腰間——其勢如電，快到無以復加。

像是發自岳青綾嘴裡的一聲驚叫，她的一隻纖纖玉手，却於此同時，攀上了矮小老人的右面肩頭，似拍又抓的按了下去——

小老頭鼻子裡「吭」了一聲，陡地打了個哆嗦，隨着他身子的一掙，嗤啦一聲，一片肩衣連同着他半邊袖子，俱都撕扯下來。

這番交接，快到了極點。

耳聽着姓趙的矮小老人，發出了淒厲刺耳的一聲長笑。

「好個丫頭——」

聲音未已，矮小的身子再次騰起，長虹天架般的閃了一閃，已落在了一旁的黑毛小驢背上。身法依然巧妙，却已不似先前之瀟灑自如。

「好厲害的『鷹爪子』，大姑娘你報個『萬兒』吧！」

「岳青綾！」

「好！」抖索待去的一霎，他却又轉過臉來：「南普陀六如先生是你什麼人？」

此番對答，眉剔目張，直似怒啼鸚鵡，較之先時之神仙丰采，兩者相距，何止以道里計。

「你……管不着……」

岳青綾寒聲以對，忍不住脚下蹌了一蹌。

雖說是力持鎭定，却未能逃過姓趙的小老人眼下，兒啼樣的發出了一聲怪笑。

「小心着點兒，大姑娘！十萬大山一直是你爺爺的地盤……你可把這個小皇帝給看緊了，礙不着爺爺明天後天心裡一高興，還會再來，俗們走着瞧吧！」

話聲一頓，雙膝力磕，小毛驢陡地前躥，瞬息間消逝無踪。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8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姓趙的小老人，兒啼似的發出一聲怪笑：「小心著點兒，大姑娘！十萬大山一直是妳爺爺的地盤……妳可把這個小皇帝給看緊了……」

■紅酥手■

[illegible]著姓趙的小[illegible]縱如飛而逝，這一面岳青綾竟似支撐不住[illegible]晃，噗！地坐了下來。

錢起、宮天保正[illegible]倒地的朱允炆，聞聲而警——「[illegible]姑娘！」

錢起[illegible]聲，飄身而迎。

卻[illegible]青綾臉色蒼白，冷汗淋漓，不由嚇了一跳——「大姑娘……妳……怎麼了？」

[illegible]岳青綾倏然的由地上站起，一把拉住身邊[illegible]沒有再坐下來。

「[illegible]生，怎麼樣了？……你們把他抬過來……」

錢起應了一聲，跺腳嘆了聲：「唉！」

皇上朱允炆像是喝醉了酒那樣，一攤爛泥似的賴地上，口角淌著白沫，嘴裡胡言亂語。

「唔……好香的手……」

[illegible]睡眼惺忪，半睜半閉，嘴角斜牽，飄著直似淫[illegible]笑。[illegible]意識[illegible]，仍似在貪戀著那一隻「香香[illegible]手[illegible]」

「[illegible]……」宮天保吃驚的說：「先生……他中了[illegible]……這可怎麼是好？」

岳青綾伸出手，用兩根手指頭，仔細的分著他的[illegible]頭，說了[illegible]，總是眼前模糊，看不清楚。

「[illegible]……師傅，[illegible]你給我看看清楚……看看先生兩眉[illegible]可有什[illegible]……沒有？」

「[illegible]是……姑娘！」

宮天保忙自趨前，低下頭仔細向朱允炆眉間察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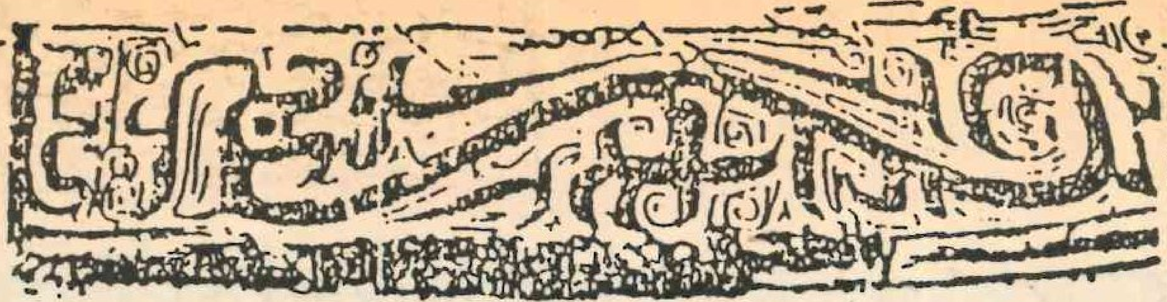
「[illegible]姑娘……你來啦……你也……來……來了，來來[illegible]讓我親一個。」

說[illegible]說著，他的手就不老實起來，一下子抓住了岳青綾的手，又親又聞，更像要往大姑娘身上偎。

岳[illegible]既羞又窘，卻是臉色蒼白，一句話也不說。

宮天保費了半天的事，才算看清楚了。

「[illegible]看見了……」他說：「先生兩眉當中有一道[illegible]綠[illegible]呀——真的，一道紅線……」



「什麼紅線……？啊……好香的手，好香的手……」

一面說，朱允炆捧著岳青綾的手，直親得「嘖嘖作響。這番動作，直看得宮、錢二人好生尷尬，偏偏岳青綾一反常態，竟而不思掙脫，一任對方在自己的玉手上百般溫存。

「先生他知覺迷失……他自己不知道他在幹些什麼！……看樣子……病得不輕！」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岳姑娘你看看……要怎麼救救先生才好？」

「都是那東西作的怪！」

岳青綾偏過頭，向著那邊地上看了一眼。

錢起趕忙過去，把先時遺留在地的那枚形若「玉手」的果子撿起來，送到岳青綾面前。

「喏——就是這玩藝惹的禍！」

岳青綾轉過來看了一眼，點點頭說：「我知道！」隨手拋出，撞著石頭，「波！」地綳裂而開，淌出了一地看似既稠又黏的汁液，顏色却是粉紅顏色。

岳青綾皺了一下眉毛，冷冷說道：「果然是它——喪心果——好可恨的東西……」

「什麼是喪心果？」

「我也只是聽說過！」岳青綾說：「聽說這種果子產在雲貴深山絕谷，終年不見天日之處，藥性淫惡，一經中人，重者喪心病狂而死，輕者也能令人昏睡不醒……」

說時頓了一頓，轉眼看向朱允炆道：「……就像先生這樣，不過是嗅着了一點，就變成了這樣……不要緊，一會兒就會好的！」

說到這裡，終於忍不住身上的痛楚，輕輕哼了一聲，身子晃了一晃，緩緩坐了下來。

「大姑娘……你……？」

宮天保睜大了眼睛，瞪着對方蒼白流汗的臉，忽似警覺到對方的動作有異。

岳青綾緊緊咬着下唇，搖搖頭強自支持着說：「我不要緊……救先生要緊！」

她隨身帶有緊急備用的「千金囊」，拿了打開來，把一個包有雪白綢帕的小包，遞與宮天保道：「宮師傅，你打開來，裡面有點東西！」

宮天保應了一聲，接過手上。

朱允炆這一面仍自在胡言亂語——

「啊……甜甜！甜甜！是你，你也來了，可想死朕了……我的好甜甜……」

一霎間，朱允炆眉開眼笑，綻現在他臉上的是無限春情盪漾。

「準是燒糊塗了……嘴裡亂七八糟的……」

錢起側過眼來瞧着岳青綾，生怕大姑娘臉上掛不住。

岳青綾聆聽之下，果然為之呆了一呆。

看上去她的臉色更白了，眼神裡無限迷惘。

「好個風流的皇上……」哈哈一笑，她咂着錢七：「誰是甜甜？」



「啊！好香的手……。」

「甜……甜？」錢起嚥了口吐沫，搖搖頭，窘笑道：「那有哪？……姑娘您別信，爺這是燒糊塗了！」

岳青綾沒有吭氣兒，低下頭，臉色白裡透青，一顆顆的汗珠子，順着她的腮幫子直往下滴……

「甜甜……你可來啦！朕還以為你死了呢……你……」一面說，伸手抓住了岳青綾的腕子。

「爺，您醒醒吧！」錢起在一邊大聲嚷道：「這是岳姑娘，不是甜甜，那有什麼甜甜？……」

岳青綾硬生生的把他抓着自己的手分開來，轉向宮天保道：「藥呢？」

「在這裡……」

說時，宮天保攤開了手裡的小布包。

■虎爪山王■

裡面有一顆大小如同雀卵也似的黃白色石珠。

「姑娘，這是什麼……？」

岳青綾搖搖頭，不欲多說，伸出手指，輕輕一觸，不過微微着力，隨即化為粉末，却有一股異樣芳香氣息，上衝鼻端。

「快給皇上服下去吧！」

宮、錢二人不敢怠慢，雙雙照顧着朱允炆，把一小包藥粉服了下去。

說也奇怪，朱允炆原似神智不清的一片胡言亂語，却在服下此藥瞬息之間，隨即安靜了下來。

「先生睡着了!?」

宮天保仔細察看了一下，轉向岳青綾望道：「這是什麼藥……？」

「石腦……」岳青綾搖搖頭：「又叫『化公石』……算了，你們不會聽說過的」

（註：石腦，又名化公石。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石部卷九、本藥又名石芝。轉述抱朴子內篇云：服食一升能長生不死云）

至此，她才似覺出十分的累了。長長的吁了口氣，把身子靠向石壁，看着宮天保緩緩說道：「先生這一覺，要好一陣才會醒轉，宮師傅你去取一牀被子來給他蓋上……別受了涼！」

宮天保答應了一聲，忙自去拿被子。

岳青綾轉向錢起道：「麻煩錢師傅為我打一升水來，我口渴得很……」

錢起忙回了聲：「是——」

須臾盛了一皮囊清水回來才自發覺到岳青綾臉色白中透青，發了滿頭滿臉的虛汗。

「啊呀，姑娘……你……這是怎麼了？」

錢起乍見之下，幾乎嚇得呆住了。

喝了幾口水，岳青綾緩緩靠向石壁，冷冷說道：「我受傷了！」

「受傷了？」錢起更自一驚：「傷在那裡了？」

宮天保服侍朱允炆在被褥上睡好，諦聽之下一驚抬頭道：「是剛才那個叫趙青山的小老頭？」

岳青綾點點頭，神色凄然道：「這個人不是一般的江湖人物，他不叫趙青山，叫趙……白雲，是一個極厲害的黑道獨行大盜……」

「啊——」

宮錢二人俱都大吃了一驚。

要不是岳青綾眼前說起，誰也不會想到那個騎在小毛驢上，狀至瀟洒，面相和藹的小老頭兒，竟然會是個黑道獨行巨寇。

——却是「趙白雲」這個名字，宮、錢二位顯然前所未聞，還是第一次聽過，一時神色駭異，面現不解。

「聽我爹爹說，這個人一向橫行出沒在雲貴深山，人稱『虎爪山王』……來無影、去無踪，為人詭計多端，輕功極好，雲貴道上提起這個人，沒有不膽戰心驚的，却是沒有想到他竟然會來到了這裡，而且遇見了我們！」

一口氣說到這裡，岳青綾定了一定，猶有餘悸的道：「剛才情形，二位師傅也都看見了……要不是我施出了師門的『飛鷹神手』，傷了他的左肩，他絕不會放過我們……據我所知，這個人極要面子，一向夜郎自大，他雖然也知道我受了傷，却為自己也掛了彩，才會含恨而離……還有我師父六如軒主，也使他心存忌諱，不過，我算計着他還會再來，絕不會就此甘心……」

宮、錢二人頓時一怔，為之面面相覷。

錢起恨聲道：「他再來，我們就跟他拚了！」

宮天保搖搖頭說：「你這是在說氣話，我們拚不拚又當什麼緊，重要的是先生的安全才是重要……」

錢起自知失言，嘆了口氣道：「你說的不錯，先生的安全才是重要。」

宮天保瞧着岳青綾道：「姑娘看來傷的不輕，却是怎麼是好？」

岳青綾已自取了幾丸靈藥服下，說道：「想不到這個人內功如此之高，剛才我一時疏忽，被他『六陰』手法所傷，要不是我自小就練有師門的如意神功，現在早已喪生……」

說到這裡，她輕輕吟了一聲，背脊靠石，苦笑道：「這個人心好狠，我與他向無仇恨，初次見面他竟然會下這個毒手……他大概見我沒有當場倒下來，心裡也有些奇怪……」

宮天保說：「姑娘……妳話不要說多了……」

岳青綾說：「……我算計他很可能今夜還會再來刺探，却是不能讓他就此得手才好。」

錢起道：「姑娘說的甚是，只不知如何應對才是？」

岳青綾一隻手自按小腹，頗似吃力的引氣自吞，每吞一口，神色即似為之一振。

宮天保看在眼裡，頓時為之一驚，讚道：「姑娘是在施展『一元食氣』功夫嗎？佩服！佩服！」

岳青綾一連吞食了五、六口長氣之後，才自停住，轉向宮天保微啓笑靨道：「原來宮師傅也是行家，對了，我正是在施展這門功夫！」

宮天保怔了一怔，道：「這是神仙的『開穀食氣』之法，姑娘……妳豈不是有半仙之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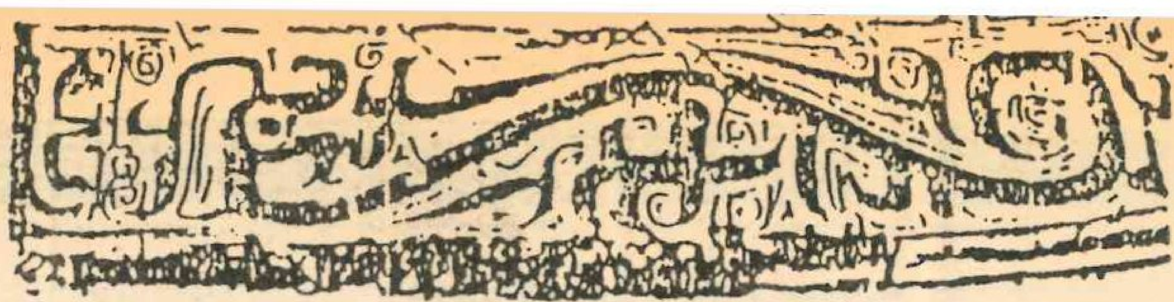
岳青綾搖搖頭說：「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神仙，只是胡亂傳說而已……我施展這門功夫，只是補足我的元力眞氣……，使我暫時能支持不倒……」

「暫時支撐？」錢起為之一呆。

「我受的傷不輕……短日之內，絕難恢復……」

岳青綾說：「我可不能讓趙白雲看出來……」

錢起點點頭，傷感的道：「我明白了……」



抬頭再看，岳青綾已閉上了眼睛。

■物傷其類■

日薄錙。

一片山霧自山半昇起，緩緩移動，很快的眼前山巒俱都在掩蓋之中。

岳青綾仍在靜坐調息。

宮天保倚石而坐，緊守在朱允炆身邊，寸步不離。卻只有錢起看似優閒，無所事事。

他其實心裡最是憂慮。忽而心驚肉跳，坐臥不寧。

來回的在附近走了一趟，越覺著山勢起伏連綿，無盡無禍，空山靜寂，暮色四垂，眼看著黑夜即將來到。

一想到黑夜，錢起即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感覺。絲絲寒風，穿透著他的一襲單衣，陡然間使他感覺著有些「高處不勝寒」來。

想起了入夜的寒風，皇上身子弱，露宿外面，怕是吃受不住，不如在附近多拾些山柴，夜裡點著了，一來可以取暖，再者也可預防山狼的侵襲。甚是有理。

錢起隨即把一雙判官筆插向腰間，提起一口戒刀，大步向溪邊岸上行去。

楓紅初染，溪水如藍。

隔著一面靜靜流水，人行其上，時見水面倒影，襯托天間紅雲，四面山花，一入水面，頓爲絕世圖畫。

即使錢起這類不過粗通文墨之人，走了幾步，亦不禁覺出了雅來。

站住了腳步，雙手插腰，四下望望，看看水裡自己雄姿，雖謂不顧影自得。有些兒飄飄然……。

他這裡，正自陶醉，耳邊上似聽得樹枝折斷的「咔嗽！」一聲脆響，緊接著枝顫葉搖，起了一陣子騷動。

什麼玩藝兒？

聲音來處，就在側面崖坡不遠。



這人半吊空中，頸間結著根山藤，看樣子多半已經死了

心生好奇，錢起不假思索，倏地飛身而起，一連幾個起落，撲向聲音來處——

這一面樹木高大蒼鬱，濃濃密密，一路綿延，幾至無盡，較之附近的空曠稀落，不可同日而語。

居高下看，樹叢裡個物翻騰，枝飛葉散，正自有一番掙扎——

錢起「啊！」了一聲，料想着定是什麼野獸的出沒。不禁爲之精神一振。

此行以來，日以乾糧果腹，尤其是朱允炆，早已食不下嚥，若能意外的獵些野味，豈不是好？

誠所謂「見獵心喜」，身形縱處，直入叢林，可就忘記了江湖上的一句名言——「逢林不入」。

○　○　○

四下裡陰森黑黯，仗着少許天光，勉強可以分辨一切。地上滿是殘枝敗葉，行走其上，軟顫顫就像跌落雲裡一般。

錢起解開隨身皮囊，摸出了一隻「瓦面透風鏢」扣在掌裡。

卻是在先時一陣枝葉凌亂聲之後，眼前一片寧靜，聽不見什麼聲音！

錢起按刀直立，正在仔細傾聽，目光掃處，卻爲他看見了一件物針，不由飛身而近。

迎着一線天色，那物事閃閃有光。

就近細看，竟是一口鋼刀。

這個突然的發現，由不住使得錢起爲之一驚，卻在他彎腰拾刀的一霎，一個黑忽忽的影子，猝然映向眼前。

一個人的影子。

錢起一驚之下，左腕翻起，待將發出手上鋼鏢的一霎，忽地止住，才自發覺到眼前那個黑忽忽的人影，自高而垂，竟是半吊在空中。

隨着樹枝的顫動，空中人影也爲之徐徐打轉，漸漸的錢起才看清楚了。

這人半吊空中，頸項間結着一根山籐，看樣子多半已經死了。

一種莫名的恐懼，陡然自錢起心底昇起，由不住後退了一步——

不用說，先時那陣凌亂聲音，便是因此而起——卻又是何以致之？

既然事發不久，很可能這個人還有救。

一念之興，錢起陡然飛身而起，長刀揮處，「嚓！」一聲，砍斷了對方頸上吊索，空中直挺的身軀，即爲之噗通跌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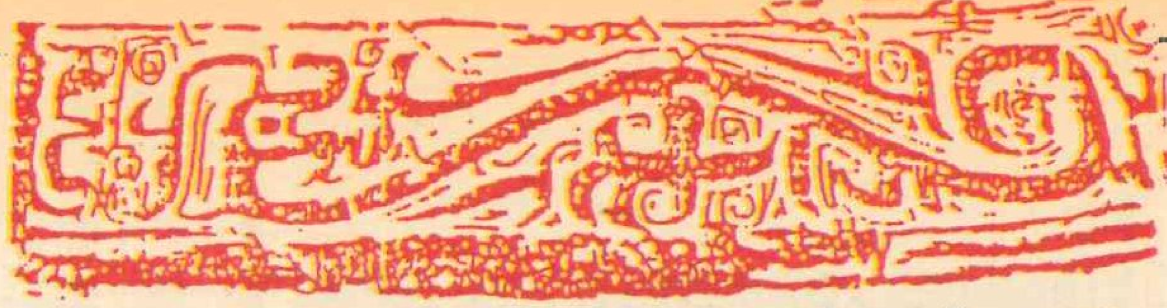
摸摸那人的手脚，入手冰冷，顯然早已斷氣。

再看死者一身穿著，一色的黑緞子緊身衣靠，腰繫絲縧，背上十字盤結，揹有長弓強弩，頭上長帽顯已失落，卻紮着黑色網巾。

這番裝扮對於錢起來說，極不陌生，陡然間使他記起了來自大內的錦衣衛士。

卻在這一霎，耳邊上傳過來一絲冷森森的笑聲——一個輕巧的人影，悠悠自空而落，平沙雁落般，現身當前。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19



●蕭敬人／著 ●董陽孜／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錢起突然記起了來自大內的錦衣衛士——，却在這一霎耳邊傳過來一絲冷森森的笑聲，一個輕巧的人影悠悠自空而落。

■吊死鬼■

錢起嚇得「啊！」了一聲，陡地點身而退。黑忽忽裡，那樣子簡直就像是看見了鬼——

「什麼人!?」

隨着他的一聲喝叱，手中戒刀，直指當前——約摸着却也看清了一些，對方那個人，竟是個白髮長鬚的矮小老人。

「趙白雲……」

——一念之驚，錢起幾乎呆住。

「想不到吧！」小老頭一隻手捋着長長的鬍子：「我還沒走，俗們在這裡又見着了！」

「你……」錢起霍地抛下手裡的刀，拔出了腰間雙筆，噹！一聲交叉而持：「姓趙的你想幹什麼？這個人可是你殺……的？」

說時，錢起向着地上的死人看了一眼。

「嘿嘿……」

冷森森的笑了幾聲，這位有「虎爪山王」之稱的黑道獨行魁首，身子微微搖動，一陣輕風也似的，已來到了錢起當前。

錢起早已是驚弓之鳥，只疑對方是向自己出手，赫得雙筆乍舉，比勢待出。

小老頭趙白雲嘻嘻一笑，臉上神色莫測高深，咳了一聲道：「不錯，是我殺的，你不樂意？」

錢起強自鎮定道：「你到底怎麼打算？」

「嘻嘻！」趙白雲不慌不忙，看着他點頭道：「你過來這邊看看——」

身子一閃，躍出丈外，回過身來連連向他點手招呼道：「來！來……」

錢起一時大生狐疑，不知對方老人搗的什麼鬼？心裡盤算着，脚下也就情不自禁的跟了過去。

林子裡光彩晦黯，老樹盤根，枝葉怒伸，俱是些參天大樹——前行的趙白雲脚下極是快速，幾個打轉忽的站定。

錢起生怕他向自己使詐，始終與他保持着距離，見他站住，自己也忙自站定。

這一站住，可就看見了什麼……



趙老頭身形一蹲，雙手猝分，直向對方雙筆拿去。

——到底是什麼玩藝呢？東一條、西一條，風乾臘肉也似的懸滿了眼前附近，少說也為數七八之多。

一陣風起，那些玩藝兒搖搖晃晃，盪散起重重鬼影——老天，全都是人哪！

和剛才所見的那個大內錦衣衛士一樣，原來這些吊着的東西，全都是人，每一個人都被一根山籐半吊在空中，却是姿態各異，有人吊頭，有人吊脚，總之全都死了。

地面上散置着各樣不同的武器，刀槍棍劍，樣樣俱全，明晃晃墜了一地。

空氣裡面雜着極濃重的血腥氣息，使人立刻有所意會，即是這些人不僅僅只是為籐索勒斃窒息。其中亦不乏「見血」而亡者。

憑着錢起特殊的感應，一眼以望，立刻即能認出，這些吊死的人，全部是來自大內的錦衣衛士，不用說，也都是全數死在對方這個小老頭趙白雲手上。

自然，這些人登山越嶺目的絕非是為了趙白雲，而他却管了閒事，將他們一一致死，却又是為了什麼？

心裡正自思忖，空中吊影裡，竟有人發出了呻吟之聲，錢起心方一驚，趙白雲也自警覺，有了行動，右手抬處，「嘶！」地發出了暗器飛刀。

銀光乍現，颼然作響聲裡，已擲中發聲的那人身上，登時了賬。現場立刻傳過來鮮血滴落的「滴答」一聲音——原來這些人俱是為趙白雲以這樣手法致死空中，莫怪乎空氣裡會飄散着如此濃重的血腥氣味。

陡然間，錢起警覺着一種新的恐怖，直彷彿面前的這個小老人，將會以同樣手法來對付自己，不由得點足而退，「嗖！」地縱身七尺開外。

「姓趙的——你打算要怎麼樣？」錢起無限迷惘的向對方望着：「這些人……你為什麼要殺害他們？」

「難道你不明白？」

趙老頭兒冷笑着道：「這些人都是衝着你們來的，想要活捉朱允炆——」

錢起厲聲叱道：「大膽！」却又顯着色厲內荏，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

趙白雲却自呵呵的笑了。

「剛才我告訴過你們，這地方是我趙某人的地盤，任何人敢來這裡撒野，我必叫他死無葬身之地，就像這些人……你們也是一樣……」

「你……想怎麼樣？」

錢起聆聽之下，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身子一歪，陡地打出了暗器——瓦面透風鏢。

幾番交談，錢起當然已經明白，對方老人趙白雲，決計對自己沒有安着好心。

反正是橫豎都免不了一拚，這就先下手為強吧！瓦面透風鏢一經出手，整個身子陡地縱起，嘴裡大喝一聲：「老兒，你納命來吧！」

■異兆■

他當然知道這個老頭兒的不是好相與，連岳青綾姑娘那麼高的武功，尚還免不了受傷，自己又何能與他一拚？

這可就是錢起的悲哀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夫復奈何!?

隨着他狂飆的身勢，判官筆一上一下，疾若出穴之蛇，陡地直向着對方身上猛戳了過來。

趙老頭桀桀一笑，矮小的身子驀地向下一蹲，雙手猝分，竄地直向着對方雙筆上拿去。

動作之輕巧，宛似火中取粟。

錢起那麼快速的雙筆竟然不能得手——即在趙白雲這一手看似平常的出手之下，不能得逞，雙筆自擊，發出了「噹！」地一聲。

再想後撤，已是不及。

趙老頭的一雙短手，竟是那麼靈巧，宛似花間蝴蝶般霍地分開，噗嚕嚕，袖風聲裡，一雙判官筆已為他拿在手裡。

錢起猝然一驚，只覺着一雙掌心炙熱如火，老頭兒好純的內功，一掙之下，竟使得錢起雙掌為之皮開肉裂。

連疼帶驚，錢起直嚇得魂飛魄散，那裡還敢略有逗留？身子向後一倒，腳下用力一蹬，施展出「金鯉倒穿波」的勢子，「哧！」地反穿而出。

趙白雲那裡放得過他？冷笑一聲道：「着!!」

聲出、手出——「刷刷！」聲響裡，一雙鐵筆已飛擲而出，疾如飛電，直認着錢起倒仰的身子追了過去，「噗哧！」而中。怒血飛濺裡，錢起在空中的身子，直直躥出去丈許遠近，才倒了下來。

再也沒有站起來！

他死了。

○ ○ ○

岳青綾忽然睜開了眼睛。

一堆柴火，熊熊在眼前燃着。火光爍爍，映襯着附近一片金黃顏色。正因為如此，才似更襯托出夜的黑黝與陰森。

朱允炆仍熟睡未醒，宮天保倚身石壁，正在打盹兒。流水淙淙，時有夜鳥的鳴叫，給黑夜帶來了無比的神秘與恐怖。

岳青綾緩緩站起來，活動了一下身子，走向朱允炆面前。

宮天保倏地驚覺，「啊！」了一聲，慌不迭站起身來，岳青綾手指按唇，輕輕噓了一聲。

「啊——」宮天保才似看清楚了：「原來是姑娘……？」

岳青綾先不答話，輕輕走向朱允炆身邊，聽聽他的出息，伸出手摸向他腕上脈門，只覺着脈象平和，再試試他的前額，顯然燒已退了，不由略為寬心。

却是朱允炆自夢中驚醒，欠身坐起來，那樣子就像是遇見了什麼怪異之事，不時的四下觀望，神態大是緊張。

「錢起……錢起……錢起呢？」

「他……？」宮天保轉過身來，四下打量一眼，搖搖頭說：「沒有看見他……大概在附近林子裡吧！先生……」

「不——快叫他過來，叫他來！」

「是——」

宮天保應了一聲，匆匆離開。

「您怎麼啦？夢見了什麼？」

岳青綾忙把一件厚衣服，披在他身上。

朱允炆看着她才似神色鎮定，緊緊抓住了她的手：「姑娘你在這裡？……啊啊…我是在做夢……麼？」

「你是在做夢……怎麼，頭還昏不昏？」

「錢起，錢起……？」朱允炆嘴裡一直喃喃的唸着：「我夢見他死了……」

岳青綾不禁為之神色一震。

「他死了……」朱允炆喃喃說道：「他死了……全身都是血，他跪下來跟我磕頭，說：『皇上保重……錢起不能再侍候您了……』嗳呀……好嚇人……他還叫我現在趕快走，遲了就來不及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時他霍地站起身來，大聲嚷着：「錢起，錢起——」

「先生小聲——」岳青綾忙止住了他。

却是聲浪迂迴，大群水鳥紛紛由溪岸驚飛而起，鼓翅劈拍聲，靜夜裡尤其驚人。

「小聲點……」岳青綾一面扶着他坐下來：「他不會死的，就在附近……宮師傅找他去了！」

嘴裡這麼說，心裡却似有了不祥之兆，一顆心通通直跳。

火光熊熊，搖動着深山夜宿的一派淒涼。

「唉唉……錢起、錢起……難道你真的死了？」——想着方才那個逼真的夢，朱允炆一時忍不住淌下淚水來……。

眼前人影飄動，宮天保去而復還。

「沒有人——奇怪……」宮天保驚奇的道：「我以為他就在附近……又會上那裡去呢！」

朱允炆聆聽之下，只驚得面色慘變，「啊！」了一聲，道：「他死了……死了……錢起，錢起……」一時再也忍不住，竟自低頭痛泣了起來。

「先生——您……？」宮天保莫名其妙的看向岳青綾：「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岳青綾搖搖頭，苦笑道：「先生作了個夢，夢見錢師傅他……死了！」

「啊——」

宮天保陡地張大了嘴：「是……麼？」

「我不信！」岳青綾說：「我找他去！」

「不！」朱允炆站起來說：「我…也去……我跟着你去！」

想到了剛才的夢，朱允炆真個毛髮悚然，那裡還敢在這裡待下去？

岳青綾想想，總也有點不放心，把他們兩個留在這裡，再者朱允炆剛才說到「現在就走，晚了就來不及了」的那句話，奇怪的給了她一個暗示，使她警覺到這一霎的良機不再。

「好——我們就一起走吧！她隨即吩咐宮天保道：「宮師傅你揹着先生，我們去找錢師傅去！」

宮天保答應一聲，隨即動手整理。

岳青綾把朱允炆一個隨身重要的革囊揹在背後，宮天保先此已動手用山籐做了一個揹椅，讓朱允坐在椅子上，揹在背上，倒是方便多了。

一切就緒，岳青綾點着了備好的一根油松火把，交給宮天保拿在手裡。

「姑娘——我們還回來麼？」

「不回來了！」

看着宮天保笨重的一身，岳青綾說：「剛才我到山下附近走了一趟，大內來的人還沒走，這地方保



不住會被他們發現……」

宮天保怔了一怔，眼裡只是頻頻向四下張望，希冀着錢起能在這時候忽然出現——如果錢起果如皇上夢中所示死了，那就證明敵人已經來到了眼前，更是得快走不可。此念一起，可眞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宮天保那等膽量之人，不禁打了個冷戰，全身上下起了一陣鷄皮粟兒。

倒是岳青綾反而異常冷靜。

「回頭不論有什麼情況，你只管揹着先生緊跟着我，不要出手，一切都由我來應付！」

一面說，岳青綾已把自己收拾停當。

宮天保雖然知道她先時受傷很重，却是在經過一番調息之後，現在看起來又復神采煥發。

黑夜裡雖有火光明滅，亦看不甚清，除却背後長劍之外，大姑娘身上配件亦是不少，諸如雙手袖腕，皆有特製的暗器設計。

離開之前，岳青綾特地把柴火熄滅，一時火華大掩，只剩下宮天保手裡的一根火把。

■夜遁■

順着溪水前進，走了百十步，岳青綾站住脚步，回身再看，方才來處已掩飾於一片氳霧氣之中。霧色如紗如幻，雖不甚濃，却使人難以看透……。

岳青綾隨即爲之寬心大放，點頭道：「這就好了！」

朱允炆道：「怎麼好了？」

「現在大概是子時前後，」岳青綾說：「我差一點忘了，這裡是『子午白紗』……每天子午二時霧起，漫山遍野，越來越濃……須要過一個時辰之後，霧才能消……」

說着她頓了一頓，輕輕嘆道：「希望能趕快找到錢師傅，要不然等一會霧重了，可就更難了……」

朱允炆道：「快……找！」

宮天保急道：「那邊我都找過了，只有這邊樹林子還沒有找……姑娘你看，他會在裏面麼？」



宮天保快速來到：「錢……兄他怎麼了……？」

岳青綾搖搖頭，苦笑道：「很難說！既然如此，也只有進去了！」

她由是轉向朱允炆道：「我們這就進樹林子了，希望能找著錢師傅，萬一要是找不著他，您也不必傷心，也不見得就表示他……死了……，總之，爲了您的安全，我們不能在這裏等，必須要在起霧的這一個時辰，摸出去，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朱允炆漠漠的點了點頭，什麼話也沒有說，心裏却揮不開方才在夢裏錢起的影子。

漸漸的，霧越來越重。

三個人已來到了樹林。

宮天保持著火把在前，岳青綾在後，如此一來，却與朱允炆成了臉對臉兒。

風行樹梢，林子裏發出了一陣刷刷聲音。

走著，走著，前行的宮天保忽然站住脚道：「什麼東西？」

舉火一照，明晃晃的泛著白光。

「啊——一把刀!?」

彎腰拾起的一霎，才自發覺到一個人就吊在面前不遠：「不好……有人吊死了！」

岳青綾輕叫一聲：「慢著！」

猛的，她由宮天保手裏接過了火把，四下裏照了一照，頓時面色一驚。

宮天保和朱允炆也都發現了。

好幾個人都吊在樹上——顯然都已經死了。

「這……是怎麼回事？」朱允炆抖聲道：「這些人都……死了？」

岳青綾身勢突擰，「嗖！」地縱身而起，落在眼前一棵大樹上，四下裏舉火以望，隨即飄身而下。

宮天保就著最近的屍體認了一認，吃驚的道：「這些都是大內的錦衣衛士，怎麼會……？」

岳青綾說：「不錯，都是大內來的……又是誰會下手殺了他們？」

宮天保道：「別是岳大俠來了，在暗中幫著我們？」

岳青綾搖搖頭說：「不會……我爹爹不會用這種陰毒的手法殺人……一定是另有別人！」

略一顧視，隨即前進道：「走！」

忽然，她眼睛看見了一個人——一個倒在地上的屍體，不由爲之一呆。緊接著飛身而前，細看了看，神色猝然大變道：「呀！」

朱允炆大聲道：「怎麼了……？」

「錢師傅……」

宮天保快速來到：「錢……兄他怎麼了……？」

火光照耀裏，但見錢起仰面向天，胸腹以下，血淋淋的揷著一雙鐵筆，圓通通的睜著雙眼，一臉痛苦模樣——

那樣子，正如朱允炆夢中所見，顯然早已斷氣多時，屍體都僵硬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20

● 蕭敬人／著 ● 董陽孜／題字 ●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岳青綾由宮天保手裡接過火把，四下裡照了一照，頓時面色大驚。

◙大難不死◙

朱允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只是摟著錢起的屍體不放。眼前已成了個淚人兒。

多少日子的鬱結、傷懷，一下子都發洩了出來，人像是抽出了骨頭，泥也似的癱在了地上。

一旁的宮天保、岳青綾勸阻無效，俱都嚇壞了。

「陛下，陛下——」

宮天保一隻腿跪下來，用力的捧住朱允炆前撲的身子——「龍體保重、龍體保重……皇上您千萬……」心裡一傷心，連他也跟著哭了起來。

「是朕害了你……朕對不起你們……」朱允炆聲音沙啞的泣著，忽然抬起頭，向著枝葉茂集的天空大聲嚷道：「老天，老天——是我朱允炆爲德不卒，害了多少人喪失性命……皇天有知，就拿我性命去抵償了吧……抵償了吧……不要讓他們一個一個跟著賠上了性命！嗳唷，嗳唷唷……」

一口氣岔在了心口，遞接不上，竟自當場昏厥了過去。

宮天保嚇得眼冒金星——

「嗳呀，陛下……陛下……先生！先生！」

一任他怎麼搖怎麼喊，朱允炆亦是不醒。一轉身，岳青綾就在身邊站著。

「姑……娘……可不好了！先生他老人家……」

「不要緊！」

她亦哭紅了眼睛，火把映照之下，她的那張臉蒼白如雪，顯然精神亦受了很大刺激。

「先生只是一時岔了氣……」

說曾時她徐徐蹲下了身子，伸出手抵按在朱允炆心口部位，將一股眞力徐徐灌入。

朱允炆長長的吸了口氣，忽地大聲嗆咳了起來。

「好了，」岳青綾隨即把他抱起，向著宮天保道：「快離開這裡——」

宮天保雙手接過了朱允炆，轉身前行。

岳青綾乃得趁此機會，將錢起屍身匆匆移至樹下，暫時用樹葉掩起，做了記號，却聽得那一面朱允炆的哭聲又起，口口聲聲嚷著「錢起」的名字，說是他害了「他」，哭聲較先前更爲淒厲。

岳青綾忽然來到面前，寒下臉來說：「先生您要節哀，這地方不見得安全，說不定敵人還在附近！」

一聽她這麼一說，朱允炆隨即止住了悲聲，只是傻傻地向她望着。

宮天保怔道：「姑娘是說……？」

岳青綾道：「那些被吊死的人，既是大內的錦衣衛士，人數這麼多，便保不住有漏網之魚……我躭心一定還有人藏在這附近。」

宮天保忙即舉火四照，看不見什麼動靜，吶吶道：「那麼依姑娘所見，又是誰殺死了他們？然後把他們吊在樹上？」

「是先吊在樹上再殺死，不是殺了以後再吊上去！」岳青綾心思敏悟的道：「這些人多半是在黑暗裡，不小心踩着了那人事先設好的繩套，被吊在了天空，這個人隨後出現，再用暗器飛刀，一一取殺了他們性命——」

微微停了一下，她於是接下去道：「我猜想，錢師傅一定是發現了什麼動靜，闖了進來……那個人便對他下了毒手！」

朱允炆忽然嘆了一聲，道：「這麼看起來，很可能殺死錢起的人，就是剛才的那個姓趙的小老頭了！」

岳青綾看着他點點頭說：「您猜的不錯——我心裡也是這麼猜想……」

「這又爲……什麼？」宮天保甚是費解的道：「姓趙的爲什麼要這麼做？」

「很簡單！」岳青綾說：「因爲他們不是一條線上的……」

她靜靜的分析說：「雖然他們都想着要對先生不利，可是各人的目的和打算都不同，大內的人是想把先生帶回去，向主人奏功，姓趙的老頭兒很可能想擒住了先生，可以向朝廷要價，發上一大筆橫財……所以，他當然不願意先生落在對方手裡！」

這麼一說，朱允炆和宮天保全都明白了。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宮天保恨恨的道：「這個老東西太也可惡——」

「我倒覺得太很可愛！」

「很可愛？」宮天保爲此一呆。

「你想想，要不是他在暗中幫忙，這些人一旦找上了我們，是不是麻煩？」

宮天保呆了一呆，恨聲道：「話雖如此，他——的心太也可惡！」

岳青綾冷冷道：「當然，其心可誅，我比你更恨透了他！」她頓了一下，緩緩說道：「等着瞧吧，這一路之上，少不得還要見著他，我們要打起精神，千萬不能著了他的道兒！」

話聲才自出口，只聽得附近林子裡「嘩啦！」一聲樹響，緊接着傳過來枝葉搖動的零亂聲音。

岳青綾一手按劍道：「把火把給我！」

宮天保依言而行，吶吶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岳青綾道：「你揹着先生跟着我，我們過去瞧瞧！」

◙崔化◙

地上儘是落葉，這裡濃林密集，黑得緊。

走了一程，耳聽得那陣子樹搖聲，更爲眞切，有人出聲大罵道：「王八老兒，還不快放老子下來……啊，啊……」

各人才自會意，原來又有人被吊了起來。

前行的岳青綾忽然站住了脚步，道：「小心！」

持火前探，一個滿佈荆刺的藤圈就在面前不遠。

宮天保嚇了一跳道：「好傢伙！」

岳青綾上前一步，舉足一踢，觸發機關，刷啦！一聲，彈向天空，連帶着一陣子呼呼作響，又有幾棵大樹彈空而起。

三人目睹之下，亦不禁爲之驚心不已，若非是岳青綾夠機靈，一個誤踏，那還得了？

朱允炆嚇得臉上變色道：「這……可怎是好，前面路還怎麼個走呢？」

「不要緊了！」岳青綾向宮天保道：「你跟着我，沒事！」

果然，這一處設陷機關的引發，附近已別無障礙，岳青綾持火而前，三個人很快的來到了另一現場。

遠遠的可就看見了空中吊着的那個人，正在大肆掙扎不脫，忽然發現了火光的來到，才自安靜下來。

岳青綾舉火以照，發現到那人掉下的一頂尖紗長帽、長刀，乃自斷定出對方必是來自大內的東廠錦衣衛士。

這人久掙不脫，加以藤索上的荆蒺刺痛，可謂狼狽不堪，由於頭下脚上，人在高處，根本就不見來者何人，只感覺着火光的移近而已。

「老小子……你弄的好把戲！」這人說：「老子受夠了，快放我下來……」

岳青綾冷冷說道：「你是誰？怎麼會好好吊在樹上？」

那人半晌才道：「原來你不是那個老鬼……唉……姑娘，怪我不小心，中了人家的埋伏，你就快救我下來吧，我一定重重謝你！」

岳青綾道：「那一個要你謝我？哼，你們這些朝廷來的鷹爪子，平常作威作福，想不到也會有今天下場，活該被吊死，活受罪！」

那人頓了一頓，道：「姑娘你是

……？」

岳青綾道：「你別管我，我只問你來這裡又為了什麼？」

那人倒吊空中，耳中雖聽見聲音，却是無論如何也看不見現場情景，急得在天上亂轉。

掙扎了半天，受罪更大，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嘆息道：「姑娘你要救我……，回頭那個老鬼要是來了，我就非死不可……你就發發慈悲吧！」

岳青綾道：「誰又是那個老鬼？」

那人說：「一個騎驢的矮老頭兒……這個老鬼心狠手辣……殺人不當回事，要是他回來，我可是一定活不成了！」

岳青綾冷冷道：「你說他回來，又是什麼意思？」

「唉唉……」這人急道：「剛才天黑以前我見他騎驢走了，往南面而去……，因為驢子怕黑，不慣夜裡行走，所以猜想他不會回來……却是沒有想到，仍然中了他的埋伏！」

岳青綾道：「你們同行的人很多，為什麼沒有同伴來救你？」

「你——」那人呻吟道：「大姑娘，你就行行好吧！」

岳青綾道：「你說清楚了，我才會放你下來！」

「好好……我說……我說……」那人道：「同來的十七個人，有十三個已經遭了那個老鬼的毒手……剩下的幾人都逃了，偏偏我倒楣……」

岳青綾道：「你們這麼多人在樹林裡幹什麼？」

「是……找一個人……」那人只得實話實說：「找一個欽命要犯……大姑娘，你快點放我下來吧！」

岳青綾「哼」了一聲，忖思著他久吊之下，早已氣盡力竭，即使不是如此，也不怕他能逃過自己身手。當下玉手抬處，用「捻指」功力，「嘶！」地打出了一枚制錢，黑暗裡取向對方踝上籐索。

耳聽到「崩！」的一聲，籐索應聲而斷，那人便自頭下脚上的直墜了下來。

「噗通！」摔了個四脚朝天。

「噯唷唷……」

那人一連串的叫了起來，設非是地面上積落着厚厚一層落葉，光只是這一下子就要了他的命。

他這裡掙扎着，方站起，一口冷森森的長劍已然比在了他的前胸，同時面前火光大盛，對方姑娘手裡的一根火把，幾乎舉到了他的臉上，燒着他的眉毛。

「啊……大姑娘你這是……？」

困力的眨了幾下眼睛，定睛再看，才自看清了面前的一切，原來是除了手持火、劍的一個姑娘之外，另外還有兩人。

——其中一人，面如冠玉，神采清奇，一望之下，即知其絕非等閑。更何況這張臉對他來說，曾是那麼的熟悉，決計無法忘懷。

「啊……皇爺、聖上……您在這裡……？我……小人……小人……」

在此之前，口口聲聲要活捉廢帝建文，想不到此刻對面相見，竟至窩囊如此，一時間，雙膝打顫，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

這番舉止，大出各人意外。

朱允炆奇怪的道：「你是誰？怎麼會認得我？說！」

別看他如今這個落拓樣子，甚而早已是內裡流傳欽命捉拿的要犯。却也有他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面。

皇帝就是皇帝，那番氣度、威儀不是一般人所能模仿的。

「小人……小人……崔化……」

「崔化？」

朱允炆那裡會記得這個名字。

宮天保却記得，甚而還是舊識——

「咦——你不是崔頭兒麼？怎麼……？」

那人一驚之下，就着面前火光向着宮天保認了認「啊呀！」一聲道：「宮……千戶……你老……也在……卑職……」

「嘿嘿！」宮天保笑了兩聲：「這可就不是外人了！」

朱允炆道：「他是誰？」

「啓稟陛下！」宮天保欠身道：「這人原在神武營當差，老皇爺還在的時候，他就在，後來調守過陛下的寢宮，叫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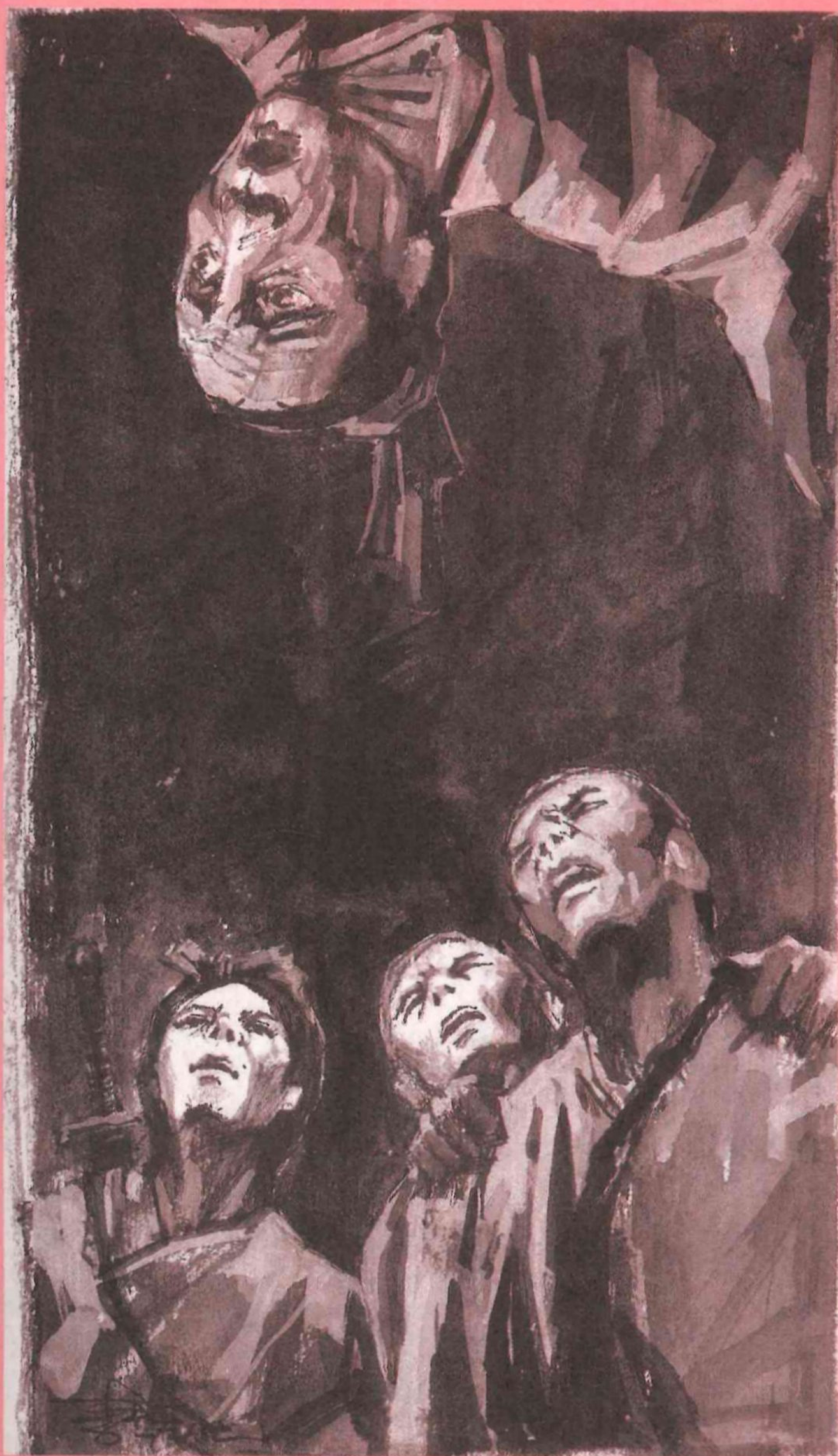
「是……」崔化直嚇得全身顫抖：「小人就是……崔化，萬歲爺不記得了？」

朱允炆細細在他臉上認著，依然記不得什麼時候見過，不過宮天保既然這麼說，當然是不會錯的了。

「崔化，你既然是我的舊人，怎麼會……。你是來抓我的嗎？」

「小人……不敢……小人該死！小人該死！」

嘴裡連聲說著，崔化越發的連頭也不敢抬了，只見他跪著的身子抖成了一片。


被吊著的人掙扎道：「老子受够了，快放我下來……」

◼歸順◼

宮天保大聲道：「皇爺問你，你就實話實說吧！」

「小……人遵……遵旨！」

崔化頭也不敢抬起，一面叩頭，一面吶吶道：「萬歲爺走失以後，今日聖上入主登基，小人被調到了錦衣衛出



差，職掌一個小旗！」

「啊——那是昇官了！」宮天保冷冷一笑：「如今是個總撫了，恭禧、恭禧……」

「千戶您說笑了！」

宮天保圓瞪虎目道：「我恨透了你們這幫賣主求榮的小人，看我不——」

反手抽刀的當兒，却被朱允炆出聲止住——

「宮天保——」

「卑職在——」三字出口，宮天保欠身退後，於是不敢造次。

朱允炆神色越似自然。

「讓他說下去。」

「小人……遵旨……」崔化叩了個頭，繼續道：「這一次小人是隨著方千戶來的，向盛國公報備聽差——」

「盛國公？」朱允炆一連冷哼了兩聲。

「是……朱大將軍！」

「什麼大將軍？」

「征……夷大將軍……」

「哼——說下去！」

「遵……旨……」崔化叩了個頭，仍在發抖：「大將軍吩咐，全面搜查萬歲爺……您的下落，說是要在出兵安南以前一定要先拿著……了您，才再出兵打仗！」

「他……好大膽！」朱允炆氣得臉色發青：「他也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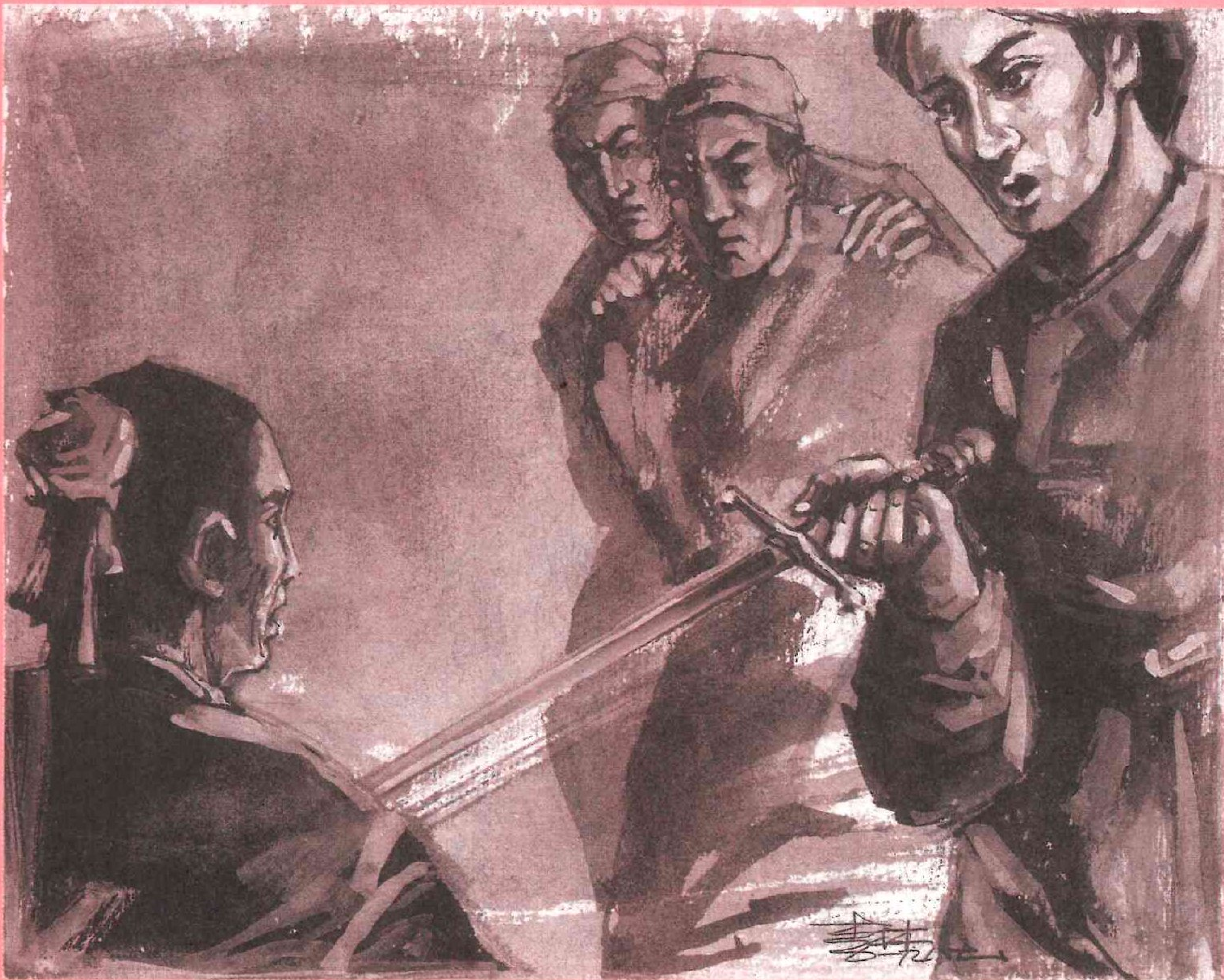
「是……」崔化顫抖著道：「方大人查出來萬歲的聖駕在太蒼古廟，這就……」

「別說了，下面的事朕都看見了……」朱允炆冷笑道：「你們出動了這麼多人，三番五次要提拿我，結果怎麼樣？成功了沒有？別看你們人多，有個屁用！這就叫不得人心！」

「小人……知罪……罪該萬死！」

「唉……算了……」朱允炆打量著他：「看在你曾是跟隨我的份上，我今天饒了你，看樣子，你也受傷了……」

微微一頓，他轉向宮天保道：「放他走吧！」



這個人掙扎著站起，一口冷森森的長劍已然比在他的胸前。

「這——」宮天保呆了一呆：「……陛下，這怕不……太好吧！」

「讓他走吧，我已經說了。」說了這句話，朱允炆就轉過身走開一旁，宮天保應了一聲，只得退開一旁。

岳青綾收回火把，哼了一聲，嗔道：「你自己可得小心著點兒，先生雖然饒了你，那個姓趙的小老頭兒，却能要了你的命。再說這十萬大山，本身就像是個迷魂陣，你一個人能不能摸出去，可就全看你的命了！」

話聲未已，崔化早已大聲哀慟起來。

「姑娘，千戶爺……崔化該死……如今都想明白了……」

岳青綾翻着眼皮道：「你明白什麼了？」

「小人不是人……我該死！」崔化一面痛泣，磕頭如搗蒜：「今天聽了萬歲爺的話，才知道小人……錯了，姑娘……請你行行好，轉請皇上讓小人跟着將功贖罪吧！」

「將功贖罪？」宮天保大聲道：「你還能有什麼功好立？」

「千戶爺！」崔化大聲喘息道：「這裡來去的路，我都熟，外面的卡子我都清楚……崔化也能吃苦，這點傷算不了什麼，就讓小人服侍皇上吧！」

聽他這麼一說，宮天保與岳青綾對看一眼，俱都無話可說，一齊向着朱允炆望去。

「皇上、皇上……您老人家就可憐可憐小人，收留了小人吧！」一面說，崔化只是頻頻的磕頭。

「您老人家要是不收留小人，小人便一頭撞死在這裡不活了！」

這麼大個子的人了，哭的鼻涕一把淚一把，倒還是眞傷心，看看這個人，倒也不是做作，很像是有幾分血性。

想想自己身邊各人，俱都是星散死別，除了岳姑娘之外，便只是一個宮天保了，難得這個崔化有心歸順，加上他對敵情的瞭解，如能誠心投效，正是求之不得，堪爲大用。

朱允炆這麼一想，心裡便已活動，轉向岳青綾道：「姑娘之意如何？」

岳青綾道：「還是先生做主吧！」

「好吧！」朱允炆隨即點頭說：「你就跟着我吧！」

崔化大喜過望，磕了個頭，大聲道：「謝萬歲！」又向着岳、宮各自抱拳一揖，才自站起來。

宮天保哈哈一笑說：「崔頭兒，聖上雖是收留了你，可是將功折罪往下就瞧你的了，不要說了大話不能兌現，可就不好意思！」

崔化道：「大人放心，這裡出山的路，我最是清楚，就是外面的十七個卡子，我也瞭如指掌！」

「出山的路不勞費事。岳青綾笑道：「倒是那些卡子，那時候要靠你一一指出。」

崔化答道：「這沒問題，那時候看小人的就是了！」

說着，挺胸凸腹，不意觸及傷疼，痛得「吭」了一聲，立時又彎下腰來。

宮天保「哼！」了一聲：「要不要緊，夥計？還是先看看閣下你自己的傷吧！」

（未完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21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

《前情提要》

崔化有意歸順，應允指點卡子後，竟「吭」地一聲痛得彎下腰來……

被愛將化爲灰燼，愛才是長不熄的燈；被愛瞬即消失，愛却永久延續。——里爾克

愛情如果要變得純潔、快樂、不朽，一定要袪除掉對愛人的顧慮與疑忌。——桑塔耶那



■長弓■

崔化拄著根棍子，一隻手打著燈籠走在最前面。

宮天保揹著朱允炆居中；「後」者由於是臉朝外正好與殿後的岳青綾臉對臉的點了盤兒。

一行四人緩緩前進。

就著時滅又明，若有若無的昏黃燈籠，打量著面前岳姑娘的神采，朱允炆竟自看得有些發呆。樣子儍乎乎的，惹人發笑。

有幾次四隻眼睛對著看，岳青綾總是趕忙把眼睛轉開，偏偏是這個年輕的皇帝，就有那個興頭兒，不時的多情一笑，他可眞是童心未泯，都什麼時候了，還有這個心情？眞教人對他是沒法子！

脚下軟軟的樹葉，長長的那種針葉，不知積存了多少年了，人走在上面，就像是踩在棉花堆上一樣的輕飄，老像是著不得力的樣子。

走著走著，崔化停下了脚步，掏出一張地圖，在燈籠下面仔細摸索。

岳青綾說：「怎樣啦？」剛要就過去，即為朱允炆抓住了她的手。

「你……？」岳青綾掙了一下沒有掙開，直臊得耳根子發紅。

「你……這個人……」

話才出口，立刻想到對方皇上的身份，忙即住口，顧忌的向他看著——所幸他不曾在意，只是把那一隻握着的手，寶貝也似的貼著臉兒，香了又香，親了又親，就是捨不得拿開來。

「唉……您……您呀……」

眞教是沒有法子。

岳青綾半笑又嗔地指指宮天保的背，狠狠的點了幾下，張嘴無聲的告訴他說：人……人哪!!

偏偏是皇上眼睛也看不見：就只見她一個人兒。硬是不肯把抓著她的那隻手鬆下。

打量著他那般癡情、饞貓也似的樣兒，岳青綾可眞是又笑又氣，又能怎麼樣呢？幾番邂逅，溫存之後，總算認清楚了他，天生的那種多情種子，離了個「情」字活不了的那種人，你能對他又怎麼樣呢？

「姑娘……您瞧瞧這條路對嗎？」崔化頭埋在地圖裡，有點迷糊了。

「啊——」

岳青綾用力往回一奪手，差一點把籐座上的皇上給拉了下來，趕忙又扶著他。臉上臊得發慌……。

「讓我瞧瞧……？」

四下瞧了一眼，岳青綾把嘴湊近到朱允炆耳邊上——

「別這樣……你乖！再不聽話，我可就不理你了！」

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了，竟自會說出像是哄小弟弟的話來——妙在皇上還眞的就是吃她這一套，臉上帶著一抹子笑，朱允炆這才鬆開了她的手。

岳青綾可眞是「皇恩大赦」樣的才得鬆了口氣。臉上訕訕的來到前面——

「怎麼回事兒……？」

「姑娘……您瞧瞧是不是這個方向？」崔化四面打量著：「我可眞有些糊塗了。」

岳青綾四下望望，點頭說：「沒錯兒——這是紫金坡——再走走就出林子了。」

「這就對了……」崔化笑道：「您這麼一說，我就知道了，我記得前面有很多花。」

說到花，各人鼻端立刻就嗅到了陣陣花香，沉悶的空氣頓時爲之一鬆。

自此而向外觀望，已可見月光的慘淡以及繁星所點綴的穹空。

岳青綾點點頭說：「把火熄了吧！」

崔化隨即把燃著的火把熄滅，却在這時，耳聽著弓弦一響，一支箭弩，直向著崔化前心射來。

射箭人顯然借助於先時的火光，取勢極準，即在火光方自熄滅的一霎，嗖然作聲裏，已至眼前。

崔化一驚之下，由不住「啊！」的叫了一聲，只以爲這一箭鬼使神差，快到了極點，簡直不容閃躲，自忖著必死無疑。

——却是不知他身邊的大姑娘眼明手快，玉手輕翻，「嗖！」地一把，已把這枚箭矢握在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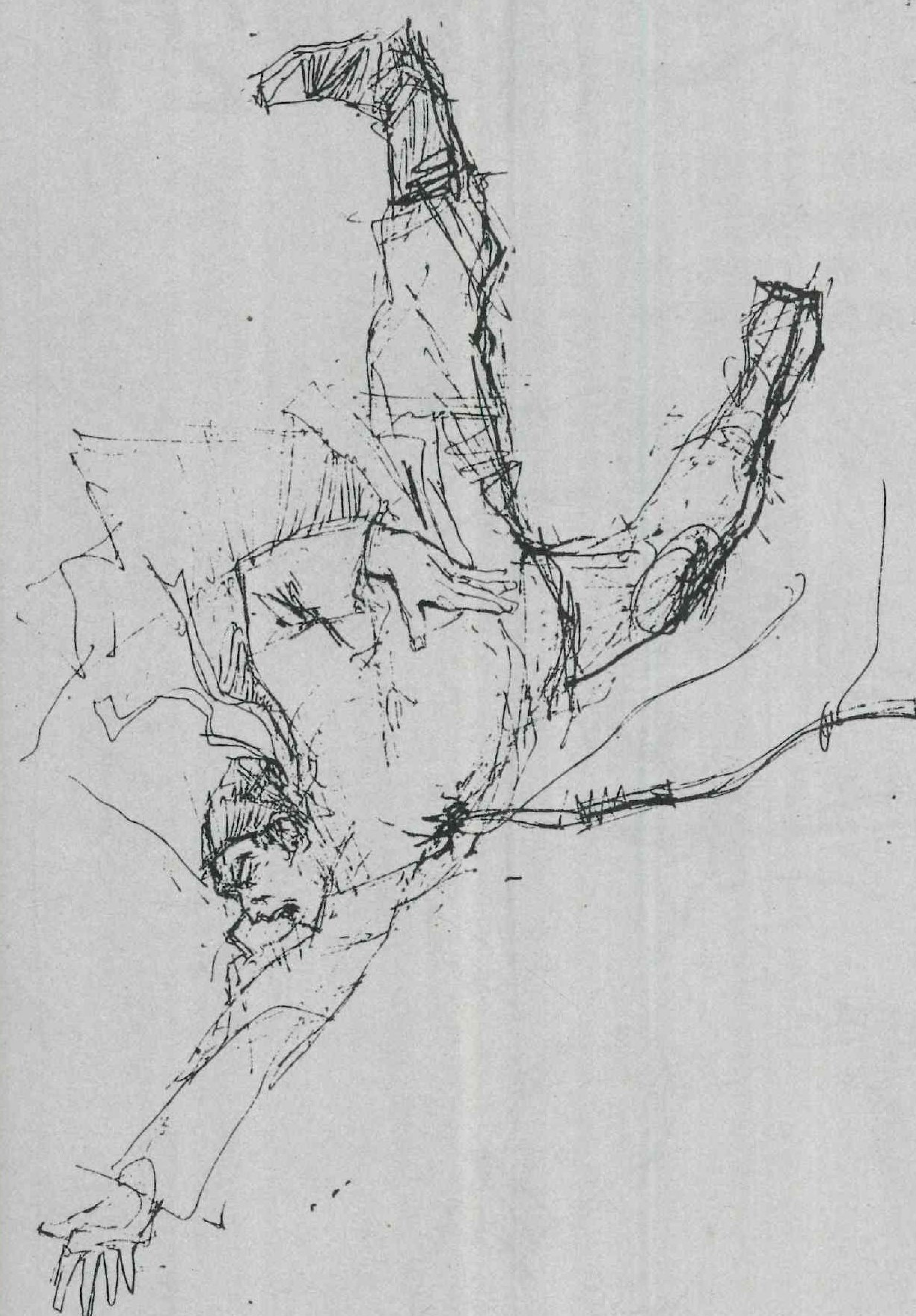
緊跟著她嬌軀微拱，「嗖——」地一聲，已縱了出去。

岳青綾以「燕子掠波」的輕功身法，一連三個起落，已撲向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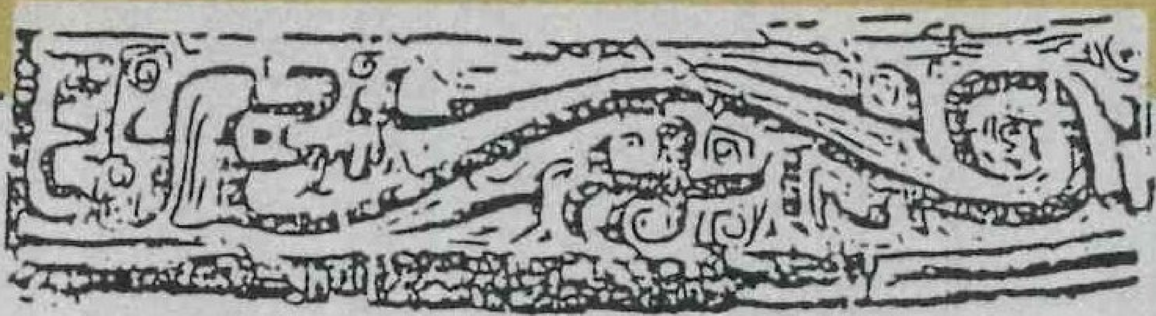
這裏接近林外，已不似先前之一片黝黑，襯著斜空裏的一天星月，雙方身形已依稀可辨。

岳青綾身子一經落下，長草叢裏倏地冒出來一條人影，錦衣高冠，正是大內錦衣衛士的典型寫照。

想是岳青綾來得太快，這人一支長弓還在手上，竟然不及收起，當下



那人「啊！」了一聲，一個咕嚕，由空中翻了下來。



「嘿！」了一聲，隨著進身之勢，以弓爲劍，直向岳青綾當心猛刺過來。

岳青綾自是不把對方看在眼裏，左手輕翻，一下子已拿住了長弓之端。

那人用力一扯，「崩！」的一聲，竟自把弓弦扯斷，一截弓背仍自在對方手上。這才知道不是好相與，嘴裏喝叱一聲，張手鬆弓，緊跟著騰身而起，直向著眼前一棵大樹上落身下來。

却是岳青綾早已防著他的有此一手，一聲清叱，手上那一截竹胎長弓，權作飛矛施展，陡地脫手而出，直循著對方騰起的身子飛刺過來。

出手既快又準——

「噗哧！」正中對方前心要害。

那人「啊！」了一聲，身子一弓，一個咕嚕，直由空中直翻了下來，在地上幾個打滾便自不動。

崔化、宮天保等一行俱都來到。

岳青綾向著崔化冷冷道：「這個人你一定認識，去看看是誰？」

崔化趨上去辨認了一會，由身上摸出了千里火亮着了再看，才自道：「啊——是他!?」

宮天保說：「是誰？」

「劉元慶，嘿!!這傢伙也來了！」說時站起來，收起了千里火。崔化道：「他是跟著井千戶身邊的，他怎麼也來了？」

井千戶即是井鐵昆，與方蛟齊名，是爲對方陣營裏一個極厲害的人物，各人自是心裏有數，而且，岳天錫亦曾說起，李長庭便是在他獨門暗器「鐵蝙蝠」之下，喪失性命，是以崔化眼前一經提起，無不心裏一驚，直似有切膚之痛。

■九子陣■

宮天保冷笑道：「這麼說，姓井的很可能也來了！」

岳青綾點點頭說：「即使他本人沒有來，他手下的人一定奉令在林外有所部署……看起來，一出樹林就免不了與他們接觸……。」

崔化怔了一怔說：「等等——」一個人捧著腦袋，蹲在地上，想了好一陣子，才自站起來。

「我知道了！」

岳青綾一笑：「知道什麼了？」

崔化站起來，左右打量了一眼，聲音放低了說：「井鐵昆有一個『九子陣』，很是厲害，這一次上山，由於是方蛟主使，他無能施展，現在輪著他當家，保不住便會施展出來！」

宮天保點頭說：「有理！」

崔化道：「我雖然摸不透他這個九子陣奧妙在那裡，但是却知道一個大概佈置的圖形……。」

岳青綾高興的道：「這樣就好——來，你大概的畫一下，給我看看！」

於是崔化蹲下來，亮起了千里火。即見他拿起來一根樹枝，想想畫畫，遲疑的說道：「前三、後三、中三點……要把敵人連鎖穿！」

宮天保那裡省得，直是翻著白眼，岳青綾却是心裡明白，頻頻點頭，表示知道。

崔化却只畫了五個圈子，便畫不下去。

岳青綾接過樹枝，一氣兒又加了四個圈子，轉向崔化道：「是這樣不是？」

「咦——」崔化爲之一呆，大爲驚奇道：「姑娘您怎麼會知道？」

岳青綾一笑說：「天下武學，殊途同歸，愈是到了高乘境地，路子愈窄，你剛才才一說九子陣，我便心裡有了見地……這麼看來，這個姓井的，必是出身『長白』一門的黑道人物了？」

「對對對……」崔化越加欽佩的道：「他早年的綽號就叫『長白梟』。」

「這我就知道了！」

朱允炆忍不住插口道：「你知道什麼了？」

岳青綾瞟著他抿嘴一笑：「您也想知道嗎？說了您也不明白的……。」

朱允炆只是看著她笑，笑得好傻，好滿意的樣子——他如今什麼都沒有了，由堂堂偌大的一國之君，淪落到如今孤伶伶的一個人，往日的富貴更不定論，如今連一己的身家性命，都難以自保，一切都完了，還能有什麼好自恃的？

——却是那一腔赤子之心，追求完美的愛心，一直都盤踞著他，在他心裡始終也不曾離開過。因而，即使在過去四年那些逃命的日子，那些寒冷的冬天，四週的環境，儘管是無比的險惡，他却依然能獨自尋覓到一份屬於自己的快樂！

便像是這一霎，看著他所喜愛的岳姑娘那麼美俊的站在身邊，正在爲保護自己而盡力，「最難消受美人恩」，只是對方的這一份心意，也就夠自己消受陶醉老半天的了。

○　○　○

岳青綾轉向宮天保道：「這個九子陣其實應稱『九子一母陣』，微妙之處在於九九殺著，宮師傅對於一般的陣勢可有經驗？」

宮天保尷尬的笑笑，搖搖頭說：「這個……過去也只是習過三才陣、九宮圖之類……別的可就不通了！」

岳青綾笑說：「這就夠了，只要有九宮圖的基礎就夠了！」

崔化說：「我也學過九宮！」

「這就更好了！」

岳青綾道：「九子陣其實便是由九宮圖演變而來，當中的『逢九必殺』應是不會變的……我想最厲害的應該是隱藏在暗中的主要人物，也就是『九子一母』其中的那個『母』。這個角色，毫無疑問的應該是由那個姓井的來扮演了。」

崔化點頭道：「姑娘猜的不錯，當初練習陣法的時候，每一次都是由井鐵昆親自傳授，而且非常隱秘……據說，練習的時候，都由他暗中由笛音來控制，姑娘可知道又是什麼原因？」

岳青綾說：「這樣我就更清楚了……我想我們能夠獲勝，破了他們的這個陣勢——」

宮天保喜道：「姑娘您有把握？」

岳青綾微微一笑：「到時候再看吧！」

■破陣■

朱允炆忽然插口道：「太好了，小綾，你要記住，千萬不能放走了那個井鐵昆！」

「我知道——」岳青綾忽然一呆。發覺到他竟然改了對自己的稱呼，叫自己是「小綾」，一時甚是意外，羞澀澀的向他看了一眼。

她當然知道朱允炆恨惡井鐵昆的原因，那是因爲他殺死了李長庭，後者一直是皇上身邊最稱得力親近的人。

岳青綾暗暗記住了這個心願，即是將盡一切可能，抓住這個井鐵昆，好爲李長庭報仇，並且要朱允炆親自來處置他。

宮天保暗暗道：「那麼……眼前我們應該怎麼走呢？」

岳青綾說：「別慌——我也正在想這件事……」

她於是說：「我們現在就出去，我當第一，你們兩個緊挨在我身後左右……，如果我所料不差，對方的九子陣，就埋伏在林外不遠，而且在我們一步踏出之始，很快的就會遭遇到——」

接著她很有把握的樣子說：「你們不要驚慌，我會對付他們，最重要的是，無論怎麼樣，你們兩個人都要緊緊跟著我身後左右，不要離開！還有……」

她轉向朱允炆看了一眼——

「從現在起，由我來揹著先生吧！」

宮天保應了一聲，立刻解開套結，鬆下了背上的籐質便椅。

朱允炆臉色微窘道：「我還是自己走吧，這麼大個人那能老讓人家揹著？」

「算了吧……您還是讓人家放點心吧！」

說時岳青綾已把那個輕便的籐椅繫好背後，蹲下身子來讓朱允炆坐好。

一切就緒，只待上路行動。

岳青綾再向宮、崔二人吩咐道：「你們要是萬一走散，或是跟不上我，只要記住他們陣法的關鍵處是『逢九即殺』，避開了殺著也就好了！我會隨時注意你們的行動，給你

們取得聯繫！」

宮天保道：「放心吧姑娘！錯不了！」看了崔化一眼道：「怎麼樣兄弟？行不行？」

「不碍事——」

經過了一番活動之後，崔化身上氣血已大肆通暢，眼前到了性命相關時刻，自得打起精神應付。

他的長兵刃雖已遺失，却有兩口尺許來長的匕首綁在小腿肚上，拔出來精光亂燦。

宮天保的兵刃是一口緬刀，平素束在腰上，權作腰帶，並不起眼，施用時可以隨時出手，甚是方便俐落。

一行四人，即在岳青綾帶頭之下，向林外步出。

果然正如岳青綾之所料。

驚險的場面，幾在各人質步出叢林之始，立刻便有所遭遇——

先是當前亂石叢中，有人怪嘯一聲，弓弦響處射出了一排箭矢，夾帶著極其刺耳的三縷風聲，看來極其犀利，電掣而至。

岳青綾立時停住了脚步。

當前來矢，看似一條直線，要到眼前的一霎，忽的有了變化，陡地變成了三角箭式，如是，岳、宮、崔三人皆都在照顧之中。

岳青綾早已胸有成竹。

迎著對方的箭矢，長劍微振，發一陣響，已把來犯的三支響箭全數打落地上。

岳青綾對於這陣勢，早已瞭然胸次，這一排響箭更加證實了她的臆測不假。

——即在對方三支箭矢被擊落地的一瞬，岳青綾身子霍地向左面一個快轉。

身後的宮、崔二人自是全神貫注，見狀毫不避禍，即行快速跟進。

果然，岳青綾所料不差。

即在她三人足下方自轉動的一霎，三條人影霍地由暗中閃現而出——即是由於岳青綾等三人識破先機，先已避開了正面，使得來犯的三人，倉卒之間，大感驚異。

其中一人喝了一聲：「變!!」



陣勢爲首者，揮刀已慢了一步，岳青綾反手一劍，正中前胸。

喝聲方起，三個人就地一轉，有似旋風一陣，已自拔身而起——一起即落，隨著各人手裡的殘月雲刀，揮灑出匹練般的刺目銀光，直向著岳青綾等三人當頭罩落。

即使這樣，依然無能得逞。

岳青綾清叱聲裡，長劍驀地向空撩起——這一劍取勢極妙，在一個拖長了的「乙」字劍形裡，耳聽得一陣叮噹聲響，已擋住了空中三人的來勢。

緊接著她手裡的長劍，在一個急發的劍勢裡，一連劈出了三劍，分別取向來者三人。

耳聽得敵人一面，叱了聲：

「退！」

人影閃動裡，連帶著兵刃的交錯聲響，三個人來得快，去得更快。

——一片衣袂影裡，三個人鬼樣的分向三方消逝——却是岳青綾身子何等巧妙，隨著她脚下的一個搶步，有似疾風一陣，已搶先踏在了「九九」殺數的一個「死」門。

其勢之快，出人意料。

作爲對方三個陣勢之首的那人，眼見如此，大吃一驚，張慌裡揮刀以迎，却是慢了一步，即爲岳青綾反手一劍，正中前胸。

這人驚呼半聲，直挺挺的倒了下來，頓時一命嗚呼。

下餘二人眼見如此，不啻嚇了個飛魂喪膽，各取還式，鬼魂也似的向兩側消逝而去。

這番陣仗，來去極快，只在一發之即。

按常理論，岳青綾一面理當趁勝急追，殺對方二人於亡命之際，才是正理。岳青綾却別有所見，不此之圖，一劍得勢，抱劍而立，不再移動。

果然，敵人一陣由於陣勢的已然發動，勢將不能中途而止。

黑夜裡，響起了一聲刺耳笛音——即在左前側三丈內外，驀的拔出了一條身影，襯著來人背後的一紙紅燈，鬼影子樣的輕飄，落身於一方石屏之巔。

（未完待續）

沈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朱自清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22

董陽孜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插圖／李林

《前情提要》

一番陣仗，岳青綾並未趁勝急追。
刺耳笛音一響，人影紅燈輕飄落下。

●不當的藥物，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嗆噹！」一聲脆響，岳青綾反手一劍，將暗器撩個正著。

■劍穿雙喉■

尖瘦尖瘦的一張長臉，襯着前面額頭齊眉的一片短髮——這個人個頭兒極高，聳肩拱背，垂着一雙長手，形相至爲怪異。

無須過問，岳青綾已能猜出他是誰來。

井鐵昆！

站立在石屏之巓，拱肩垂臂，襯着他凹凸峥嶸的臉上五官，那個樣子簡直像是一個猩猩，也許是一頭人猿更比較恰當些。

一身紅色緞子長衣，腰繫紅絛，胸前十字盤結，背上揹有長劍一口，紅燈一盞，另有一個噴筒樣的東西，兩肋却也不曾空着，左面豹皮中鼓膨膨裝滿了東西，右面吊着一對南瓜般大小的流星飛錘，這樣的一身沉重裝備，設非是像他這般高大身材，常人萬萬不能。

雖然如此，再看他落下的身子，竟然如此輕飄，因而也就可以猜知他輕功該是何等傑出了。

眼下隨着他落下的身子，發出了極是刺耳的一陣子怪笑，全身上下原已夠紅，再吃背後紅燈一照，簡直就像是燃燒了一團火燄般的醒目，這個人更像是年畫上的火神，或是鍾馗一樣的可怖猙獰。

「丫頭……」怒嘯一聲，這個人用着手上竹笛，向着岳青綾直指說：「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抗拒欽命，殺官拒捕，看來是活的不耐煩了！」

岳青綾既已測知對方陣勢微妙，自忖應付裕如，心裡也就不再慌張。

聆聽之下，抖擻精神，從容道：「姓井的，你少來這一套，什麼欽命不欽命，眞正的皇帝在我背上揹着呢，誰還怕你們不成？有什麼伎倆只管施展出來，看看又能把我怎麼樣？」

紅燈漢子登時一楞，眉剔目張道：「你……認識我？」

岳青綾冷笑道：「誰認識你這個無恥勢利的小人？方蛟都已經死了，你又能作什麼怪？不相信你就試試，看看到底是誰怕誰？」

井鐵昆又是一楞，桀桀怪笑了兩聲，只看他這副外貌，尤其是深更半夜裡的忽然出現，簡直是妖魔鬼怪一樣的嚇人。

「好丫頭，你的口氣不小！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麼逃過爺爺的手掌心去？」

說到這裡，雙臂頓張，「呼！」的一聲，已自躍出了一丈七八，落在了另一塊大石頭上。

「且慢！」一霎間他似乎想到了什麼，手裡的銀笛向著岳青綾指道：「丫頭，你們先取個商量，把你背上的人放下來，我們既往不咎，一了百了，要是執迷不悟，嘿嘿……等到爺爺我陣勢一經發動，你們這幾個人再想活命可是難比登天！」

岳青綾目光轉處，已看見兩條極快身影，自井鐵昆背後兩側，向左右移動而開，設非是注意觀看，簡直是無能發現。

她心裡已是有數，看來在井鐵昆一聲令下時，敵人將自左右雙方，同時襲進，在對方此一「九子」陣內，這一手叫「雁擺雙翅」。趁虛而入，猝然而發，自有其凌厲氣勢，萬萬不可等閒視之。

岳青綾胸有成竹，一面略運眞氣，使之灌注劍身，隨即向著對方寒著一張素臉說：「井鐵昆，有什麼本事你就儘管施展吧，何必多說？你也知道這是枉費唾沫，何必呢？」

井鐵昆怪笑一聲：「好個丫頭——」

隨著他手上竹笛指處，耳聽得「咔！」的一聲，一隻雪亮銀籤，箭矢也似的自笛中射出。

出勢極快，一閃而至。

岳青綾眼明手快，長劍倏起，凌空一劈。

「叮!!」

脆響聲中，那一枚細長銀籤，直如磁石引針一般，已被緊緊吸附在劍身之上。

這番動作，在井鐵昆來說，自有特別涵意，倒不是眞的便以爲能用以制勝。

果然，即在他暗器方一射出的同時，「呼——」大片疾風襲處，空中人影閃動，左右雙方黑暗裡，驀地閃現出一雙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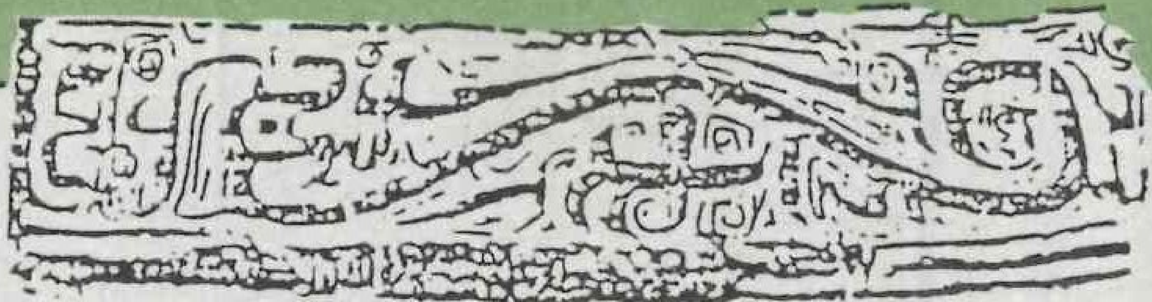
顯然是此番陣勢已然發動——

那閃現出來的兩個人影，猝然間幻化成無數條人身，揮出的刀光，更像是千百把鋼刀，形成左右兩面刀海，直向着現場各人身上齊落下來。

宮天保、崔化那裡見過這等陣仗？雖然心知有岳青綾在頭前押陣，也明知這般形像，多屬虛幻，却是在千刀逼體的一霎，實難把持鎮定，一時只嚇得臉上失色，崔化更不禁「啊呀！」大叫出聲。

叫聲未已，岳青綾已揮出了長劍。

果然先者，在對方人影初現的一霎，她已心裡有數，設計出對第二人腳下踩踏的宮門位數，此刻更不怠慢，腳下一連搶上三步。驀地踏上一



個位數。

如此一來，便不啻搶了先機。

站立在高高石上的井鐵昆乍見及此，大吃了一驚，却已是召之不及。

眼看着岳青綾長劍撩處，天空中驀地迸現出兩點銀星，左右齊出，一發而收。

隨着她劍勢的吞吐，空中慘叫連聲，砰碰聲響裡，相繼跌下了兩個人來。

觀諸岳青綾眼前出劍，無疑眼明手快，出劍極準，且是恰到好處，空中二人，各自被刺中咽喉要害，自是一劍斃命，頓時了帳。

燈光影裡，先時的一天人影，滿空刀光，頓時煙消雲散，蕩然無存，觀諸於眼前的，却是跌落倒斃眼前的一雙屍身。

■鐵蝙蝠■

由於劍出極準，且是傷在二人咽喉，自是一劍斃命，霎息間血流遍地，死狀極慘。

岳青綾出劍制勝，身勢絕不猶豫，纖腰再擰，已向左側方飛身騰起。

她深精陣勢，飛身落處，正是全陣樞鈕所在——身後二人眼看她劍出制勝，不由士氣大旺，一時各自躍起，緊循其後。

三個人影，「品」字形向前一落，只覺得眼前一亮，氣勢頓爲之大有不同。

却只見那一面井鐵昆長嘯一聲，身後紅燈晃動，劃起了一脈紅光，長橋臥波般，已飛身出兩丈開外。

旗開不利，連損了三員大將。

須知這個「九子」陣勢，每個人都有一定陣脚，重要性却又是子子相連，結結叩鐶，一經發動，可收連環接手之妙！

却是眼前一連折損三人，不啻大大削弱了此一陣勢的威力，更顯現了此一面的空虛。

身當陣門，總樞全局的井鐵昆，焉能不爲之驚嚇欲絕？

眼下紅光劃過，隨著他身子的猝落，耳聽著他淒厲的一聲長笑，左手大袖揮處，驀地發出了兩枚他仗以成名的暗器「鐵蝙蝠」。

也正是這種暗器，使得李長庭傷重致死。

岳青綾顯然還是第一次領教，却是父親岳天錫不只一次告誡過「它」的厲害，也因此對它也就有了特別的認識。

耳聽得天空傳過來兩股極是刺耳的哨音，淡藍的星月光華裏，驀地現出了兩道弧光，雙雙取向岳青綾兩側直飛而來。

岳青綾身子直立不移，哨音尖嘯裏，兩道弧形光已雙雙擦著她的身邊飛了過去。

——却是其中之一，忽地就空一轉，「劈拍！」一響，鐵翅拍空裏，捷似電閃星馳般，反向她臉上襲來。

「嗆！」一聲脆響。

——即由岳青綾反手一劍，撩了個正著。

這一劍亦稱絕險，正因爲岳青綾由父親嘴裡，悉知這門暗器特性，才致有眼前的沈著應戰。

眼前反手一劍，施展得亦稱絕妙。

火星四濺裏，返攻鐵蝙蝠的一隻右翅，隨爲之當場劈落，「噹！」一聲射向地面。

其時，另一隻暗器鐵蝙蝠，在一陣疾烈的「劈拍」展翅聲中，也已來到——希哩！一個打轉，直向岳青綾後背襲來。

宮天保眼見如此，生恐害及朱允炆，不容岳青綾反身施展，陡地舉刀便磕。

——他所施展的兵刃是一口韌性極強的緬刀，刀勢乍吐，「叮！」一聲，已把這枚鐵蝙蝠磕開一邊。

驀地，岳青綾叫了聲：「小心！」

叱聲未已，這枚看似已爲磕開的暗器霍地已交身而回，其勢之快，出人想像。

宮天保方慶一刀得中，却不知對方暗器如此詭異莫測，眼前銀光乍閃，似聽得那物件「劈拍！」一振翅聲響，簡直來不及看清怎麼回事兒，只覺著肩窩上一陣奇疼，已爲那物件打了個正著。

「啊喲——」

宮天保脚下一個跟蹌，幾乎坐倒了下來。

急切之間，却爲岳青綾一把抓住了手腕，叱了聲：「快走！」

驀地騰身而起，縱向丈許以外。

崔化眼見如此，早已嚇得魂飛魄散，慌不迭跟着向外騰身縱出。

三個人身子方自縱出，即聽得身後哧哧聲響，緊接着轟然爆響，炸射出大片火光。

各人自是心裡有數。

原來井鐵昆在陣勢、鐵蝙蝠雙雙不能取勝之下，竟自發動了他身後携帶的「五雲噴火筒」，將內藏的火藥硫磺烈火彈丸，大肆向敵人施出。

火光四濺裡，岳青綾揹負着朱允炆，帶着身後的宮、崔二人，一連五、六個打轉，已潛出數十丈外。

眼前是大片灌木樹叢。

岳青綾一脚踏進，身勢極其靈活，取勢迂迴，一連轉了幾轉，便自在一處地方站定。

身後宮、崔二人亦步亦趨，所幸還不曾走失。

——却只見井鐵昆那一面紅燈閃動，瞬即隱身不見。首度交鋒，敵人井鐵昆一面顯然大敗，出師不利，不得不臨陣逃逸，再作補救之策。

■上帝■

放下了背後的朱允炆。

岳青綾小心道：「先生您沒有事吧？」

朱允炆這才似由夢裡驚醒，道：「啊……好險……宮天保……你怎麼了？」

「不要緊——」宮天保咬牙忍痛道：「先生您別管我，死不了……。」

說時他手按肩窩傷處，一霎間那隻手俱爲血所染滿，却似有個物事兀自在傷處向裡面鑽，只疼得他全身上下連連顫抖不已。

崔化在一旁嚇壞了——

「宮大人……你怎麼了……？」

岳青綾打量着他，忽地一驚道：

「拿開手——」

宮天保依言而行，才鬆開手，大股鮮血，直由傷處的一個血窟窿裡冒了出來——却是那枚暗器，「鐵蝙蝠」竟然像是鑽進了肉裡，更似一直在往裡面鑽。

「啊喲喲……」只疼得宮天保牙齦打顫，叫了聲「好疼」，雙眼一翻，便自昏了過去。

朱允炆眼看之下，嚇得臉上變色道：「小綾……小綾……這可怎麼是好？」

其時岳青綾左手晃動，一蓬火光，已亮起了隨身携帶的千里火。

她把千里火交給崔化，陡地由身上取出了一口匕首。

當下不容分說，已揷進宮天保肩窩傷處的那個血窟窿裏，猛地向外面一挑——

「琤!!」地一聲，撥出了那玩藝兒。

包括崔化在內，也只是聽說過「鐵蝙蝠」這個名字，倒是第一次見過。

看上去，就是一隻小小的蝴蝶。全身銀白透亮，大小亦如常見的那種小小白蝶，通體似爲純鋼所製，足鬚俱全，惟妙惟肖。

却是不知道這小小物什，煞費匠心，全身配件非但鋒利如刃，且是各有作用，六隻細脚，在一個特設的鋼簧運用之下，一經中人，立時操作，力爬之下，卒能使整個暗器深入肉裡，若是傷中心腹要害，焉能還有命在？眞正好厲害也！

各人看得心裡打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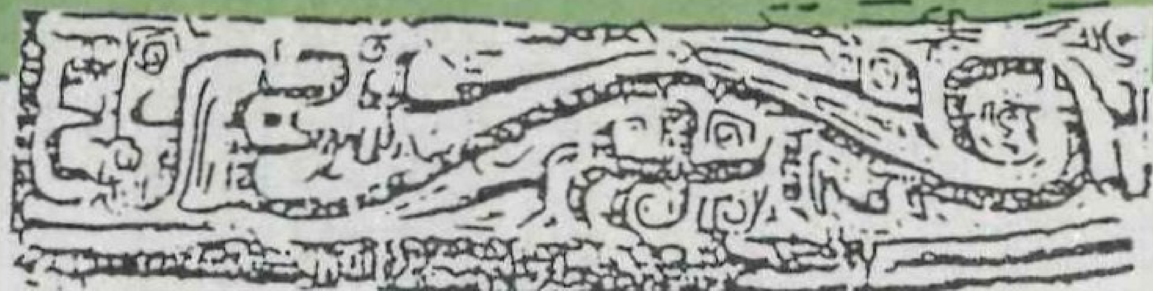
岳青綾乃自取出一方布巾，把地上暗器包起。隨即匆匆取出刀傷靈藥，敷向宮天保傷處。

崔化隨即把長衣撕成布條，匆匆爲宮天保包紮妥當。

岳青綾注視著宮天保，微微嘆道：「好險，再晚上一會兒，可就沒有得救了！」

朱允炆悲喜交集的向宮天保看著，一面用手搖動著他，頻頻呼喚道：「天保——天保——」忍不住熱糊糊的淚流了滿臉。

眼睜睜看著他身邊人一個個離他而去，撒手人寰，眼前只剩下了宮天保



一個人，再也不能讓他離開而去，搖著、晃著，竟自低頭泣了起來。

「先生您身子要緊……」

岳青綾輕輕嘆道：「有我在這裡，宮師傅他就死不了……快別傷心了！」

崔化跪下來磕頭道：「皇上龍體保重……龍體保重——」

朱允炆這才強忍著傷心，坐好了身子。

岳青綾隨即運施眞力，緩緩在宮天保身上運行游動，一來一往，血氣頓開。

宮天保忽然出了口長氣兒，三魂悠悠的乃再爲之醒轉。

朱允炆喜道：「他醒了，謝天謝地！」

宮天保眼睛睜開，在各人臉上轉了一轉，慌不迭翻身坐起——

「宮師傅你聽著！」岳青綾道：「你的傷很重，但是還不是要害，所以不要緊！」

宮天保點頭道：「是姑娘救了我？」

岳青綾一笑說：「是你命長——先生的福大，保住了你！」

說時向著身邊的朱允炆遞了個眼波兒，笑靨初展，美麗如昔。

一行患難與共，生死相期，大是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感情。難得她鎮定如恆，還能笑得出來。

目睹著她美麗笑靨，各人如釋重擔，尤其是朱允炆更似得到了新生力量，神情爲之一振，一時間也看著她笑了起來。

宮天保也笑了。

崔化也笑了。

情緒的感染，竟然微妙如斯，瞬息前，還是愁雲一片的死亡邊緣，一刹那竟然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一片刀光，聲如裂帛，迎面劈來。

「我們不會輸的！」岳青綾眼睛裡流露著光采說：「我和爹爹都是拜上帝，信奉上帝教的……。」

她緩緩說：「在我們的心裡一直便有一個主宰萬有的全能的神，每當我們遭遇不幸，危亡的緊要關頭，我都會默默向上蒼祈禱，就是這個力量支持著我，讓我滿懷信心，無往不利！」

「上帝教……？」

——這個名字，使得朱允炆爲之一楞。

「嗯！」岳青綾笑笑道：「您是地上的皇帝，我說的是天上的上帝那個神……」

「玉皇大帝？」

「不——」岳青綾說：「玉皇大帝是假的，是人謅出來的，我說的這個上帝却是眞的……人只要信他，便能得救，便能平安幸福，還有……。」

微微一頓，她向著朱允炆笑說：「現在先不說，以後再好好告訴您，我們得走了！」

宮天保重新握起了緬刀，餘勇可賈的道：「姑娘你吩咐吧！」

岳青綾流目四方，緩緩說道：「姓井的吃了這個虧，絕不甘心，一定還會再來，可是我料定他也玩不出什麼新的花樣，倒是不用害怕！」

崔化道：「別的倒是不怕，就是這個鐵蝙蝠防不勝防……」

岳青綾道：「其實只要記住這種武器的特性，也就不怕了，下次再看見它的時候，要對正它直劈直打，多半可以沒事，要是取勢稍偏，它就會借力迂迴，防不勝防……我想這暗器製作既是如此精巧，姓井的一定愛若性命，很可能爲數不多，未必就捨得全部用光，下次再施出來，你們不要驚慌，只由我來對付就是了！」

說話的當兒，只聽見空中唏哩哩響起一陣急哨——

支響兩箭，劃空而過，落向右側一片山坡斜地。

崔化驚道：「響翎箭——」

他向那方面打量了一眼道：「那裏一定窩著有人！」

岳青綾道：「我看是故佈疑陣！」

她於是輕啓笑靨，站起來道：「好，我們就給他來個將錯就錯，就往那裏去！」

崔化眼見這位姑娘如此神勇，智慧超人，早已心悅誠服。

當下，忙即應著，招呼著朱允炆重新坐好她背後。

一切就緒，即向著岳青綾指示去處，繼續前進。

山風飄飄，花香益盛。

岳青綾前行了幾步，忽然站住，身後二人正自奇怪，一條人影陡地由一叢矮樹裏騰身而起。

一片刀光，隨著這人的出手，直向岳青綾正面劈來。長刀劈空，聲如裂帛——。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23

●蕭敬人／著 ●董陽孜／題字 ●插圖／李林

《前情提要》

山風飄飄，花香益盛。岳青綾前行幾步忽然站住————

■龍入天地■

岳青綾凹腹吸胸，陡地向後面一收。

對方長刀饒是勁猛力足，仍然是砍了個空。

隨著陰森森的刀光閃處，長刀的刀尖，幾乎是擦著她的胸前劃了過去。

「嗆！」地一聲，火星四冒。

敢情是這一刀砍在了石頭上，石屑紛飛裏，這個人身子一個倒翻，直向外逛了出去。

自然，岳青綾放不過他。

隨著她嘴裏的一聲清叱：「著！」——長劍飛點，「太公釣魚」——「噗！」直刺進了對方心窩。

這個人身勢未改，隨著他倒捲的身勢，足足飛落於七、八尺外，「噗通！」跌倒地上，便自再也爬不起來。

觀之岳青綾的出劍，竅訣乃在一個「準」字，既快又準，一招了事。身後的宮、崔二人，直看得怵目驚心，尤其是崔化，對於岳青綾這般身手，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有警惕，更加篤定了誓死追隨朱允炆的意志。

● ● ●

岳青綾的脚步再次踏進了樹林。

這片林子佔地絕大，幾乎整個的山巒全在籠罩之中，却是林木稀疏，不似先前吊人樹林那般稠密而已。

地上依然佈滿了落葉，人行其上，不時的傳出「喳喳！」脆響。風勢迂迴，像是無數的蛇凌空穿行其間，每個人身上都覺得冷颼颼的……。

却是不再黑暗。

天上星月可數，月光像是被分散開了，這裏一塊，那裏一塊，凡是林木稀疏的地方，都有她的芳踪，雖是詩情畫意，却埋伏著步步凶險，以及時而一現的凌厲殺機。

在一株樹蔭遍遮的大樹下，岳青綾站住脚步，身後二人亦步亦趨，不敢少離。

自此前望，有一片十數畝方圓地方，不爲樹蔭覆罩，月影照處，葦草如雪，風勢裏起起落落，更像是一濤池水，別有肅殺氣息。

宮天保說：「怎麼不走了？」

岳青綾一面打量著，遲遲的道：「宮師傅，你可精通地理學麼？」

宮天保連連搖頭道：「不不……一竅不通！」

岳青綾仍在注視，忽而微笑道：「你們看這地方，月光直照，形若天地，而四面却是黑黝黝的，妙在這其間又生滿了蘆葦，襯以月光，色如白玉……無形中便形成了一種氣勢……」

宮天保吶吶道：「什……麼氣勢？」

岳青綾一笑說：「天機不可洩漏。我忽然有一種感覺，此一行我們得救了！」

各人俱是一楞。繼而喜形於面。

岳青綾緩緩說道：「在這裏我們將會遭遇到敵人的主力之戰，却是兵不血刃，輕而過關，而最後却可大獲全勝……信不信？」

說時她偏過頭，向著背後的朱允炆微微一笑，繼而蹲下身子，把他放下來。

朱允炆頗感清新的伸著腿脚，道：「讓我自己走吧，我想活動活動……」

岳青綾點頭笑道：「原就是要您自己走的！」

說時，她轉向宮天保道：「有刀沒有，給先生一把！」

崔化道：「有有！」

隨即將自己的一把長刀雙手呈上，朱允炆接過來莫名其妙的向岳青綾望着，宮天保也大感意外，不知道把刀交給皇上意在何爲？

岳青綾笑笑道：「您拿着壯壯膽子，也許用得着，我們走吧！」

當下舉步前進，向着眼前狀若天池的大片蘆葦空地走去——朱允炆跟在她背後，仍然是宮、崔二人殿後。

寒風嗖嗖，吹動着大片蘆葦，月光下一如銀波動盪，蔚爲奇觀。

前行數丈，岳青綾忽然站住了脚步，注視着地下一團黑糊糊的東西。隨即亮着了火，再看，竟是一堆外表光亮的糞便。

宮天保「咦！」了一聲：「驢糞——這裡怎麼會有驢子的糞便？」

岳青綾向他擺了擺手，立即熄滅了手上的火，指了一下前面的葦叢，匆匆走進去。

這些蘆葦少說也有一人多高，佔地又是如此之大，慢說是眼前四個人，就是千百人馬，若是存心掩藏，也不易爲人發覺。

宮天保說了一聲，立時有所警覺。其實，就連朱允炆，甚而崔化，也都想到了，明白了，每個人的心裡，都不禁浮現出一個可怕的人影——

趙白雲——「虎爪山王」趙白雲。

也就是那個騎在驢背上的矮小老人。難道他也來了？

◉智者不懼◉

岳青綾率先而行，其實已胸有成竹。

對於當前一面的敵人，她早有所見，智珠在握，也就顯現得格外從容。

一路行來，非但並不慌張，甚至於並不掩遮，只是運用手裡的長劍，砍劈着當前的蘆葦，劍氣過處，身側四週的長草，紛紛齊根而折，摧枯拉朽，一攤攤的倒塌下來。

月亮出奇的亮，映照着一行四人如染銀霜。

八隻脚步，踐踏在蘆葦長草上，喀喳喳響個不已，驚起了大片的野斑鳩，劈拍有聲的紛紛振翅而起，千百成群，一霎間紛紛騰空而起，月色裡灰羽繽紛，一時蔚爲奇觀。

如此氣勢，堪謂驚人。

崔化先自吃驚道：「這……糟了，糟了……這麼一來，人家就知道我們在這裡了……快走，快走——」

一面說，便要擇處隱藏。

宮天保冷笑道：「你不要驚慌，岳姑娘自有道理！」

岳青綾點頭道：「對了，我正在想要怎麼樣，才能使他們知道，這麼一來倒是省事了——」

「姑娘的意思是……？」

——這一次連宮天保也呆住了？

岳青綾微微一笑，瞟着身邊的朱允炆道：「皇上宏福齊天，這一次地靈人傑，多半可以成事，偺們往前再走走，就可以坐下歇着了！」

言下極是輕鬆，彷彿一切都不必掛懷。

朱允炆迎着她的姿態極美，細腰，豐臀，兼而長髮披肩，那黑白分明的一雙大眼睛，顧盼間，恁是多情——其時她手執長劍，冷月下冰寒玉立，更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俠女」姿態。前後兩般姿態，看似截然迴異，却又融而一體。她其實能說善道，蘭心蕙質，人是頂尖兒的聰明……千變萬化，集而一身，便是她的寫照。

月色裡，打量着她玲瓏剔透却又是撲朔迷離的美，朱允炆直似有些兒神情恍惚。

不經意，岳青綾在他袖子上拉了一下：「走呀！」

一行人繼續前進……。

● ● ●

劍氣璀璨，刀光閃爍。

直砍得當前葦草四下折落，月色裡有似落雪紛飛，觸目心驚。

一面披荊斬道，一面大步前進，似乎是有一種無形的氣勢鼓舞着他們，就連朱允炆也不再害怕，無限士氣高昂。

走着走着，前行的岳青綾忽然停住了脚步——

唏哩哩——破空聲響裡，一支雁翎響箭當頭作拋物狀劃空而過。直射向前面十丈遠近，徐徐下落。

宮天保一驚道：「他們知道了！」

「很好！」岳青綾扠着腰，四下看了一眼，微微含笑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在這裡歇歇，看看他們又能怎麼樣？」

朱允炆道：「在這裡歇着？」

「對了！」岳青綾神秘的笑着：「您用不着害怕，先坐下來喝口水吧！」

宮天保立時把備好的水囊雙手送上。

朱允炆接過來，兩隻眼睛只是向岳青綾望着，後者依然面現笑靨，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眞弄不清楚她葫蘆裡頭賣的是什麼藥？

「先生您放寬了心吧，馬上就有好戲可以看了！」岳青綾道：「這場戲有驚無險，保證精彩！」

話聲未已，四下裡胡哨連聲。

長草地裡人影幢幢，已似有了聳動。

崔化大驚道：「他們來啦——」

岳青綾左右環顧了一眼，陡地踏向

朱允炆身前，便在這一霎，一條人影，狠也似的由左面草叢裡竄了出來。

這人手裡端着一桿丈八長槍，槍尖子雪也似的閃亮鋒利。身子一經躍出，二話不說，直向着岳青綾前胸就扎。

岳青綾身子一閃，左手輕舒，只一下便抓住了對方挺刺而來的槍身。

那人暴吼一聲，用力向後就奪。

岳青綾輕叱一聲道：「去！」

玉手輕送，借力施力的向前面一推，對方力量用得過猛，那裡收得住勢子，脚下一個踉蹌，跌倒地上。

崔化眼明手快，趕上去，雙手齊出，已把一雙匕首送進了對方胸腹，結束了來人性命。

却在這時，一道孔明燈光，匹練般直射向崔化全身，緊跟着，草叢裡傳過來刺耳的一聲尖笑——

「崔久，原來是你，猴兒崽子，你的膽子不小!!」

各人聞聲而望，頓時吃了一驚。

却只見三數丈外草叢裡，現出了三個人影。居中的一個，身材極高，背插紅燈，一身火紅袍子，正是敵人當今陣營裡最稱扎手的那個井鐵昆。

眼見着手下精銳盡失，自己最稱得意的一個「九子陣」勢，也已瀕臨瓦解，姓井的心裡一腔忿恨，自是可以想知。

紅光閃爍裡，井鐵昆全身像是火焰也似的燃燒着，那副樣子，極是猙獰恐怖。

崔化乍然看見了他，不由嚇了一跳，「啊——」了一聲，一時爲之呆住。

却見井鐵昆身邊，一左一右併立着一雙漢子，各人一一口明月雲刀，另雙手上，高高舉著一盞特製的銅質孔明燈筒，從而發射出兩道匹練也似的醒目長光。


崔化眼明手快趕上去，一雙匕首齊出………。

燈光交集處，正是崔化踞身所在。想是崔化昔日久受其約束，在他管轄之下，眼前乍見著他的出現竟自手足失措起來——

「井……井大人……」

說了這幾個字，崔化一時舌撟不下，竟自呆在了當場。

「吃裡扒外的東西，今天看你還怎麼活命？」

井鐵昆一聲冷笑：「先摘了你小子的『瓢子』再說！」

黑道話「瓢子」即是「人頭」之說。

這個井鐵昆如今雖已是官居千戶，却是不脫當年出身習氣，開口閉口滿是黑道行語。

話聲出口，只見他身子陡地一個前聳，一片飛雲般已竄身而進。

說時遲那時快。

隨著他落下的身子，「刷啦啦！」一串子鐵鍊響聲，一團栲栳大小的奇亮銀光，已自脫手飛出，忽悠悠直向著崔化當頭飛落過來。

認識井鐵昆的人，都應該知道，對方手裡的這一對「流星」誠然是厲害之極。且是輕易難得一用，想不到此刻盛怒之下，竟自率爾出手，設非是恨惡到了極點，萬不會如此施展。

眼看著忽悠悠一團銀光，飛星天墜般，直落當頭。

崔化「啊呀！」一聲，待將舉刀以迎的當兒——猛地裡，由斜刺一面忽的飛過來一團物什。

「叭！」

兩下裡迎了個正著。

竟是個拳頭般大小的石塊，却是力道十足，一擊之下，石塊固然爲之粉碎，那隻流星錘亦爲之盪開少許。

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便自這樣，這隻看來力道萬鈞的流星錘，險乎乎擦著崔化身邊飛了過去。



認識井鐵昆的人都知道那對鐵流星的厲害。

■宿仇■

不用說，飛石擊錘的這個人正是岳青綾了。

朱允炆就坐在她身邊，看的最清楚——其時大姑娘只是脚下用力一踹，踢出了塊石頭，不偏不倚，正中了對方的流星，便自解救了崔化的一時之險。

井鐵昆鼻子裡哼了一聲，忽悠悠才自把那隻飛出去的流星收了回來——

那一面，却有人意外的開口搭了腔。

「好男不跟女鬥，井大人你高抬貴手吧！」

寒嗖嗖的颳起了一陣子風，將那一面翻白的蘆花盡數吹落，亂白紛飛裡，可就看見了那個騎在小小毛驢背上的不速之客。

如銀月色，照見著來人那般矮小的身軀。

依然是前番的瀟灑，盤著一雙腿脚，趺坐在驢子背上，胸前的長鬚，被風吹得白綾子樣的飄向一邊。

記得日間見時，對方穿著一襲皂色長衣，這時却換了一身純白長衣，月色之下，其白如雪，襯著他的皓首銀髯，眞個「仙」氣十足。

——却是此人原形畢露，設非是岳青綾的一語道破，誰又會想到，這個仙風道骨，狀至瀟灑的矮小老人，竟而是江湖黑道專司打刼，獨來獨往，令人聞風喪膽的一名巨寇。

「虎爪山王」趙白雲。

包括崔化在內，每個人其實對他都存有極大的戒心，因此這個人的忽然出現，各人都不免吃了一驚。

却似只有岳青綾比較能夠等閒視之——

那是因爲事情的發展，正好恰如所料，心裡一鬆快，不自禁向著朱允炆微微一笑，那意思正像是在說：怎麼樣，我沒有騙您吧！果然是有熱鬧好看了。

井鐵昆不由得臉色一沉。

他們雙方雖像是第一次見面，可是早已不只一次的有所接觸了。

這一方面，井鐵昆不用說吃了極大的虧——那些活生生被吊死在樹林子裡的人，無不是井鐵昆一面同來之人，俱都著了對方老人的道兒，這筆仇恨豈能算小？

想不到眼前緊要關頭，對方小老頭兒，又自平空冒出打岔攪局，却是爲何居心!?

一霎間，井鐵昆眼睛裡像是要噴出了火來。

「你是什麼人？」

井鐵昆平手一指，怒聲叱道：「你我井水不犯河水，爲什麼半路打刼？老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驢上老人未曾說話之前，先自「呵呵……」的笑了。

「井水不犯河水？」一隻手捋著長長鬍子，小老頭笑得瞇起了眼：「井大人，你可是貴人多忘事，把老老年的一筆舊帳忘的一乾二淨啦！」

「什麼!?」

井鐵昆面色一沉道：「你是滿口胡言，本大人居官大內，又與你這個江湖無賴，結有什麼樑子？你倒是給我說清楚了！」

老頭兒呵呵笑道：「再想想吧，總有十五、六年了吧？井大人，如果你不健忘，我老頭子好像還記得，有一箱東西存在你那裡！」

「什麼東西？簡直一派胡言！」

「高山野人參！」

五字出口，井鐵昆不由得全身爲之一震，驀地後退了一步。

驢背上的矮小老人，情不自禁的發出了陰森森的一陣子笑聲。

一掃他先時的輕鬆詼諧，這陣子笑聲，極是刺耳陰森，宛若梟鳥夜啼，直聽得每個人汗毛直立，痲刺刺的起了一身鷄皮粟兒。

「十五年了！」姓趙的小老頭喃喃說著：「這箱子東西連本帶利，眼前該是個什麼數目，井大人你應該心裡有數兒吧？」

「你……？」

驀地，井鐵昆睜大了眼睛：「你是趙……白……雲？——『虎爪山王』趙老當家的？」

「那可是不敢當……」趙白雲在驢背上拱了拱手：「照說嗎？東西是淌來之物，落在誰手裡都是一樣，只是井大人，你的手段可是過毒了一點兒，我那個傻小子，爲此廢了隻胳膊，可是透著有點冤枉……。」

說著說著，他老人家可是又陰森森的笑了起來。聲音可比哭還難聽。

「後來聽說了，井大人，方大人，你們都投了明主，有了靠山，都高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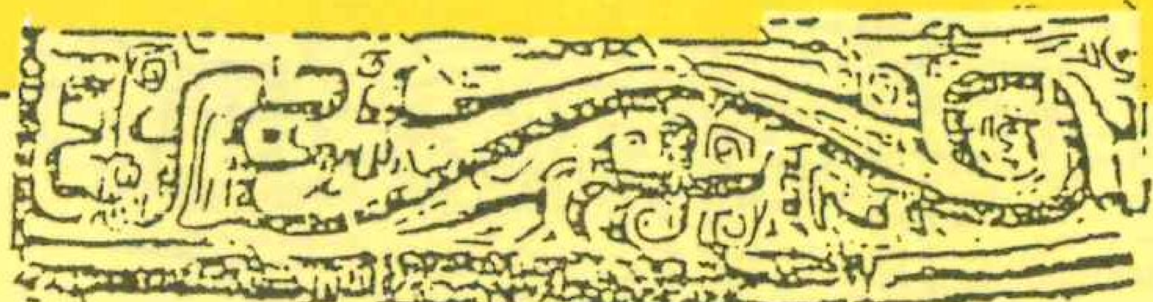
趙白雲老氣橫秋的在驢背上說：「後來又聽說了，水漲船高，二位大人都進了紫禁城大內，當起皇差了……。」

像是哭的那種聲音，小老頭說：「我這個野老頭子可是沒有這個造化，也沒有這個本事，到紫禁城去向二位朝見去……咳咳……那裡知道，山不轉路轉，却是在此荒山野嶺，迎著了井大人你的大駕，這可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咱們總算見著了，豈非天意？豈非天意!?」

井鐵昆陡地擰身而起，「呼！」地落身於丈許以外，手上流星錘向後一收，倒提在手——

「趙白雲，你想幹什麼？」井鐵昆怒聲叱著：「井某人如今當的是皇差，你……你還敢攔路擋橫不成!?」

（未完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24

●蕭敬人／著 ●董陽孜／題字 ●插圖／李林

《前情提要》

井鐵昆陡地擰身而起，「呼！」地落身於丈許之外——

■掛彩■

趙白雲笑得曖昧。

「我可管不着你當的是什麼差！這裡不是京師的紫禁城，可不是你們的一畝三分地。山有山規、路有路規——嘿嘿……你知道吧，來到了十萬大山，可就是你趙爺當家作主，由不得你們胡來！」

●福莫福於少事，禍莫禍於多心。



趙白雲霎那間已到了對方頭頂上。

鈴聲叮叮，小毛驢在刨着蹄子。

夜風呼呼，飄動着四下的蘆花，也飄動着趙白雲滿頭如銀鬚髮，眞有點畫上神仙丰采。

——却是眼前各人都知道，這個貌似神仙丰采的老人，其實是一個心黑手辣、身懷絕技、最稱毒惡、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眞正是料想不到！

井鐵昆在屢次失利之下，滿懷悲忿，待將全力部署，出奇制勝，在此長草地一鼓作氣，把岳青綾等一舉成擒，却是無中生有，半路裡忽然殺出了趙白雲來。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便宜的是岳青綾一行四人，臨危而安，竟而作席地觀，大有「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樂。

趙、井二人的一番對話，終使岳青綾等四人心裡明白——怪不得趙白雲要插手其間，且用如此毒惡手段，將這些大內錦衣衛士一個個活活吊死，原來他與井、方二人結有宿仇，這就難怪了。

岳青綾心裡有數，向着朱允 微微一笑，潔白的牙齒，在星月映照裡瑩白如玉。

朱允炆小聲說：「我們走吧……」

岳青綾搖搖頭，要他稍安勿躁——

隨即朱允炆耳邊響起了聲如蚊蚋般的聲音——

「您不要怕，有我在這裡，誰也傷不了您……好戲這就上場了，等着瞧吧！」

這幾句話，岳青綾顯然是用「傳音入密」功夫，傳送過來，聲如蚊蚋，細若游絲，直聽得朱允炆心裡納悶，暗暗稱奇。

却是這一霎，現場雙方已起了極大變化——

那一位職掌大內錦衣衛千戶之職的井大人，顯然已被趙白雲所激怒，忍耐不住，一時斷喝，聲震四野——

「大膽狂徒!!」

井鐵昆用着空出來的那隻手，向對方直指着，聲色俱厲的道：「你是什麼東西，膽敢阻擋朝廷皇差，今天井大人就不信這個邪，先拿下你這個自負的老匹夫再說！」

話聲方頓，緊接着一聲喝叱：「看錘!!」

右肘霍地向上一起，運用右手腕子的一股巧勁兒，將一枚南瓜大小的流星送了出去。

忽悠悠銀光飛處，將一截銀色鏈子帶動，形成了蛇也似的一道奇光。

「呼——」

疾風聲裡，直取向驢背上矮小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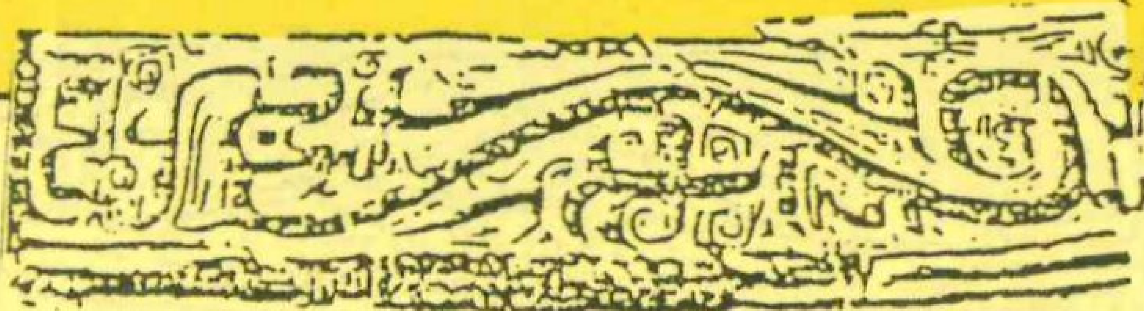
矮小老人趙白雲，早已料到了對方的有此一手，但只見他盤坐驢背上的身子文風不動，却只利用兩隻小腿上的彈力，驀地翻身而起。

黑夜裡，有似夜鳥翻騰。

「噗嚕嚕——」

隨着衣浪的一翻，極是輕飄的又自坐了下來。

井鐵昆一錘走空，緊接著脚下一個前跨，再次一聲喝叱道：「着！」



隨著前此出手那支流星的一收，另一支流星又自擲出——

想是深知趙白雲一身輕功了得，井鐵昆眼前的這第二錘不是打人，是打驢。銀光一點，直向著趙白雲胯下那頭小毛驢的頭上直飛過來。

小毛驢却也乖巧，絕不會站著等死。

迎著對方飛來的流星，忽地向後一個打踘，驢頭直起，險險乎閃過了井鐵昆的左面流星。

值此同時，騎在驢子背上的那個小老頭兒趙白雲，早已長嘯一聲，陡地拔空而起。

好快的身子！

隨著他一起而落的身勢，捷若飛猿般已襲向井鐵昆當頭，一隻右脚脚尖，於此千鈞一髮之際，直向對方眉心踢來。

井鐵昆「嘿！」了一聲，向後一個倒仰，「呼！」地一聲，躲過了對方飛來的一脚。

趙白雲身勢一盤，第二腿亦自踢出，緊擦著對方前胸掃了過去——眼看著他矮小的人影，一閃而前，足足飄出了八尺開外，落在大片翻白的蘆花叢梢。

老頭兒輕功果眞驚人。隨著蘆花波浪狀的起伏，他矮小的身子，竟能站立在蘆花尖梢而不折倒——月光下，直似踏波而行的仙人——

目睹各人，無不爲他傑出的輕功而震驚，就連極以輕功見長的岳青綾，也不由爲之動容。

井鐵昆躲過了對方的一雙足尖，却也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先時的一腔傲氣，頓時盪然無存。

自然，他不會就此甘休——

隨著他長軀的向左一閃，左腕翻處，「啾！」地一聲，打出了暗器「鐵蝙蝠」。

空中銀光蹁躚，一陣子嘮拍聲響，那物什，鑽天如燕，銀星一點，直取對方腦門正中。

趙白雲「嘿！」了一聲，右手輕起，以中指直向對方暗器上點去。

「琤！」

脆響聲裡，那枚小小物什，驀地向下一沉，直似墜落地面，一沉似落的當兒，「唏哩！」一個打轉，却又向上揚起，——一點飛星，直取向趙白雲正面前胸。

好快的勢子。

以趙白雲之見多識廣，自然知道這物什的厲害，却不曾想到竟而靈活如斯。一驚之下，慌不迭向側面一個快轉，旋風也似的飄身丈許以外。

却是那物什快得緊，兜著袖沿直滑了過來。「嘶——」直在他左手腋下，劃開了三寸來長的一道口子，霎時間，鮮血淋漓。

這部位雖然說不上什麼要害，不過皮肉之傷，却是痛得緊。

趙白雲怪笑一聲，只疼得半身打顫。當下以極快勢子，一連點了三處穴道，止住了流血。

「好猴兒崽子——」

隨著這一聲怪叫之後，矮小的身子早已拔起，快若鷹隼也似的，直向著背插紅燈的井鐵昆撲了過去。

■奪命蛾眉■

井鐵昆叱了聲：「來得好——」

聲出，手起——「呼！呼！呼！」疾風聲中，已把手裡的一對流星掄了出去。

蹠蹠蹠蹠　翩翩翩翩

星月下兩團銀光，宛若流星掠空，一左一右，直向着趙白雲身上兌擠過來。

却是擊了個空。

眼看着空中小老人驀地向上一挺，緊接着凌空一個疾滾，其勢不變，直向着井鐵昆撲了過去。

「叭!!」

兩支流星迎了個正着，發出了其音清澈、震耳欲聾的一聲爆響——餘音未盡的一霎，趙白雲輕比猿猴的身子，已到了對方頂頭之上。

不用說，他是恨極了井鐵昆這個人。

隨着他身勢的一落，兩隻手交叉着，疾如飛電，直向着井鐵昆身上撩去。

井鐵昆「啊！」了一聲，陡地向後就退，可就慢了一步。

「噗啦！」一聲，隨着趙白雲的一式飛抓，大片肩衣，連着巴掌大小的一片皮肉，當場給撕了下來。

井鐵昆「哼」了一聲，只痛得差一點昏了過去，身子一連向後打了兩個跟蹌。

猛可裡，自他身後躍出了兩個人，人手一支長槍，不容分說，直向着趙白雲身上就扎。

井鐵昆經此巨創之下，不啻戰志盡消。肩上傷處吃寒風一吹，其痛澈骨，怪叫一聲，飛身縱起，直向長草中遁去。

却是岳青綾眼明手快，把握着眼前的一瞬良機，自不容稍縱即失。

隨着她身上的忽然站起——一聲嬌叱道：「打!!」

玉手掠處，發出了她師承的獨門暗器「蛾眉針」。

井鐵昆聞聲而警，慌不迭回身以視。

這麼一來，這一枚暗器便無巧不巧，正中在他兩眉額心。岳青綾胸有成竹，這一枚蛾眉針上不用說力道十足。

耳聽得「哧！」地一聲，足足扎進去三、四寸深淺，一時深入腦髓。

井鐵昆「啊！」了一聲，只覺着眼前一黑，兩眼一翻，直挺挺的倒了下來，頓時命喪黃泉。

隨着他倒下來的身子，身後紅燈「呼！」的燃燒起來，一時間劈拍作響，連同着乾枯的蘆葦也遭殃及，很快的燒了起來。

岳青綾以奇快手法，乘虛而入，一招得手，更不少緩須臾，隨着她身子的一個疾轉，第二次發出了暗器「蛾眉針」。

金光一線，細若游絲。

「着!!」

這一手較諸先前更稱奇妙——却是直取向眼前另一大敵趙白雲。

趙白雲其時正以空手入白刃手法與一雙怒漢惡戰之中，目睹着眼前的一霎異變，不由得吃了一驚，才自警覺到眼前情勢的不妙。

說時遲，那時快——

一線金光破空聲裡，對方獨門暗器蛾眉針，已是逼近眉睫。

其時趙白雲手握雙槍，慌不迭抬頭翹首，施了個「巧望天星」的妙姿，那一枚蛾眉針便自險險乎擦着了他額頭飛了過去。

岳青綾絕不甘心就此放過了他。就在他翹首望天的一霎，第三次打出了暗器「蛾眉針——　「嘶！」

一縷尖風，直襲而前。

趙白雲雙手握槍，身勢反挺，照說已無轉動餘地，却是這個老頭兒，身法畢竟有過人之處。猛可裡一個倒翻，施了個「海燕鑽天」之勢，「呼！」地凌空翻起丈許來高。

身法之巧快，嘆爲觀止。

話雖如此，却也無能躲過岳青綾處心積慮的二次出手——

「噗——」

金光閃處，正中趙白雲右側腿根穴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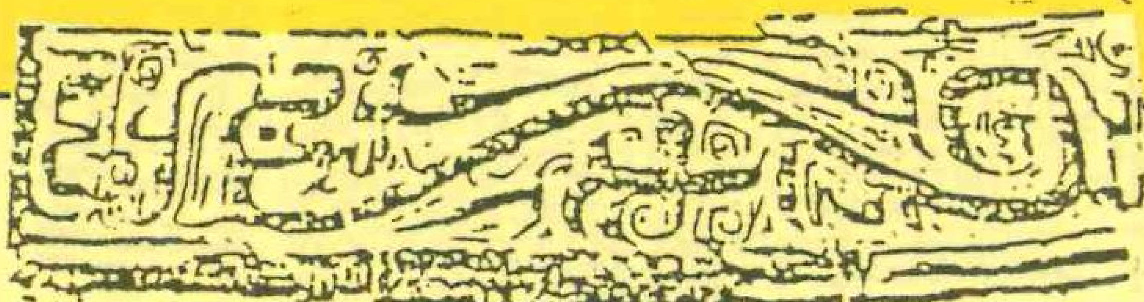
由於勁道十足，一根金針幾至沒柄。

趙白雲「啊唷！」一聲，在空中一個打滾，直落而下，脚方着地，一連兩個跟蹌，「噗通！」坐倒地上——值此要命關頭，他却不甘坐以待斃，怪叫一聲，雙手在地面用力一按，一片飛雲般縱身而出，不偏不倚，正好落身在那頭小毛驢的背鞍之上。

小毛驢久經豢養，不待主人招呼，撥動四蹄，箭矢也似的穿了出去。

蘆花似雪。

眼看着一人一驢，即將消逝，驢背上的矮小老人，却忽地停住，驀地掉過了身來。





「好個Y頭……咱們往後走著瞧！」

一面是皎潔星月，一面是劈拍着響的熊熊火光。

趙白雲那一張臉，無疑是神色慘變。

像是貓頭鷹樣的，發出了一聲怪笑——

「好個丫頭……想不到你趙爺爺慣日打雁，今夜却叫雁嘴啄了眼睛，今夜却會着了你這個丫頭的道兒，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們往後走着瞧吧！」

幾句話直像是乾號而出，聽在耳朶裡比哭的聲音還要難聽。

話聲出口，再不思片刻逗留，縱轡抖處，胯下毛驢箭也似的疾奔而出，一下子鑽進了蘆花深處，便自不見踪影。

◉日出◉

火勢坐大。

到處都發出「嗶嗶拍拍」聲音，那些乾了的蘆葦一經着火，其勢極快，極短的一瞬，已滙集成大片火海。

紅紅的火光，照亮了每個人的臉……

却是因爲風的一定方向，大火只是往北面燃燒，南行大可無礙。

兩個強大的敵人，一死一傷，形勢頓爲改觀。

先時會同井鐵昆現身的兩個錦衣衛士，眼看着岳青綾如此了得，早已嚇破了膽，井鐵昆既已喪命現場，所謂的「九子陣」，自是全數瓦解，當下那裡還敢在此逗留？彼此招呼一聲，抱頭鼠竄而逃。

火勢越燒越大，滿天都是飛舞的火星，距離甚遠，猶不禁烤得皮膚生痛。

朱允炆長長鬆了口氣道：「我們快離開這裡吧！」

一行四人，這才無牽無掛，按着既定路程，繼續前行。

○　○　○

天亮時分。

四個人來到了山脚之下。

却是中途下了一陣濛濛細雨，除了皇帝朱允炆之外，每個人都淋得透濕。

此刻，山雨初停，東方旭日所形成的玫瑰雲朶，胭脂也似的染紅了半邊天，也染紅了每個人的臉盤……。

附近鷄啼狗叫，已似有了人家。

在一個看似農家打穀場的圓圓地方停了下來，朱允炆實在走不動了。

當下崔化找來了一堆乾草舖墊地上，朱允炆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岳青綾背過身子來，用一把牙梳在梳頭，長長的頭髮又黑又細又長，被雨水淋得黑油油的，越加好看。

宮天保身子不好，却還能支持，拄着楖棍坐在一邊。

崔化自承到附近去走走，可有人家暫時寄宿？即使歇歇腿，吃上一頓飯也是好的。

這番經歷，自是非比尋常——

即使此刻，朱允炆只要略略閉眼，腦子裡不由自主的便自想起連日來的那些驚險場面，那些死去的故舊——每一張臉，都淌滿了鮮血，血淋淋的煞是怕人。

却似只有眼前睜開眼睛的時候，目睹着身邊佳人的一霎，才是溫暖的……

便是由於這番生死與共的邂逅、體貼，才在不知不覺之間，雙方的距離更形接近。

○　○　○

把一頭長長的秀髮，挽了個粗如兒臂的辮子，岳青綾仰起臉盤來，近近的向着身邊朱允炆睇着。

其時，她嬌軀懶散，半倚着一堵土牆，臉上散置着淡淡的一抹子紅，模樣兒甚是嬌憨。

長劍歸鞘，平平的擱在身邊地上。

此時此刻的她，毋寧又回復到了她的嬌嬌女兒之身——然而，她却又知道，未來路上，仍然不盡太平，還得隨時隨刻要保持警覺。

值得安慰的是，面前的這個人——朱允炆，在自己的保護之下，總算平安履險，暫時無損。往後還有好長好長的一段路要走，是福？是禍？誰又能事先知道……

○　○　○

一陣狗叫聲，崔化從老遠跑過來。

「好了，好了……有地方住了！」

岳青綾站起來問：「這是什麼地方？」

崔化說：「這裡是『白水灘』……四面全是山，我給一家人說好了，他們房子還寬敞，在那裡暫時住上一天，再走不遲，不知道姑娘您的意思怎麼樣？」

岳青綾說：「房子夠住麼？」

「夠夠……」崔化說：「這家人姓李，是開磨坊的，房子又大又新，只要給他們幾個錢，把他整個院子包下都行。」

一聽說是開磨坊的，立時便想到了熱熱的豆腐，朱允炆立刻就叫起好來。

岳青綾想了一會，點點頭道：「好吧，我們就過去吧……」又說：「回頭問起，就說我們是打安南逃難出來的，那邊在打仗……」

這個說詞極是恰當。事實上近年以來，明軍多次對安南用兵，迫使安南大舉對境內之漢人報復、殺害，以至於時有難民扶老携幼亡命而出。

朱允炆等四人，搖身一變，成了逃難的難民，倒是極其恰當，自不會引起別人注意。

（未完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25

●蕭敬人／著 ●董陽孜／題字 ●插圖／李林

《前情提要》

朱允炆在岳青綾的保護下，暫時無損，但將來的路還很長——

■羈旅■

天還是濛濛的那種顏色，朱允炆就醒了，只覺着身上寒颼颼的，有幾分涼！

羈旅中有一份難耐的孤單、蕭索……。几上殘燭欲熄，蠟淚淌滿了半個盞碟，搖曳着的昏黃燈光與窗外的一輪皓月映襯得分外有趣，透過敞開着的一面天窗，灑下來的一方月魄，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他的床頭——！這就更令人頗生感觸，而興出一番幽懷



朱允炆將面前這美麗佳人，擁進了懷裡……。

。

最近這些日子，他時常在半夜醒轉，而後朦朦朧朧，便不得安眠，咀嚼着夢境裡的酸甜苦辣……一回解顏、一回唏噓，個中滋味，不足爲外人道及，也只有他自家心裡有數了。

來到李家，今天已是第二天。

爲了愼重起見，暫時不敢妄動。

一來是朱允炆身子不舒坦，連日來驚嚇過劇，需要好好休息，再者宮師傅、崔化身上都帶着傷，再拚下去，都得躺下不可，即使武功最高的岳青綾，也有一份屬於自已的悲哀——

她其實受有很重的內傷，只是一直用內功壓制着，不使發作顯露而已。

崔化到外面打探消息，預計着最快也要明後天才能回來，這當口急也急不來，便只得在這裡賴着了。

這家主人姓李，是做磨坊生意的，李家家道殷實，在「白水灘」地方，算得上是首富——這一片宅子，原是爲主人娶媳婦兒新置的，却爲朱允炆一行四人佔了先，預計着即使逗留個十天半月也不礙事。對於朱允炆一行此刻來說，正是再恰當不過，大可秣馬厲兵，以圖來日。

〇　〇　〇

寒颼颼的颳着小風，銀紅紙糊的窗戶一陣緊似一陣的響着，似乎滿地如銀的月光都被吹零散了。

朱允炆倚着牀欄緩緩坐起來——意外的，却聽見了僅是一簾之隔的鄰室，傳過來岳青綾的輕輕咳嗽聲音。

他於是匆匆下地，披上件絲棉袍子，來到了她的房子。

門簾方啓，裡面的大姑娘已有警覺。

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睜得又大又圓，直直的向他瞅著，却是一句話也不說。

這番神情反倒使得朱允炆一時楞住了。

房子裡靜極了，除了夜風叩窗的聲音，什麼也聽不見……四隻明亮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互望着。

便是，在那一盞迷離搖顫着的燈光裡，雙方奇妙的感觸着一些什麼……似乎是一直隔離在他們之間僅有的一



襲薄紗也不復存在。

良久，良久，誰也沒有多說一句話。

漸漸的，朱允炆走過去，挨近到了她的跟前，把面前這個香肩半露，秀髮蓬鬆的美麗佳人，擁到了懷裡……

「你受涼了？」朱允炆輕輕在她臉上吻着。

岳青綾微微搖了一下頭。

——忽然她探出雙手抱着他，把臉緊緊的貼在他的胸上——此時此刻，便是任何的一句話也是多餘的了。

感覺着她嬌軀的微微顫抖。大顆的淚珠，已自她美麗的眼睛汩汩淌出：：。

撫摸着她柔細的一頭長髮，朱允炆的眼睛也模糊了。

「委屈你了，小綾……」

却是勾上來的一隻玉腕，壓低了他的身子，一雙火熱的嘴唇，便自緊緊吻在了一塊。

銀紅帟窗一遍又一遍的響着，在搖碎了的迷離燈光裡，兩個人的身子，已緊緊擁抱在一起……

……

天色淡淡的有些亮了。

稼場雄鷄剛剛叫了一聲，却引得群狗的一陣吠聲。

朱允炆猛的由睡夢中驚醒——

此時此刻，殘燈早已熄滅，滿屋子是那種灰濛濛的顏色，却只見，岳青綾半裸的身子，站立牀前，正用着奇快的速度在穿着衣服。

朱允炆不由一驚，慌不迭坐起——

「你……？」

「噓！」

岳青綾手指按唇，輕輕的噓了一聲。一面用奇快的動作，穿上鞋襪。

狗仍在一遍又一遍的叫着。

「快起來！」

——附在朱允炆耳邊小聲的說了一句，岳青綾已把一口長劍抽了出來。

朱允炆嚇得一愣：「這是怎麼……回事？」

岳青綾「噓！」了一聲，身子一個快閃，已來到了窗前，隔着一層窗戶紙向外聽了聽，回過身子，向朱允炆揮揮手道：「快藏起來，別出來——」

身子一個快閃，已來到了門邊，緊接着開門閃身而外。

■殺人夜■

像是一片雲樣的輕巧，岳青綾已翻上了瓦脊。

冷風一陣緊似一陣，天色是灰濛濛的那種顏色——狗仍在叫着。

李家大院，靜悄悄的聽不見一些兒聲音。

驀地，一個人飛快的身影，正由斜面院牆上躥身而起，嗖地落身眼前。

岳青綾忙自伏下身子。

却聽着「叭！叭」兩聲拍巴掌的聲音——一個人霍地由正面草廊閃身而出。

兩個人迅速的會合一起，喁喁低語着什麼，不時還打着手式。

岳青綾由這個角度打量着他們，把他們看了個一清二楚——二人一式的藍色緊身衣褲，頭紮網巾，雖不曾有什麼特殊的標誌，却使人一望之下，即知道他們是來自大內的錦衣衛士。

好厲害——居然被他們摸到了這裡。

兩個人用手比劃了一番，東指指西瞧瞧，似乎還弄不清楚要找的人究竟住在那裡？

岳青綾悄悄把身子退後，繞到了瓦脊的另一面，飄身下地。

便在這時，二人之一的一個瘦子已闖入眼簾。

瘦高瘦高的個頭兒，背上揹着個「丁」字拐，一張弔客臉，配着一雙灰白灰白的眉毛，那樣子眞像是俗畫上的白無常。

打量着面前的房舍，這個人忽地襲身而近，或許是過於專注，竟然不曾注意到近在咫尺之間的岳青綾——猛可裡有所警覺時，其勢已有所不及。

岳青綾其時以奇快之勢，驀地撲身而前，長劍如龍，只一下已搭在了對方肩頭。

這人「啊！」了一聲，便自呆呆立住。

冰冷的劍鋒，緊緊壓在他的肩上，只消向側面略有移動，瘦子這一顆項上人頭便難以保全，嚇得他面色慘變，一動也不敢動的楞在了當場。

岳青綾便可輕而易舉的一劍結果了他，總是連日殺人太多，有些於心不忍。

當下冷冷一笑，於抽劍而回的同時，左手輕翻，施了一手「白鶴下啄」的點穴手法，只一下已點中在對方背後「志堂穴」上。

瘦子「吭！」了一聲，便自不再移動。

岳青綾以奇快手法點了對方穴道，身子却不稍停，一個打轉，已隱身壁角。

便在這時，另個人的影子，已飛身眼前。

手上持著一口鬼頭長刀，濃黑濃黑的一雙眉毛，脚下極是利落，像是輕功不弱，這人身子一經現出，起落之間，已臨向佇立原地的瘦漢身後。

猝然間發覺到同伴的有異，這人忽地一怔道：「你怎麼啦？」

話聲方出，霍地伸手向對方肩上推去。

岳青綾却在這一霎隨地現身而出，呼地撲身而前。這人「啊！」了一聲，一個翻轉，飄身於丈許以外。

「誰？」

聲音方出，岳青綾早已縱身而前。

濃眉漢子心裏一急，鬼頭刀「刷！」地掄手而出，一刀直劈面門，直向著岳青綾臉上劈來。

岳青綾長劍輕翻，「叮！」地一聲，已把對方鬼頭刀點開一旁。

這人「嘿！」了一聲，右手後挫，身隨刀轉，刷！的一刀反向岳青綾胸上劈來。

看其出手，勁猛力足，極是快捷。

偏偏岳青綾身似巧燕，不要說爲他刀勢所傷，簡直連她身邊也捱不著。

隨著她身勢的一收，濃眉漢子一刀劈空，「噗！」地砍向地面，即在他反手起刀的一霎，已爲岳青綾掌中長劍壓在了腕子上。

緊接著長劍的一翻，冷森森的劍鋒，已比在了濃眉漢子心窩上。

濃眉漢子面色一凜，心裏一怕，掌中刀「噹！」地落向地面。

「你……姑娘……饒命……」

說話的當兒，風門開處，宮天保已由室內現身而出，乍然看見眼前景象，不由一驚，慌不迭縱身而前。岳青綾手勢輕翻，銀光迸處，改以長劍劍尖指向對方咽喉。

「啊……」

濃眉漢子身子打了個踉蹌，幾乎要坐倒下來。

宮天保「哼」了一聲，嘴裡罵了聲：「狗雜種!!」

猛地探出了雙手，搭在對方肩上。十指上一經著力，克地一聲，已把對方肩上骨節生生揑脫。

濃眉漢子痛得脚下一軟，「撲通！」坐了下來，却爲宮天保趕上一步，當胸一把給抓了起來。

「你……？」

岳青綾道：「宮師傅，慢著！」

說時，岳青綾已閃身來近。

「不要殺他，先問問他再說！」

宮天保這才會過意來，轉向濃眉漢子眉剔目傳的道：「說，你們幹什麼來了？」

「我……」濃眉漢子吶吶說：「找人……找人來的！」

「找誰？」

「是……找……」

「說！」岳青綾一口劍再一次比在他臉上：「這一次你們來了幾個人？都在什麼地方？」

「五個！」濃眉漢子牙齦兒克克打顫：「其他人都在山上還沒下來。」

宮天保冷笑道：「還有三個呢？」

「在林子外邊……」

「誰打發你們來的？」

「朱大將軍……」

「朱能？」宮天保厲聲道：「他人在那裡？」

「龍州七里山……」

「好！」宮天保說：「你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裡？」

「是……有人報告說，這裡來了生人，我們奉令打聽，說是有人從安南逃難來，住在李家……」

岳青綾、宮天保二人對看一眼，知道他所說非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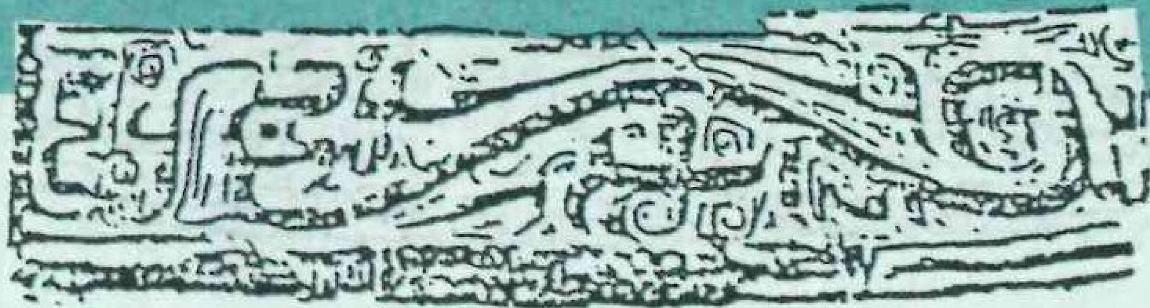
既知此二人是來自朝廷的錦衣衛士，目下正自集結，由「成國公」朱能所統率、指揮，看來彼輩雖是傷亡慘重，無如在朱能策劃之下，仍在窮力搜索，看來不達目的勢不終止。

如此看來，眼前二人萬萬不能留其活命。

却是岳青綾心裏不忍再下毒手，正自思忖，宮天保已怒聲道：「這麼說，留不得你們活命了，看掌！」

話聲出口，右掌倏翻，「噗！」一聲，已擊向濃眉漢子頭上頂門。

這一掌力道甚猛，濃眉漢子那裏吃受得住？身子一縮，便自軟癱地上，



從而由眼耳口鼻淌出血來，登時一命嗚呼。

岳青綾道：「你……？」

宮天保說：「姑娘不知，這些人是留不得他們活命的！」

話聲一落，已自撲身而前，飛起一腳，踢中瘦高漢子心窩，後者吃岳青綾點中要穴，原已氣血岔集，那裏吃受得住？當場倒地身死。

岳青綾阻之不及，却是沒有想到宮天保行事如此乾脆俐落，目睹之下，却也無話可說。

所幸這片院子，並無外人。

天色微曦，猶自有幾顆寒星。

宮天保一手一個，提起了一雙屍首，一面向岳青綾道：「姑娘回房去照顧先生，我去去就來。」

■憶苦思「甜」

天色大亮。

崔化也由外面回來，悉知這裏發生了事，吃驚道：「原來是他們兩個！陶平和李子奇！」

宮天保道：「你認得他們？」

崔化哼了一聲：「不瞞大人，這兩個人原是我那個小旗上的，只當是他們走失了，原來來了這裏……」

岳青綾道：「你在外面打探的經過怎麼樣了？」

崔化說：「聽說成國公已來了七里山，離這裏只有四十里地……所以這地方也不盡太平！」

「七里山……？」

岳青綾緩緩點了一下頭：「這個地方我知道！」



宮天保殺人滅口乾脆俐落。

崔化說：「這一次錦衣衛上山吃了這麼大虧，兩位主事的千戶，俱都喪命，幾乎全軍覆沒，朱能必不會就此甘心，說不定會爲此向朝廷請旨，增派大批錦衣衛來這裏，這麼一來可就不好！」

岳青綾微微一笑，淡淡的道：「事情不會如他們的心意的……這一點我自有主意……你們兩個好好去歇著吧！」

宮天保知道，這位姑娘雖是年紀甚輕，行事卻甚是老練，一身武功，更是莫測高深，鮮有所及，聽她這麼說，料是無礙，不禁暫放寬心。

當下二人起身告辭。

○　○　○

朱允炆眼巴巴的坐在椅子上等著，乍見岳青綾進來，立時如釋重擔的展開笑顏。

「噯……你可回來了……發生什麼事了？」

岳青綾坐下來微微一笑說：「沒什麼大不了，來了兩個人，不過都解決了！」

朱允炆一驚：「是錦衣衛的人？」

岳青綾慢慢的點了一下頭。

「他們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朱允炆一臉惶恐的道：「而且，來得這麼快？」

岳青綾看著他微笑道：「不要緊，吉人自有天相，您是大貴人，一切都害不了您，百無禁忌！」

朱允炆見她如此篤定，也就暫放寬心，卻嘆了一聲道：「這麼一來，我們又要走了……？」

岳青綾點了一下頭：「這裏原不是久留之地，當然要走……總不能一直住在這裏……」

「現在就走？」

「不──」岳青綾搖頭：「還不到時候，看吧，也許明天，還是後天……」頓了一下，她吶吶道：「事情有了眉目之後，我們再走！」

「什麼事情……眉目？」

「您不知道，也就別問了！」

她趨前幾步，一隻手懶洋洋的擱在他肩上，輕輕吁了一口氣，表情甚是嫵媚──

「有件事……我還一直忘了跟您打聽！您可得跟我實話說，要不然以後甭打算我再理您……」

「什麼事……？」朱允炆一臉茫然的樣子。

「只是跟您打聽個人！」岳青綾聲音透著嬌柔：「有個叫『甜甜』的女人……您可認識？」

朱允炆頓時臉上一紅：「你……怎麼會知道她……？」

「那您就別管了！」岳青綾瞅著他神秘的含著笑：「這麼說，您是認識她了？」

「我……」朱允炆點頭道：「我認識！」

「只是認識而已！」

「這……」朱允炆搖了一下頭：「當然不是……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怎麼會忽然問起她來了？」

「那是因爲您在昏迷的時候，一直喊着這個名字……」岳青綾嫵媚的笑着：「告訴我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現在在那裡？」

朱允炆一時爲之大窘，站起來走向窗前，只是悵悵的向外面望着，一句話也不說。

好半天，才自嘆息一聲，回過身來──

「她是個可憐的姑娘……一個墜身青樓的姑娘……」

微微一怔。岳青綾慢慢點着頭：「這麼說她是一個妓女了？」

朱允炆點了一下頭。

「我明白了！」她說：「是您的老相好？」

「見過幾面……而已……」

「您還念着她？」

「我……」

似乎只有苦笑的份兒了，朱允炆重複道：「她是個可憐的姑娘……」

「您已經說過了！」她說：「可憐、可憐，天下可憐的人多了，您能都照顧過來麼？」

好氣悶！

站起來，賭氣的擰過了身子，卻是不旋踵間她的氣又似消了，轉過去由暖壺裡倒了碗茶，雙手捧着送過去。

「您喝茶──」

「小綾──」接過了茶碗，朱允炆怪不自在的說：「別傻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下期待續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大蒼之龍 26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插圖／李林

《前情提要》

朱允炆昏迷時，一直叫喚著「甜甜」，醒來後，岳青綾問起此人是誰？

■繾綣■

岳青綾含笑道：「我知道，再問一句，她是那裡的姑娘？嗯——能告訴我嗎？」

「這……」

「說呀！」她說：「好都好過了，還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朱允炆只得笑笑：「龍州北里，慶春坊！」

岳青綾聽着點頭，也沒有再說什麼。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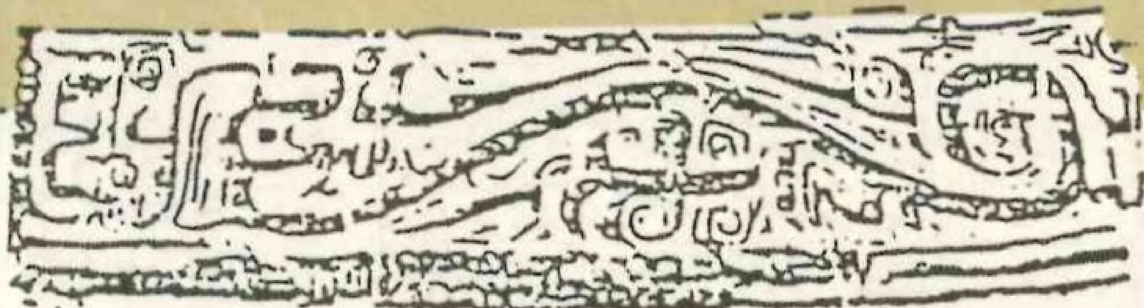
閑着沒事，找了一張紙，他在畫畫兒。

淡淡的幾筆，輕描淡寫，便把姑娘臉上神采，那個小模樣兒給勾了出來，唯妙唯肖，我見猶憐。

岳青綾跑過來一看，「呀！」了一聲，喜孜孜的雙手拿着瞧：「眞沒想到，爺您還會畫畫兒，畫的這麼好……」

越看越喜歡，眞個愛不釋手。

朱允炆放下筆，愁眉半抒的含笑說：「說到我畫畫的事，不由我想起了當年太祖爺爺來了！」



「又是怎麼回事？」

「那一年，太祖爺爺過壽，在乾清宮，我才十歲，給他老人家畫了一張，太子說像，搶着拿過去給太祖爺爺，他老人家哈哈大笑，喜歡的不得了，當場賞了我個蟠龍玉佩……叫我跟楊翰林學畫，倒是認真的學了幾年……」

話中的「太祖爺爺」便是本朝的開國天子朱元璋，而「太子」也就是朱允炆早已故世的父親朱標了，他一直未能登基爲皇，是死在「太子」位上的。

朱允炆忽然提起了這件事，不覺有些神馳，再回眼當前，難謂不觸動傷感，一時間神色黯然，輕輕嘆了一聲，便不再多說什麼。

岳青綾察言觀色，生怕觸動了他的傷懷，也就沒有多問——都是這張人像畫得傳神，捨不得拋棄，便要朱允再加潤色，並在旁邊題了字，落了款，等着乾了才捲起來好好存着。

幾日來的患難與共，雙方厮混得已很熟了。

眼前只見二人，大可一切從權，說上些體己話兒。

把一雙白嫩的手，輕輕搭在他的肩上，那麼近近的向他看着，岳青綾說：「這件事完了以後，保住了您的大駕，皇爺，以後您要怎麼謝我呢？」

朱允炆一笑攬住了她的纖腰。

「你說吧，只要是我有的，全部給你！」

「謝謝爺了！」岳青綾略似害羞的說：「您的東西我不敢要，也不稀罕……我要的只是……」

「是什麼？」朱允炆緊緊的抱着她：「快說！」

忽然，她的臉紅了。

「我要的……是皇爺您這個人！您給不給吧？」

「哈哈……」朱允炆展顏大笑。

「輕着點！」岳青綾向外面遞了個眼神兒：「別讓人聽見了……怪害臊的！」

朱允炆才自把聲音放小。

「你要的這個人，不是已經給了你麼！嗯——？」

輕輕的托起她的臉盤兒，四隻眼睛那麼有情的互相睇着，她的臉愈發的紅了。

「小綾，別胡思亂想了，我已經是你的了，就像你已經是我的一樣……」

「不一樣……」

三個字像是蚊子在哼哼那麼小聲，膩人……。

「怎麼呢？」

多情的皇上，把臉貼近了，近到眉睫相接。

「爺您自己知道！」岳青綾忽地偏過了臉去：「您不是還有個心上人嗎！」

「那裡話來？」

朱允炆一怔，連連搖頭道：「那裡有？那裡有？」

「算了，沒有就算了！」

岳青綾回臉一笑：「您可眞是個無情的人，才幾天呀，就把人家忘了！」

「你說的是……？」

「是誰，您自己還不知道？」

瞧着她水汪汪的那一雙眼睛，想到她的來去如風，絕世劍技，還眞有點叫人害怕。

忽然他明白了！

「我知道了！你說的是甜——」

岳青綾忽然用手指按着了他的唇。

笑靨微微道：「知道就好，您就別說了！」

朱允炆不由得臉上訕訕。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他輕聲嘆着：「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還沒有完全過去，」岳青綾看看他神秘的笑着：「因爲你在夢裡都還想着他！」

朱允炆嘆了口氣，眞的沒什麼話好說了。

說眞的，對於前此在朝裡的一番荒唐，今日想來，很是後悔，甜甜固然是個討他喜愛的可人兒，總是個倚門賣笑的青樓姑娘，以自己的身份，實在是不可饒恕，想着亦不禁有些臉上發燒。

岳青綾一笑說：「您也別介意，我只是想弄弄清楚罷了——」

側耳一聽，脫口而出道：「有人來了。」

■山雨欲來■

崔化來了。

手裡提着飯盒，他是來送晚飯的。

朱允炆「啊！」了一聲，打量着外面天色道：「這才多早晚，怎麼又吃飯了？」

崔化輕笑着躬身道：「鄉下地方，休息的早，回頭怕他們封了灶，再要吃什麼就不太方便，爺要是不餓……我再去跟他們商量商量！」

朱允炆擺擺手說：「那就算了，別再給人家添麻煩了，就現在吃吧！」

崔化答應一聲。擺出來四菜一湯，清燉的鷄，還有魚，算是很好的了。

朱允炆和岳青綾坐下吃飯。

崔化已經吃過了。

「宮師傅呢？」岳青綾問：「他好多了沒有？」

「好多了！」崔化說：「說是明後天要走，怕是爺吃受不住，宮大人他去僱車去了！」

「還是他想的週到！」朱允炆說：「這地方眞安靜，離城裡遠不遠？」

「回爺的話，」崔化躬身道：「有四十里……」

說時，目光一轉，欠身又道：「昨天夜裡您受驚了，今天夜裡您放心好好睡一覺，絕不會再有事了！姑娘也好好歇着吧！」

岳青綾皺眉道：「不是說還有三個人嗎？」

「姑娘放心……」崔化說：「八戒兒他們嚇壞了，我算計他們是回龍州，七里山去了！」

「不是成國公朱能住在那裡麼？」

岳青綾微微一笑：「這麼說是報訊兒去了！」

朱允炆頓時一驚道：「啊——」

「皇帝放心！」崔化彎着腰道：「七里山離這裡有三百里，一來一往最快也得三、四天，他們來了，我們也走了……」

說的也是。朱允炆點點頭才自沒有吭聲，忽然冷笑道：「朱能我過去待他不薄，想不到今天他逼我如此之甚，叫我好恨——」

「您放心吧！」岳青綾含笑看着他：「總有一天，我把他帶到您跟前，聽您親自發落，可好？」

朱允炆點頭一笑，只當是句玩笑話，也沒有多說。

却見崔化四面打量道：「爺晚上在那一間房裡歇着？」

朱允炆剛要說出。

岳青綾手指左面一間道：「這一間——」

「姑娘呢？」崔化乾笑一聲：「萬一有事……夜裡也好有個照應。」

岳青綾說：「我看用不着，你們還是多照應一下自己吧！」

「姑娘說得是……」

隨即不再多說，走到外面門口，等着朱允炆與青綾吃完，回來再收拾離開。

瞧着他離開的背影，岳青綾靜靜的不說一句話，直似在想着什麼。

朱允炆却也納悶兒——

「我不是睡裡面的一間，怎麼又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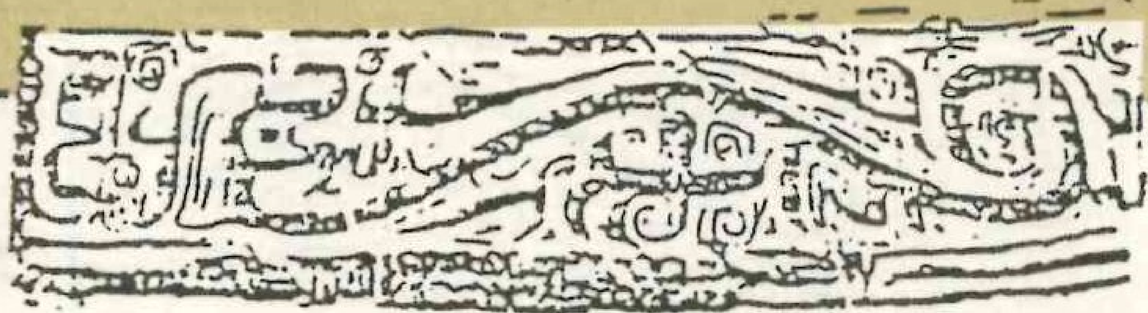
「沒有！」岳青綾才自回過念頭來，搖頭微笑道：「我是騙他的，您還是住原來的一間！」

「這又是爲了什麼？」

「希望是我多心！」岳青綾吶吶說：「這個人怕是有點靠不住……」

「崔化他……？」朱允炆吃了一驚：「不……會吧？」

岳青綾說：「知人知面不知心……





岳青綾身勢輕輕向後一收，躲過對方猛落而下的雙手。

但願是我猜錯了，要不然，他可是逃不過我的這把寶劍！」

朱允炆呆了一呆：「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岳青綾說：「他昨天的形迹可疑，再說昨晚上那兩個人來得也太快了一點……要是我沒猜錯，今天夜裡就更熱鬧了……」

「這麼說……我們該怎麼辦？」

「用不着擔心！」岳青綾平靜的道：「我心裡早就準備着了，他們不來算他們的造化，要是來了，可就一個也別打算回去，您只管睡您的覺，嚇不着您！」

○　○　○

「酉」時前後。

天還沒有黑，却陰森森帶有沉沉暮色。

岳青綾在李家附近走了一圈，正好宮天保從外面回來，老遠看見，打了一聲招呼。

「姑娘悶得慌了？」宮天保走過來道：「這附近沒啥玩頭，下去，二十里，有個集，倒還熱鬧！」

岳青綾搖頭微笑說：「我那裡有這個心情，你辦的事怎麼樣了？」

「托先生的福，辦妥了！」宮天保說：「車僱好了，那一天走都行，給了他一兩銀子的定錢，喜歡的了不得……倒是——姑娘，我們那一天走呀？」

「我看就明天吧！」

「明天？」

岳青綾點點頭說：「你只記在心裡就是了，不要對任何人提起。」

宮天保怔了一怔：「有什麼不對……了？」

「還說不準，」岳青綾冷冷的說：「今天夜裡可能有事，你小心着點兒！」

宮天保更是吃了一驚：「今天晚上……？」

岳青綾點頭道：「先生這邊都有我，你只提防着自己。且要小心着一個人……」

「誰……？」

「崔化！」

宮天保大大吃了一驚，一時為之瞠然。岳青綾却已轉身自去。

■湖邊黃昏■

天漸漸黑了，且是飄起了淫淫細雨。

岳青綾却也並不忙着進屋子去。獨自個來到橋頭，向個賣編織的老頭買了頂斗笠、簑衣，穿戴起來，很是新鮮。

這裡人煙稀少，看不見幾戶人家。左面一片湖泊，湖柳幾枯。正有兩個披簑人，倚樹垂釣。長長的釣竿伸向湖面，泥塑木雕的人兒似的，一動也不動。附近一片榆樹林子，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

繞過湖邊一條碎石子路，不足半箭便是李家大院，除此別無人家。

這麼說，釣魚的兩個人，莫非是李家的人？天都快黑了還不回去，却是好雅興也。

岳青綾緩緩來向湖邊，在一棵柳樹下站定。

恰於此時，一個釣魚的忽然站起來，向着另一個招呼道：「晚了，不釣了。」

另一個嘿嘿笑道：「明天再來，天黑了，小心路滑！」

一搭一唱，各自收起了漁具。雙雙向這邊走來。

岳青綾靜靜的向對方望着。

她的觀察至為犀利，似乎已注意到某些地方的有異尋常——那就是對方二人的一雙腿脚。

儘管是披簑戴笠，却是一雙脚下，錦褲快靴，大非尋常，一般百姓，莊稼人家能有此衣着打扮？

心念電轉，也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這當口兒，兩個漁夫，一左一右已來到了身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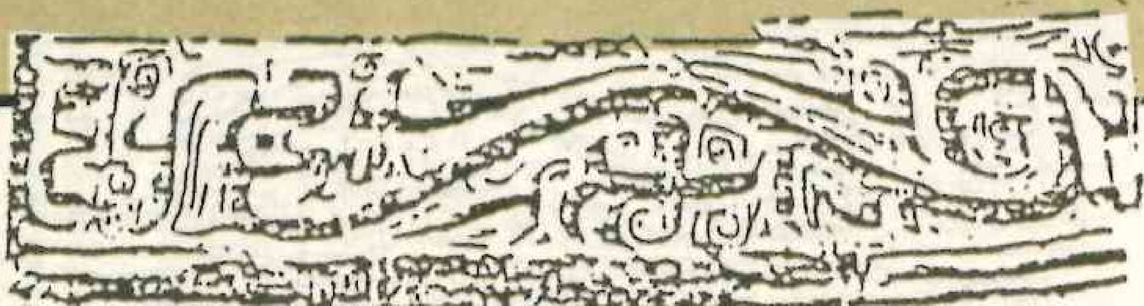
左邊的一個黧黑臉膛，留有一部腮虬髯。右邊一個下巴尖削，黃皮精瘦，每人手上提着根長長魚竿，却因原不是這個行當的人，拿着根竿子都不稱手，一忽兒左一忽兒右，時上時下，好生可笑。

岳青綾脚下不停，繼續前行，却是兩隻眼睛異樣機警，分別照顧了左右雙方。

看看彼此錯身而過。

却在此將過未過的一霎，右邊那個黃皮精瘦的人似乎是脚下不穩，打了個蹌。

「啊——」



嘴裡一聲叱喝，手上長竿倏地掄起，「嘶——」一絲尖風響起，直向岳青綾頭上甩了過來。

岳青綾早已看出了蹊蹺，自不容對方得手，左手輕起，只一下已抄住了對方竿上長線。

耳聽得鈴聲叮叮，黃臉人手上長竿竟自彎成了一盞長弓。

便在這一霎，左邊虬髯漢子一聲爆喝道：「打！」——話聲方起，偌大身子有似大片烏雲，呼！地一聲，已自騰空飛起。

一起即落。

隨着他落下的勢力，一式「飛鷹搏兎」，直向着岳青綾身上搏來。

岳青綾早已由對方褲脚；快靴上看出端倪，斷定他二人必是來自大內的錦衣衛士，心裏早有準備。

眼下虬髯漢子來勢雖猛，無如岳青綾有備在先，身勢輕輕向後一收，已躲了對方猛落而下的雙手。

這人「嘿！」了一聲，雙脚才一着地，身子倏地一個倒翻，「刷！」地仰身而出。

却是岳青綾放他不落，冷叱一聲，右手霍地向前一遞——「金龍探爪」。

五指一出，疾如奔電。

虬髯漢子那裏識得厲害？仰身待出的一霎，已爲岳青綾一隻右手拍中前胸。

「蓬！」地響了一聲。

以岳青綾之精湛內功，自是了得。這一掌看似拍擊在厚重的簑衣之上，實則力道透傳，直傷向對方內臟。

虬髯漢子身子一個倒仰，「叭！」地倒向地上，便自再也爬不起來，幾經掙扎，才自坐起一半，說了一個「你」字，一口鮮血，箭也似的直噴了出來，便自倒地死了。

隨行而來的那個黃臉瘦子，才自看出了厲害，一時間嚇得魂飛魄散。

却是眼前之勢，騎虎難下。先此片刻，手裏的一根魚竿早已折斷，眼前情勢迫切，不容他稍緩須臾。

「好個賤人!!」

嘴裏喝叱一聲，左手平指，自腕下打出了一支暗器——「喪門釘」。

「嘶！」——一縷尖風，直襲向對方面門。

岳青綾妙手輕翻，以「如意金剛指」法，只一下已拿住了長釘之首。

便在這一霎，黃臉瘦子已自右側面狼也似的躥了過來——隨著他欺近的身子，右手翻處，嘩啦啦一陣子金鐵交鳴聲裏，打出了一串金鐶。

倒是件不常見的稀奇兵刃——奪命九連鐶。

一連九隻碗口大小的如意鋼圈，鐶鐶相結，每一隻鋼環俱都份量不輕，四周圍打磨得極是鋒利，一經施展開來，點、挑、崩、砸、砍、掃、鎖、纏樣樣俱能，端的是一門極厲害的外門兵刃。

眼下隨著黃臉漢子的出手，耳聽得一陣嘩啦刺耳聲響，銀光璀璨裏，大片光影，直向岳青綾臉上落到。

岳青綾身子一擰，「嗖！」閃出四尺開外。

黃臉人一招落空，緊跟著錯步，擰身，叱了聲：「著!!」右臂指處，九連鐶錚的一聲脆響，直指向岳青綾前胸。

倒是沒有想到，來人這個黃臉瘦子如此難纏。

岳青綾有備在先，此行雖不曾帶有長劍，却把一口尺半匕首，暗藏腰際，眼下正好有用。

隨著她身勢的一個打轉，疾如旋風，呼地一聲，已來到了對方身邊。

黃臉漢子乍驚之下，身子霍地向後一坐，右手挫處，掌中九連鐶嘩啦一聲脆響，一式「撥風盤打」，再一次向岳青綾臉上猛落下來。

却是岳青綾已不容他撒野，隨著右手的輕起——「噹！」一聲，已把起落而下的一串鋼圈撥開一邊。

黃臉漢子神色一變，驀地擰身就退。却是慢了一步——隨著岳青綾右手翻處，掌中匕首閃燦出一輪寒光，快到無以復加。

「噗——」正中黃臉漢子的右頸項下。

刀出，血標——

「咻！」足足噴出來三、四尺高下。

隨著黃臉漢子身勢的一陣子打轉，撲通摔倒地上，九連環嘩啦，出手飛落，便自再也爬不起來。

○　○　○

細雨如絲，天色益黑——

一行枯柳，在斜風裏儘數彎落，却有雙燕子，打湖面上低飛抄過。

好惆悵的惱人黃昏……。

（下期待續）



隨著岳青綾右手翻處，掌中匕首正中對方右頸。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27

●蕭敬人／著 ●董陽孜／題字 ●插圖／李林

《前情提要》

岳青綾掌中匕首閃出寒光，
黃臉漢子身子一陣打轉，便倒地不起——

△看刀!!▽

午夜時分。

濛濛細雨仍在繼續飄着，被風勢一掃，打在窗戶帋上沙沙有聲，別有種說不出的凄涼味兒。

在竹床上翻了個身兒，可就是睡不着——

正是日間青綾姑娘說的那一番話，才使得宮天保他心裡犯了猜疑——左不成，崔化這小子真的心存不良？把自己一行三人出賣了？

再想想，這個崔化原本就是他們的人，值此窮途末路的當兒，難保不會改變了主意，不用說，若是就此能夠 生擒了皇上朱允炆，不啻是大功一件，加官進祿，這就應是不在話下，這就促使崔化反覆無常，又向敵人靠攏了。

○ ○ ○

撩開帳子，輕輕下了地。

把一口緬刀圍向腰裡，宮天保往前面走了幾步，側耳向隔室聽聽，一點

聲音也沒有。

睡不着覺，尿憋得慌。拉開門，就在後面牆根兒上撒了一泡。

遠遠瞅見斜對過朱先生與岳姑娘住處房裡一片漆黑——顯然是俱已熟睡。

寒風颼颼，不經意飄過來些小雨，洒落在宮天保脖子裡，由不住他爲之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便在這一霎，一條人影，燕子也似的自左面抄起，一起而落，落在了李家正面屋椽上。

「赫——」

宮天保心裡一驚，下意識裡一個快閃，藏身於牆脚根下。房上的那個人好大的膽子，高高聳立左右顧盼，一副茫無所見姿態。

高高的個頭，一身油綢子緊身衣靠，天黑得緊，襯着在沉沉的天，也只能略略看出此人一個輪廓。

憑着這人一身穿彰打扮，以及背後特殊式樣的一口長刀，宮天保立刻就認出，定是來自敵人一面的大內錦衣衛士。

這個突然的發現，不由得宮天保心裡大吃一驚，交睫的當兒，另一條人影，已由李家院牆上直躥而起，呼——掠上了屋脊。

兩個人正是一路貨色，一經站足，互相打了個手式，便自站住不動。

宮天保這才警覺到事態的嚴重，却不知此番事發，屋子裡的青綾姑娘是否已有所警？

心念方動，目光轉處，意外的却發現了一個人，即是對面屋簷下，一個人手持燃着的火摺子，正自向天上晃動。

火光閃爍，朦朧的照見着這人的一張長臉，嘿!!却是崔化。

宮天保心裡一驚，陡然間怒由心起，待將向對方襲去，房上的兩個人已爲崔化手上火光吸引，雙雙騰身而起，直襲向崔化掩身之處。

這麼一來，宮天保反倒不便現身了。

他把身子更向裡面收了一收，緊緊貼向牆壁，暗暗向對方窺伺，倒要看看他們意欲何爲？

崔化這時已熄了手上火光，黑暗裡看不甚清，似見三人圍在一起，細聲說些什麼——

俄頃之間，後來的兩個人已自分開。

宮天保心念一動，暗忖着不好，看來此二人必將是意在皇上朱允炆，却是如何是好？

轉念再想，岳青綾既然囑咐自己今夜謹愼小心，自然她本人已有萬全準備，

——這位姑娘的心思武功，屢有所見，大可不必爲她躭心，倒是崔化這個小子，也太可惡，萬萬不能讓他就此逍遙。

再想，崔化既已與對方勾結，必然是放不過自己，不如將計就計，先解決了這個東西再說。

想着，匆匆抽身，退回屋裡。

房子裡黑黝黝的，像黃豆大小的一點點光子，螢火蟲樣的亮着，能見度微乎其微。

宮天保精神抖擻，預期着崔化接下來必將要向自己出手，不可不防。

當下把牀上被攏了一攏，掩上蚊帳，黑暗裡即使走到牀前也看不清楚。

仔細盤算了一陣，才選擇了個恰當的位置藏好。

可眞是被他料定了，

即在他身子方才站定的一霎，一個朦朧的影子已由門前現身而出。

由於先前已有所見，只一眼即已認出，正是崔化。

好大的膽子，竟然敢直接闖進了宮天保下榻的牀邊。

雖然處身黑暗之間，宮天保却能清楚的察覺著他臉上的猙獰表情，——一口長長的彎刀，早已拿在手上，却是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只作觀察。

宮天保下意識裡握緊了手上的緬刀，這口百煉柔鋼所打製的緬刀，在他內力灌注之下，早已怒伸筆直。

即在這一霎，崔化已霍地躍起身子，一陣疾風也似的直襲向牀邊。

隨著他前進的身勢，掌中彎刀「刷！」地直揮而出，隔著一層蚊帳，直向著牀上的「宮天保」力劈而下，「喀喳！一聲爆響，整個牀身，在他長刀力劈之下，竟爲之腰斬爲二。

——不用說，牀上人亦爲之一揮爲二了!?

却是事出意外！

崔化刃勢方一落下，即已覺出了不妥，原來慣常於殺人的人，都能由兵刄的砍落人軀體察到一種特殊的感應，刀口砍在血肉之軀的人體與砍在其他東西上，自有不同的感覺。

崔化的驀有所驚，却不能爲他自己解救殺身之難——即在他刀勢落牀的一霎，猛可裡一縷尖風，由側面劈頭而下。

這個位置早已經宮天保選擇妥當，借著半面壁角的掩飾，簡直使崔化無所察覺。

眼前刀風襲面，再而抽身那裡還來得及？

刀風過處，耳聽得「嚓！」地一聲，直像是砍過了一個大冬瓜樣的俐落，隨着宮天保刀勢落處，崔化半邊頭顱，瓜片兒也似的直落了下來，聲音都沒有出一聲，便自倒了下來。

大片血腥氣味，充斥了整個房間，中人欲嘔，久久不散……。

△站屍▽

斜風夾着細雨，吹在人臉上冷冷的那種感覺。

宮天保殺了崔化，心裡眞有說不出的舒服——這個人從一開始，他就覺著有些靠不住，只是皇上朱先生他的心地太也仁厚，以致種下了此刻的禍胎。設非是青綾姑娘的眼尖，夠仔細，說不定一行三人，此刻全都壞在他的手上。現在想想眞是萬幸。

在屋簷下向着斜對面瞄着，黑漆漆不見一些兒動靜——到底又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連點聲音也沒聽見？—別是……？

一念之警，只嚇得宮天保機伶伶打了個冷戰，便自再也顧不得保持沉默，陡地冒雨躥身而出。

朱先生和青綾姑娘就住在斜面這幢新蓋的房子裡，內有正房三面，外帶堂屋廚廁，原是主人爲兒子討媳婦所置的新房，現在却成了朱先生賢伉儷的臨時行館。

小小房舍，前後各有門扉一扇，沿着一道冬青樹過道可以直通主人內宅，此刻這道門却是鎖着的，暫時與主人李家不生關係。

宮天保身子一經穿近，越覺得整個房舍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心裡更不禁覺得希罕。

瞧了瞧，一扇紗門像是沒有關妥，在夜風裡時開又掩，吱呀作聲……。

宮天保不禁又是一驚，脚下一個墊步，嗖地縱身而前，驀地拉開了門，嘿！

——一個人直挺挺的就站在門跟前。

「啊——」

宮天保一聲驚呼，手起刀落，一口緬刀嗖地直向着對方身上劈落下去。

「噗！」地砍了個正着。

却是刀刃方自觸及對方肩身的一霎，這個人身子晃了一晃，便自直挺挺的倒了下來。

這可是怎麼回事？

探手摸了一下，地上人肢體僵硬，敢情是早已死了。

再看死者，高高的個頭兒，一身油綢子雨衣，不正是方才房上二人之一麼？却是好生生的怎麼會忽然死了？且是死態怪異，直立不倒，倒像是爲人點了身上的死穴一樣……

這個突起的念頭，總算使得他爲之茅塞頓開——却是不容他再心存多想，另一個直立不動的人影，又自出現眼前。

像是前面那個一樣。

一隻手執着長刀，這個人脚下方自跨入門坎，一隻脚在裡一隻脚在外，便自這樣站着不動了。

宮天保驀地一驚，却是有了方才經

驗，不再冒失，足下一點，揉身而進，左手前探，「噗」地向著對方肩上拍了一掌。

這一掌力道雖是不大，對方這個人却是承受不起，身子一軟，咕嚕，便倒了下來。

不用說，和先前那個一樣，也叫人同樣的點了死穴，死啦!?

摸摸口鼻，全無出息，一點不錯，也死了。

宮天保摸著黑站起來，正不知是否該出聲呼叫，却是對方先已向他出聲招呼——

「是宮師傅麼？」

聲音淸脆，饒有餘韻，正是青綾姑娘的口音。

話聲出口，一個高𨈆身影，陡地由屋角暗處現身而出，舉足輕靈，幽步窈窕的來到眼前。

宮天保這才看淸了。

「姑娘妳……！」

岳青綾手指按唇「噓」了一聲，指指裡面房子：「先生還在睡覺！」又指指外面，隨即閃身而出。

外面仍在下雨。

二人貼簷站立。

「姑娘料的不差，那個崔化果然是狼子野心，差一點便着了他的道兒！」

「他呢？」

「已被我解決了！」

岳青綾微微一怔，才自又點頭道：「也好……反正下面的路已不難摸索……」

宮天保才自警惕道，敢情是自己下手太快了，理當是留着他的一條活命，聽憑姑娘發落才是。

頓了一頓，他隨即問：「這兩個人……？」岳青綾微微一笑，像是不値掛齒。

她說：「大概可以放心，不會再有人來了，明天可以走了！」

「走？」宮天保呆了一呆：「明天就走？去那裡……？」

「龍州！」

「龍……州？」

怎麼也沒有想到，才由龍州九死一生的跑了出來，却是拐了個彎兒，又踅回去，又是爲了什麼？

岳青綾胸有成竹，只是沒有明說而已。



宮天保這一掌力道雖是不大，對方却似承受不起，倒了下去。

△探龍州▽

都說是朝廷要對安南大舉出兵打仗了。

瞧瞧眼前這個陣仗，果然也是不假。

大街上滿是散兵游勇。三五成羣，熙熙攘攘。茶樓酒肆、生意行號，全讓他們佔滿了。

這類武人每每衣裝不整。街頭大呼小叫，打架生事每見不鮮，這些人吃飯不給飯錢，喝酒不給酒錢，即使當街搶物，亦不算新鮮。軍紀散落到如此地步，眞使人望之驚心，莫怪乎有心人要爲之搖頭三嘆了。

足足繞了一個時辰，天都快黑了，才在城南根下的「上國客宛」找着了一間房子。

兵荒馬亂，百姓不寧，能找到這麼一個下脚的地方眞正是不容易的了。

到處都是人，軍不軍、民不民，誰還能顧得了誰？

艱難由懶惰而生，苦惱由偷生而來。（培根）

朱允炆、岳青綾、宮天保，雖說是三個身份絕對可疑的人，只是眼前看來，見怪不怪，却也稀鬆平常。

坐了一天的馬車，骨頭都快散了，再加上沿途所見，每每令人傷感痛心，不用說朱允炆的心情壞極了，一進門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懶得走動。一切瑣事自有岳青綾宮天保二人打點。

這麼些日子下來，早也習慣了，一切隨遇而安。

還有什麼好挑剔的？總算是身上銀子不缺，有錢就好辦事，倒也不慮吃喝。

○　○　○

晚餐可也並不寒磣。

三個盤子四個碗，要湯有湯，要肉有肉，由於宮天保的再三打點，肯出銀子，掌櫃的只當是來了財神爺，焉能不刻意巴結？即使兵荒馬亂的此刻，什麼「人參燉雞」、「燴海參」照上不誤。

朱允炆嚐了嚐，味道還眞不錯，一時食指大動。

連日來，日以乾糧果腹，即使在李家也不敢過於招搖，那有什麼好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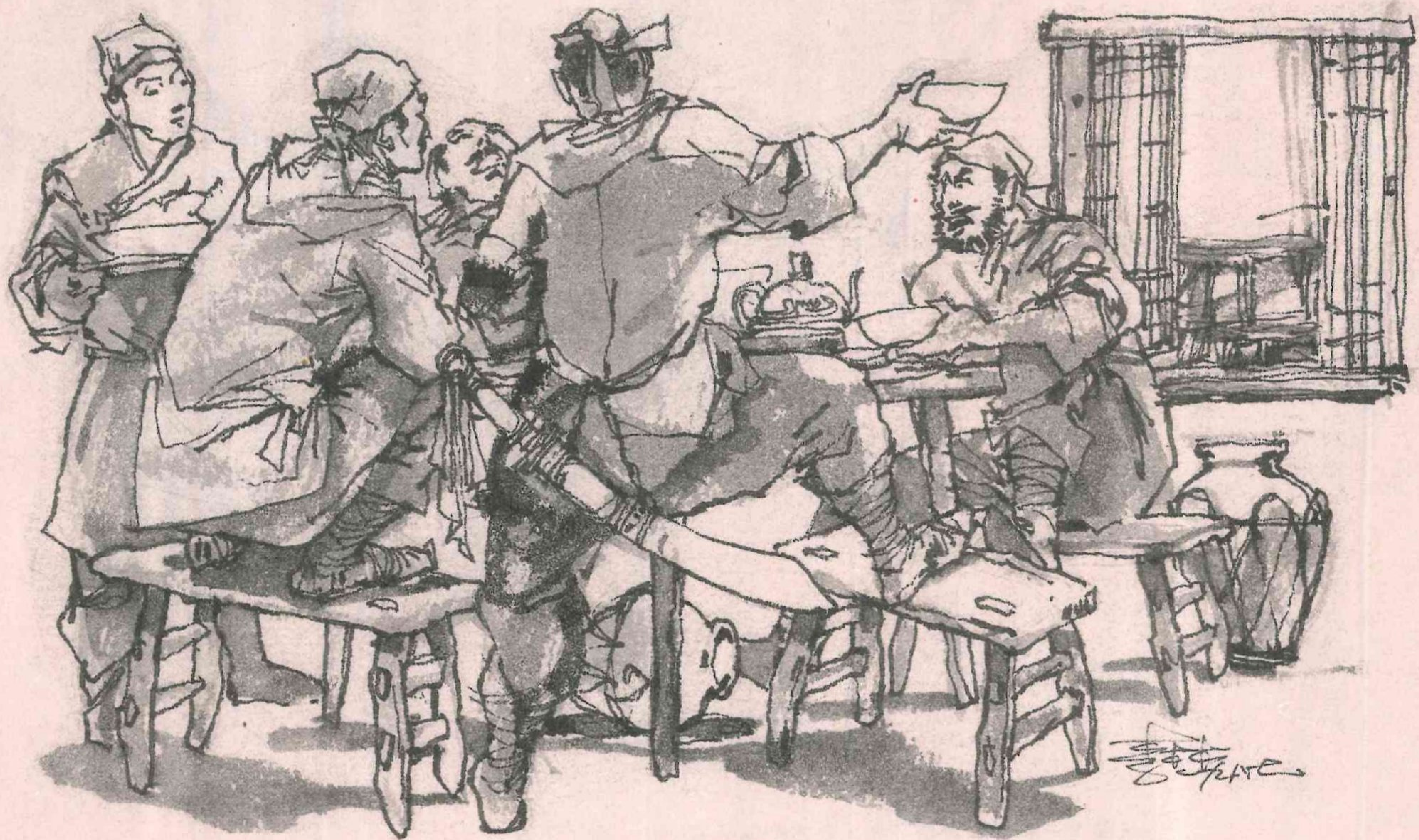
正因爲如此，宮天保才特意打點，存心爲朱允炆他老人家好好補上一補。

在朱允炆、岳姑娘再三堅持之下，宮天保不得不權宜時局，勉強坐下來與「皇上」同桌共食。

「這是什麼世界？」朱允炆喝了一口燙熱的桂花酒，大聲嘆息着道：「朱能這個混帳的東西，他統領的都是些什麼兵？這樣的兵還能打仗？朱棣那個逆皇，他知不知道？眞是該殺，該死！」

岳青綾微微一笑，瞅着他緩緩說道：「這只是湊巧了被您見着了罷了，天高皇帝遠，其實誰當皇上都是一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憐的只是黎民百姓而已…。」

朱允炆呆了一呆，便自緩緩低下頭來。



茶樓酒肆、散兵游勇，三五成羣，白吃白喝。

岳青綾怕是引發了他的傷感，微笑着道：「您就別難過了，經過了此番刼難之後，先生您總算親眼看見了百姓的疾苦，還有那些當官的是怎麼騎在人民的頭上，以後您再復了國，可就知道怎麼當一個眞正愛民的好皇上了！」

朱允炆點點頭，甚是激動的道：「小綾，你這幾句話眞正說出我心裡的感傷來了！」

宮天保正要開口，岳青綾忽然發覺了什麼，道：「有人來了！」

果然一會兒，外面傳來脚步聲道：「宮老爺在麼！我們掌櫃的來了！」一聽說掌櫃的來了，宮天保忙自起身開門。

却見頭戴瓜皮小帽，矮個頭，紅紅酒糟鼻子的店主人，領着個小夥計，端着個大花瓷蓋碗，站在外面，見面抱拳一揖。

「唷！宮爺——怠慢、怠慢，這是跟您送好菜來了——」

一面說，揮著袖子，命令身邊的小伙計道：「上菜！」

宮天保笑道：「還有菜？掌櫃的你太客氣了！」

「哪兒話？」掌櫃的撇着一口純正的京腔：「您施銀子我跑腿呀，這是特爲孝敬您的一道名菜！哈哈！」

邊說邊自挽起了袖子，親自揭開了大瓷碗的蓋子，裡面黃橙橙濃濃的一大碗，上面還撒着菊花瓣兒，香噴噴的不知是什麼東西。

「本地名菜！」掌櫃的笑眯眯着眼道：「三蛇燕窩羹！」

在他的殷殷勸進之下，少不得每個人都吃了一大碗，確實味道不錯。

原來「桂」省一地，最是盛產「蛇」類，舉凡「蝰蛇」「白花」「響尾」無不具備，本地人便以此巧施慧手，設置有極負盛名的蛇筵。

宮天保刻意爲朱允炆進補，這一道「三蛇燕窩羹」算是搔到了癢處，既解了饞又進了補，眞正一舉二得。

（下期續完）

當你停止嚐試之時，乃是你完全失敗之時。（佚名）



七道彩虹的故事之三

太蒼之龍 完



●蕭敬人／著●董陽孜／題字●插圖／李林

《前情提要》

朱允炆浩嘆：「這是什麼世界」？
岳青綾却說：「誰當皇帝都一樣…」

△張五福▽

「這位是——？」客棧掌櫃的直問朱允炆、岳青綾翻著小眼，一面抱拳見禮。

「這是我們少東家，這位是岳姑娘！」宮天保嘿嘿笑著：「兵荒馬亂哪……沒有法子！」

原來他謊稱一行在安南經營珠寶生意，寶號「盛德福」，朱允炆爲該號少東，岳青綾是主人親眷，一行在此少逗，還要前往京師會親。

掌櫃連說：「貴人、貴人……招待不週，招待不週——」看樣子極擅於奉承、巴結生意。

「在下姓張，張五福。」掌櫃的拍着自己胸脯，大聲道：「少東要是看得起我，交個朋友，有什麼事只管吩咐，這龍州地面裡裡外外，上上下下，沒有我不熟的，只管吩咐，只管吩咐

——」

朱允炆只於略略點了一下頭。憑他身份，還沒有人敢在他面前這樣放肆說話的，而且能夠與皇上說上話的人，多是人有人品、才有才品，居官則多爲「四品」以上。像張五福這般口吻市井造型的還不曾見過。自然，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朱允炆已經算很能委屈將就了。

宮天保笑道：「這就多謝了！我們在這裡也待不久，一、二天就要離開！」

張五福一怔：「這麼快？」

「還說不準兒！」宮天保道：「這要看京裡下來人早晚了，早來就早走，晚來晚走！」

「說的是—說的是—」

一面說，張五福那一雙小眼，只管頻頻在朱允炆身上打量，却也注意到他隨身所携帶的簡單箱籠，以及那個內盛貴重物什的嵌金黑漆箱子。

「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張五福說：「朝廷也好、安南也好，不管誰來誰往，咱們還是照樣做咱們的生意，哈哈……是不是？光說自己人好，你們可也看見了，朱大將軍的這些子兵，不比土匪、強盜更厲害！所以呀，這事情也難說！」

宮天保嘆了一聲，說：「成國公想是年歲大了，照顧不過來；要不然怎麼會……？」

張五福道：「準是—人一老可就不中用、糊塗了！」

「他還不老——」

一直低頭吃喝的朱允炆忽然冒出了這麼句話。抬起頭來，他冷冷的說：「今年不過三十來歲。」

「啊！」張五福怔了一怔道：「少東家認識他老人家？」

朱允炆冷冷一笑，正要說話。宮天保忙自捧口道：「以前在京師，我們東家做過他老人家的生意……我倒是忘了！」

「原來如此，」張五福瞇着一雙小眼笑道：「聽說這位將軍，好色如命，身邊女人不少，在九里山住着，可享受啦！」

說着說着，他的興頭兒上來，挽了挽袖子，待將坐下來加入吃喝，剛才跟着他上菜的那個小夥計，匆匆進來小聲的向他說了幾句。

張五福一聽，忙自站起道：「官家查房？」

各人俱都一驚，張五福才自拱手道：「失陪失陪，這我得去看看！」隨即帶着那個小夥計匆匆退下。

宮天保關上房門，回身道：「有人來查房，姑娘你看該如何是好？」

岳青綾不動聲色，冷冷一笑：「叫他們只管來吧，我們吃我們的！」

朱允炆對岳青綾一身武功，早已深具信心，聆聽之下，轉向宮天保道：「姑娘既這麼說，就錯不了，來來來，吃飯！」

爲了表示是一家子，宮天保也就不敢過份拘謹，應了一聲，過來坐下，繼續吃喝。

岳青綾已經吃飽，放下筷子說：「回頭他們來了我們先沉着氣，一切見機行事由我來對付他們，不要緊張。」

她於是退入內室，找了一套十足女性的衣服換上，宮天保侍候着朱允炆吃完飯，剛剛收拾乾淨。門外已傳過來沉重的叩門聲音。

有人大聲嚷着：「查房、查房，快開門!!」

宮天保其時也已換上了一件茶色交領長衣，多少掩了一些他的赳赳武夫氣質——朱允炆不用說，任何時候看起來，都是一副文質彬彬斯文樣子。—其時，他偏坐一隅，正在慢慢的飲着手裡的茶。

久經陣仗，早已養成了他的處變不驚，眼前小事一椿，更不必十分放在心上。

緊接着房門開啓，連同店掌櫃的張五福在內，四個人走了進來。

△寸草不驚▽

張五福走在前面，向着椅子上的朱允炆一哈腰道：「少東家，將軍府的人奉命查房來了！」

朱允炆「啊！」了一聲，放下了茶碗。

却見來者三人。一個挺高挺高的瘦子，濃眉大眼，居中而立。這人穿着一身寶藍綉有金邊的交領長衣，頭紮網巾，白玉鬧腰。脇下胯有長刀一口，神態間甚是傲慢，像是一行三人之首。

另外兩個各着黑色公門衣式，一人拿着厚厚一本布册，一人却帶着鎖鏈，身配戒刀，典型的公門捕快樣式。

宮天保眼睛雪亮，一眼即看出三人中間的這個藍衣長身瘦子，正是來自朝廷大內的錦衣衛士。由他網巾上所插着的一枚三色雀翎判斷，應是一個小鎮的「鎮撫」。此類人物，在大內不過是個聽憑差遣的小小人物，却是一出紫禁城，來到了外界地方，可就神氣活現、耀武揚威。

却見左面留有落腮鬍子，身着黑色公門衣式的矮個子大聲叱道：「你們是那裡來的？一共是幾個人，都出來、出來！」

宮天保抱拳陪笑道：「一總三個人，老爺明察！」

矮個子上下看了他一眼：「幹什麼的？」

宮天保說：「這是敝號李少東家，這位是李家親戚岳大姑娘—」

「你呢？」矮個子大聲叱着：「你是幹什麼的？」

「赫赫……」宮天保低聲笑着，一面欠下身子道：「在下姓劉……是在店裡帮忙，內外跑跑腿的……」

黑衣矮個子再要說話，却爲中間的藍衣高瘦漢子伸手止住，前者躬身退後，模樣甚是恭敬。

靜靜的走了過來，在朱允炆身前站住——

雖只是這個小小動作，却已把宮天保嚇了一跳，他的職責原是負責皇上安危，在任何情況之下，不許任何人接近朱允炆身邊一步。

却是岳青綾的眼神，瞬也不瞬的直向朱允炆「盯」着。好一陣子才冷冷說道：「你是幹珠寶生意的？」

宮天保忙道：「是是……」

「沒有問你。」藍衣人繼而打量面當前的朱允炆：「要他自己說話。」

朱允炆道：「不錯，是珠寶生意！」

「都賣些什麼？」

「多了，珍珠、翡翠、玉、瑪瑙、紅寶石、藍寶石……凡是值錢的都賣。」

藍衣人哼了一聲，越加上下打量他道：「你姓什麼？」

「姓李！」

「今年多大了？」

「你看呢！」朱允炆微微一笑：「快三十啦！」

藍衣人忽地後退了一步，叱了聲：「候着！」

一面說，却由挽起來的寬沿大袖子裡拿出了一張薄薄的絹畫兒。抖開來，畫上的一個人，頭載平頂天冠，身穿赭黃龍袍——竟是個位登九五的皇上。

這番景象，落在宮天保眼裡，不由大爲驚心，偷眼一看旁邊的岳姑娘，却是面現薄笑，絲毫也不顯慌張。

岳青綾緊鄰朱允炆右側而坐，以她身手，自是不會把眼前三個人看在眼裡。

宮天保心裡有數兒，一旦動作起來，屋子裡的四個人，包括掌櫃的張五福在內，一個也不能放過，不用說，這裡也住不下去了。

——他轉過身子，特地在靠門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藍衣人看着看着那張長臉上，驀地罩起了一片陰霾，倏地睜圓了眼睛。

「你——」用手一指朱允炆，大聲叱道：「把頭抬高了！」

朱允炆微微一笑，果然把臉仰了起來。



藍衣人兩相對照之下，忽然神色大變，「啊！」了一聲，後退一步道：

「你不姓李——你到底是……誰？」

「你說我到底是誰？」

一面說時，朱允炆竟不再示弱，霍地站了起來。

「你……你是朱……」

藍衣人臉色猝然為之一變，手指著朱允炆，向著身邊二人大聲叱道：「給我拿下！」

官差一口腰刀才抽到一半，頭頂已被宮天保的鐵沙掌擊中。

兩名黑衣公差雖是不解其中虛玄，却知道事關重大，藍衣人既是這麼吩咐，自當照辦。

聆聽之下，那個留有落腮鬍子的矮個子，首先吆喝一聲，脚下一個墊步，嗖的縱身而前，右手抖處，唰啦，一聲脆響，一條鎖鏈直向着朱允炆當頭罩落下來。

却是這條鎖鏈不知怎地忽地向旁邊歪了一歪，却到了岳青綾的手上。

各人只覺着眼前一花，還沒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眼看着岳青綾抓着鎖鏈的一隻右手，霍地抖了一抖，嘩啦！一聲，矮個頭的這名黑衣公差，已自全身直飛了起來—起勢如箭，大趴虎也似的直摔了出去，「碰！」一聲，撞在了牆上，整個房子都為之大大震動了一下，矮子公差「吭」了一聲，登時倒地不起，昏死了過去。

各人目睹之下，俱都嚇得呆了一呆。

「反了！」藍衣人一聲怒叱，身子一個快閃，直向當前朱允炆身邊撲去。

他似乎已經認定對方是誰了，自不肯輕易放過，隨着身子的閃進，右肩下沉—「金豹探掌」，一把直向着朱允炆當胸抓去。

却是岳青綾的身子較他更快。恍惚間，衣袂飄飛，已擋在朱允炆身前。

藍衣人這一掌倒像是向她發出來的—緊要關頭，岳青綾的左手二指，竟向他探出的這隻手上關尺要穴上拿去。

出手之快，認穴之準，有如電光石火。

藍衣人却也不是好相與，隨着他的手勢一勾，整個身子「唰！」地一個疾轉，閃出了三尺以外。

「好啊！你敢抗拒大內皇差!?」藍衣人怒聲叱道：「張萬有—給我拿下！」

手抱花名布册的黑衣官差，一聲答應，張惶着反手抽刀，一口腰刀才抽出了一半，猛可裡却為身後的宮天保落下的一雙大手，壓住了肩頭。

黑衣差人一掙不脫，祇覺得肩上一陣子奇痛徹骨，一雙肩骨，已為對方生生握碎。

緊接着宮天保反手一掌，已擊中在他頭頂天靈蓋骨上。這一掌力道極猛，宮天保由於自幼練有外家橫練功夫，「鐵沙掌」足有八成的功力，這一次却是用在了眼前這個黑衣差人身上，掌力撤處，後者「啊呀！」一聲，只覺著頭頂一聲鳴雷，登時橫屍就地。

事發倉卒，一霎萬變。

觸目驚心之餘，藍衣人早把身側長刀執在手裡，脚尖點動，隨著他奇快的進身之勢，一劍直取當心，直向岳青綾心窩上扎來。

這口劍出勢極快，璨若銀蛇，却是才自遞出一半，即為岳青綾飛出的一隻右脚，踢中在手腕之上。

「噹——」

長刀出手，劃出了一道醒目銀光。「咚！」一聲，釘在了牆板之上。

藍衣人「嘿!!」一聲，兩隻手施了個「伏虎式」，待將向岳青綾身上抓去，只覺眼前一花，已為對方姑娘急抽出的長劍，刺中面門。

上乘劍法中有所謂「點天心」一說，即是如此。

藍衣人但覺著眉心一涼，已為岳青綾掄出的長劍，點中眉心要穴，隨著劍氣的一衝透體冰寒裡，已為之全身眞氣渙散，隨即一命嗚呼，即為之直挺挺的倒了下來。

這番景象，直把在場目睹的張五福嚇了個魂飛魄散。「啊唷……」嘴裡一連串的怪叫著，突地扭身就跑。

「站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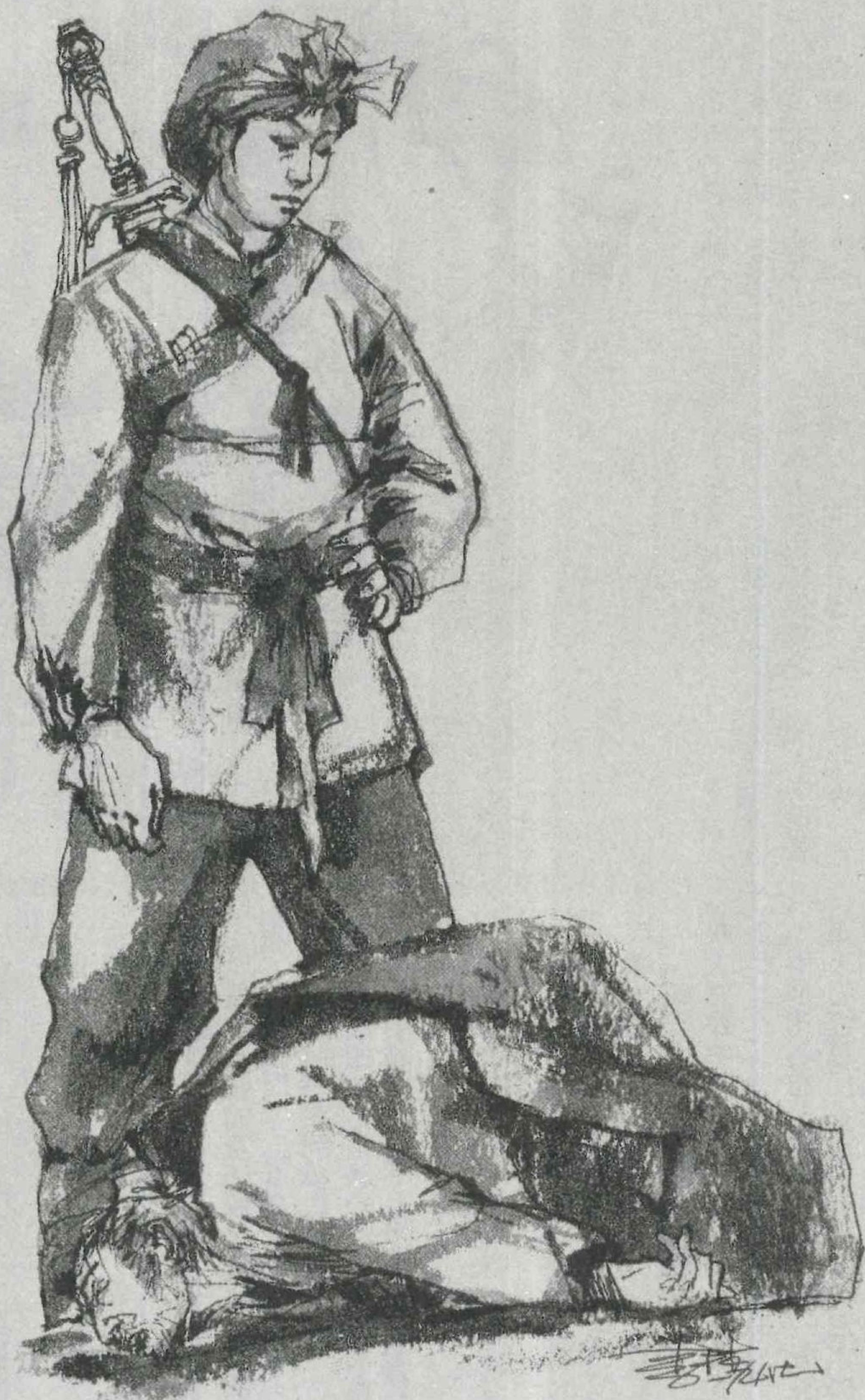
岳青綾在背後一聲清叱。

張五福聞聲而立，抖顫顫的轉過身子來，全身一個勁兒的只是哆嗦……

「姑……娘……饒命……」，那樣子簡直要跪了下來，再也不復先時之快意瀟洒。

岳青綾看著他微微點頭道：「我們

／渾圓肥重的太陽承擔不住自身的重量而沈沈落下。



布袋裡癱著個人，白皙、瘦弱、亂髮披面……。

無冤無仇，我自然不會下手殺你，只是讓你老實的睡上一覺，明天這個時候，大概也就醒了！」

「睡……覺？」

張五福一時如墜五里霧中，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但覺著眼前人影一閃，彷彿是對方姑娘已襲身面前——猛可裡身上一涼，打了個哆嗦，但覺著身上一軟，說不出的一種怠倦感覺，便自軟綿綿的倒了下來，睡著了。

一剎那之間，四個人全數擺平，妙在足不出戶，寸草不驚。

朱允炆這才由位子上站起來，無可奈何的苦笑着說：「我們又要走了？」相視一笑，俱在不言中。

△前路迢迢▽

雖說是舖陳着厚厚的棉褥，總覺着背下面高低不平，頂的慌，夜睡不寧。翻了個身子，朱允炆迷迷糊糊坐了起來。

眼前燈光昏暗，矇矇矓矓，草舍裡瞧不見個人影兒，倒把他嚇了一跳，再看身邊岳姑娘的一份被褥好好舖陳，却是不見她的人影兒。一驚之下，朱允炆不由得嚇一跳。柴門開啓。宮天保霍地閃了進來。

「陛下醒了？」披着件老襖，胳臂肘子下夾着口刀，宮天保那樣子像是在外面站更。倒使得朱允炆爲之一怔。

「你這是……？岳姑娘呢？」

「大姑娘有事出去一趟，囑咐我好好侍候着，說是天明以前就能回來……」

「噢—」

寒嗖嗖的怪冷的慌，朱允炆只起身來披上件衣裳。宮天保忙趕上來侍候着。

却聽一陣子隱約的狗叫之聲，隔着一片湖水傳了過來，附近鴨寮裡群鴨略有騷動……。

宮天保側耳一聽說：「敢是大姑娘回來啦？」

話聲未已，柴門開處，岳青綾窕窈的影子已閃了進來—朱允　、宮天保俱不禁爲之嚇了一跳。

大姑娘青帕紮頭，一身緊身衣靠。背後長劍，明晃耀眼，却是手上提着個笨重布袋，裡面不知裝着什麼。

「先生，我給您帶個禮物來了！」話聲出口，霍地擲出手上布袋，噗！地落在了身前地上。

袋子裡「咚！」了一聲，略有異動，竟是個活人？

「啊……是個人!?」

「不錯！」岳青綾身子一閃，已到了布袋跟前，用力扯開了布袋封口：「您瞧瞧是誰吧？」

布袋裡癱着個人，一身白綾子中衣，白皙、瘦削、亂髮披面，形容極是憔悴，却像是吃了煙袋油子樣的一個勁的抖動不已。

宮天保趕上去一把抓起了他的頭皮，一盞燈直照着他的臉，幾經辨認之下，朱允炆才恍惚的看清了。

「你……是朱能……？」

不是他，還能是誰？

成國公—如今的「征夷大將軍」，統兵數十萬，坐鎮龍州，不期然今夜神不知、鬼不覺的竟落在了一個姑娘的手裡。

「說話！」宮天保大聲喝叱一聲，手上用力一扳，耳聽着大將軍嘴裡「吭」了一聲，便自不再抖動。

岳青綾趕上去看了看，探手試他的口鼻，氣餒的嘆了一聲「死了！」一條口涎順着他的口角直淌了下來。

他果眞是死了，今年他才三十七歲。

這番措施倒把朱允炆嚇糊塗了。

宮天保恨恨的說了聲：「便宜這個傢伙了！」重重的放下了死者的頭，閃身躍開一旁。

「大姑娘原來去大將軍府了？」

岳青綾緩緩點了一下頭，却是輕輕一嘆，轉向朱允炆道：「我也去了慶春坊…：」

「慶春坊…？」朱允炆呆了一呆。

「爲爺您去找那個甜甜姑娘呀！」

「你……？」朱允炆不由得臉上一熱。

「只可惜……她命不好—聽說是落在衙門手裡，被折磨死了……」

朱允炆「啊！」了一聲，便自低頭不語。呆了一呆，竟自落下淚來。

岳青綾微微一笑，緩緩走到了他身邊，輕輕撫着他的背：「打起點精神來，皇上，您是一國之主，前面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呢！」

朱允炆恍惚的應了一聲，站起來連連點着頭：「你說得好……說得好……俗們這就要走了？」

岳青綾微微點了一下頭。指着窗戶說：「瞧！天不是亮了麼？」

天眞的要亮了。却是此去重慶，前路迢迢，還有好長好長的一大段路呢！

（全文完）